

浙東

EAST ZHEJIANG

二〇二四年春季号

(总第153期)

文艺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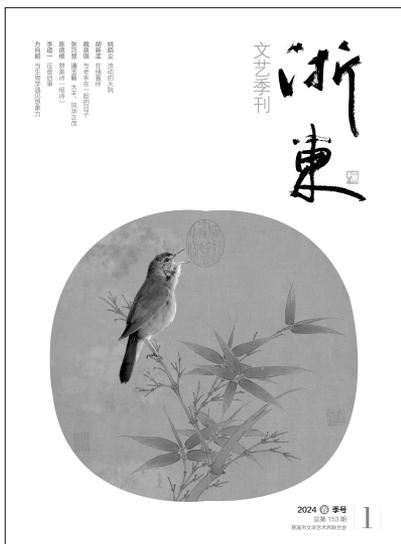
慈溪文艺公众号

主 办

慈溪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出 版

《浙东》编辑部



浙东

EAST ZHEJIANG

特 约

4 姚陌尘

流动的大院

小 说

8 胡新孟

13 孙 醒

24 蒋森凯

30 童海英

32 施群妹

在储蓄所
树树的树（外一篇）
剥茧
迷惘的信
空房

散文随笔

35 魏泉琪

40 薛龙彪

42 陈叙吟

45 岑昊卿

51 徐刚春

56 虞俊涵

58 应爱卿

59 陆建立

62 桑金伟

64 马华林

66 徐建立

和老朱在一起的日子
忆恩师
香火长盛
联大遗韵
猪猪（外两章）
故乡
母亲的新鞋
瓦窑头，又在燃烧什么
“徐家河头阿伯”
达蓬山下翰墨缘
满天星星一颗颗明

《浙东》文艺季刊

编辑委员会

顾 问：余秋雨 冯骥才

叶 辛 王宏甲

名誉主任：江再国 楼雪聪

顾 昕 王益女

主 编：马 腾 方若波

编 委：马 腾 方向明

方若波 孙群豪

杨妮娜 张巧慧

周宇佳 施双玲

徐建立 柴希娜

钱燕燕 黄群力

特邀编辑：俞 妍

组稿编辑：胡 遐 方珍奇

法律顾问：陆红霞

报告文学

68 张巧慧 潘玉毅

大丰，风华正茂

人 物

76 陈 亮

专访诗人陈德根

联盟来稿

111 胡跃岗

考驾照的日子

目录

2024. 1



图序 缠枝菊花葵口瓶（青瓷）

《浙东》文艺季刊 2024年第1期 (总第153期) 主办/慈溪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慈溪日报报业集团 刊名/《浙东》文艺季刊 出版/《浙东》编辑部 出版日期 2024年3月

诗词

赞美诗（组诗）
周笑诗选
一岁早安（组诗）
一只鸟停在木桩上（组诗）
方益诗歌近作
徐嵩诗词选
许雪松诗词近作

陈德根 78
周笑 80
娄展垠 82
陈早挺 84
方益 85
徐嵩 87
许雪松 89

故事传奇

征爸启事
猪食槽

李道一 91
张广 93

序跋评论

当生物学遇见想象力
不拘一格说娄君
岁月流逝 诗心臻纯
诗歌高原的行吟者
诗歌是照见自己的经典
《世间风雅》序
梦里云水，畅怀咏之
读《淡淡集》兼怀钟壶老人
亲力亲为 百科全书（外一篇）

方向明 95
柯平 97
赵淑萍 98
林建聪 100
娄展垠 103
童银舫 105
孙侃 106
吴铁佶 107
俞士强 109

封面彩页

2019-2022年度优秀文艺作品“月季花奖”颁奖典礼

缠枝菊花葵口瓶（青瓷）

封二 封三
施珍 封底

刊头书法
封面设计
版面设计

余秋雨
胡迪军
俞妍

《浙东》文艺季刊

(2024年春季号)

2024年3月出版

地址：慈溪市三北大街777号

邮编：315300

电话：0574-89591791

89591790

邮箱：cixizhedong@163.com

流动的大院

姚陌尘

街 坊

威严和距离感是我对沈阿姨的第一印象。那是我们初次寻租房，她受房主委托代招租客。我注意到她头发花白，腿脚并不利索，看似略显老态。她问我和先生的职业，语调铿锵，吐字仿若划过空气投入湖里的石子，清晰响脆却有着柔韧的质地。待她知我同为文联系统的小辈，竟面露悦色，以低于房东的底价将房出租于我。我心有欢喜，以为又遇一性情中人。

因了她言语间的气势，我并不敢随便猜度她的年龄，生怕内心的小标尺，无心触碰了他人心理的暗礁，落下不敬的恶名。因此，我便“阿姨，阿姨”地称呼她。直到我搬来与她为邻后，闲聊才知，她其实早过了米寿之年了。

五楼有三家，上得楼梯便见走廊女儿墙上错落着高高低低的各色植株：兰花、绿萝、仙人掌、观音竹，甚至西洋菜等，那些瓷质的、陶质的花盆，大约都是经过她手的，在黑夜与白昼不停轮换的涤荡中，虽显得旧了，然多了层黄昏似的古意和美感。逢周六，我们睡懒觉起来，开门常见她举着花洒为花儿们洗浴，或者带着老花镜在做女红，她总在我们问好的时候，慢慢抬起头来，常常，她额前那撮飘荡着的灰白的头发也随着嘴角的抽动涌出笑意来。吃了没？去哪里玩？近来忙？这些日常的问题一出来，意识里她原先居高的威严立马落地，回归了邻居的亲热。有次我休假回来，她很是焦急地问我们去哪里了。说出远门邻里要打个招呼，万一有事还有个照应。我怀孕后期，她关切地询问我生产后的安排。强调坐月子对女人是天大的事，甚至主动提出，要为我煲广东女人坐

月子必备的猪脚姜。我知那工艺的繁复，怎忍她为我过劳，但内心里甚为感动。等我生完孩子，她闻声赶来看我，关切地嘱我围好脖子，不能受凉……习惯了城里邻人不相往来的冷漠，她的关心让我内心升腾起一股暖意。

尽管是邻居，但我们常碰面的地方却是大院门口。常看她穿着浅灰或月白套裙，脚踩着高跟鞋，尽管腰身有些佝偻，然那份雅致却绽放无余——时光在她身上积聚了一种态，却不独是老态。她一人挎着包去赶公交车，我问起，她要么是儿子请她喝茶去，要么是哎呀最近同学聚会，大家热情，在酒店住了几日；再要么是，天天跑龙口西上班。我惊讶这是一个怎样不寻常的女人啊。她作为工程师，领导了省里几处重要的文化建筑工程，她本来去自由，但至今仍天天上班。她九十岁高龄了，还同学聚会？

我搬离大院前，偶尔去她家小坐，总乐得跟她一起翻阅那些旧照片，少女照、学生照、婚照、朋友郊游照以及全家福，她一张张讲来如数家珍。我才知，她中年时丈夫因癌故去，她独自操持两个儿子结婚，服侍老婆婆直到去世……我问她，近半个世纪的人生，也没有过伴儿？她似有余味地说，没有，我好好的一个家……我随着她的讲述穿朝越代，想象她以九十岁的高龄，向前望去那么多熟悉的亡灵，而她一直匍匐在生的路上，前方的景象该是怎样的荒芜啊，可是她总是在指向照片里的他们时轻描淡写：他死了，她也死了，语气里没有悲凉。

我不久搬到大院另外一栋，不做邻居了和她只偶尔相遇。我上前招呼，偶尔她认不出我来时，我才意识到她的高龄。等我报上姓名，她便亲切地握了我的手，询问我近况。我看她有时显老了，有时又没变，总有时光在她身上走远又返回的错觉。她仍然从容，仍然雅致，只不过初次见面的那种距离感和威严早荡然无存了。我在内心里给她最殷切的祝福，希望她长寿健康，我怕她的雅致、从容还有善良有天被带走。因为想着她，我对自己老来样子的想象和愿望便有了着落点。尽管我们仍不常见，但我至少还可以期待有一天在大院里相逢，她握着我的手，我们还是，并且一直是邻居的样子。

金色的耳环衬着她土黄的肤色，褶子像迷失在岁月积尘里的蚂蚁，它游动着，爬满脸，眼周、额头及颈部，她的器官和周身的肉被拉扯着，一直下垂、下垂，终于在眼睑，下巴以及腹部完成最终的集合，仿佛挂在藤蔓上的葫芦，近地的一半总是最肥大的部分。她衣装松松垮垮的，推着或抱着孙子，走在大院

的路上，无论晴雨，眼睛总像被大太阳直射一般，迷蒙里从来都是呆滞无神。

我几乎每天上下班时都能遇到她。从她几乎是复制的表情和步调里，读到一位老人独居异乡的孤苦和心酸。何时能看到她的笑？何时能看到她同旁人交流？这些成了我每次见到她的期许。然而没有，她一直在行走中，每次都面无表情目不斜视地从我面前走过。她的状态总让我联想到我同样苍老的母亲，想象有朝一日她若来广州，她们该成为同伴；然而她一成不变的目光在我对母亲到来的想象中，牵得我心生疼。她便是母亲调侃的“老漂族”吧，可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子女们出现。

直到那个十一长假后。我终于看到她身边出现了一年轻小伙子的身影，他们推着婴孩车，边走路边说话，我仿佛看到某种力量，让她不断下垂的肌肉突然获得某种向上生长的力量——她终于笑了。那是她的儿子还是女婿？他仿佛一根拐杖，让她平乏的岁月里有了点靠头。

然而，那一次之后，年轻人再不曾出现。她继续以那副复制的表情和步调出现在我上下班时的大院的路上。

那次，她孙子摔倒在我脚下，我扶孩子起来时，终于开口问：“阿姨，您是哪里人呢？”

“安徽的。”她用讲惯方言的舌头努力地吐出这几个普通话音节时，表情是温和的。我感觉她的肌肉那一刻既没有下垂，也没有向上生长。她的口气不但不至于冷漠，反而是热情的。

“您是外婆还是奶奶哪？”

“他家里奶奶。”她说，“我小媳妇在近处上班，我跟来带孩子。儿子在老家。”她似乎生怕我怀疑她的热忱，将家里情况兜了个底。

“那您住哪一栋呢？”

“文具店后面那栋。”她手指向住处，说有空来坐坐。我于是随了她去参观。那是一楼，蚊虫和潮霉吞噬最凶的地方。

从此每次遇见，我大老远便会喊“阿姨”，她便大老远应我，直到走近了招呼两句。她先前那股迷蒙中的呆滞暂时消失了，只偶尔，在我们迎面直至擦身才意识到彼此的间隙里，那神情才会复现。我自恋于自己的好心，跟她说：“我母亲要来了，您也有个伴。”她于是见面便问母亲何时来，我甚至有种错觉，假使母亲能来，她和母亲即便言语不通，也会像是多年的邻居。这大约是因大半辈子的艰苦劳作赋予她们共同的气息吧。

没等到母亲来，阿姨便离开了广州。我们像大院

里江苏的、湖北的等众多租客一样，只是大院里的匆匆过客，刚好在大院的长班车上，同时搭坐一站路。几个月后，母亲终于来了，当我向母亲提起阿姨——我臆想中她的同伴时，才发现，“安徽”是唯一可以界定她身份的词汇。而母亲在此的五十天，始终不曾独自下楼，她说，她害怕融入。

那是一眼幽深的门洞，生锈的铁栅栏门总是拉合着。经过大院那条偏僻小路时，我总被这斑驳的风景所吸引：一个老人，有着干瘦的躯体，总是拄拐弯腰坐在栅栏门里的木凳上，安静得仿若时光的标本。在光线偷溜进门洞的时候，他活动的眼睛泛出光，你才知那是活人。他的目光消沉却并没有乔装的可怜，就像冬天垂落的夕阳，洞穿尘世却浑浊得不再有清晰见底的内容。每天，他以他几乎固化的身姿，一坐便是一晌。冬天暖阳的日子里，门锁偶尔打开，老人从屋内到屋外，完成了平行的时空腾挪，并最终以他标本样的坐姿定格。伴随着他腾挪的，几乎是一个盛大的仪式：门外，年轻的后人对镜系好领带，擦好鞋油，在清晨的阳光里衣装抖擞——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门洞里走出的年轻人，他满身的阳光几乎照亮了门庭。我路过，看到暗黑的门洞里散乱着破旧物什：小冰箱，灶台，盆，那是在湿热的岭南，足够一人足不出户谋生的东西。寻常里，铁栅栏重新锁起来，老人坐回栅栏门内，仍以他那标本样的坐姿。这是大院内的偏僻一隅，头顶一片稀有的天空，我常觉得这天空有神的眼，在搜索和审视着大院的来来往往和生老病死。它并不锐利，甚至它该像老人的目光一般无甚褒贬，不必有同情，亦不必幸灾乐祸，它只见识人世和时光的衰老，这便够了。

流动的大院

我脑海中刻有一张素描图，假如我有绘画功底，就一定要将它呈现在纸上，这图纸的名称唤作：流动的大院。大院被东边的摩天大楼——珠江国际大厦的芳华衬着，衰老而古旧里，是惹人怜的滋味儿。我还乐意将大院比作一个人，一个衰老的身躯。水泥大门上，小叶榕沿着水泥墙爬蔓，它靠阳光和雨露存活着，连泥土都是奢望，可它郁郁葱葱的犹如大院头顶的毛发。而院门，是大院的头颅，它控制着大院吞吐的思维。进得院门，黄皮的、石米的和马赛克的楼宅，撑起了大院的骨骼；那些从泥土里拱起来的植物

——木瓜树、大榕树及各种盆栽的植物，好比肌理，在冰冷坚硬的水泥框里，抻开一些弹性，注入一抹生命的绿意；来来往来的钢板甲壳虫，是大院这躯体该排掉的异物，而人，流动最大的人，是食物和水，有了它，大院这躯体才有了生命的气息。那此起彼伏的电锯声，使得这旧城嘈杂而充满生气，它为大院这躯体凿掉即将脱落的老牙，植入新牙，以保证食物和水能得到有效的消化和吸收。

进入院门二三十米的地方，是惠昌百货。说是百货，不过是个杂乱的土多店，卖饮料调味等日常用品，也卖热狗和鸡蛋，代收快递，也做出租屋中介。老板是个矮小的广东人，深谙和气生财的生意道，受赠了大院街坊弃之不用的形制、材质不一的大小沙发、木凳，将它们挨紧摆列，挡住了两侧店门，只余得两人宽的走道进出店内。清晨，外卖平台在店门口派早餐，熙熙攘攘的现场时而笼罩在阳光里，你却难以从排队的白领们眼里看到苏醒的活力；午时，珠江国际大厦写字楼里的白领们，从大门鱼贯而入，买了烟或热狗，常瘫坐在沙发上小寐，有时甚而张大了嘴巴，睡态俨然长途列车上的旅人。下午，大院的老人们便聚集于此消闲，他们拄着拐杖，或聊天，或神态安详地看着来来往往匆忙的年轻人。老板年逾古稀的老母亲搅动讲惯了柔软粤语的舌头，站在柜台前使劲地挤出普通话的音标来，听她解释的年轻人仍一脸茫然地比对着货品。待付款时，老人便拿出微信或支付宝的二维码名牌，这让年轻人煞是惊讶。当黑夜从四面八方溢出来时，大院里只有街坊的流动了。百货店里新闻联播的开播乐响起，几位中年男人端着茶杯，或小酒趺来，他们听新闻却不商讨国家大事，他们在闲聊间让一天天沉降。你偶尔在午夜时分经过店门，却仍见店里灯火通明，你若不注意，准以为有人聚众闹事，直到他们的吆喝告诉你，今晚有球赛。

门口由假山、池鱼、小石桥、雕花木栏以及阔气的水晶挂件营造着古典幽意，里间的富丽堂皇浓度太大，总不经意溢了出来。每每经过，我总猜测它的身份：私人会所？藏品店？还是其他？我的好奇心越是勃发，想象力便越像是擦高了物品的货车，遇到天桥顶低矮的横梁，那是难以逾越的人生经验。它仿佛大隐于闹市的阔太，门庭前独得一份娴雅，这娴雅与声音无关，与气味无关，而与旗袍式的衣装有关。在人间她少有烟火气，你以为她不属于俗俗众生，其实她花俏的里子里外充满着光色营造甚至假花装点的虚空。她不过是在用衣装来伪饰文化的浅薄，不过是以看似高贵的头颅来抵抗你不经意的一句问话引发她内心自尊的塌方。所以她继续她的冰冷。

大院无疑是太老了，最老的黄皮墙最不经时光的风吹雨淋，早已将一色的皮肤斑驳成白癜风，下雨时嗅得到老宅特有的潮霉味；一阵电锯响声停止后，一层层生铁黑里陡然亮出不锈钢网的靓丽——老去的和新生的，在大院的躯体里交汇着，它们生产更多的垃圾和声响，它们自觉完成肌理和器官的更新换代。然而，行走在大院斑驳的时光里，恍如墙上的树影，在风过的地方，晃动着最绵薄的生存记忆。

时 空

太阳升起，太阳落山，直至黑夜降临；人来了，人去了，直至大院归于消沉。

匆碌间，你习惯于年轻人惶忪或繁华的表情，你被中年女人的精致和沉静吸引，你唏嘘于老人被人服伺的安详或恍惚，你感慨于环卫工人的艰辛不易，你羡慕婴儿混沌无知被呵护的幸福；老弱病残和健康人在你面前穿梭，蹲身甚或是消失；你发现大院哪一栋屋顶上滋养了苔纹，楼体的墙皮脱落，那裸露的红砖好似你豁开皮肤的大口血流不止的肌肉；你发现那日突然窜到你脚下吓你惊跳的猫有一日躲在花影下萎靡老去；你发现木瓜树开花了，而你再看见它时，它的果实已经烂熟于树上；你被邻居如火如荼的电锯声困扰，而有一天，你看到一对陌生的年轻夫妻的面孔，过不久，你听到他家婴儿的哭啼，再过不久，你看到一个稚气的学生面庞，再过不久，这家张灯结彩庆祝孩子新婚；你转头看镜子，比对年轻时的照片，才发现那个影像，恍如隔世。

你走下楼栋，你发现惠昌百货再不见老板老母的身影，而老板的秃顶更秃了，他腰身已经佝偻成了老者，但店子里多了一位漂亮的姑娘——那是她的女儿，上次见她，她还是五岁的小女孩。你试着跟她搭讪，她可讲得一口粤式普通话，你让她像她五岁那年带你去她家要出租的房屋看看，她茫然不知你所言，她问她爹：“我小时在大院里住过？”

你拐过大院的小巷子，看你曾经租住的14栋大楼五楼，你惊讶地发现楼梯上那粗糙的“14”的红漆字还在，墙体的马赛克却不那么光亮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脱落了；那几栋之间的那个大榕树还在，她照样枝繁叶茂，那些藤状植物缠着她的树干，你曾经把它们比作树的胸毛，那胸毛没有太密也没有稀拉下来，树下的垃圾桶立在原地却显然革新换代过，一些猫窜来窜去嬉戏着，你不认得猫，难道当年那些灰的白的花

的猫活到现在？你仰望，发现14栋连同榕树周边的楼更旧了，脱落的石米可以作证；女儿墙上一些断裂的花栏杆可以作证；镶进楼体的那些盆栽植物，像野孩子一样，层层霸占着灰色的楼体；而这楼乍看上去，歪了一样，可是走下楼梯的年轻人和一楼窗口传出的电视声告诉你，这楼还有人住，并且满满实实的。

糟了，你被谁家窗口透出的炒辣椒味呛住了，你打了个喷嚏；你的耳朵已经略微显背，但你仍能听到此起彼伏、远远近近的电锯声，你感叹，几十年前，房东要卖楼，你小有资本却宁愿被“赶”出来也不愿意冒着风险接盘，你当时就怕接了烂在手里，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仍有人买来入住；几十年来，你虽然习惯了市区里随处吵闹不止的电锯声，打拆的闷响，但你今天却担心的，心疼的：这老朽的楼好比老朽的人，你们在他身上动刀，不怕他下不了手术台么？你们可在他的内脏里啊，不怕万一有天……可是，你没有投资，便没有发言权。

你准备上楼，想起当年不是有门禁吗，可今儿怎么连门洞的痕迹都荡然无存？你循着楼梯上去，你想起当年母亲来看你时的光景，才发现右手边有道不锈钢扶手，那时新装的扶手亮锃锃的，像狮子的口，紧紧地咬住了墙；而今儿，它锈迹斑驳，无人打理，松松垮垮地粘着墙体，接口处还有声响，你扶着它，战兢兢地，生怕它一恶作剧，撂倒了自己。

你上得五楼，注目片刻，那榕树上依旧有鸟儿欢叫——你记得从前有时凌晨醒来，每每迷醉于她们的歌唱，以为它的曼妙赛得过世间最美的琴曲，它帮你抵抗着远处闹市的嘈杂；你转头向对面楼栋看去，你寻找那家阳台上花花绿绿的风车，你寻找鸟笼——大女儿小时哭闹，你每次抱她出来，她一看到那转动的大风车，听到笼子里的鸟叫她就不哭了，咿咿呀呀地跟你说话——可是那风车和鸟笼不见了，连那时生铁黑的栏杆也换成了不锈钢的，光灿灿的，你嘀咕着，这好比老朽之人穿上少年的衣装，不伦不类的，然后你又笑：又不是只此一家，况且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转头向左，看到对面楼栋六楼你搬离时装修好的新居，那时亮堂得夺人眼目，而今，黄色的瓷砖像蒙了尘，不锈钢栅栏也锈迹斑斑了。哦，女人走出来了，是当年的女主人么？哦，一定是，样子还在，只是稍微胖一些。当年你听说外地来的她二十出头通过婚姻扎根此地：有房住，无还贷，而多数的她应该在此地打工，待老家介绍了对象便回去成家生娃，你在对比中自顾自怜，怜惜自己居无定所，连刚出世的孩子也跟着受罪；怜惜自己足够努力却被女人无力的命运感蛰疼了心。你一度肯定地在朋友中散布：“女人干

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论调，可是你今天怎么看呢？这些年你至少过得踏实吧。你这时看到一个熟小伙走到女人面前，你想那就是她儿子吧。你也想到你女儿不也长大了吗，她如你所愿，活泼开朗健康……还有比这更受安慰的么。你突然觉得有颗湿湿的东西打在平摊的胳膊上，你才意识到自己哭了。你吸一下鼻子嘲笑自己，这有啥伤感的，就看到对面楼栋四楼出现的中年男女，他们在摘菜，还是米饭吧，从前你母亲来时，总跟你说：对面的老人顿顿都是米饭，怎么也吃不厌。那对老人大概走了吧，而你也想念你的母亲了，每次想念她，你总要流一箩筐的眼泪。你再吸一次鼻子，你转身看到从前居室的烟管还延伸到走廊，还是从前的门，你似乎出现错觉，弯了两指准备扣门，但一想，万一换了房东呢？城里人防备心比防盗门还要密实，从前，你又不是没吃过闭门羹。怎么你在城里生活了一辈子，还是农村人随来是客的习惯。算了算了，你走下楼梯，咦，这楼梯怎么变得又陡又高？！

尾 声

我的窗户正对着大院楼栋间的一线天。我常在凌晨早醒，躺在窗前的软沙发上读书，当铅笔样浓稠的夜色慢慢褪去时，鸟儿们越来越欢快地，用叽叽喳喳的鸣叫在我的书页上倒腾着。我起身望向窗外，凝神静听，新一天的躁动从远处马路的车声里酝酿开了。那是一线天的尽头，民政厅前的两棵巨大的古榕，先是用鲜嫩的叶芽渲染明媚的春光，再是用落日融金来为闹市的一天天绘制黄昏的图景。城市的肌理里，人群在行走变换，植物在开花言志，鸟儿在啁啾抒怀，昆虫生生不息——这些生的，偷偷喘气；墙壁斑驳楼体倾斜马路开裂，那些店面走马灯一样地变换——这些死的，正大光明。大院的荣耀与落寞，伟岸与卑微在角落里一层层生长和死亡，在驳杂中，我将我的美好年华留驻。哪一天，房子空了，空了的房子重新响起电锯声，砌墙声，灰烟从窗里飘向窗外。我听到大院的骨骼噌噌地开裂，老鼠在暗处啮齿却不再能光顾。年轻的房东热情，新潮，他和她不知道楼下曾豢养一群猫，不知道二楼曾有人老去，门口香火不断，不知道有个男孩大夏天蜗身在谁家门口的长椅上，被蚊叮虫咬，日日夜夜，无人过问。但他和她知道，还会有更多的人和事，会呈现表象，那恰是我所不知的。我已离去，大院便故去；但他们进来，大院便新了。

在 储 蓄 所

■ 胡新孟

硬币

九点钟的闹铃响了，出发去银行。步行半小时，到达营业厅。叮咚！手机短信提示音也响了。钱已经打到了卡上。这么多年，养老金发放就在那个时间段，前后差不了三分钟。

他走进银行大门的时候已经从兜里掏出银行卡。发了？大堂经理招呼他。发了。他向她抬手了抬手，走向现金区。发了？现金柜员也问他。发了，发了。他把银行卡递进去。都取走？都取走。

他接过她递来的现金和银行卡。你点一点。不会错，我看你数得清清楚楚。他还是抬手舔下右手大拇指，一张张翻着数起来。没有错，我看你数得清清楚楚。

他把钱装到右边口袋里，再把银行卡放到左边口袋里。最后是那枚硬币。他捏在手里，掂了掂，仿佛思量了一下。他把手伸到左边口袋边，换手又回到右边口袋边。最终，就着袋缝，他把它顺进口袋里。

叮，似乎听见硬币撞到袋底的声音。

他顺手搭了搭口袋。

不会错，我看你数得清清楚楚。

糖果盒子

那叠银行存款单装在糖果盒子里。这是个紫红色的扁盒子，盒盖上一个金色的“囍”字，一对撅着屁股亲嘴的小人儿，边上飘着三个心形的气球。那大概是哪个喜宴上得来的。那真是个好收藏银行存单的好盒子，长方形，边上有绸带，绕到盒盖上，可以打个结。以前应该是个蝴蝶结。扯扯绸带头，结头散开来。起开盒子盖，盒里躺着一摞银行存款单。那真是个好收藏存单的好盒子。绿色的长方形的存单正好躺在盒子里，不挤也不宽，留了一丝丝的缝隙。仿佛，放在这盒子里永远不想出来似的。

顶上压着一张身份证。起开身份证，哗啦，扣过纸盒子，一叠存款

单擦在了柜面上。整整又齐齐。

这真是个收藏存单的好盒子。

取啦？

取了。

这里多少呀？

你算算。

你没算过？

你算得清。

你自己也要算一算。

相信你。

按键

一时，食指在“柜面清”上失措。僵硬地颤抖。

左边，左边，左边那个蓝色的，蓝色的按键，蓝色的，左边……他扯了把台式麦克风可塑延伸杆。不是，不是，再左边，再左边，不是这个……他看着她的食指犹豫着盲动，还是收不住，义无反顾地落在红色按键上。哎呀，那是红色的，那是取消键，是左边的，左边蓝色的，蓝色的按键……

他又扯了扯麦克风可塑延伸杆。他看她的食指受了惊吓似地抖动，失措。他调了调姿势，缓了口气。看到左边蓝色的那个按键了吗？蓝色的，左边蓝色的，蓝颜色的……他看着她挣扎着把食指一寸一寸地送到了蓝色按键上，定了定，突然狠狠按上去。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知道了哦……我这里搞好，刚刚你取消了……

他急速地敲了一通键盘，生怕她又要遗忘似的。

好了，好了，左边，左边，左边蓝色的按键……他发现她的手指又回到了老地方。蓝色的，左边蓝颜色的……不是，不是，刚刚按的，那个蓝色的，左边，左边，再左边，再左，左……

他看她的食指又进入了红色按键“引力圈”——看似要被蓝色按

键捕获了，又颤巍巍回到了红色按键的周围。他眼睁睁看着她梗着脖子，狠狠按在了红色按键上。

他见她显出一脸似笑非笑，歉疚的表情。

接着来。

终于他吁出一口气。

我们老了也这样吗？

他侧头对着邻柜说。邻柜正对着客户忙着手上的活。

啊，啊？邻柜似乎侧了下头。

我们老了也会这样吗？

他又喃喃地问了句。然后自言自语：

我们老了，大概也是这样吧。

晏了

他拄着拐杖进来的时候，莫松乔与田风山正在厅里聊闲天。

瘦高个莫松乔，两鬓也已有斑白。早先他在电力公司上过班，前几年退休了。他的头发看上去还算黑，但“都是染的”，不然“不成样子了”。

大块头田风山，家里开小店，他总是穿一件邋里邋遢宽大灰色的上衣。上衣的拉链也坏了，衣襟总是畅开着，露出泛白的蓝衬衫。粗脖子顶着大脑袋，一头支楞的灰头发。衬衣领子磨出了白茬，领口的纽扣也掉了。

他一周两次缴存香烟钱，每月一次领取养老金。三本红本本（存折都为红色，一本烟草公司扣款用，两本发放他与他老婆的养老金），香烟钱夹在存折里，领到的，再来到养老金存折里。路归路，桥归桥。“咯，样弄！”这句话，他不知说了多少年，每说，仿佛第一次。笑笑。

他另有贯碗的营生。贯碗是老说法，现在都是圆的，橢圆的，扇形的，正方形，长方形，鱼形等各

种形制的盆子，装在一个个谷箩里，满满当当。外加替锅，茶盘，桌椅板凳，办酒席的家什一应俱全。否则，“咯，样弄！”

他与周边几个厨师挂了钩，他们活儿做到哪儿，他就把家什送哪儿。他有辆三轮车，专门送货用。每次有活儿，他嘿当一声放下三轮车后兜的后挡板，躬着背把家什一样一样搬到三轮车后兜上，再绷根绳，扯着绳子，一紧，再紧，直到他打上结，又咣当拉上后挡板，松了刹车，蹬上三轮送东跑西。

前几年，他胃病大出血，杭州住院一个月。回来见他瘦了一大圈，脸黄皱纹深，背也佝偻了。苍老。身体要紧哪！有人见了劝他少干活。有，不做了！他摇着头说。不过，没过多久，又见他蹬着三轮车在泥牛塘街上跑来又奔去。

这会儿，他的三轮车就停在储蓄所门口。

又送哪儿去啦？莫松乔依然穿着一身电工装，表袋口还依稀可见供电公司的字样。

西码头。

这么远你也送。

咯，样弄？田风山摊摊手，办豆腐饭，没有预约的。

嗨，老老？

咯，总老老，没太关心，送到我就回来了。

你，真做不怕的！

咯，样弄！田风山仿佛突然想起来，你还不是？退休工资这么高，还到处做电工。

莫松乔仿佛被“将”了“军”。一时无话说。他们看他摸索座边的手杖。看他从柜台边的座椅上颤巍巍站起来。看他回转身子，按步往回走。

拿好啦？田风山问他。

啊？

回去啦？莫松乔也问。

啊？他停了停，啊，啊。

让孩子们来办吧？田风山提高了音量。

是呀，让孩子们来拿吧！莫松乔也帮着说。

他望了望田风山，又望望莫松乔。抬手，摆一摆，像是想说句话，却喘了口气。又摆摆手。

钞票放得好。田风山见他上衣口袋没盖严，抬手提醒他。

他好像没听见。他拢了手儿向田风山靠了靠。田风山知道他要向他讲什么，也凑近他。

他又抬手摆了摆。

造新屋去的！

啊——新屋让小的去造吧！田风山侧了侧身子，你放心，真到了那一天，他们不会让你摊在板头不管的！

啊？

他显然没听清。田风山想提高音量再说一遍。莫松乔拉了把田风山，自己造的满意。

田风山摇摇头，咯，样弄。

莫松乔提高音量，老阿叔，钞票藏好，路上走好！这次他大概听清了，他搭搭口袋向莫松乔笑一笑，啊，呃，他应和着按步向大门口走去。

等他走到街路上。田风山和莫松乔也走出了储蓄所的门。

晏了。

晏了。

门还开着

她又来了，捏着包裹折叠了的黑包塑料袋。来，帮我存存进。她抖开塑料袋，递来钱和银行卡。上星期，她来取的钱。

小阿姨还好吧？

她笑起来，呀，年纪轻，记性好，你还记得。

小阿姨病了，好像镇上医院住院了。邻居告诉她，医院在看病。

这两个月走了两个老亲眷。九十三岁的三姑丈，以前他撑大船，抬石头。他块头大，力气足。那时候，他挑着担子在窄窄的船沿上走，鞋绑撑得鼓鼓的。小叔婆，九十一，年轻时就梳绕绕头。她眼神不太好，穿针线，她就唤我们这帮小啰啰。“阿娟喂，阿娟喂！”她坐在窗口常唤她。她捞把燥豆，放到她的衣兜里。她蹦蹦跳跳。

都走了，隔了个把月。

上个月取的钱都包了白包随礼了。她捏着刚取的一叠钱，还想讲几句。这次小阿姨，九十五岁了，真病住院也麻烦。

我去看看她。

仿佛突然想起来，她把折叠裹紧的黑色塑料袋捏到手心里，站起来，转身往回走。

小阿姨还好吧？

还好，还好，远远看见，门还开着。

站站

天气预报准，说下雪就下雪了。街路上车子稀少。冷空气大概是灰白色。车子跑得真快，在储蓄所门前一掠，没了声响。似乎，冲出了冷凝的时空。

厅里空空荡荡。

戴上手套，他推推门，再推推门，挤出门外。檐下站站。走了。

他裹着一件黑棉袄，顶着一顶深色鸭舌棉帽子，帽沿拉下来，盖住了耳朵和后脖。

“你有什么要办的吗？”

他摇了摇头。

“他不办什么事。”新来的大堂经理嘀咕着走到一边去。

他扯了手套用手背抹了下紫红的鼻子。

他在厅里垂手站立着，默默注

视着前方，仿佛这是个无际的旷野。

背后的窗外，白雪纷飞。雪花开始在屋顶，电线，雨棚，街路 and 道旁树上耐心地堆积。

认识他吗？

不太认识。

经常来？

偶尔吧。

只是站站？

嗯，站站。

日脚

存单是他老婆名下的，他带了两张身份证。一张是他老婆的，一张是他自己的。

万一要用呢，带上比较放心呢。

存单是活期的。

取走了？

取走了。

那身份证就不用了。密码记得吧？

密码？他想了想，让我试一试。

他在同一个密码键上重复了六下，又按了绿色确认键。

对吗？

对的。

呵，那就好了！

他的神情一下放松了。

我把本金递给他，还有几块钱利息。

如果是定期，利息会多一些。

这点钱，也多不了多少。存着，权当你们保管呢。

能多几块是几块，我看日脚老长了。

那倒也是，他接过钱来捏手里，不过，这钱我也是代保管。

不是你的？

三年前用剩的。

哦——

日脚，总要到的。

卖年糕饺的男子

有人告诉我他的家在储蓄所后面，具体位址不详。我也没在那片地方遇到过他。他卖年糕饺，也许，应该，再无其他的行当。

本地卖年糕饺的就他一家。

年糕饺是粉食。把蒸熟的米粉放在石捣臼里搥。这是项体力活——黄胖搥年糕，出力不讨好，说的就是这。搥好的米粉从石捣臼中取出，就可以扯成粉团“裹”年糕饺。年糕饺比一般的米饺要大，大概是米粉软糯，馅儿料足，不易裹小吧。年糕饺分咸甜两种。咸的大多裹些咸菜、榨菜、荠菜，考究的配以笋丝、肉丝、香干丝。甜的裹豆酥糖、炒米粉、芝麻馅。

大概如此。

小时候，乡里办过一两年的年糕厂。那时，从门口望去，见“工人们”各自忙碌，门口的米粉袋垒得很高，水分正从粉袋溢出，四周湿滑一地。那时制年糕已机械化，已不用把米粉放在捣臼里人工搥。本乡土地咸碱，不植水稻，以前，年糕大多从集市中购得，不曾看见哪家私制。办年糕厂一时新鲜，夜饭后大人小孩都去厂里看个热闹。我第一次吃到年糕饺，也就那时。灼手火热热气腾腾的年糕饺在我的两只手中捣腾，一边还用嘴呼呼地吹着气儿，烫。年糕厂第二年就倒闭了。自此，我再也没有吃过这种现做的年糕饺。

记忆也许有些偏差。

他卖年糕饺很多年了。年糕饺应该是他自制的，泥牛塘街周边无处可贩。王子兄说那叫卖声至今“记忆犹新”。新世纪前后，孙荣兄任过两年泥牛中学教职，之后调任市区。这样算来，他从事这营生二

十年有余了。他骑一辆重磅自行车，车后座上绑一木制棒冰箱。也许，应该，以前他卖过棒冰吧。木箱里放件大棉袄，保温用。木箱刷蓝漆。看上去还是挺新的。以前也许是绿漆。旧了就重新刷。

他的叫卖声挺简单，“年糕饺，年糕饺！”翻来覆去就这句。现在他用小喇叭，挂在自行车龙头上，省力。那声音是他的。以前，他边骑边叫卖。现在，通过扩音器，与记忆稍稍有走样。

每天，下午一点钟，他的叫卖声准时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储蓄所也开门开始下午的营业。我们可以看见，他戴着一顶灰色的网球帽，骑着他的自行车，从储蓄所前的泥牛塘街上骑过去。“年糕饺，年糕饺！”一声又一声，渐渐降低着音量，直至消失听不见。

人们一个个走进营业厅来办业务。来的大多是熟客。张三、李四或王五。名字不一定能叫上，人儿大多有印象。

不知为何，好像，我从来没见过他来储蓄所办业务。

前些天，我跑西码头寻客户，谈完业务已是点心时间。突然传来，“年糕饺，年糕饺！”

他，跑这里也来卖啊？

对呀，每天，总能听见。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问题

他说这是他第二次问这个问题了，上次我的回答他也记着。我说，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回了一下头，没有别的人排队，那就讲几句？我说，没事没事，你讲。他笑笑，说像他这把年纪，谁知道呢。

我翻一下他的身份证，懂他的

意思。现在九十好几，百来岁的也常有人在，看你这么清秀，不像你这个年纪，早着呢。

哈哈。他笑出声来。我跟你说实话，这些钱，我是不会动了。

刚刚，他把存单递给我，把利息取走，他说，做人总要有收成。

我记起，上次他也说过这一句。我说，其实也简单……

你告诉我去公证一下就好了。还没等我说完，他已接上。

对对，要真忘了，无非几个人聚一聚，签个字而已。

那也麻烦，不要为他们制造麻烦。

他又笑。

请输入密码。电脑语音提醒他。

他戴起了眼镜。

记牢哦。

这个我记得牢。

他挺直身子，一个一个找密码。就怕以后老糊涂了。

弄个本子记一记。

你说，到时候，他们找得到吗？

颤

怎么说呢，其实，老头昨天已经来过一次了。他递进来几张存款单。取走哦，他说。我把它们一张一张打开来，用手压一压，再压一压，再压压。它们有着折叠的顽固。

都取走？

都取走。

存期，都还差些日子呢。

随它了，取走吧。

有急用？我试探着问。

没什么用。

他见我不解的样子，又补了句，没有什么用。

怎么说呢，今天老头带着老太

又来了。

快给他。老头指使着老太。

老太坐到柜台前，手里捏着一叠存款单，她紧靠在椅背上，背脊挺得直直的。似乎对抗着柜面那个小小的窗口。怎么说呢，她微微颤着头。我问她办什么。她牵了牵嘴角，想说又没说。

快给她，都取走。老头站在边上着急又无措。

这是我熬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老太终于吸了口气。

我说你，留着做什么用？老头有点喘。

哪里不要用？油盐酱醋，人情世故，哪一样可以少得了钱？

那又用得了多少？

用得了多少？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你不要死蛇头一样捏着这些钱！

那是节约下来，一点点积攒的钱！

我问你，现在，你还能吃多少，用多少？

怎么说呢，仿佛被老头问住，老太一时无语，不自主地颤头。我看两老僵持不下的样子，又不知如何打圆场，阿伯阿姨，你们取了钱打算做什么去？

喏，这个人聪明，要拿去分！老太攀住话头，追了我一句。

哎呀，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问你，到头来，你这些钱，还不是他们的！老头急得直摊手，现在分，还能看看，他们高兴的样子。

隔着柜面玻璃，我都能感受老太粗粗细细的呼吸声。怎么说呢，我想听听老太接着能说些什么。而事实是，她一唯地颤头。

竹伟

我不认识他，我们还是第一次

见面。不过一点也不生分，自来熟。他坐在办公桌对面的那把椅子上。我为他倒了杯水，他顺手接过去，办完手续等审批。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的。他喝口茶，喃喃地讲起来。我们兄弟有四个，我是最小的。父母务农做地头，能力有限。轮到我，他们年纪也大了。我初中都没有读满，读不起不读了。那时就想赚钞票。我去做销售。对，这是现在的说法，那时叫跑外勤，跑来跑去接业务。眼睛不太亮的（按，意即文化程度不高），但我人缘好，业务跑得不错的，钱也挣到了一些。

他把身子挺了挺。那时候，年轻又气盛，天不怕地不怕，哪儿都敢去。有一年，几个朋友相约一大帮人玩聚赌。我们在凯帝拉酒店包了几个豪华房，赌！你应该知道的，那时，凯帝拉酒店是全市最好的酒店，五星级，没有比它更高档的了。现在，它破破旧旧的，鸟都不拉屎。他笑笑。那时，我们整天整夜在那里，赌！那次，我把短裤都输了。他伸出手来比划了一下，一手光。

是呀，那次我真是头脑发热了。我哪有那么多钞票，天文数字一样！第二天，我整个人还是晕乎乎，像做梦。我的那帮朋友呼啦一下，全都躲我远远的。都在说，竹伟败落了。都在怕，怕我向他们开口说借钱。他把桌上的打火机翻了个面。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赌了。直至今今天，我再也没赌过。

走投无路了，我想，我要挣钱。我就跑到上海去。还是干销售，我干惯了销售。就三年，我把赌债还清了。也像做梦一样。

我想，我不能一辈子帮别人做销售。我就出来自己开公司。产品都是熟悉的，客户也是现成的。我在上海的那几套房子就是那时赚下的。对呀，值不少钱的。

前年我回来了。我想自己搞实业。以前我一直做一手进一手出的生意，弄不好两头受气。我要自己做源头，我要自己做爷爷，不要做孙子。有时候，你没办法自己作自己的主。不然，我也不会坐到这里。哈哈。现在，我每晚忙到二三点。生产我管，技术我管，财务我管，销售更是我管。喏，你看，头发白了不少。他又笑。

对呀，我老婆坚决不同意。最后我还是回来了。拍地造厂房买设备招工人，买把扫帚都是我管的。是呀，等稳定了，我会轻松点。不过，我这样的劳碌命，恐怕要忙碌一辈子。

只是，上海的公司解散真是下了狠心的。那公司搞了那么多年，一直不错的。我要养个老是绰绰有余了。不过，人不可能往回走。解散了也就解散了。他又笑笑。

说到这里，审批结束了。他端了茶杯喝口水，起身告辞往回走。

他一出储蓄所大门，保安阿耀师傅拉住我，悄声说，这是竹伟吗？我说，是呀，咋的？阿耀师傅一边张望着竹伟走到停车场，开了车门钻到车里去，一边碰了碰我的手臂，怪不得我看着这么面熟。

你认识？

怎么不认识？

阿耀师傅也来劲，有一年，伙同朋友上山摘杨梅，朋友亲戚家里吃中饭，那天来的人多，大圆桌，正好坐一起。一对讲，他也是崇胜人，亲热。给我倒啤酒。我说够了够了。他夺着我的碗不放，说一点点啤酒醉不死人。一来二往，夺来抢去，啪嚓，酒碗掰成了两半。

碗掰碎啦？

对呀，他不放，我也不松手，掰坏了！

没听说过喝酒把酒碗掰碎的。

没听说过吧。阿耀师傅正了正腰上的武装带，那时年轻。

树树的树

(外一篇)

■ 孙 醒



作者简介：孙醒，笔名孙翠翠。90后，现居慈溪。在《长江诗歌》《滨海文学》《作家诗文》《文化艺术》《西部散文》《大地文学》《夏季风》《新工人文学》等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

起初——这里橙黄橘绿——万物皆有喜。

“别叫我，”树树补充道，“我要睡觉。”他逢躺下就睡着了，雷也打不动，像一棵沉睡的大树，又像一只树袋熊。

树树还有点意思——

树树醒来。他弯膝，蹬腿，再弯膝再蹬腿，连翻好几个身后照旧躺着。稍许，他闭眼，双手大拇指按住无名指，从丹田缓慢吸气吸至鼻孔处；耸肩，张腿，再慢慢吐气。

这一天，太阳揭开薄雾的面纱，探出半个脑袋，朝大地万物抛媚眼。红彤彤的果子，低头开始冥想；黄橙橙的树叶，低头开始冥想；绿油油的香樟，低头也开始冥想。“虫鸣鸟叫，狗吠鸡鸣”也没打破这和谐的“冥想进行曲”。

“青草香，浆果甜，喝着露水靠着树……长大的我还有点小糊涂。”窗外飘来这首歌《我还有点小糊涂》打断了树树的思绪。他的眼睛贼具光亮，伸下懒腰。哈哈，隔壁的熊孩子又在看动画片了。哈哈，要是女朋友在就好了，他会心一笑。

“到底是谁在那儿吵啊，竟然敢打扰我唱歌，哼！”

“走，去看看”

“果然，又是光头强”……

树树听到这，心兀自突突地跳。树树默念着春苗的名字，目光微醺。犹记得几年前那个雨天，树树在香樟树下望眼欲穿。春苗跳进树里，冲他一笑，在看到春苗的一瞬间，爱情小火花一触即发。烟花般的一瞬间，令他浑身发酥，脸红心跳不已。春苗棉花糖般的声音，好似吸铁石，树树的双眼皮一秒都没从她身上挪开。一见钟情省去了好多压箱底的脱单武功秘笈。

万岁，万万岁。两人好上了。树树偷偷向自己心中的那棵树比个心，他嘴角微微上扬。他再也不用羡慕身边的神仙眷侣，也常常被别人羡慕。最难忘的是一百天纪念日，树树骑上小毛驴，捎上两棵小树苗、铁锹、化肥（均用黑色袋子捆绑）等。他叩开春苗的门，蒙上她的眼睛。

“哇，这是什么啊？”

“你打开盲盒看看呗。”

“天啊？你怎么……”

“宝贝，走，我们一起种树！”

树树埋头挖坑，汗珠大片大片顺着铁锹滑落。春苗轻轻拂拭。树树握住春苗的手，一粒粒土扬在风中，一幅美丽的沙画正横空出世。春苗一不留神笑到了这坑里，树树跟着也翻船了。他俩笑得前俯后仰，笑出六亲不认的步伐。

春苗，春苗，你快把这棵树拿走！树树火急火燎喊道。

不，我不嘛！春苗撅起樱桃小嘴，甩个兰花指，转了两圈。这时她才拔走这棵树，趿拉着鞋朝那边坑走去。

树树用湿巾纸反复擦拭树皮，将两条红丝带缠在树干上。春苗依偎在树树怀里，哼着小曲《樱花草》。喜出望外的傍晚，爱情树在风中放飞自我，树树拂袖长歌道“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爱情树越长越大，落日余晖下春苗经常拉着树树一起看《熊出没》。树树一边笑她还是长不大的孩子，一边又会轻轻刮两下她的鼻子，挠她痒痒。他们总是在动漫结束后十指相扣，树树许诺春苗尽快给她一个家，等以后有了女儿一起看完《熊出没之春日对对碰》《熊出没之夏日连连看》《熊出没之秋日团团转》《熊出没之冬日乐翻天》等。春苗也爱看《蓝色生死之恋》，还常常爱拉着树树一起在这爱情树下扮演电视剧的桥段，比如“俊熙与恩熙”（俊熙：恩熙，你……你说你下辈子想要当什么？恩熙：一棵树。俊熙：好，我不会忘记的，也许我会忘记你，可是我不会忘了你的愿望，当一棵树）……

树树想着想着——

“我属于天地，属于天地间的一棵树，”还在耳畔回荡。春苗欲说还休，纤细的背影隐退着……屋内撒进一抹阳光，稀疏的树影踉跄走进屋子，雪白的墙上霎时间分外妖娆。树树有些无聊，不过这次他没有像往常那么无聊。他寻着树影玩起手影，玩得累了便静坐拾起枕边书，继续翻看着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

树树早些年就想成为柯希莫，他想像柯希莫一样爬上树，在树上学习、打猎、恋爱、生活，俯瞰人间的百态生活。此时此刻，树树闭上眼，右手托腮，他又开始树树门派的“冥想练习”——

“柯希莫，您白天做梦吗？”

“呃……现在还没天黑。”

“您能当我的树洞吗？”

“好哇好哇！您平时把我稀罕成香饽饽，现在做您的树洞，小菜一碟嘛。不过我的法力撑不了多久，一会儿我就得回到我的世界去了。”“OK！熊孩子们看到光头强老砍树，他们会不会也跟着这么做呢？您说我女朋友怎么老爱看肥皂

剧呢？您说我怎么成天想一些稀奇古怪问题，比如在太空上能种种子，能种树吗？”

骄阳似火，光在缝隙里跳舞，柯希莫没有挥挥手就消失了。树树掐了掐手背，拍拍脸，摇头晃膀。从《树上的男爵》跃然而出，树树又不想成为柯希莫了。他逡巡着，随这抹光，他仿佛看到另一位柯希莫正带他飞天遁地。

二

凉风习习，蚂蚁啮摸着树干，蜘蛛网牵着树叶在荡秋千。放眼望去，红花檵木、七里香、香樟树等解开了纽扣，树在唱歌。

树树静坐在香樟树下，手通红。他慢条斯理打开录取通知书，“XXX校植物学硕士研究生”几个字在眼前走了好几年，莫名泛起一阵酸葡萄心理。叶子飘落到通知书上，树树才望了一眼这个绿孩子。

春苗啊，你说这学啊，我是上还是不上呢？

那我问你，你娶我还是不娶我呢？

哎呀呀，如果你要……我当然……怎么能……

春苗，你在说什么呀？我在说……

树树，我也是在说这，你以为我说什么呢？讨厌！

日子就这样如树般静谧过着。树树整日不是忙论文就是泡在实验室忙导师的项目，研究着他们的伟大生物工程。春苗也是一棵树。树树不主动发信息给她，她绝不会发信息打扰树树。树树每次劝她多买买化妆品衣服打扮打扮，她总说有这闲钱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还不如存下来。

树树的胡茬越来越黝黑，脸色日渐苍白。他好几天才洗脸洗发，一周不洗澡是常态。他打不起精

神，脑袋时不时嗡嗡作响，忘东忘西，好似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睡眠越来越差，老是不停歇做各种梦。他对自己越来越失望、厌恶，没来由的痛苦。他把自己包装成“装在套子里的人”，他不想了解别人也不想被别人了解。

春苗寄来的萝卜肉丝、咸蛋黄青团和乌米饭都有一个礼拜了，她还特意发来制作视频。树树左食指来回滑过视频三次，唇齿翕合，俨然小木桩。

春苗一条又一条微信轰炸树树手机，她哽咽说道：以前都是他主动分享日常琐碎事，现在换成是她。不仅如此，之前他回信息都是秒回，现在不是轮回，就是三五句话潦草结束对话，言语之间也没有表情包了。不仅如此，在其他方面，他都不积极、上心了。春苗见发出信息没动静，她知趣收起眼泪，转发了一条《亲密关系如何相处》信息，补充道：宝贝，我想你了，你要乖乖吃饭哟。

“再不吃就饿了！”“再不吃就饿了，我不能浪费这片爱心。”树树自言自语道。此刻阳光打在宿舍地板砖上，头发丝、烟头、硬币、纸团无缝衔接着阳光，它们慵懒抱成一团。树树拨开一席之地，磨磨蹭蹭蒸着这些宝贝。他小心翼翼揭开锅盖，左吹吹右吹吹蒸笼，慢吞吞夹起萝卜肉丝、咸蛋黄青团，盛了些乌米饭。

树树还没吃，他犹豫不决。是发红包给她还是拨通电话呢？想来想去，什么也没做。他也没有吃完这些，似乎对吃的也提不起什么兴趣了。不过，他还是知道自己得修学分，便像往常那样朝实验室走去。

“树树，这有你的信。”

“啊？哦。”

树树没有光亮地接过信后，摺在一边，不想拆也不想不拆。临近

放学后，树树看着信封上XXX名字，他头皮麻酥酥的，怎么回想也想不起来这是谁。拆开信封后，上面如是写道：

亲爱的树树：

您好！

当你收到这封信时，请别打听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做什么。这些无伤大雅的文字，你尽管大胆放心地看下去，指不定还能看出名堂。

我自小体弱多病，奶奶常常带我到深山老林去挖野草，做成偏方给我治病。苘麻、灯笼草、刺薊、金钱草、鬼针草等是我家常客。奶奶还带我辨识各种乔木、松柏、针叶、阔叶、灌木、藤木等，我也不知道这些草和树究竟有什么奥秘，但我喜欢这派“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美景。

有一次，有几位大老板来我们这寻宝。他们穿过这片山林，走进陡峭险峻的大山，抵达矿洞寻宝。晚上走进来，再也没出来过。轰隆轰隆，当时我还听到炸药的声响，吓得我一晚上没睡踏实。有人说他们炸伤身亡，有人说他们缺氧身亡，剩下便不了了之。后来我查阅过地方文献也没找出所以然，但史料记载有人出高价一卡车一卡车买走这里的树。

还有好几次，我听闻有人在雨天走路被电触死了。这惊悚报道一直萦绕我心头。我常幻想：太阳、风都能发电了，那树也能发电吗？怎么靠树来发电呢？

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后，我们这里种植业急剧下降。随着工业化产业的日益增多，经济发达了，但环境还是被污染了。纵观全国现状，我们能否实施“小规模森林项目”呢？

当然我还想用树叶、树皮、树干做一件绿衣裳。你猜这是干嘛用呢？

你别觉得我贪心。要是还能从树中发明出抗癌疫苗和药丸，惠及寻常百姓家就好了。假以时日，这些会实现吗？

此致

敬礼

你的XXX

树树长吁一口气，将信纸按折痕原路折回，再用胶水封好，卡通树贴仍原封不动在信封皮上躺着。他打电话给春苗说起这事，春苗吃醋了。树树狡黠一笑，将信拍给春苗，关上实验室窗户，悻悻离去。

三

这年冬天来得较迟，却肆无忌惮带走了大地的绿色。

春苗打来电话，泣不成声。她说他们的爱情树死了。她还说了一堆话。那三个字在颤抖，树树的心一落千丈，四处蔓延的自责排山倒海涌过来。

树树的心颇不宁静。他拿起江小白和素描本等冲进学校树林。树林鸦雀无声，108棵树，第60棵有成群结队的蚂蚁在蛀树，第73棵树流出晶莹的泪，其余的光杆司令差不多都在冬眠。他喝了两口酒，胡乱踢石子。石子将树叶打得呱呱叫，树叶纷纷开始上演Cosplay，渐次空中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怎料树叶将蓬头垢面的他紧紧包裹住，他气急败坏直朝树直喊，喊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他喊一声，树也叫一声，还有的树开始瑟瑟发抖。约莫一盏茶功夫，他空中翻了几个跟头，抱起一怀抱的树叶撒向远方，一张床破壳而入。他疲倦又惬意地躺下了，四肢张开，聆听树的声音，一个身影重现——

“柯希莫，你来了？”

“好，你来得正是时候……”

树树拿起素描本，爱情树跃然纸上。他满心满意拍了张滤镜照，点开春苗的微信头像，猛然间春苗说的那三个字又在颤抖。他关了她的对话框，再点开再关，大拇指快进化为斯巴达了。他还有好多话想说，还有好多话还没说，可男人那颗高贵的自尊心在作祟，一切退避三舍。

他沉默良久，在朋友圈贴上爱情树照片，并附上诗——

他活下来了/白露、寒露、霜降、立冬/他活过来了/叶子在燃烧像我似曾相识的梦/他怜香惜玉带她回家了

爱情树作陪/待东风解开大地的纽扣/我们的春天来了

一切准备就绪，他唉声叹气一下，又开始犹豫不决了。“发！发！发！”树树冲树林吼道，“不纠结，不纠结，我不纠结。”树树考上研究生不久后查出患有抑郁症，自此他的心射进一颗子弹。他怕周围人耻笑，排斥，也想多存钱早日娶春苗回家。他隐瞒所有人，任由抑郁症折磨他的身心，实在扛不住了就悄咪咪跑去和树对话。但他不犯二，他每天都看相关书籍自愈。他的枕边书换成了便签本，便签本的扉页醒目写着：走出抑郁症——第一步，不纠结！

是的，不纠结！手一抖，信息就发出去了。就此诈尸一堆。昔日点赞党、潜水党、话痨党、评论党纷纷上线，树树默默看着这波操作，一言不发。他三刷朋友圈，一个小红点出现了，打开评论区——

立秋后/咫尺的绿藏不住

她披上嫁衣/飞向江南之眉梢

这22个字停靠在这，它成了一种例外与偏爱，字里行间衍生一

种若隐若现的情愫。树树秒懂春苗的意思，他没回复一个字，苦涩一笑，以“调皮+祝贺”表情包结束对话。

他的衣角湿淋淋的。无人问津。

他走向大树，抱起他，绕着他转圈圈。而后，耳伏贴树干，他听到树在说话，那里有童年小伙伴嬉戏的声音，似乎还在喊——树树，快来，树树，你快来找我们，看我们藏在哪儿。他闭目养神，泪水滑过脸颊，在泪光中他看到——

蓝天白云，小桥流水，绿树成荫，树上知了拼命叫个不停，三五成群伙伴围着大树在那里踢房子，抓石子，下跳棋，捉蚰蚰，捉迷藏等。他看到满天繁星，大树底纳凉，外婆摇着蒲扇讲着嫦娥奔月神话。他看到死党用树杈做弹弓，兄弟俩全神贯注地捕鸟。他看到他们在树上荡着秋千，肆意妄为畅谈着理想。他看到一位白衣飘飘的羊角辫女孩从树林间穿过。他看到他们拾起树叶，做各种图案、书签，还在上面题诗送给同学。他还看到他常常对树许愿……

树树想到这些美好，他匆匆赶回宿舍。贝多芬《钢琴曲》激荡着房间里的小精灵，他拿起昔日的笔墨纸砚，开始抄《道德经》。静坐后，开始思考西方盛行的“与物质无关十大奢侈品”：1. 生命的觉悟……5. 安稳平和的睡眠……7. 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8. 懂自己的人……

突然，树树脑子灵光起来了。他吐了一口仙气。趁热打铁写下这些美好镜头，第一时间发电邮给春苗，讲述他近来真实状况，并在正文正中央的位置用小四号加红粗体字体写道：臭宝，我想你了。我好害怕你我走散了。在我消失前，我需要你的帮助。

春苗看到后，立即打电话，无

人接听。发语音，回邮件，还是没人理，她急哭了。几近抓狂后，赶忙订好飞机票，收拾行李。上班第一件事，打辞职报告。经理了解状况后，安慰春苗，批准她七天探亲假，并强调她最近要升职加薪了。春苗果断拒绝，她说世上只有一个树树，陪伴才是最深情的告白。

树树见到春苗，惊讶不已，忙不迭地接过她的行李包。他用两只胳膊紧紧搂住她，嗔怪道怎么不打声招呼独自大包小包过来了。

他们一起找出租房，春苗选了一间农家小院。他们给小窝添砖加瓦，用各种道具将小窝布置得温馨浪漫。宝贝，你说我们在院子里种点儿树，好吗？可以，你想种什么就种呀。春苗兴致勃勃地“美团”了两棵松树，种下它们，取名“树树”和“春苗”。

树树回家了，用砖头垒砌花坛，并在大门口安装了“树树信箱”和“春苗信箱”。春苗莞尔一笑。她觉得信箱差点味道，灵机一动，用绿色卡纸画了两棵树，黏在信箱前，并挂上小黑板。树树，咱们玩一个“夸夸榜”游戏，好吗？游戏规则：每日发现对方一个优点，写下奖励一个夸夸，帮助对方改正一个缺点，奖励一个夸夸。夸夸方式有小红花、树叶、小树、大树，集满20个可兑换一份奖励，奖励形式任由对方抉择。

你真好玩儿！好呀，我们顺便签约，约法三章：1. 每天约会不能超过三个小时；2. 无论发生什么，双方不准玩消失和冷暴力。各自有不满时，可以写小纸条塞进信箱，及时沟通及时解决；3. 婚前禁止同居。

其实树树不知道，这些小游戏看似幼稚天真，但都是春苗咨询医生后，削尖脑袋筛选，因材施教想出来的对策。

树树，起床喝水喝粥了！

树树，我们晨读了！

树树，我们跑步了！

树树，下楼遛狗了！

树树，你今天很帅！我看到你的胡子刮得挺干净，奖励你一棵小树！

树树，你今天主动和我说话了，奖励你一朵小红花！

树树，你今天很棒！你的英语单词比昨天多记了两个，发音跟手机上差别不大，我也没有检查错，我们俩都奖励一棵小树吧！

树树，我今天的紫薯小米粥是不是比昨天熬得好一丢丢呢？嘿嘿，你看你都笑了，快快快，拿一棵小树过来。

这些话，那些话，还有好多废话填实着他们的日常。琐碎又甜蜜，像山林里沁出的清泉。春苗满脑子都是春风，柔得让树树合不拢嘴。

树树之前跑一公里平均配速十五分钟，还上气不接下气。现在他参加湿地公园半马比赛，分分钟秒杀春苗。春苗看到他现在的样子，惊叹道：其实人哪里有什么不可企及的呢？只要想变，就能做到。

切，你高估我了！没有你春苗，我哪有这个本事呢。

树树，我也是。我到你这来，脸红润多了。整天也乐呵呵，有你，我的生活才有这么多趣味。树树，你需要我，我也需要你。

两人坐在树下，你依我依。他捏着她的鹅蛋脸。她依偎在他怀里搂着他白皙的脖子。

四

有好戏唱了，有好戏唱了！

导师又要大招了。

导师让大家线上观看“我们：树”展览。他推出一波哔哩哩的视频，一波电影，还给出植物学家 stefano Mancuso、艺术家 Fabrice-

Hyber、哲学家 Emanuele Coccia 等一些简介与作品，让我们以不同视角欣赏，研究出新的主题报告。

他们被这些投喂，其中 Lu-izzerbini《广场湖》博得眼球。这是以“热带植物为主题，融合现代都市设计”理念而编织的一幅丛林 Party。《广场湖》？我们该怎么欣赏，群里有人一吐为快，有人说道：Oh, my dear, my god! 导师一改常态，这次他主动开视频会议，带领大家团建。同学们七嘴八舌，也没讨论出个究竟。

微信群里又玩起群接龙，此次报名参加西双版纳的植物研学旅行。

树树，你准备怎么写，找合伙人不，要不要去研学？

紫霞，我还没想这么多。你呢？

我想找你合作。你愿意吗？紫霞发完这句话，小心翼翼在搜索表情包。她的脸霎时绯红。

好。

紫霞看到这个字，莞尔一笑，脸更红彤彤了。

如期而至，研学旅行顺利拉开帷幕。这里的西双版纳植物园素有植物王国美称，它承载许多科学家、艺术家不可企及的梦想与秘密。有的人拿着单反走马观花，马不停蹄地各种拍拍拍，想把它们尽收眼底。有的人猴子搬玉米，总是在寻找植物界的新大陆。有的人全神贯注选中一棵树，就此研究它的形态、结构、生理、生态、分布、遗传、进化等，生怕错过这棵树的前世今生，盼望能找到一些欣喜若狂的事物。还有的人吊儿郎当地研学，吊儿郎当地游学，究竟是研了学还是游了学，傻傻分不清……

树树背着旅行包静默地穿梭在植物园，紫霞也喜欢背着旅行包静默地穿梭在植物园。树树爱拿着画板盯着树画，紫霞爱拿着笔盯着树

记录。树树在哪儿，紫霞就在哪儿，紫霞几乎不让人劳心费神。两个人性格相似，合起伙儿来相当默契。

第一天，他们走进这里的植物博物馆。第二天“大板根”“独木成林”“老茎开花”纷纷引起他们的兴趣。第五天，他们又像往常进入植物园。走到一半，紫霞脸色越来越苍白，她的嘴唇裂起皮。树树没留神，自顾自朝前走，他把紫霞甩了好大一截。紫霞实在跟不上了，她索性坐在马路牙子上，喝水吃零食，无聊地看起《植物病理学概要》。“啊，你怎么了，怎么坐在这？”60分贝的声音一惊一乍，紫霞猛地站起来。叮咚，书里夹的信一声掷地。

信？你还写信？树树右食指指着地上的信反问道。他扫了一眼信封皮，他的眼睛一震，眼镜往下跌了跌。

这信封皮上的卡通树贴在眼前一闪而过。树树揉了揉眼皮。

紫霞的脸绯红了。她忙不迭捡起信，吹吹灰，夹回书里。双手背在后面，头发半掩前额、眼睛，此刻脸颊泛出粉云色。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树树连忙道歉。

大地默不作声。紫霞默不作声。树树也默不作声。他们继续前行，哗啦哗啦下雨了，他们冲到菩提树下避雨。尾状尖端的菩提叶，此时调皮起来，它将雨滴集成水膜，迅速吸干它。天空渐渐放晴了，这菩提叶捕捉一些光线，光线拍打树树的脑门。

在绿海中，有一片红色非常醒目。紫霞提醒树树瞄一瞄，树树说他有新点子了，紫霞也说她有新点子了。你不能选这个做课题！你不能选这个做课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俩耳红面赤，互不让步。

他们俩分道扬镳。返回植物园宾馆后，树树敲开紫霞的房门，紫霞递来几颗椰子糖果。

也不请我进去坐坐？紫霞往后退了一步，树树腼腆地进去了。房门敞开着，菠萝干、芒果干等热带果脯在桌子上敞开肚皮。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劈里啪啦，紫霞的电脑多了一份文件。

树树，我在这儿署上你的大名了。

别……别！树树铿锵有力地拒绝着。

我已经加了。你快删了吧。不，我就不删。

奇葩，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人，有的人花钱买论文，有的人巴不得篇篇文章都有自己的名字……你这倒好，没日没夜和我做完这项目，竟然不要署名，我问你到时候拿什么给导师交差。现在都是知识付费时代，我不要你把知识产权默认给我……

诺，这两千块钱是我的奖学金，平时我也没花出去。作为补偿，你快收下吧。紫霞一边说，一边给树树微信转账。

你这哪儿跟哪儿啊？你想得真多。一码归一码，你这样做就见怪了。树树把两千块钱退还了，大步流星朝往门外走。

五

两杯咖啡下肚，趣无止境。

月亮把夜挖了个大洞，星星们赖着不走了。树树拿这些毫无办法，欣然接受了它们，一起玩起了手影戏。自娱自乐，自赏自足。无聊过后，他才翻出画稿。一张张画稿纷至沓来，一棵棵树应接不暇。

这里无风无雨，茅舍无烟。老大，浑身上下，瘪瘦瘪瘦的。他素面朝天，满脸的皱纹写满了故事。此刻，他佝偻着背，慈祥望着树

树。树树抚慰着老大，他拿起画笔给他添了一座绿房子。这所移动式小别墅用树搭建而成，像极了《窗边小豆豆》里的巴学园。可它比巴学园更包容有爱，能甄别出真正的眉慈目善者，也能改良人体的基因。别墅的前面是BBC大厦，后面是大型娱乐场所，左面是一所综合医院，右面是学校。一群人排着队来了，有的给他钱，有的给他吃的，有的给他穿的，还有的给他揉背……儿孙绕膝，老大安享着晚年。如此，树树才作罢。

老二是老大的孪生妹妹。老二也老了，不过老二体态臃肿。多年前提倡植树造林，老二义无反顾牵着骆驼来到沙漠，她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子，子孙后代也都扎根在这。每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时，老二的老伴便陪她遛狗。树树好喜欢他们，可他还是担心二老养老、生活等问题，他怕他们有钱也买不到想要的东西，于是便在这建起了太空应急站、城市森林房。

老三西装革履，高级销售员。交通拥挤，交通瘫痪等是家常便饭。这天约定好见客户，他走高架，结果还是出现意外。他等到天黑才下高速，刚到加油站，被告知没油，老三的车轱辘都气扁了。树树盯着这，想到了能源紧缺问题。他急中生智在加油站画了两棵树，一棵树作为充电桩，另一棵树释放电。此外树不但能助力车跑起来，还能提前预测风险，杜绝出车祸。

老四，温文尔雅，是一位谦谦君子。偏偏这世界总是有许多糟心、虐心的事情，它们猝不及防发生了，老四无形中患上各种慢性疾病。树树看到老四在精神病院过得挺闷闷不乐。树树从树里提出基因，用一些技术合成了一个电源按钮。魔幻的电源按钮跟随人类一起吃饭睡觉工作生活社交，有了它，大家都轻松快乐。

老五经常蒙头垢面，无游戏不欢。别看他一把年纪了，冒险岛复活、QQ农场、植物大战僵尸等不在他话下，可是他要养家糊口，只能可怜兮兮看着别人玩游戏。树树噗嗤一笑，他发明了“自控式森林游戏乐园”，忙碌的人们张弛有度，身心愉悦。

老六，超级美食家，绿色科学家。他爱吃吃吃，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树树羡慕老六的食欲，但他比老六会吃会玩。他用树发明了一个贪吃部落。贪吃部落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货真价实，均属可再生循环资源。

树树又冲了一杯咖啡，打开网易云，单曲循环着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在音乐声中，他穿越到了贪吃部落，开创着VRAR创客馆的新生项目。

老六甫一摇头，树树自觉兴趣地重做。老六又摇头了，树树有些心塞了，他开始打退堂鼓。人家爱迪生做了七千多次试验，用了六千多种材料才发明了电灯泡。我树树究竟怕啥呢？不，我树树有过抑郁症，我容易动摇，容易自我质疑，容易自我否定……

树树一键暂停音乐，开始打坐，开始“正念冥想”。老六，我不凡尔赛了，你也别emo了。咱打起精神来，一起好好瞧瞧——

诺！用餐机，它是用几十种树的干细胞克隆进化而成。它在宇宙行走着，能自动检测一切生命体所需营养成分，按需按量分餐配送美食。它还具有自动调节能力，一方面保护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维护了食物链的完整与稳定性，有效巩固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减噪机，吸收一切噪音污染。其总部设在太空，七大洲五大洋各设有分部。当分机减噪机载满污染源，它们便投递给树叶，树叶分泌信号，将其声波送达太空中的总减

噪机，总减噪机再集中消弱、释放它们，还宇宙一片祥和。

视力仪，它分两种类型，一种预测，一种恢复。当生物体内缺乏某种微量元素，它会提前预测捕捉干扰此讯息，当生物体发生病变，它能对症下药，有效治愈，使其复原，从而发挥“千里眼”功效。

树洞机，这就值得考究。它分为生理树洞机、安全树洞机、社交树洞机、尊重树洞机和自我实现树洞机。它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它们又手足同情，缺一不可。追溯这些树洞机的发展，其历史源远流长。树树端倪着生理树洞机，百思不得其解。这些奥秘并非不可企及，亟待解决。你瞧！谁要干嘛，生理树洞机一眼识穿，及时甄别与供应市场需求。它简直是树洞机中的战斗机。稍后，树树拿起安全树洞机，洞察过去、现在、未来，安全树洞机也回应一串数据。社交树洞机，直接帮生物体有效决择，克服一系列社交恐惧症。尊重树洞机，它不聋不哑不瞎，也不隐瞒、颠倒是非黑白，尊重每个生物体原始面貌。自我实现树洞机，这是树树的最爱，它能干啥呢？老六看着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朝树树挤了挤眼，打了喷嚏。

老七身着军绿大衣，戴着“绿色使者”帽子，他脑海里住着十万个为什么，心里住着活菩萨。树树打保票，老七最神气。

老七，你等等我，等等我！树树扑过去……不远处，草丛中和树林间有亮光在舞动，萤火虫一闪一闪亮晶晶。

六

后来——“碳达峰、碳中和”事件炒得沸沸扬扬。这消息在树树学校也炸开锅了。新鲜浪潮过去后，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临近毕业，五花八门的场面纷至沓来，几近没人去在乎外面的一花一草一木。外面的一花一草一木仍是外面的一花一草一木，它们并没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说来也奇怪呀，这一天树树刚好闲下来了。这一天学校的树林开始作妖：阳光在撒欢，树在和阳光玩捉迷藏，影子在和树叶唱二人转……树树一解风情，也和它们呢喃细语咧。

阳光扭起秧歌，树树俯身蹲在地上。他全神贯注在树叶上画画，有的树叶是一首诗，有的树叶是哆啦A梦，有的树叶是阿狸和桃子，有的树叶一所房子，有的树叶是一把锁……大事不妙，这时风来了，风偏偏过来插一脚，树叶跟着风跑起来了……哎……

树树，你傻掉了啊？你愣在那儿干嘛啊？紫霞喊树树时，树树还没缓过神，他愣是愣着她，好似紫霞有什么过错似的。他非得愣着她直到她拍他一下肩膀，这才作数。紫霞拍拍地上的灰，紫霞剑走偏锋，考上了碳排放管理师。

春苗依旧笑春风。

树树也亮剑了。

首席信任官

—

外面的鞭炮跟炸爆米花似的，忽近忽远的烟花声拉动巡逻车报警器。我想象信达窝在被窝里一条条发新年祝福。信达发一条信息，鞭炮响一下，给这个人发完了接着给下个人发，他一发，鞭炮又响了几下。

我收到信息问他还没到新年干

嘛发这么早的祝福，他一口气发来一串表情包。九连刷的“饭桶姑娘”表情包，太吸睛了，我的脸红了，心也噗嗤噗嗤打嗝。我抿嘴笑了笑，回传到你这泼猴哪里逃，继续刷小红书。

我才不当提线木偶呢，信达心想我把它发给你想逗你笑，你这孩子情商太低，怎么这么回话啊。信达肯定百无聊赖，刺溜一下踢开被褥，扒拉窗子叼起烟，吐着烟圈，烟圈弥漫着烟花的烟气，眼前俨然腾升起一团腾云驾雾的云。信达笃定站在那，闷不吭声，掐掉烟蒂，双手合十，许了个新年愿望，转身嘀咕着大过年的怎么家里这么冷清。

信达合上出租屋的门，穿过秋枫桥十字路口，拐了七八条弄堂抵达酒吧后已经万家灯火了。

四处店铺都没有打烊，“不醉酒吧”也没有例外。我继续想象着。信达望着入流的牌匾，心想既来之则安之，我还不信邪了，怎么着也得的不醉不归。冥想一会儿，他掏出手机发了条朋友圈：

自律最好状态就是安静（动态显示地理位置“不醉酒吧”）。

我淘到心仪宝贝想发圈得瑟一下，还没发圈就看到信达的动态，一派胡言这词蹦到我的嘴边。

胡说！手一抖，我就点评了。有漏洞？他问。

千锤万凿没出深山，我还是金口不开。我不是顾及不到他，也不是回答不出来，只是不想像抖包袱一样循序渐进跟他毛磕，一来不想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二来我只想发点儿凡尔赛的朋友圈，好跟我的小伙伴们分享分享。直接上图，战果一发出来，后面齐刷刷跟帖、点赞、评论，信达抢了个沙发，独树一帜的沙发也不管用，我还是不开金口。

我的手机继续画着孤独的妆，

孤独藏无可藏。盯手机久了，我闭上眼睛，舒展着法令纹，一帧又一帧画面浮现在我眼前——

那天太阳喝醉七分，夹杂小碎雪的柳叶暗香浮动，我怀揣着一张邮票，邮票上攒动无数行路者，我像无数行路者一样赶路，漫无目的转悠到寺庙里。

我不想化缘，也不想皈依佛教，就是真的无聊透顶才来到这，但是还是像模像样铸造着心灵的伊甸园。

寺庙里的佛文化，我没有读懂，也没有找到南怀瑾先生撰写的楹联“梵音钟声寂寂惺惺观自在，江枫鱼火尘尘刹刹见如来”，但是我在这样神圣的环境里寻寻觅觅着。

寻寻觅觅，意外发现“十祥景”。两棵虬枝盘旋，相依相偎的夫妻树座落在寺庙中央，树中央是空的，周围缠绕着乌桕、冬青、杉等树枝，我心想这该不会是人造景观吧。

一位七尺男儿，五寸锅盖式卷毛，左耳戴一排钻耳钉，脖子戴着湖蓝色蓝牙耳机，胸前挂着一块观音，白皙的手上戴着一串檀香佛珠。一身迷彩服风衣，背着迷彩版双肩包，乳白色的羊毛衫把他白皙的脸蛋衬托像雪花。空气有一丝《千与千寻》的钢琴曲在颤抖，他仰头如痴如醉地望着“十祥景”，纹丝不动。

我被这一幕吸引，而后他拾起地面上的银杏叶，从一簇簇的银杏叶中拾掇起一些形态各异的，慢慢挑出来，叠成一朵花。

嗨，我叫信达。他说。

我是李涛。我答道。

你怎么是男生的名字？

我没有吭声。我站那里问他牌匾上的繁体字，他说他没念过多少书，不是太清楚。我们像福尔摩斯一样，追随受戒师也没问出所以

然，悻悻地看着受戒师在我们面前晃悠。

信达说干嘛要刨根问底，好看好玩就行，知道那么多，累不累。他说现在年轻人早都不流行这套，我倒是震惊，对陌生事物产生好奇与想象，这不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嘛。我缩了缩身子。

我没有辩解，指着写缘处，问他要不要一起去。事后他告诉我一个凄美故事。信达也是90后，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从事过很多工种。

我说年纪轻轻就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太精彩了。信达不屑一顾，指着他的额头问我看出端倪没，他说前年北漂时他从鬼门关走了一趟，高危作业时脚踏空了，做了开颅手术，沉睡三个多月，相爱多年的女朋友也离开了……

信达轻描淡写着，我看到他透鲜的眼珠直勾勾望着前方，眼角泛起了泪花。

我没有打断他，听他说着北京故事。天色不早了，分别时，他问我是干嘛的。

首席信任官。我一面介绍自己，一面呈递名片。

简单交涉后，他摸着后脑勺，站在那半晌不动。结结巴巴问道，还有首席信任官，你该不会是忽悠我。

我说信达，来日方长。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你怎么一个人在那里刷手机，还发呆。来我们一起攒蛋，热闹热闹啊。梅姐在屋里喊我。

攒蛋是斗地主的儿子，斗地主会打，这个还不是小菜一碟嘛。稀里糊涂坐在牌桌上打攒蛋，他们打5，我和梅姐在打2，他们双关时，我和梅姐还在打2。梅姐垂头丧气说我太笨了，我心不在焉听着，咧嘴笑。

嘟嘟嘟嘟，我的手机响了，一

串陌生电话号码。你是李涛吗，信达喝醉了，请您来这把他安顿一下。

一下子我懵了，我说我认识信达，但不认识您啊。陌生人说他在酒吧和信达一起喝酒刚刚认识的，信达嘴里一直念叨我的名字，就只好打电话给我。

我盯着手机屏幕，还差十分钟就是凌晨。我迟疑一分钟，心想这个陌生男人是谁，信达在哪个公司上班，我也不熟悉他现在状况，况且我还是女的。我说给他转账，让他找个酒店安顿好信达。

陌生男子跳起来了，大声嚷道我还是不是信达的朋友，连他这个陌生人都不如，陌生人还知道理解、帮助醉酒的信达，为何我就不肯抛头露面帮一下呢，陌生人说我根本就不配做信达的朋友，是不是有啥见不得人的关系才不肯来……

一番语言暴力与攻击后，我挂了陌生人电话，立即给信达打电话，还是这个陌生人接的，还是同样咄咄逼人的话，我的脸气成辣椒了。梅姐听到我无奈的声音，她问我宅女怎么在这个城市结交朋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怎么半夜还有陌生人打电话过来跟我说这事。她让我别出去。

出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深更半夜出门去管信达的事，可是我的内心仍有一丝不安，毕竟大冬天的晚上，信达还是异乡人，而我又是首席信任官，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理，但是对方又不肯接受最合理的方案。

我正准备转账给信达，让那个陌生人给他订房间。陌生人又来电了，他说情况很糟糕，信达在那里吐得不成样子，而且他对当地一带也不熟悉，也没找到酒店。

我说网上帮信达预订好房间，你手机导航到那个位置就好了，全程费用我来出。陌生人火起来，他

说不缺这点钱，事情根本也不是这样处理，就当信达没我这个朋友。

什么？我问。

他还口声声念叨“首席信任官”，我看你不配，关键时刻都拿不出信任来，还能指望你做啥呢，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

我抓起手机，抓出一堆火药味。朝梅姐那里望望，吐气后，我没有继续弹出转账界面，而是发了信息，让他早些安顿好休息，那边也没人回应我，五分钟、半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没人回复我半个字，我带着一丝歉意，迟迟没睡着。

鞭炮声渐次渐弱，有的人在大喊过年了，有的人抱着手机乐呵呵笑不停，有的人安静做梦，有的人像我一样数小羊也睡不着。隔着窗帘，外面的光明我似乎看不到，里面的光明我似乎也看不到，我也没想过要深究什么，就像我不想深究刚刚莫名奇妙的一切。我对着呆滞的窗帘，暗自祈祷，这一刻我好像喜欢上这个窗帘，我把它叫做“分隔帘”。

二

夜越夜，人越有点发慌。哎，烦闷透顶极了。

我分享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到QQ空间，刚分享完李心成说他也喜欢听。我说大半夜也没睡着嘛，怎么这么凑巧，我一发你就看到。李心成说我笨，难道不知道好友功能里面有一项是特别关心嘛。我说你赢了。他说别得意，又不是关注我一个好友。我说你随意，不跟你拌嘴，你拌嘴拌不过我。也是呀，最初和李心成一起讨论事情时，我非得用一些为什么把他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再伶牙俐齿扳回这个观点。

他眼珠灵机一动，话锋一转，

一面用一些讨人喜的话形容毡房外的落日晚景，一面讲着这首歌背后的爱情故事，我们俩为此唏嘘了好久。

我说李心成呀，你既然也爱听它，懂得也多，那么你爱不爱看木心的诗呢？

李心成说爱呀。他撇了撇嘴，抛来一个字：哪。再抛来一个字：首。再抛来一个字：歌。紧接着又发一个炸弹表情包。

轰隆轰隆，我的手机屏幕稀里哗啦被炸了一番。他趁机发来几句诗：

将尔酪，将尔酥/生酥而熟酪/
熟酥而至醍醐/我才甘心由你灌顶/
如果你止于酪/即使你至酥而止于酥/
请回去吧/这里肃静无声

我说你不发木心的《从前慢》，发这还得让我查半天。他说刚刚你不是说拌嘴拌不过你嘛。我说一码归一码。我确实有点孤陋寡闻，这几句话有点难为我了，生怕断章取义，生怕闹笑话。

过了半晌，李心成仿佛看出我的小心思，他说不着急，我慢慢品就是了。

鸡打鸣时分，信达发来致歉信息，我的心升腾起一束晨曦。我该说些什么，我似乎什么都不能说；回敬一个微笑表情，潦草结束对话。我想他在那头应该失望极了，但我就是让现在的他对我死心，那样我就没有今后的亏欠。

天亮了，我拾掇好行李，发信息给李心成告诉他我买了北京的票，准备到北京见他一面。

李心成甫一看到信息，便风趣问道：首席信任官你这是在逗我哩，大过年过来干嘛呀。

我说，过来玩啊。

李心成劝道赶紧退票吧，现在形势还有点严峻，加上就来这三天也玩不出什么名堂。

我急得直说道，我本来就是打

算过来找你的。这不是怕你有心理负担嘛，怕吓到你，所以我得先说去找同学，顺道见上你一面呢。这样两全其美，我也避免了刻意而紧张见你的心绪，是好事呢。

李心成说找他干嘛，见面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说见面可以一起逛逛清华园，一起爬语文课本上写的长城。他说他更没时间，让我别怪他无情。

我说我都这么坦诚，你嘛意思呢？

不想给你希望，不想让你失望。

我说又不跟你处对象，你怕啥呢。你陪你朋友，可以叫上她一起，我们一起玩呀。

啊？叫上她就更不方便。我怕她吃醋。

你脑子想啥呢。到底见不见？

李心成铁了心回答，不见。稍过一会，他又发来一句，还是之前那些话，他说要来玩玩，去找同学倒是可以，他真的没有时间，而且过年嘛望我谅解他，叫我别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叫我不要伤心。

我十分无奈，取消行程。打开文档，写了又删，删了又继续写，直到留下这段话：

那是我从小到大梦想的地方，而你是我心里的白月光。我想去那个地方，我想去见你，我想让你相信这一切不是虚无缥缈。我想让你懂得，这个世界上真有一种人，即使我们从未见过，从未说过一句话，但是我们悄悄看过他点滴的文字，听过他收藏的歌，记得他的喜好，我们真的会为了这样的人奔赴。这一切它是真实存在的。

我的脸不自觉红了，心里有一匹狮子在怒吼。一会儿从裤兜拿出手机，一会儿合上手机放回裤兜，脚跺了又跺。谩骂道，你这二货李心成，当初还口声声喊我首席信任

官，关键时刻怎么掉链子。

梅姐轻拍我的肩膀，问我怎么跟热锅蚂蚁似的，她再三逼问发生了什麼。梅姐，我姨家的么娃娃。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人长得贼漂亮，蓝莓般的眼睛，水蜜桃似的脸蛋儿，车厘子一样诱人的嘴唇。看到她也石化，也没什么脾气了。

我缓过神，冲梅姐一笑。她说神经。我拍了梅姐肩膀，递给她一盒草莓，她的脸红成草莓了。我指着她打趣说，怕啥，我又不吃你豆腐。

梅姐说我人小鬼大，笑嘻嘻凑到我身边。

昨晚那个喝醉的人联系你没。她问。

我说他道过歉。那你原谅没。当然啊，人与人之间最初的信任还是有的嘛。

梅姐从兜里递给我三颗糖，她说这大白兔奶糖好吃呢。我说我不爱吃，心里苦闷啊。她说越是苦就越要吃，吃完再说说你究竟怎么了。

我转身回客厅坐下，梅姐抱着一个大箱子走过来，喊我一起削菠萝蜜。我说我可是一次没削过，你就这么放心让我和你一起削吗。梅姐说这是信任啊，相信我会削得好。

戴上一次性手套，拿起削皮刀，对着这么大个菠萝蜜，削皮刀左转一下右转一下确实有些无所适从。梅姐呢喃道你看着这快手视频，照葫芦画瓢，没事我跟你唠嗑，等你剥出来就给你发大红包。

拍拍菠萝蜜的肚子，发出叮咚的声响。一刀削下去，果皮立在那里，白瓢沁出黏液，好似冰糖融化了，手慢慢也沾满了甜。顺着瓢，挖一个洞从中掏出菠萝蜜仁。滑嫩嫩的仁儿，清脆可口，吃的速度跟不上扒的速度呢。

我不经感叹第一块菠萝蜜仁儿

真是太难扒了，以后不想碰这么难搞定的事物，更不会主动追求任何男性。

梅姐听到这，一巴掌拍到桌子上，训斥道男的基本都是狩猎动物，哪有女的把自己弄得这么廉价。

我反驳道，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梅姐摆出南瓜子、西瓜子、奶油葵花籽，耙耙桔、牛肉干、巴西松子、开心果等，拿出红酒、白酒、黄酒、鸡尾酒，问我喝哪种。我说今晚想写点儿东西就不喝了。她说特地在“烧烤研究所”订了一些我爱吃的，难得一起聚聚嘛。

近乡情更怯，我们开始畅聊。梅姐在旁边添酒，夹菜，讲故事，划拳，起初我腼腆拒绝，就喝一杯稍后回去要看书，她说高兴日子看什么书，只管尽情地喝就对头。席间，梅姐讲到她无条件信任她前夫给她刷信用卡，给她贷款，投资做生意，结果前夫在北京做柴油运输生意发了点小财跟第三者好上甩了她，而且这第三者还是早在她之前从QQ上认识的。

讲到悲情地方，她沉默、抽泣着。我说前不久看过《触不可及》，菲利普和德瑞斯的故事还不错，要不咱们看电影吧。打开台式电脑，一直显示黑屏。梅姐嚯嚯道怕是许久不用了，又说现在网上找维修工来不及，要不让我试试看。我对着这块砖头说，你就这么信任我，万一修坏了怎么办。她说我又废话了，信任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嘛。赶鸭子上架，我瞧瞧显示屏、主机后端的输出线也没什么猫腻，都是好好连接着的。于是我打电话请教修电脑朋友，他说试着把主机里的磁条拔出来刷刷灰，梅姐连忙拿来螺丝刀，我有些郁闷，从来没拆过主机，这可如何是好，我有些退缩，连忙说要是有个男的在就好

了。

梅姐听到这，脸拉得很长，直接抢过螺丝刀，三下五除二拧开主机后盖。面对一堆电阻元件，她停顿了几秒后瞬间拔出一个细长黄色长条，拿细毛刷轻轻来回刷、掸、吹，再插回去，开机就好了。

我竖起大拇指，梅姐的脸蛋笑成一朵桃花。继续端杯走一个呗！

演员在旁边助兴，我放开地喝，喝着喝着头有点晕乎乎，我说不能喝了，不能喝了，潜意识里梅姐说没事没事，这才多少。

三

第二天天麻麻亮，口渴难耐，迷糊中硬撑着起床，哈欠中连带一股酒气。地上几堆污秽散发浓浓的酒味儿，我的手机停在李心成的微信对话框，发信息给李心成，李心成没有回话，点开他的朋友圈，我被屏蔽了。

我郁闷极了，哇哇大哭。边哭边收拾地上残局，梅姐拖沓着鞋，没好气地问李心成是谁啊，我不让你打电话，你非得要给人家打电话，打了电话吧，也不知道你胡言乱语些啥。

啊？我打电话给他？

不可能，我打电话给他干嘛。脑袋里搜索李心成李心成，李心成的样貌，李心成的故事。不对啊，李心成又不是我最爱的亲人，也不是我对象，平时大家聊得来，互相鼓励要好好生活，再扯远点儿我们的交情源于最初他……

不信，你自己看你手机通话记录！

天啊地啊，确实蛮长时间的。我蹲在那里，挤压着脑门，使劲想究竟说了些什么，努力想却怎么也没想起来。传说中的断片儿？

梅姐说，你好好珍惜你这个朋友吧，要是我的话，谁半夜喝醉打

电话给我，肯定不理，别说还耐心劝慰。

发信息没人回，打电话也被挂断，各种被屏蔽。我说李心成不理我，这可怎么办。

梅姐，难道我说了什么吗？

我又没听你们聊天，把你安抚到桌上趴着，电话拨通后，我就回屋了。去洗漱时，听到你问了句：究竟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

嗯？我这么问了？那对方怎么回复的。

对方开始没有回答，他说能不能不回答。你说不能，要么喜欢要么讨厌。后来对方说，不讨厌。

不对劲啊，电话里对方说不讨厌，怎么现在人都找不到，仿佛人间蒸发了。你帮我想想究竟我到底说了啥，怎么了嘛。我使劲捶着自己腿，脑袋嗡嗡作响。

梅姐有些不耐烦，这大清早你使劲儿折腾啥来着，哭啥哭啊，不理你就不理你了，有点志气行不行。我相信他要真的是你朋友，不会因为这一通喝醉酒电话就此不理你，要是真是这样，那么你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信任而言，你还得想想要不要继续交下去。

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绝对不会有有什么过激的言语去伤害一个曾经有恩于我的人。李心成也绝对不会故意逃避和沉默，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最初在我走投无路，不吃不喝不睡不说话，躺在宾馆一个礼拜。窗帘拒绝阳光探进来；玻璃拒绝风扬起思念；门锁拒绝外来之事物；文字拒绝无病之呐喊。佯装这记忆冲出枷锁；臆想祭祖扫墓磕大头；时间镌刻潮水般记忆。闷久了，我想过死，就差最后一瞬间撒手人寰时。一切得亏李心成出现。我们相识书海里，一位纯粹而富有高贵境界温文尔雅才子，他陪我彻夜畅

谈，耐心回复邮件，只述快乐。他不和其他人一样，不会讲一堆大道理，也不规劝我忍着怎样，而是就像电影《触不可及》，菲利普和德瑞斯那般，他没有嘲笑我这个陌生人的唠叨，他没有拒绝我任何无厘头神经质的言语，甚至他十分尊重我内心轻生的念头，把我当正常人一般对待。慢慢地，他时不时会主动问候我，我也会把我所有坦诚的知心话，我们保持着恰如其分的距离与关心。

我们志同道合，互相约定写小说。

小说，你写好没？一串表情包诈尸。

有些抱歉，我暂时中断。李心成坦诚告知。

我写完短篇《落脚点》，但是我不想给你看。我俏皮答道。

成年人社交第一步“君子之交淡如水”，可为了这句“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脸红脖子粗一番。

“以后请别老是拿君子之交淡如水和我说，小小要求，行不行？”我有些生气。

咋了？

一来感觉拒人千里之外，二来太不符合北方人的风范！

以后不说了。

也许这样蹩脚的对话，之于别人是一头雾水；但是我们的天很少被聊死，互相不累。就这样我的轻生念头，被他及时阻止，就这样他耐心以他的亲生经历告诉我很多很多。

人一旦陷入过死循环状态，一旦经历过“向死而生”思考，一旦被点化，一旦有信任的朋友，与信任的朋友建立起安全、信任的连接后，便对一切有所敬畏，也许就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般的感受。我们从陌生到熟悉，我们坦诚相待，我们在各自路上默默一同努力着我们互相告慰，我们说好做一

辈子不散的朋友……

我的脸发烧了，身子软在沙发上了，闭目养神。想喝水，一喝就吐黄水，反复好久次，胃才心平气和点儿。冷静下来开始发小作文，发了好长好长又把它们删除。

坊间说最难懂就是人心，最难相信就是纯粹的异性朋友。我开始质疑什么是信任，异性朋友之间所谓的信任究竟是什么样子。要是信任跟人一样，长得有脑袋有心，那我肯定要跑在他面前好好问他一番，问问我们这一路的点点滴滴都算什么。

迷糊中，对话框里我发了信息，又撤回，不记得最后发了什么，他究竟有没有看到我撤回的消息。

四

这几天我老是睡不着老是成宿成宿失眠，好不容易浅睡下了。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的书桌上多了一张病历报告，我盯着病历报告发呆、痴想，李心成还是像最初那样出现在我面前。

外面下起黄豆大的雨，滴答滴答像分针走表似的，雨叩击着我的小心肝儿。晚上十一点，我的手机响了——

我们在一起说过

无论如何一起经历经历了风雨平平淡淡安安静静地老去

我的眼皮子喝醉了，揉了揉半天，胡乱地掐断手机，给孤独留了余地。躺在那儿，我心里跟个明镜儿似的。李心成他那会儿不理我时候，我就像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柯林沃斯研究那样，利用46.9%时间胡思乱想，想象一些有的没的，在虚有的世界幻想、脑补着。

我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多想李心成给我打电话，多想你主动和我说话。现在你真的就主动

打来电话，我还是把你挂断了。我口是心非也只是想以他对我的方式回敬给你。我怎么能有这样一丝这样不雅的心理行为，我看来真的生病了。

我朝书桌台上望去，桌前摆着一张纸。摸着纸几行烫金的字，反复询问自己病从何来又从何去。

摇摆不定，七上八下，鬼迷心窍钻进思想的胡同，我进了一个迷宫。

晚上十一点十一分，李心成主动发来简讯。

以后别联系了。也不能联系我了，希望能理解。这是他第一次这么生硬的口气，坚决表明态度。

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呢？

听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就沟通一会儿，可以吗？

我现在会震颤手抖，记忆力也不怎么好了。我家人有帕金森综合症，这是遗传性病症。

患病了，那就去找医生。

我不能帮你什么，你已经给我带来困扰，我们不能再联系。

他秉持他的态度，我秉持我的态度，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契合点。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这就是你对朋友的信任，你的信任都去哪了。我要批评你了，当初你说的好好的呢，现在究竟怎么了嘛。

李心成说我根本不懂男女之间相处。我瞪着屏幕上这句话，努力回想是不是喝醉打了那个电话，是不是我说不该说的话带来了伤害，是不是毫无厘头我让他感觉到了压力和心累，是不是我现在也不该纠缠，是不是之前哪里做得不够好，是不是我道歉了就会和好，是不是我坚持着慢慢地一切就会好起来。

要气死了，不想理你。

我会有情有义活着，等着你开口理我那天。

你真倔强！就这样，拜拜了。

(下转第34页)

剥茧

■ 蒋森凯

孤月华光，街灯昏黄，街角处的派出所值班室内灯火通明，一名老民警给两人散了烟，不一会儿值班室内烟雾缭绕。

老民警把窗户玻璃打开，换换室内污浊的空气，顺手把手里的香烟屁股摞到烟缸，回到座位，开口道：“今晚，我们将最后一个同案犯送进看守所，系列入户盗窃案终于完美收官了。此案阿正出了大力，查找线索时找到关键证据，抓捕时竟然从三米高的墙上跳下来按住主犯，值得我们敬佩。阿正，今晚你回家睡个好觉。”

“童所，妙山小区王大勇被故意伤害案没破，我心里一直郁闷盘旋，今晚想再去现场走走，也许能摸到一丝线索。”年轻民警接话道，说完，深吸一口外面飘来的新鲜空气，让心情平静下来。

时间回到上周三，那天刚好轮到阿正值班，晚上10时许，接到群众报警称妙山小区里有人被打伤。阿正迅速出警到现场，拨开七嘴八舌围着的群众，与一同到现场的120急救人员将满脸是血的王大勇抬入救护车里。

随后，阿正与搭档阿杰展开案件调查，忙碌了大半个晚上，基本还原了案件全貌。原来是晚上9时半，王大勇洗漱完毕正要上床看电视，这时接到好友小林电话，邀请王大勇去镇上吃夜宵，王大勇碍于情面，就走出家门去小区里取车，刚打开车门，就有两名年轻男子上前无故辱骂，突然使出棍棒殴打王大勇，王大勇本能用右手格挡，导致右手尺骨骨折，头部被突袭，导致颅盖骨折伴有脑实质及血管损伤，后经法医鉴定为重伤。

这个案件，所里刑侦中队高度重视做了不少工作。连夜对王大勇的好友小林做了调查，但很快排除了其作案嫌疑。调取了涉案现场及四周的监控，很遗憾，没有一个监控能使用的。走访了附近的居民也未找到有价值线索，恰辖区内又发生了几起案件，人手不够，这个案件暂时搁浅了。

“我陪你去一趟，先回办公室换件便衣。”童所长大步流星走出值班室上楼去了。阿正看到童所离开的身影，陷入短暂的沉思：在童所麾下已经干了8年了，8年来，自己从一名稚嫩的学警努力成长为所里的刑侦骨干，一路上离不开童所的谆谆教导。童所是所里的刑侦副所长，平时在所里和大家相处没

有上下级壁垒，倒像是一位家中的兄长。

“嘟嘟嘟……”阿正裤袋里的手机振动响起，一看是家里的那位打来的。

“今晚还回家吗？”

“我在加班，等会要出勤。”

“你有完没完，心里还有家吗？”

“老婆，等忙完这段时间，我陪你和悠悠去逛动物园。”

“少来了，你忽悠了多少次？你还记得女儿，她马上要读小学了，分班的事你跟领导说了吗？”

“还没……读书都靠自己读的，班级都差不多的……”

“……”通话被对方突然按掉了，阿正木在那儿，这时被人拍了一下肩膀，阿正回过头，惊愕地说了一句：“童所，吓我一跳。”

“怎么了，家里遇到难事了？”

“就两口子拌嘴，没事。”

“没事就好，我们出发。”

走出派出所大厅前，童所思索片刻，慈爱地看了一眼跑步前去取车的爱将。阿正个子中等、体型偏瘦，从小干农活练就一副好筋骨，正儿八经警察学校毕业生，一毕业就分配到所里当刑警，做起事来是一竿子插到底，为了一个案件能三天三夜不睡觉，创下了所里持续作

战时间最长记录。正是他玩命付出，破获了不少案件、为所里赢得了不少荣誉。特别是前年破获的吸贩毒案件，当时他孤身一人勇闯毒泉住地，被毒泉用枪顶在脑袋上，万幸对方扣动扳机时子弹卡壳，后被阿正死命控制住了，此案件还被纳入市局年度十佳经典案例，从此所里同事都尊称他为爆裂刑警。

“现在我们警察破案越来越依赖视频、DNA、指纹，好像我们离开了技侦，就变成了傻子、聋子、瞎子，都不知如何下手办理，这是非常不好的现象。这样下去，把我们老公安的传统法宝快丢掉了。”童所坐在副驾驶边，有心无意说了几句。

“童所，其实很多案件破获仍然靠走访调查，摸清线索，然后再技术锁定，精确到位。不过走访调查确实得花大量人力、精力，这是我们基层承受不起的。”阿正熟练地控制着方向盘，直白地接了话。

童所扎根派出所20多年了，理解基层的现实情况，也理解阿正敢于较真的性格。

一

电视中的很多刑警围绕一个案件走，但现实中派出所的刑警就那么几个，他们要做繁忙的接处警、处理大大小小的案件、扮老娘舅参与调解纠纷、接安保任务等等。当然市局刑侦大队的刑警，他们把精力用在破大案要案上，不被繁忙事务纠缠，他们会受最好的专业培训、用最好的资源和各种技术支撑等等，他们破获的案件随便拿出来，够派出所的刑警敬仰许久。但是案件无论大小，每个案件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全。刑警的天职就是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法律的底线，这是作为刑警无上的

职业荣耀和价值所在。

警车好不容易在妙山小区外的路边找到了一个车位，一般到现场调查警车尽量停在外围，主要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路东侧是一片漆黑的农田，携温带凉的春风从农田吹来，植物特有的芬芳熏得人心旷神怡，阿正伸了一下老腰然后披上一件外套。四月的天，就像美人的脸，一会儿轻冷一会儿云烟，穿衣搭配也是一大烦恼。路西侧就是妙山小区，路边停满了汽车，现在社会早进入汽车时代，汽车是家家户户的标配。这个小区，是90年代初妙山村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出资一部分、村民集资一部分建造的小区，里面是有十几幢五层高的楼房组成。虽然现在房屋破败不堪、人员复杂的老破小，原先可是方圆十里老百姓羡慕的香馍馍。

阿正和童所走进小区，几盏路灯连地面都照射不到，两人小心地走着，还是踩到了路上乱丢弃的生活垃圾。小区内没有私人车位，只要有空间都塞满了车。不知不觉来到了王大勇那幢楼，底楼有一家小店还未打烊。童所进店买了两瓶水，分了一支烟，然后一两句话就与小店店主拉起了家常。阿正对于童所与陌生人自然熟、讨信息的能力佩服至极，一直在学就是学不到精髓。

“刚才从与店老板的聊天中，侧面了解到了一条信息。”回到警车里，童所开口道。

“童所，这家店主笔录是我和阿杰做的，当时他在店里看电视，听到楼外有人操本地方言在争吵，其中有王大勇的声音，然后双方发生打斗，店主怕惹麻烦，躲进店里不敢出来。整个过程持续了几十秒就结束了，然后听到一辆汽车迅速离开现场。”阿正停顿一下，捋了捋自己讲的话，好奇地问，“童所，你有何新发现？”

“王大勇老婆的笔录谁做的？”

“是老方和小邱那组做的，我和阿杰去医院询问王大勇时碰到过他老婆，简单问了一下，跟笔录基本一致。”所里刑侦中队就四人，分成两组，有案件大家会一起出动互相配合，因老方年龄偏大，小邱刚过实习期，一般疑难、重大案件就阿正和阿杰这组负责。

“店主说上周二傍晚，他听到二楼王大勇家里传出激烈争吵声、砸东西声，店主被吓了一跳，就走出来看热闹，只见王大勇老婆捂着脸哭泣离家。”

“啊，这个隐情我们没有问到。王大勇有武术背景，还在镇里的一家拳馆做教练。我明天一早就去他老婆单位核实情况，顺便去趟武馆。”

“好的。”童所露出满意的笑脸，终于悠然地点了一支烟。对于案件侦查，快速领悟能力和扩散思维是优秀刑警的必备能力，阿正全部具备，这也是童所对这位爱将最满意最信任的地方。

三

翌日上午，阿正和阿杰就来到王大勇老婆工作的银行，因事先联系了对方，车到银行停车场时，对方已在银行门外大罗马柱下等着他们了。

“我叫阿秀，王大勇被伤害案是我家事，我不想让同事知道。上次我在派出所已经做过笔录了，该讲的都讲了，还需要我配合什么？”

“是这样的，我们想了解一些案件的细节问题，所以再次来麻烦你。”

“可以。不过我只请了半小时的假。”

“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吧？”

“就这里好了。”

“好的，我们询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

“可以，你们问吧？”

“上周三晚上，你什么时候回家的？”

“那晚与朋友聚餐，9点不到结束，直接开车回家了。”

阿正打开肩上别着的警用小型录像机，双眼威严地看着阿秀，根据原先设计好的框架开展询问。阿秀一张瓜子脸，化了淡妆，长头发扎着马尾，看得出平时注重保养，虽已步入中年，身着职业套装依旧散发出成熟女人独有的韵味。

“今天的询问到此结束，感谢配合。”

“我有个要求，你们调查的时候，不要去打扰我家孩子，不到两个月他要参加高考了。”

“好的，我答应你。最后，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你和王大勇的夫妻感情怎么样？”

“老夫老妻，就那样。”

阿正没有把话说满，阿秀脸上没有表情，也不想正面回答，双方迟疑了一下，她就扭头直接步入银行大门里。

“正哥，她好像对他老公的事情不怎么上心。”走到警车里，阿杰抛出一句话，这也是两人多年来养成的职业素养和工作默契，一般只在车里或者办公室里讨论案情。

“虽然她只字不说王大勇打她耳光的事，但她的态度说明了他们夫妻感情。童所一直在说的破案八字诀：行为轨迹、社会关系。我们尽可能多掌握相关信息，了解她的社会关系网络，说不定就能捕捉到案件的突破点。”阿正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摄像机，说道，“刚才我看了一下阿秀的脸部，虽然她化过妆，盖住了一周前的伤势，但是我发现她嘴角处有块疤，从颜色上判断应该时间不长，回去叫童所再分析一下。”

童所刚参加工作时，在局刑事技术室待过一年，刑事技术、法医学专业知识基本功还在，所以请他把脉，让人放心。阿正把视频放到电脑上，童所仔细看了这段视频，暂停最后一个片段，抓图放大，然后对图中阿秀的右手背仔细观察，阿正凑近一看，确实发现了右手背有部分面积呈现淡紫色，而手指和其他部分肤色都正常。

“童所，这个是抵抗伤，应该是打过来抵挡了一下留下的。”阿正抽空也在涉猎法医学，基本知识点烂熟于心。

“呈不规则形状，略有条形，应该不是工具留下的，极有可能是手掌扇过来她用右手抵挡了一下，然后她防守的右手重重弹到右脸上，她右嘴角的那块疤刚好可以印证。”童所镇定自若。

王大勇身高有180CM左右，阿秀有160CM，如果两个人正常站姿，王大勇习惯性出手，打到阿秀脸上差不多就这样部位，阿正和阿杰两个人反复模拟了几遍，让推理更加可信。

“上周我们对王大勇的邻居做了调查，都说王大勇这人虽然是散打教练，但对人很和善，这点村长也可以印证，王大勇在村里从来没有与人打架斗殴过，甚至与人争吵几句都会脸红，他在公安网上也没有违法犯罪记录。”阿正对王大勇的行为产生了疑问。

“询问王大勇本人时，他说从未与人产生过节。就是问他与他老婆之间的事情，他支支吾吾不肯回答。”阿杰也觉得奇怪。

下午，阿正与阿杰带着疑问来到了王大勇执教的虎威拳馆。快到拳馆大门时，就听到里面有“嘿、哈、嘿哈”声音。阿正警校毕业，对这种熟悉的声音特别亲切。拳馆里面一片热火朝天，大厅约有数百平米，大厅中央有几十名青少年在

一名教练指导下练习格斗式和步伐，他们统一着拳馆特制背心和短裤，对进来的两名男子没有在意。大厅东边是一排沙袋，有几个成年男子戴着拳套在击打，沙袋发出“砰砰”沉闷声。大厅西侧是各种练习器材，还有一个小型的铁丝网八角笼，这对熟悉格斗的阿正而言不陌生。当今世界格斗发展很快，各国的格斗优点被互相借鉴吸收，产生一个新的打法：综合格斗，英文为MMA。是一种既允许站立打击，亦可进行地面缠斗的打法。综合格斗比赛在八角笼中，允许选手使用散打、拳击、泰拳、柔术、跆拳道、摔跤等多种技术，把人体徒手搏击术运用到极致。阿正在警校时略有接触，当年忙于学业，没有学成只能成为一大憾事。

“请问，你们想学综合格斗吗？”一位壮实青年走过来，身上也着拳馆特制背心和短裤，背心胸口左侧有拳馆的LOGO，右侧印有醒目的三颗星。

“哦，不好意思，我们是派出所的，想了解一下你们王教练的情况。”阿正瞬间从感想中拉到现实，他习惯性地亮出了警官证，看着这位教练的两只饺子耳和比脑袋还粗的脖子，直觉告诉他，这教练是货真价实的练家子。

“你说的是王大勇教练吧，哎，他上周受伤住院了，他可是我们拳馆的五星教练，也是我武术启蒙老师。你们尽管问，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谁下的黑手，被我查到非打爆他们不可。”年轻教练是个直肠子，一激动手臂上的肌肉跳动起来。

“以暴制暴不可取，抓凶手还是交给我们警方吧。”阿杰跟在阿正后面，接了这句话。

“你师傅平时为人怎样？有否得罪过人？”阿正看得出年轻教练对王大勇的情义很深，所以直接用

师傅两字拉进距离。

“师傅他其实就是一个滥好人。他常说，练武先练德，教人先教心。告诫我们练武之人绝对不能好勇斗狠，严禁动手伤人，除非危及生命时才能拿出来自卫。他严格要求自己做，平时从来不与我们争吵，训练时从不打骂学员。他在拳台上勇猛无比，回到家就是一个‘气管炎’。”年轻教练话匣子一打开就变成竹筒倒豆子。

“你怎么知道他是妻管严？”阿正很是好奇。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年轻教练伸了一下脖子，瞪着两只大眼睛，说道，“他每月发的工资都打入他老婆账号，家里的那辆汽车大多数是他老婆开的，他白天上下班就骑自行车。记得前年的一个傍晚，我们几个徒弟去他家吃庆功酒，就是师傅拿了省业余散打比赛三等奖，酒足饭饱后，我们手痒搓了几副麻将。结果她老婆回来了对着师傅一个眼色，师傅就摇手示意我们离开了。”

“那可真是货真价实的妻管严啊！”阿正有点惊讶，突然想到家里的那位，自己女儿下半年要读小学了，分个好班事情如果没搞定，家里那位肯定没有好脸色给他看。

调查结束后，阿正回到车里还想着女儿分班的事情。这时电话响起，一看是家里那位，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你说了没？”

“才4月份，时间还早着呢！”

“这种事情能晚吗，当然是越早说好越放心，说着就来气。跟了你，我得到什么？知道你当警察忙，家里多少事情都是我张罗着，上周三晚上悠悠发烧也是我一个人带着去医院。现在孩子读书那么重要的事情，拜托你上点心好吗？”

“老婆我错了，别生气。”

“我打算带着悠悠回我妈家住

一段日子。”

“啊？”阿正话未说完又被挂了电话，他内心苦闷无处发泄，手重重拍了一下方向盘。

这时阿杰递了一支烟过来，轻声说道：“正哥，要不跟童所说一声，童所老婆就是实验小学的老师。”

阿正摆摆手，然后启动了汽车。

四

车子刚驶入派出所车棚，童所也开着警车回来了，童所摇下车窗喊道：“等会到我办公室开个小会。”

童所办公室摆设简约而不简单，一桌一椅一柜一茶几，另加两把客椅，柜子里摆满了各种荣誉牌匾，桌上放着一顶威严的警察大檐帽。阿正、阿杰随手拿了茶几上的一盒香烟自个儿抽出点上了，童所还是标志性的挂着微笑，拿着泡好的茶壶给他们倒茶，说道：“先别抽烟，喝杯茶，这是决明子菊花茶，我们这种经常熬夜的人喝这个好，清肝明目、缓解疲劳。茶一口一口喝，案子一步一步来。”

“童所，我们去了一趟还是有收获的。”阿正喝了一口茶，脸上露出略有复杂的表情。

“破案就像走迷宫，有时候我们以为找对了方向，其实路不通；有时候胡走乱撞，反而发现出路。”童所不紧不慢说着，他下午对外围进行调查，并挖到一条有价值的信息：王大勇动手打了阿秀一个耳光，起因王大勇怀疑阿秀外面有人。

三人一边品茶一边分析案情。通过前期工作梳理出的信息是：一、王大勇平时为人和善，与人未结仇；二、王大勇与老婆阿秀夫妻感情一般，家庭地位存在女方强

势；三、本月初的一天傍晚王大勇确实打了阿秀耳光，打的理由阿秀疑似有外遇。四、案犯是两名年轻本地男性，可能有武术或者运动背景。当然信息的作用跟线索类似，不能作为呈堂证供，只是指明侦查的方向或者为案件推理找基点。

“童所，趁现在还未到下班时间，我马上去局里审批拉话单，从话单入手分析他们的行为轨迹和社会关系。”阿正触类旁通，迅速站起来。

“好的，拉好话单好好分析一下，我感觉离真相越来越近了。”童所平静地说着。

晚上8点，阿正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相关信息，专注力高度集中，连童所走进办公室他都没有察觉到。等发现时，童所已抽完一支烟了。

“怎么样，背后的信息挖出多少？”童所温和地开口道。

“童所，话单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最近三个月有个电话跟阿秀联系频繁，经查该机主叫小伟，是阿秀高中同学，长期居住上海。通过公安网信息查询，王大勇出事那天小伟刚好在我们镇上。”阿正揉了揉带有血丝的眼睛，接着说，“还有，事发当晚9时许，就是王大勇的朋友小林打来前，王大勇的通话记录里有3个未接来电，经查均是妙山小区保安室的座机号码。”

“这里有文章，得深挖一下。”

“童所，我刚才已经打听好了，阿秀和小伟高中时候的班主任李老师我已联系好了，李老师也教过我，我等会去问问，顺便拜访一下。还有那个妙山小区保安室也去一趟，说不定很多线索等着我们。”

“趁现在还未到深夜，得赶紧，我换件便装一块去。”

走访完成已是深夜，阿正顺路送童所回了家，一想到妻子已带着女儿回娘家了，阿正选择回所里。

案件有了眉目，阿正满心欢喜，在笔记本里梳理了刚才收集来的几条信息：一是阿秀和小伟在高中时谈过恋爱，高考后两人考入不同大学而分开，后阿秀回家乡工作，小伟去上海发展。三个月前两人参加高中同学会，应该是这个时候两人再次有了联系；二是案发当晚，妙山小区保安室的值班保安晚8点后脱岗去海边钓鱼，无人知晓谁用过保安室座机，但是座机旁留下一个不锈钢水杯，杯身印有“开生汽车4S店赠”字样。

这个水杯，保安很清楚他溜出去时没有，第二天早上发现，至今未有人来认领。当然这个水杯已被阿正提取放到所里的物证室里，明天派人送局DNA室，因为水杯里极有可能会提取到人体唾液，人体唾液里含有口腔上皮细胞，上皮细胞里含有细胞核DNA。这个水杯对本案定罪没有证据作用，也不能指明方向，只是辅助案件推理。那个保安室座机多人使用过已失去指纹提取意义，现在的最大难点就是谁用过这个电话拨打王大勇，而打电话的人极有可能是案犯，这些疑团解开了，案件真相就大白了。

阿正躺在寝室的床上，又回想起案件的几个细节，既兴奋又担忧，闭上眼睛模模糊糊睡了会，天未亮突然没有征兆地醒来了，怎么睡又睡不着，索性起来在所里的健身房锻炼了。

五

早上8点，阿正与阿杰在办公室碰了头，就一块去找小伟了。通过前期工作，摸清了他在镇上新开了一家分店，近期小伟待在那儿。

“你们找我是为了阿秀的事吧？王大勇我没打他，虽然他动手打了阿秀耳光。说来不怕你们笑

话，她是我的初恋，直到现在我依旧深爱着她。”小伟衣冠楚楚，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翘着二郎腿坐在老板椅上，用手示意阿正他们坐下。小伟看样子是踏过风浪，看透世事，表情一点儿都不做作，开场白直来直去。

阿正没有立即开口，避开了小伟直射过来霸道的眼神，数秒后，回击了刑警独有的眼神压制，想到童所平时教导的询问技巧，就控制好情绪，说道：“伟总，听说你在大上海发展得很好，现在回镇里开分店，回馈家乡，实在佩服。”

小伟没想到小警察开口回避案件，一时惊讶导致语塞，房间里的气氛掌控权瞬间移交到阿正这里。小伟想扭转被动局面，挤出笑脸，接话道：“说白了，我就是个卖家具电器的，现在生意难做，在上海开销大，就缩小门面，然后到老家开分店，多点开花，赚点辛苦钱。”

小伟的话透露着商人的精明，阿正找不到破绽，直接进入主题：“伟总，上周三晚上你在干吗？我们也是例行公事，请见谅。”

“那晚我一直在店里张罗，后直接去隔壁的豪爵酒店入住。这里刚开业不久，里里外外都少不了我张罗，我的助理和员工可以作证。”小伟说完下意识地朝座椅后背靠了靠，气势明显下降了不少。

从小伟那儿出来后，阿杰问阿正为何不继续施加压力询问，阿正道：“小伟心里素质极好，再问也问不出什么。你说，一般警察上门调查，普通人的正常反应要么是害怕、要么是反感，但是从他身上看不出慌张，我总感觉他是有备而来，有什么瞒着我们。”

之后，两人配合默契、迅速投入到各种调查取证。中午前，两人调取到了小伟的手机话单、豪爵酒店及相关地方监控等。两人分析了良久，眼睛都快看得红肿，仍查不

出小伟的犯案破绽。倒是酒店监控无意暴露了一个秘密：那晚，小伟和阿秀一前一后进入酒店的豪华套房，一个小时后，两人在酒店大堂离别，还恋恋不舍。阿正、阿杰两人会意地一笑，摇了摇头。

六

下午一上班，局DNA室传来消息，水杯提取的DNA未在库里比对中，也就说案犯在公安机关没有留过案底。几个假设都被否定，线索中断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寄托到开生汽车4S店了。

阿正从4S店里出来时愁眉苦脸，不过收获满满。水杯确实是近期4S店搞十周年店庆赠送给VIP客户的，客户个人信息店里都存档，调出来的名单多达800人。

回到办公室，阿正整理符合案犯的关键信息：年轻男性、身体强壮、本地口音等，同时结合公安网查询，缩小排查范围。案件只要有抓手，干活就是有劲头。经过筛选，剩下20人符合条件，这样一下子缩小了范围，阿正终于松了紧绷的脸、长舒一口气，马上把20人照片打印出来，驱车直奔医院。

王大勇头上打着绷带，正在住院部走廊里散步。幸亏他武术底子厚，痊愈快，明天可以出院了，也幸亏他长期习武，被打时眼睛始终盯着对方，这是长期训练的条件反射。阿正把照片递给王大勇，王大勇简单一扫就指着其中一名男子说：“就是他。这个大嘴巴印象很深，当时我刚打开车门，他就过来不分青红皂白骂我，说什么我把他的车给撞坏了，不听我解释，突然就是当头一棒子，我用右手本能抵挡了一下，右手臂被击打后瞬间失去知觉，另外一黄头发男子在我左方，他意图起脚扫踢偷袭，我直接

用正蹬先踢到他肚子，化解了他的进攻，大嘴巴趁我注意力转移到左侧时，用棒子突袭我头部……”

“大嘴巴”铁板钉钉了，阿正跟童所请示后立即实施抓铺，刑警就是立说立行，很快，在一家宾馆里逮住了“大嘴巴”。带到所里几个回合下来，“大嘴巴”痛快招供，并且愿意戴罪立功，提供了同案犯“黄毛”的情况。

阿正经过侦查技术锁定了“黄毛”的行动轨迹。傍晚时分，阿正终于发现了“黄毛”在一家网吧上网的踪迹。

要问当刑警什么事情最让自己正义感爆棚，答案肯定是抓捕。赶到网吧时，出现了小插曲，“黄毛”恰好离开了那个座位。阿杰就去吧台询问网管相关情况，网管年纪大嗓门也大，恰好“黄毛”从厕所里出来，他听到了对话，猜到了警方的抓捕行动，就快步走向大门想逃离。而阿正看到空位边上的半瓶运动功能饮料时，料到“黄毛”暂未离开，就不动声色地漫步到出口处，他明白守住门才能“关门打狗”。阿正早已瞄上了神色慌张的“黄毛”，“黄毛”正要跨出网吧门时，阿正突然一个勾脚，“黄毛”小腿中部中招一个趔趄。但是“黄毛”迅速调整身体重心，不让自己摔倒，果然有功夫底子，下盘不是一般的稳。阿正不等“黄毛”调整到最佳状态，跨步上前抱住他后背，使出一个抱摔。奈何“黄毛”腰腿力量强大，没多大反应。“黄毛”身子下沉，瞬间挣脱阿正的双手，拉开距离，并启动了右腿，来了一个跆拳道高边腿。阿正知道跆拳道的优缺点，内围缠斗是跆拳道的短板。阿正大脑瞬间做出指令，用左手抱架硬扛了对方的边腿，之后闪电般靠上“黄毛”，双手揽住他的脖子，使劲一拉一转，用脚一勾，利用离心力，直接放倒了“黄

毛”，没等他回过神来，再用双手死死绞住他脖子。抓捕，要的就是浑身是胆，要有豁出去的魄力，强大的控场能力，否则面对瞬息万变的情况和各种对手就很难应付了。

带到派出所后，“黄毛”一直不服气，说：警方用偷袭伎俩，有种一对一单挑。果然，从他身上搜出了他嚣张跋扈的凭证——跆拳道黑带证书。胆敢挑战警察权威，童所虎着脸，径直走过去丢下两句：你们打人下黑手时有否单挑？我们警方是抓犯罪嫌疑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是跟你们打擂台。两句话如同两击重拳，“黄毛”被击打后一下子蔫了。

阿正回办公室喝了一口水，缓了一下劲，发现后背不舒服，用手一摸，内衣全湿透了，又觉得左手臂疼痛，掀开衣服袖子一看，刚才生吃了一击高边腿，左臂已经红肿。

撬开“大嘴巴”和“黄毛”的嘴巴，案件真相基本大白了。

案发那晚，“大嘴巴”带着“黄毛”到妙山小区找他女朋友求和，结果被拒，他心情极其低落，倒霉的事也摊上来了。他取车时发现车头被撞了，仔细一看，还留着肇事车的白漆，真是火上浇油。车子开来时好好的，“大嘴巴”怀疑是在小区里被撞的，就和“黄毛”一起在小区内查找。结果找到了王大勇那辆车，颜色符合，车尾明显有凹痕，撞击痕也符合。“大嘴巴”就到保安室找车主资料，结果保安室没人，等了会，他实在快气疯了，就动手翻找资料，结果在业主登记簿里找到了车主王大勇的联系方式。要打电话时手机竟然没电了，就用座机打过去，连续打了三个都不接（当时王大勇家里，阿秀在看电视，王大勇在洗漱，都没听到手机声音）。“大嘴巴”气得快爆炸了，火气大导致嘴巴渴，在保安

室喝光了一杯子水，气糊涂了杯子就忘在了保安室。折腾了这么久，“大嘴巴”实在是不甘心，就一直在王大勇车边等着，结果等到王大勇下楼来取车了。

七

一年后的一天下午，阿正在小学门口等着女儿放学。下课铃一响，女儿跟着一大波孩子从教学楼飞奔出来，直扑到阿正怀里。阿正温柔地拍了拍女儿的脑袋，心情像吃了蜜一样的甜美，粗糙的大手牵起宝贝女儿的小手，走出了校门。这时，人群中一名壮汉上来打招呼。

“正警官，你好，一年不见了。”

“你是……记起来了，虎威拳馆的教练，现在怎么变成小学老师了？”

“说来惭愧，是小学武术指导员，临聘的。”

“你师傅还在拳馆吗？”

“他那次受伤后，不久就离职了，拳馆没有他撑着，生意一直不好，现在被一家羽毛球馆包了。他儿子很争气，考进省里的一所重点大学，他们两夫妻现在一同去了省城发展，听说还买了房子……”

阿正忘了是怎么告别的，回家路上，他思绪良多，感叹万千。从警数年，是一起又一起刑事案件破获的积累，是一笔又一笔警情化解的淬炼。接触过太多繁华背后的苍凉，看到过喧嚣背后的悲哀。人间烟火，众生具相，这辈子，怎么过，与谁过，过多久，有人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责任，有人因为追求……

世事最终一场大梦，人生不过几个春秋。生活，也许一半是烟火，一半是清欢；人生，也许一半是清醒，一半是释然。

迷惘的信

童海英

再过一年，老葛就要退休了。

四十来年的工作生涯，就一眨眼功夫，小葛变成了老葛。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他，自己倒没有觉出别人眼见的苍老。不过，他从同一办公室的女同事脸上看出了几分，她说话的语气总会飘过一丝冷漠和怜悯。

唱《想你的365天》的人前几天因抑郁症，已魂归故里。该如何度过这三百六十五天呢，也许老葛更在意这一整年能安然无事，无论工作环境还是生命安全。虽然老葛曾经算过命，算命先生说老葛的命数是他近十年算过的最好的。

老葛还是心生忐忑。

墨菲定律的“诅咒”还是不偏不倚狙击了老葛。

这件事，毫无征兆，简直难以置信。

一只灰色的鸽子落在办公室窗外的平台上，老葛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信鸽啊，信鸽，拜托把不翼而飞的那封信衔回来！鸽子盯住老葛，鄙视一眼，抖动翅膀，掠到街道对面的楼顶。

科室收到一封举报信，需要保守秘密。单位里每年每个人都签了保密承诺书，大家都是知晓的。

专门负责举报案件的小何开始着手处理。通知相关人员上门约谈，或者直接到案件所在地谈话。

一切都是掩耳盗铃般悄悄进行着。

余科长打电话给老葛，让他把那封暂时存放在档案室的举报信件拿给他。还特意加了句，不要传播信件里的内容。

人生过半，老葛仍是个怯懦的人，但他有点介意，信封口整条都是粘着的，看不到任何信息，其实也没人在意信件的内容。

科长不信任自己，包括和自己同类型的人，老葛觉得。

余科长让老葛把信件传递给专职办案员小何，又花了几天时间，在谈话室和小何商讨案件的细节。信件一会儿在手里，一会儿在办公桌上，一会儿在谈话室内。

老葛有些纠结，要不要向余科长讨回信件，存放到相对安全性强的档案柜。他又担心自己又会被当成泄露秘密的嫌疑人员之一，索性不说。想想做领导的应该比自己考虑得周全，也知道信件的重要性。

几天后，小何把案件相关资料递交给老葛，让他和“那封存放在档案室的举报信”一起归档。

档案室没有那封信件！老葛还没有得老年痴呆症。

怎么可能，就是放在档案室的，余科长不容置否。

没有，我坚信。老葛语音很弱，但掷地有声。

余科长和小何跟随老葛来到档

案室，打开防盗门，打开保险柜，里面空空如也。

两个人面面相觑。

科室立刻马上开展“寻信行动”。办公室翻箱倒柜，自查和交叉检查相结合，和办理案件如出一辙的细致入微。翻过所有的信封，所有的A4打印资料，所有的抽屉和柜子，一无所获。

余科长建议翻看桌上的每一本书籍。连包装纸还未拆封的《治国理政》也不放过，也许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性，抑或是无奈之举。

监控室安装了黑色的落地支架，上面有八个三星46寸液晶拼接大屏幕，LED高清显示器，八块大方格对应大楼的八个固定区域。

方形八阵图？！老葛站在面前，手持羽扇，头戴纶巾，神游千古。

方块屏幕里穿梭着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人做着各式各样的事情和动作，穿梭在各式各样的时间和空间里。

大家都是装在时空樊笼里的人。

平时蜗居十几平方米办公室从不串岗的老葛，忽然豁然开朗，眼前一片旷野。食堂—办公室—卫生间，大家约定俗成的三点一线的工

作场所，却原来还有这么多别有洞天的去处。

监控室操作平台上的两台电脑，可以根据地址码搜索大楼各层的监控所视区域。

老葛不擅长操作电脑，他让监控室的保安手把手教了好几遍，才弄明白每个按键的功能。

8:27，一个年轻男人急匆匆跑到电梯口，刷脸考勤；

9:14，一个长头发，长裙的女孩从办公室飘出来，裙角飞扬；

10:38，一个中年男人手拿黑色笔记本，边打电话边走向“工作人员去向牌”，拨了一下。

……

老葛按下倍速键，2倍，人的四肢动作显示出特殊的效果，如卓别林般搞笑，4倍，人人都是风一样的男子，风一样的女子。再按，0.75倍，心急如焚的人影瞬间悠闲自得，0.5倍，慵懒调节节奏，很符合老葛当下的工作风格。

老葛握住“典韦式”的鼠标，一会按下回退键，一会按下播放键，老葛看到自己从走廊尽头迈着“迈克尔·杰克逊”的后滑步倒退过来，又像流沙般消逝。科室里的人，有时两个人一起并排走向电梯口，有时一前一后低头走着，有时走廊长时间空无一人。

老葛想，点点鼠标，就可以时光倒流，要是找到自己人生的鼠标掌控者，那无论怎样，都必须求得一个回退键，自己就可以重返十八岁，恰同学少年，挥斥方遒，指点江山。那样的话，一定比至尊宝轻松许多，不用举着月光宝盒在山洞内外来回跑得那么累。

坐在屏幕前，老葛极力搜索信件相关的记忆。记忆都是碎片化的，模糊不清的，海马体似乎已经损坏，损坏的部分正好是最关键的东西，留在大脑的全是一团一团真假难辨的片段。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老葛不禁笑出声来。大家发现信件不见时自己也一直在笑，莫名其妙的。当小何问他为什么笑时，老葛才发觉自己笑错了，不合时宜的笑会让别人产生无端的猜疑。

盯着显示屏看了几小时，老葛的干眼症发作了，腰也酸了，背也疼了。科技产品没有记录老葛想要获取的东西，八面屏幕闪烁着，无声地对老葛冷笑。

老葛仿佛看到一只信封，漂浮在监控视频里，俯瞰进进出出的人。信封口开着，应该在笑吧。

赶紧按下回退键，播放，暂停，放大，屏幕上只有一株放在墙角的凤尾竹泛着幽幽绿光。

老葛失眠了两个晚上，单位里要人事调动了。遵循一条原则——在原岗位五年，原则上必须调整岗位。

老葛正好符合调动条件，但他希望人事科能考虑到他即将退休的特殊性，酌情处理。

再说年纪大了，适应性差了，离开熟悉的办公环境，和差不多隔两辈的小姑娘坐在一个办公室，让她们喊自己大哥还是叔叔，甚至爷爷！

科室里的编制只有三个，加上借调人员，一共五个人。自己属于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岗位，科长可能早就看自己不顺眼了，现在弄“丢”了如此重要的信件，正好有个莫须有的理由，借单位人事调动之际，把编制空出来，好让年轻人名正言顺充实科室力量。

不过换了自己，于公于私，可能也会这么盘算的。

老葛请会卦象占筮的一个女同事解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女同事掐指一算，说，东西其实真的，就是现在暂时不会现形，你们肉眼无法看到。

好吧，老葛权且相信女同事安

慰自己的话。他也愿意相信。前几年，炒股风头正盛，自己好几次都得益于这位女同事的点拨，才赚到了不菲的私房钱。

下班回家，老葛接到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外甥电话，说是有事面谈。老葛正为“遗失”的信件疑虑，欣然赴约。

外甥说偶然在某鉴定机构看到了老葛的名字，在一份指纹鉴定书上，鉴定的是“一个信件”上的指纹。他担心谨言慎行的老葛牵扯到什么麻烦事情，万一老葛还蒙在鼓里，会措手不及的。

老葛干笑两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疑虑迎刃而解。

谢过外甥后，他以猎犬般的直觉，大胆地假设：被举报人想通过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申请鉴定，利用指纹比对有嫌疑的举报人！

细思极恐！细思极恐！细思极恐！

老葛不敢相信，不敢再进一步深思，更不愿承认自己是分不清“跳”与“跃”的呆秀才，或者如《伊索寓言》里那条过河的驴一样狭隘。

那么多年，工作上从来不敢行差踏错，从来都是马首是瞻，现在有可能被贴上过失的标签，老葛觉得自己活得比窦娥还冤。

“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洪熙官对儿子说的话，老葛记忆犹新。

第二天，老葛早早来到办公室，整理干净桌面，抽屉，柜子，每个可以安放信封的地方都做好标记。他像等待久未归家的宝贝女儿一样，打起精神，做好一切准备，静等信封的回归。

女同事占卜的预言如期而至，老葛觉得造化真会弄人，他又笑了，笑容与隔着监狱探视玻璃的苏木、马虎如出一辙。

空房

■ 施群妹

那是个百无聊赖的下午，刚刚经历一场寒潮。在簌簌发抖中，我翻着一本居民花名册，做着一张月底才会上交的报表。

那时，社区刚成立没多久，很少有居民上门办事。而我们几个社工要做的日常工作一般都是走访，只有走访才会熟悉辖区内的住户，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在这样的下午，实在是太冷，就没有去走访。当然，这样的午后，一般也是没有居民上门来办事的。

门却被推开，进来一位70岁左右的长者。只见他头戴一顶皮帽，手里拿着一只环保袋。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已一屁股坐在桌子边的一把椅子上。

“师傅，你这是要办什么事？”我说这话的时候，近距离地看到他胡须剃得光溜溜的下巴，应该是收拾一番的。只是在鼻子下面清楚地挂着一条因寒冷而流出的清涕。我想到了父亲也是这个年纪，冬天的时候，他也常常这样。

我迅速地从桌上的纸巾盒里抽出一张纸巾递给他。

“谢谢你啊，小妹妹。”可能他觉察到了，马上擦去清涕。“我住在仁和家园，叫吴哲仁，房子是我自己的，户口可以迁到这里吗？”

“可以的，带上户口本、房产证去坎墩派出所办理就可以办理。”

“那我老婆的户口呢？也可以迁到这里？原本她的户口与我的户口没在一起的。”

“你们的户口都可以迁进来的，需要带上结婚证、原来的户口簿、身份证和房产证。”我边说边写了一张便利贴给他。

看来又是一对黄昏恋。

语音刚落，门又被推开了，随着门一股寒风钻进来，我不禁又打一个寒颤。

推门的是一位五十左右的妇女，烫着带点酒红的卷发，穿件羽绒大衣。她的手挡在门把手上，手指上有一只醒目的宝石戒指。在进门与不进门之间，她似乎很难决定。

但我多么希望她快点决定，风实在是太大。我又抽了一张纸巾，擦擦自己快要流出来的鼻涕。

“你进来。我问过了，户口可以迁到时这里的。要不要迁进随你决定。你考虑清楚。”

妇女一闪，把门关上。同时也关住了寒风。但她没进门。

这难道是他老婆？

一个疑问在我脑海里打转转。

“小妹妹，不怕你笑话，可能你也看出来了，她不是我的老太婆。老太婆几年前出车祸去世了，剩下我一个人。以前都是老婆料理我的生活。现在只能请个保姆照顾

我，就是门外的那个人，她叫阿青。这几年相处下来，她说她愿意跟着我过。我们就领取了结婚证。她的户口在巷城，要迁入到仁和家园的话，就成城区的户口。我跟阿青说愿意迁入就迁入……”吴师傅有继续要讲下去的意思，我也想听故事一样听得入神，有继续听下去的欲望。

这时，那个叫阿青的妇女推门进来，对着吴师傅说：“我们走吧，情况了解清楚，我们还要赶公交车呢。”

吴师傅起身走到门口，阿青把他搀扶上，关上门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吴师傅和阿青。社区里像这样的老夫少妻比比皆是，我们已经司空见惯。

再一次见到吴师傅大约是在半年后。天气已是初夏，开空调还为时尚早，桌子上的迷你小风扇卖力地吹着风。吹得人有点要打瞌睡，我正起身准备去小区进行网格化走访，吴师傅独自一人走进了社区服务大厅。

看到吴师傅进来，我停住脚步。

吴师傅说他现在暂时没有住在仁和家园，他们把房子租出去了。来社区办理一下出租房登记手续。

“怎么不住仁和家园，装修得

这么好，怎么舍得出租呢？”我问吴师傅。

“阿青找了一份工作，在银泰商城做清洁工，离这里有点远。所以，我们就在城东新村租房子住。”吴师傅说道。

“阿青有个儿子，今年刚刚结婚，结婚花了很多钱。她的退休工资又不高，做清洁工挣点钱，早点把儿子结婚欠下的债务还还清。

“反正她的吃住都是由我负责开销的。只要她把我照顾周全，这点钱无所谓，我出得起。我总归是要去在她前面的，我也要为她以后的生活着想。

“她每天把家收拾得很干净，每天给我剃胡须、洗澡。每天给我准备一些下酒菜，她烧的菜很合我的胃口。

“当然我是不会让她白照顾。我自己的退休金有五千多，儿子每个月再给三千元的生活费，两个人过过日子差不多。

“虽然我与她是领取了结婚证的，但保姆的钱我还是私下偷偷地给她。这当然不能让儿子知道，知道总归心里不高兴的。

“其实我不欠儿子什么。当初我辛辛苦苦开起来的模具厂，都交给他经营。价值几百万有的。现在他们都很忙，没时间照顾我。那我就找人照顾自己。其实我也没用他们的钱，这些留给他们的钱，如果是我自己花怎么花得完啊？”

“我知道阿青心里的盘算。毕竟我与她年纪相差这么多，结婚证领了，以后这房子总归是她的。

我默默地听他讲完，陪他办理了出租房登记手续，然后把他送到社区门口，对他指指对面的公交车站。

“谢谢你，小妹妹，听我说了这么多。我回城东新村，阿青也快下班了。”

说完，吴师傅慢慢地转身走向

公交车站，那走路的身影有点蹒跚，脚步有点沉重。

我与丈夫结婚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他家的亲戚我还是认不全，七大姑八大姨实在是太多。婆婆的那些姐妹吧，这姨那姨长得都很相像，家都住在巷城的低塘、青龙桥、太平桥等那一带的村庄，这些奇怪的地名，我记都记不全。

星期天，丈夫说全家去天元参加六姨儿子的结婚喜宴，让我作好准备。

说到六姨，她的人生经历也是比较曲折的。前夫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在搬运站工作的时候，有个“三不出工”原则：雨天不出工，热天不出工，冷天不出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轮到能出工的日子没有几天，这样的家伙能挣到几个钱？没有钱又闲得慌，就想方设法的要钱买酒喝。六姨当然不会把血汗钱给他挥霍，他就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钱没得花的时候，家里的家什都会拿出去变卖。那年，搬运站进行房改房，六姨用牙缝里省下的钱买了套房子，自己东奔西走买材料准备装修。他倒好，没有酒钱的时候，把装修用的电线给卖了。六姨忍无可忍，终于把提了无数次的离婚变成事实，带走了不满十岁的儿子。

这个男人后来生了一场重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六姨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儿子抚养成人，现在儿子终于成家立业。

婚礼酒席办在元城大酒店。大厅内热闹非凡，现场布置得富丽堂皇又喜气洋洋。婚礼开始，其中有一个环节是父母讲话，但是新娘的父母却是怎么也不肯上台。毕竟这种场合一般的人比较少参与，场面上的话不太会讲。僵持不下之时，六姨自己上台了。

本来，我是坐在舞台很远的地

方，加上眼睛近视，台上人员的脸面根本看不清。但是，调皮的儿子却一溜烟登上舞台，在台上手舞足蹈。我赶紧跑过去，哄儿子下来。

“我要感谢所有今天来参加儿子婚礼的亲戚朋友……”

听到声音，我一把拉着儿子的衣服，头不由自主地抬头去看台上的人，这不是阿青吗？这是六姨！

六姨就是阿青，阿青就是六姨！

没错，就是她，我看到她手上的那只醒目的宝石戒指。

我拉着儿子坐回到老公身边，悄悄地问：“六姨是不是又结婚了？”

“我怎么知道？听说是搭了个有钱的老头子。”他自顾自地吃，似乎这一切与他无关。

“她这是与吴师傅结婚！不是搭老头子。”我似乎有点歇斯底里。

“管她结不结？有钱总是好的。”他咬着一只富贵虾，说得含糊不清。

我看到六姨化过淡妆的脸上，有细细的泪痕。还有手上的宝石戒指更衬托着手的粗糙。

参加完婚礼，我们还去参观表弟家的新房，新房不大，两个房间，一个主卧，一个儿童房，但装修得很精致很温馨。

年底，一年一度的退休人员认证工作开始。所谓认证就是证明人还活着，退休工资可以继续发放。如果是住在社区内的老年人，这是很方便的，本来小区内进进出出也常能见到他们，一有风吹草动消息也传得很快。但如果是人户分离的老年人，平常不太见面，就会麻烦些。

吴师傅就是在认证的时候这段时间再次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的。

他是被一位外地阿姨搀扶着走进社区的服务大厅的。

看到他，我是大吃一惊：胡子拉渣，眼睛耸拉着，嘴角还粘着半颗饭粒。拄着一根拐杖，那走路的架势几乎是走一步要退两步的感觉。

“你爱人呢？户口不是已经迁进了吗？”我急于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且在从老公嘴里，我也未听到过片言只语。

“她走了。”吴师傅垂头丧气地说。

走了？走到哪里去了？这又是这么一回事呢？

我给吴师傅倒了一杯水，吴师傅放下拐杖，坐在休息椅上。我也坐到他旁边。

吴师傅缓缓地说道：“儿子知道阿青把户口迁至仁和家园的房子后，着急忙慌地把阿青从头到尾骂个痛快。骂她是看中我的房子，把我的房产证都搜走了。说我老眼昏花，老糊涂，被女人给迷糊住。”

“其实这房子才值多少钱？阿青把我照顾得实在是好啊。现在儿子请来的外地保姆，烧的菜一点都不合我的口味。家里收拾得也不干净。上个月洗澡我还摔一跤，到现在走路都不方便。”

“现在阿姨去哪了？”我迫切地问。

“我不知道。她也不容易啊，房子已经让儿子结婚做了婚房。她儿媳妇也不让她同住，嫌弃她。”吴师傅叹了口气。

晚上我与老公说起这事，他听得漫不经心。然后我又问他，现在六姨住哪？过得怎么样？他才叹口气说：“亲戚们都说六姨不好，嫌她为钱勾搭老头子丢人现眼。上次六姨去儿子那，被子都让儿媳妇扔出来。大家都觉得脸上无光。其实有什么关系，都是单身，法律都允许他们结婚。唉，听说现在去中学做宿管阿姨了，这样可以住在学校里，不用另外找房子。”

三月时节，社区周边樱花纷飞，白玉兰争相开放，好不美丽。说到樱花，社区内就数仁和家园的樱花最美，樱花盛开的时候，树上地上的花儿相映成片，如入仙境。

中午快要下班的时候，来了一位中年男子，他说来开死亡证明。说到死亡证明，社区成立后，还鲜有人开。毕竟是这里以年轻人居住的为主，又加上是学区房，有学龄儿童的家庭更多。

“开谁的死亡证明？”开证明的文书问他。

“吴哲仁！”他说得干脆利落。

吴哲仁？吴师傅！

“吴哲仁，吴师傅怎么了？他去了？”我赶紧凑上去。

“前天去世了。唉，可怜。”中年男子叹口气。

“你是他儿子？”我有点好奇。

“我是他侄子。我大伯人好得很呢，可惜啊，婶婶没了，他也去了。其实我老堂他也想不通，他又

不缺那钱，这仁和家园的房子，这么小一套，他能看得上？这下人都没了。”他说得有一搭没一搭，但我多多少少听懂了一点。

开完死亡证明，他就走了。

此后，再也没有了吴哲仁的消息。

又一次来到仁和家园小区，看到好多老年人都围坐在银杏树下，喝茶、聊天。金黄的叶子铺满了地面，像给大地铺上金黄的地毯。浅光照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说到住在这里的老年人，其实是比较幸福，一般都有不低的退休金，有自己独立的房子，岁月静好的样子。

但这里住的人却是又多又杂，而且出租率又较高。如果业主自己不主动到社区登记，出租房排查是我们的经常性工作。当查到仁和家园15号楼505室的时候，我们敲了半天的门都没有动静。

仔细一看，门框旁边贴着许多催交物业费的单子，单子上还有薄薄的灰尘。

505室的门一直没人开，506室的门倒是打开了。主人看到我们在敲505室的门，他说：这家已经很久没人了，以前是出租的，现在一直没有出租。听说以前的主人已去世。这房子已成空房。

我想起这是吴哲仁的房子。

（上接第23页）

我说不管你理不理我，我永远都会理你。朋友就是那个来了就不会再走的人，信任生根了，就会发芽、开花、结果，只是一切都需要

一个过程。未来一段日子我会牵肠挂肚，直至时间佐证它最终模样。

此刻月亮睡着了，屏幕那端没人回复。

再三思量，我写了一封信，信

纸上也哭湿了半边。天亮了，信达开着京牌的越野车出现在我面前，他说听梅姐说我要去北京，他就直奔过来载我，问我去不去。

和老朱在一起的日子

■ 魏 泉 琪

1

我闲时弄文弄诗（主要是格律诗词），结识了不少文朋诗友，包括一些编辑，但天南地北，散居各地，笔札来往的多，见面谈话的少。随着岁月流逝，越来越沉潜，内心懒于应酬。旧日朋友渐渐稀疏，剩下的往往就是“无友不如己者”的优秀朋友。而这“无友不如己者”中，闽南朱徽之便是其中之一。

认识老朱是很偶然的。其时我在一家外向型企业工作，一次出差杭州，途中遇到了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闽南汉子，他的普通话略带点闽南口音，我刚好能听懂。他的座位靠窗，而我正好坐在他的右位。此君生得人高马大，看其形相是一点不斯文的，但神貌清奇，手里捏着一本破书。车停下来的时候，他就看几眼。我终于看清了那是《李义山诗集》。

“你喜欢玉溪生诗？”我贸然问。

他看了我一眼，嘴里轻轻吐出一个字“嗯。”

“义山一生寂寞，可是诗是一流的，全唐诗人不过八九家，义山应占一席……”我竟然在陌生人面前信口雌黄了。

他又看了我一眼，然后淡然地说：“你也懂诗？”真想想不到他会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老实说，我还是第一次遭遇到。我心里说，这位仁兄大人好高慢，居然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懂一点点。”我也淡然地说。

这样，我们就义山诗展开话题，海侃神聊起来。到杭州，我们彼此留下地址，但是直到第一次见面，我们谁也没有通过信。巧的是，此后我们在两次笔会

上又见了面。我们好像是前世结下的友谊，亲热得不得了。第三次见面是在庐山笔会期间，会议结束后，他力邀我到闽南去居留几天。我坚持不得，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从九江到闽南，路也不算远，火车没费多大劲就到了那边。

那是和慈溪差不多的一个县城，有山有丘陵有平原，人口五十来万（现在当然要多得多了）。从火车站乘中巴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老朱的家。

2

老朱的家是一个旧宅院。那是带院的住宅，一看就让人感到安详、静谧、踏实。墙是石砌成的，很厚很厚，高高地遮没了外面的世界，比如路边的柳梢，邻家的檐角，或晾竿上的衣物，都被挡在墙外了。墙里，抬头看，只有长方形的天空，飘着棉絮似的白云。上午，晴天总是一院的阳光，很灿烂地洋溢到庭院的每个角落。有一回，我对老朱说，这太阳就是挂在你家的院中，仿佛你私家独享似的。

院内有两株老树，一畦花草，石卵小径，弯弯曲曲延长了庭院的深邃，通往照墙——遮门的屏墙。那两株老树很高大，虽然高大，可是透着清秀，就像老朱自己。树叶是羽状的，绿得相当嫩。开着一种深粉红色的花，花是毛茸茸的伞状，十分娇俏轻美，风一吹就飘飘然的样子。哗，真是很耐看呢。可是我不知道叫什么花。我只好请教老朱。老朱告诉我，这两棵树叫合欢树，开的花叫合欢花。这树的叶子很怪，一到晚上就会合起来，所以叫它合欢。一到夏天，它就轻柔地开起花来，妩媚得叫人爱个不够。合欢花又叫

马樱花(顾名思义,它还真有点像马缨上的红绒球呢)。当时我用特别的眼光重新看一眼那株美丽的树。合欢啊,多浪漫温柔,风月无边,想起《红楼梦》里,黛玉有一次要喝酒,宝玉忙命丫环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端的是位心细如发的多情公子。合欢花,马樱花,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一个妩媚,一个淳朴,像枚硬币的两面。

院内除了两株合欢,还有些花花草草,我最喜爱的是半畦萱草。好像晋人嵇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养生论》里说过:“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这位竹林里的贤人虽然他写道“愚智所共知”,偏偏我就不知萱草何以会“忘忧”。不过,我却悟出了老朱取斋名“自乐斋”的道理了。你想,又有合欢,又有萱草,一个蠲忿,一个忘忧,当然洋洋乎自得其乐,乐在其中了。那个仲夏,院中的萱草,开着金黄色的花(并且它要一直开到秋季),花型大而美丽,属百合科。老朱告诉我,浙西人把它叫做黄花菜。可是我这个从来还没有到过浙西的浙东人却一点不知道。

忘忧草这个名字真太美丽了。中国人给花花草草取名字,总是特别诗意。单单看字本身就已经觉得有意思——读读楚辞,我们就会发现,那里面写了那么多奇花异草,细细探究,还会发现不少花草里蕴含着许多名堂呢。后人不读注疏,有时实在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但光这诗意的名字,就已经感觉满眼流光溢彩了。

这座宅院除了一个院子,还有四间正屋,两间卧室,一间书房(老朱的写字间和藏书室),另一间是炊事房兼会客室。我来了后,老朱在他的书房里安置了一张小床。这里的墙上有两个漏窗(下雨天在室内可以装上挡雨板,拆装两便,设计得很周全),我可以透过漏窗看外面的景致。第一天吃过中饭,我到老朱的书房里休息,我从漏窗里望出去,天边没有一丝云,树,很寂寞的一动不动竖立在那里,若有所待的痴心汉子似的。只有毛豆地里的蝈蝈们烦躁地嘶鸣。远远的偶有人语,声音清晰地渐行渐远。夏日正午,真静。

老朱是书香人家子弟,只要一看那檐下廊柱上的一副长联,便可窥见此君胸襟:“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骚取幽,读庄取达,读汉文取坚,最有味卷中岁月/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堪自称花里神仙。”上联中书指《尚书》,易指《易经》,骚指《离骚》,庄指《南华经》即《庄子》。庭院野芳,屋里书香,与风月对话,与古人私语,因为这堵厚厚的院墙挡着,摒弃墙外的世俗与功利,可以做自己想做的雅事,想做的真人。我一直

很向往这种高墙庭院,可以关门归隐。其实,归隐不是拒绝,而是动静相间,获得片刻的自由挥洒。人的一生不得不从俗,不得不功利,不得不为衣食谋,这是处世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但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除了物质世界,还需要精神世界,“灵”,就在于这一点上,不然,与彘狗何异!高档住宅楼里,你无法躲避电梯里的香气熏人,无法躲避窗外的车流匆忙,也无法远离三教九流,因为它缺少那堵墙,那座将心灵珍藏于此的庭院。

因为有了庭院,在午后的檐下荫里,一杯香茗,一挂鸟笼,还有一把躺椅,院外蝉声,院内寂寂。此时心如古井静水,可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舒云卷。老朱的庭院是天然的,有天有地有花木有虫草;也是自我的,封闭的,是私人空间,更是主人的心底世界的扩展。可以种花种菜,可以架竹植蔓。主人寂寞的时候,月挂檐,竹筛影,一地的碎银,一袭对襟玄袋,长风入廊,飘飘欲仙。这时偶有访客,不敲门而扣环,铜扣铜座,格外脆响。于是,延客入户,披襟高谈,明月当头,爽风满袖,联句吟诗,逸兴洋洋矣。

有一回,阳光灿烂无比地照在院子的一个墙角上,分外地让人莫名感动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只蜥蜴从草丛爬出来,静静地,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阳光直照着它。它昂起头,两粒黑宝石似的眼睛直直地注视着我。

在这之前,我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过一只蜥蜴,它个儿可不小。

我们对视了好一阵子。然后它一转身,走了。

3

老朱家里和我一样,只有一位老伴。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家,但他们像约定了似的,一年三个长假,这寂寞的宅院都有儿女们的身影。老朱退休以后,闭门索居,每日除了三餐饭(早晨吃泡饭),便是一杯酒,一壶茶,一张报,一本书,一盘棋,一把琴(二胡)。其余的时间除了七八个小时的睡眠(夏日另加一小时午睡),便是挥毫写字,吟诗填词,或者逗鸟养花,会客访友,老伴称他“无事忙”。老朱却有断句云:“万事荣枯云扫荡,平生心力笔消磨。”真是书生气,野客情怀。

老朱的诗词是一绝,但他的围棋更绝。有客来访,老朱便取出棋盒,一定缠着你要“切磋”一番。

我在他家三日，每晚少不得要奉陪他两局。可我是臭棋，这一点，三五子以后，老朱就觉出来了。他老兄真人不露相，知道我的底子，他从不使怪招，只是漫不经心的边聊天边下子。大概是第二天上午，天下着小雨，我们没有出去走，就在他的书房里手谈。手谈的同时，他说了个棋坛掌故，听之颇趣。大意是这样的——

唐玄宗时有个读书人王积薪，好棋的程度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每次出门，总随带竹编的小匣，里面有一副棋子和一张纸画的棋盘。小匣子挂在车辕上。出门遇到和他一样对围棋有兴趣的熟人，不管对方是阀阅门第，还是屠狗卖浆者流，硬要拉住你在道旁大战三百回合。手谈完事，他还“买单”请你喝酒吃饭。这样经过多年的广交博奕，棋艺大有长进，后来更以棋技高明被朝廷吸纳到翰林院。

安史之乱发生后，王积薪随从唐明皇李隆基一行从长安往四川避难。蜀道难行，一路上条件好的屋舍都让有权势的人占了，他一个小小翰林只能随便找一处民房住下。有一晚，遇到一户只有婆媳二人的人家，主人把他安顿好后，便关上门休息了。尚未入睡的王积薪忽然听得园里婆婆对媳妇说：“夜晚这么好，我们下棋消遣一下吧。”可那房里没有映出灯火，黑咕咙咚的她们怎么下呀？细细静静听，只听得婆媳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手谈”起来。王积薪隐隐觉得她们每“走”一步棋，都要累分累秒地思索良久，不过，在他看来，她们每下一子都值得玩味。走到第36步，媳妇认输了。惊异中的王积薪将棋路一一熟记于心，第二天清早起身便毕恭毕敬地向老婆婆请教。老婆婆让他摆开棋局，下了十余步，回头对媳妇说：“这个年轻人还能走几步，你来教他几手常见的阵势吧。”于是，媳妇教了几招攻守杀夺以及救应防拒的方法。王积薪感到还不满足，婆婆笑着对他说道：“就这些本事，你以后也可以无敌于人世了。”

说到这里，老朱补充道：“这个故事带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不过，王积薪的棋艺在当时确属登峰造极的水平。据《新唐书》记载，他编写过一本《金谷园九局图》的棋谱，可惜已经失传。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为了下棋，最终放弃了仕宦生涯，在传统的中国文人中是极少见的‘棋痴’。”

4

晚饭以后，我独自出去散步。

转过二三条马路，就渐渐热闹了。我在一块路牌上看到这条马路叫春晖路。路很宽很干净，路边全是商店：百货店、书店、杂货店、药房、服装店、发廊、小吃店，还有一家专卖纽扣、发夹和小饰物的，那里有许多奇妙的好看的東西。进进出出的都是打扮入时的女孩。但那房子好像建在桥上，总之位置相当奇特，要走石阶上去。后来朋友告诉我说，这条路原先很窄，夏天，梧桐茂盛，路面上只有透过叶子洒下来的跳跃的点点阳光。但现在拓宽了，变得无比明亮，可惜树都被砍掉了，新植的行道树还很幼小，还在童年期。于是春晖路白天在阳光下晚上在灯光下袒露着胸膛。但是，如果黄昏骑车在这里经过，当看到这条路上的街灯在一瞬间同时亮起，一定是很美丽的。

这条街傍河，河系船，船垂兜，兜没入水中。那里网着未尽脱水却吐尽泥腥的野泼鱼。我立在桥上，心底升起一丝莫名的惆怅，如一坛泥封的陈酒，久久地酿在心灵深处，醇醇的就要溢出来了。

5

第二天晚上，老朱带我去吃夜宵。

我们去的这家店叫什么名字，现在我记不起来了。店面不大，双开间门面，晚上七点以后（冬天五六点钟以后），才拉开卷闸门，宣告夜营业开始。这一条街上，我们路过有好几家小吃店，但只有这一家生意红火，不知为什么。

这家店卖的吃物主要是水饺，有菜肉的和鲜肉的两种。饺子整整齐齐一排排坐在盘子里，只等着接受沸水的洗礼。这店家的饺子是手工现包的。老板娘生得很俏丽，三十来岁光景，修短合度，不胖不瘦，我想起了《水浒》电视剧里的孙二娘。夏日，吃到这里的饺子总要在八点以后。除了饺子，还有不多的几样菜，最经典的是卤鸭和卤肫，卤成酱红色，满满一大盆放在那里，闪着诱人的光泽。让老板娘切半只鸭，几个肫，再点两个蔬菜，来两瓶啤酒，好了，这就够我们两人在小桌子上张牙舞爪了。

真不错！鸭肉不肥不瘦，香酥可口，且不像有的地方做的卤鸭，全靠那点卤汁才能出味。这里的卤鸭一口咬下去，立时满嘴生香，好像每一根鸭肉纤维都有自己独自的味道，卤汁只是一种点缀，一道不可或缺的花边——少了它固然乏味，有了它也绝不会喧宾夺主。

鸭肫呢，切成薄片，每一片的颜色几乎都是一样

匀称的，有嚼头，但不至于像老牛筋要翻来覆去咬几遍才能咽下。不是的，牙齿与它的接触是一种让人愉快的体验，干脆、鲜爽，又有点缠绵。

橙色的啤酒顺喉而下，我们吃得无比快乐。

小小的店家没有空桌。隔壁桌子上是两对男女，一边吃，一边肆无忌惮地朗声说笑。突然之间有了争执，一个梳着马尾巴发式的女孩赌气了，一甩手站起来，大家劝阻，唯有她的男朋友刚才和她推搡过几下，这会子说：让她去。那女孩真的一跺脚，出门去了。那桌上一时无言，大家面面相觑。另一个女孩出去找“马尾巴”。“马尾巴”的男朋友背对着我们坐着，看不到他的表情。另一个男孩低着头，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喝酒。场面有点尴尬。

两瓶啤酒倒进胃里以后，老朱忽然吟出两句诗来：“老来销尽英雄么，酒胆如今更不粗。”我回应了一句“酒胆不粗好，郁达夫有诗说‘酒能损肺休多饮’”。这时饺子上来了。大海碗，汤里细细地撒着蛋皮榨菜，个子饱满的饺子在汤里且沉且浮，咬一口，啐，除了鲜美二字，还有什么可以形容呢！

我记起贾平凹在一篇文章里说到过，有一家开饺子店的经理，出资二十万元，举办了一次饺子文化研讨会。会上有几位是研究饮食文化的名流，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饺子是生殖崇拜！你看饺子的形状太像女性性器官了。那位老板说，我花了二十万元钱，却证明我是个卖X的！（大意）听完我这话，老朱笑得老泪纵横。后来我正经地说，我没敢和贾平凹先生开玩笑，那确是他在一篇文章里这么写的。

出门的时候，我回头一看，邻桌那位男孩仰头叹了一口气，那两个女孩都还没有来。不过，我倒看清了门上有副对联，字写得很饱满很气概，一手好颜体。我不禁读了出来：

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
多吃点，少吃点，多少吃点。

老朱见状问我：“这联怎么样？”

我说：“字是好字；对联嘛，文字顺，构思巧，只是有点寒酸相，不中听的，说，倒像死乞白赖的小叫化，扯着你的衣角强讨，不给还真不放过你呢。”

“太刻薄！”老朱扔给我三个字。

我暗想：莫非这副对联是老朱做的？老朱写得一手好颜体，我是知道的。这样一联系，敢情是被我猜中了。我思想一个急转弯，又补上一句：“不过，话说回来，就事论事，这副对子晓畅明白，十分适合这样的店家，俗得可爱，大俗大雅啊！”

这个小店在我心里存留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很有点意思。

6

第二天天气多云转阴，正是出门的好天气。我们起了一个大早。

昨晚老朱就和我商定，今天去游笔架山，那山形如笔架，故名。朱夫人一早就为我们打点行装，准备干粮饮料，还找出了两双布鞋，我试着一穿，还真合脚，真得感谢朱夫人想得周到。

笔架山离老朱家很近，不过三四华里，早上空气清新，我们就凭两条腿走去。老朱很健谈，一路谈天说地，指点江山，不经意间便到了山脚下。面前的笔架山真像一座天然的鬼斧神工的大笔架，那中间一峰孤标独立，直刺苍穹，像个硕大无朋的“！”号立于天地之间，孤零零的突兀得很，峰下有潭一泓，其色深碧，看水中倒影真如倚天长剑。左右两峰略低，奇诡如鬼，峰下皆有深潭，四周是一丛丛的凤尾竹，是一片伞一片伞似的塔形重叠，风静犹舞。

我们从主峰拾级而登，四望峰峦，满满密密的杂树，密不透风，绿得特别浓。古道特别深，渐上其境渐僻，自然则特别的幽。盘山公路上少有人迹，偶尔有车，沙沙沙，匆匆一闪，又归于无。这里的空气中，有草根腥味，有些陈年腐叶的霉味，那是山林特有的“体臭”。还能听到叠石而下的叮叮溪声，皮肤体验到如细雨雾化后的湿润凉爽，嘘称“五木浴”。五木者，森林也。真想在此购置一亩地，筑一茅屋，檐下静坐，独对山色，绿茶生烟，一窗皆幽，发呆，发一世呆。

半山有亭在焉，额曰“迎秀”。亭下一扇形潭，水，晶莹透凉，潭里浸着千年不坏的古木倒影，叠满铜钱般的落叶。亭，一盖四柱，置于潭畔，为山水增色。亭，是最懂山水欣赏的，是山水知音。不过，汉代以前的亭，是实用主义的产物，那个无赖皇帝刘邦就当过“亭长”。那时的亭，是乡村议事的公共场所，十里五里修筑的长亭短亭，是政府的驿站旅店，自然是有墙有窗的简易屋。后来，它实用的功能渐渐消失，文人们推倒它的墙，仅剩檐、椽，还有栏，轻轻地移入山水之间，于是成了文人墨客洒泪挥别的送客亭，成了赏花饮酒的醉翁亭，成了一肩行囊立晚秋的一揽亭，就成了文人建筑。如果此时能听到徐小风迟缓的女中音：“山路寂，茶亭凉，一壶浊酒人千里

……”真是一脸的沧桑，特别的感动。

我和老朱坐在亭子里，四面翠色，一潭碧流，在这样的亭里，最好有一位穿粉红水袖的妙龄女郎，吹笛低唱李叔同的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几时还，夕阳山外山。”于是仿佛走进唐诗宋词元曲的境界里去了。于是想起绍兴兰亭檐下楹间的佳联：“群贤毕至乐无涯，有诗，有酒，有画；老子于斯兴不浅，此山，此水，此楼。”亭，要的就是这般千年不化的文化醇酿味。

亭，是山水间的诗眼；联，是茅竹亭的诗眼，亭外的景你不会不看，亭内的联，你不能不看。

太阳继续爬高，并且开始发热，后脊似有小虫蠕动痒痒的。山峦颜色由黑转成墨绿，然后渐渐淡化，呈现出更多层次的色彩。太阳光芒像洪水一样淌满所有明暗角落（气象预报怎么说是多云转阴呢），笔架山整个地醒了。我们坐在亭子里，身心像溶化在绿茶里似的舒畅。俯视幽潭，潭上无风无波，以为抹了层蜡，很滑，凝然不动，硬得像块镜面。山坡斜斜的，潭面也仿佛倾斜的，像旧日深闺中梳妆台上的圆镜，斜斜地对着你怎么也不会倾泻出来，映出身后远处黛色的山峦、唇色的霞光。奇怪，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们坐了一刻钟光景，竟没有听到鸟声。只有一种声音：静。这是超纯音，只有远离尘嚣的深处，才能品味到。

步出迎秀亭，折西沿盘山公路前行，约半里，露出一堵米黄色的僧房院墙，老朱说，那是慈云寺。慈云寺的方丈了因是位高僧，能诗能书能画，也是老朱的朋友。我们在方丈室里茗谈了个把钟头。了因大和尚陪同我们在寺里各处观光了一下，要留老朱和我在寺里吃素斋。老朱用目光征询我的意见。我是素来怕生的，摇头拒绝了。离开慈云寺，一路走走看看，到了一处浓荫下，选个平整的山上，我们坐下吃面包和八宝粥，渴了有矿泉水补充。树下荫荫的，幽幽的，凉凉的，这样的旅食，有几分豪迈与古典，少年时结伴野游的镜头仿佛刹那间又重现眼前了。

用了午膳，我们倚在树下休息。我正要朦胧入睡之际，老朱忽然推了我一把说：“老魏，我想就游慈云寺的诗了，我念给你听，”接着他又加了一句：“你也来一首！”说完，他拿腔拿调地高吟起来：

随着钟声一径通，禅房始识卧云中。
千山捧出莲花界，万壑围成贝叶宫。
塔影倒悬池水碧，烛光遥透林梢红。
回身笑入维摩室，梵呗音清世虑空。

老朱于诗词念兹在兹，功底深厚，我哪敢望他项背，但假我以时间，勉力学步，自信还可差强人意。我不好力辞，以示怯战，只得搜索枯肠，想了不少时间，才凑成一首同韵七律：

水绕峰回路不穷，苍松翠柏郁葱葱。
暂抛尘俗来人外，且逐云烟入画中。
一径苍苔朝日艳，数声清磬黛山空。
禅家缘法我无分，莲社何时伴远公。

树下吟咏，天风浩荡，四顾无人，唯痴汉两个，坐对山色，不求醉，但求忘，忘名忘利，忘乎一切。人生一切失意也如富贵，稍纵即逝，转眼成空，唯无限江山依旧，是绝色佳人不老，此刻，留此寂寂静谧的笔架山给我们，我和老朱感动了好久好久。

弹指又十来年不见老朱了，真很想念他。和老朱相交这么多年，他几乎没有给过我信，有的只是以诗代柬，他的诗不雕而自工，人亦如之。记得有一次闲聊，聊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对老朱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用简明的话来说明。”他想了想说，“这不难。跟好朋友在一起时间就过得特别快，反之，一个人闷在那里时间过得就特别慢。相对论其实很简单啊！”知音难得，人焉瘦哉，人焉瘦哉，老朱老朱！

忆恩师

——记徐进先生

薛龙彪

2010年10月14日下午，师娘一个急电召我赶往市六医院急诊观察室。走进病房，师娘让我靠近床头唤先生，半昏迷的恩师听出我的声音，他微睁双眼：“小薛……”这一声“小薛”叫得我泪水盈盈。这一声，叫得我心疼如绞。这一声啊，叫了整整二十年！而今早已年过花甲的我听来依然是那样亲切、那么顺耳，今天却又是那么地伤感。抚摸先生伸出青紫的手，我哽咽着……二十年来的往事历历在目……

1989年，在新华医院的一位教授的引荐下，我有幸拜访了一生敬仰的越剧编剧泰斗徐进先生。并斗胆呈上了第一个越剧剧本《白衣卿相》。徐进先生认真阅读我写的剧本后，多次约我去府上指导我修改。那几年，先生为了让我迅速提高写作水平，非但邀我参加先生所创作的剧本构思方案，并破天荒让我一个业余作者参加他的作品讨论会。除此先生还常带我观赏各种戏剧，每观一戏，都让我参与评议。

不久，先生又将我介绍给上海越剧院的另外二位著名编剧薛允璜和吴兆芬。这二位国家一级编剧和徐进先生一样，不耐其烦地为我的剧本提意见、教我修改方法。

1991年，徐进先生和罗怀臻合写电视越剧《人比黄花瘦》。先生听说罗怀臻也想写北宋大词人柳永，向他提出，希望罗怀臻为我让路，并请他为我出谋划策。罗怀臻非但应允，还真的写来了满满几纸修改意见。2005年我原创的《白衣卿相》一剧和李莉、余青峰合作，由上海越剧院钱惠丽、王志萍领衔主演。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徐进先生任总编剧的三十集电视越剧《红楼梦》编剧组成立，先生力排众议，大胆接纳我，并让我试写第三十集《宝玉出走》。当我按先生的要求交出第一份答卷时，先生阅后来电告知：“我被你所写的紫鹃感动得流泪了！”接下来先生又让我写《龄官画蔷》和《可卿自缢》二集，并让我参加修改其他几集。2001年春节，由钱惠丽领衔主演的三十集电视越剧《红楼梦》在上海电视台播出时，每天晚上我一边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一边不敢相信，做了一辈子的越剧梦圆了？

1999年夏，徐进先生的新版《红楼梦》以三组豪华的演员阵容将在大剧院演出的消息传出，上海又一次掀起了狂热的“红楼”潮。媒体抢新闻、发剧照，观众焦急地期盼。演出的票价可谓天价，到演出前竟成了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

8月14日，恩师来电请我去大剧院看《红楼梦》。放下电话，心潮久久难以平静。那夜，一贯衣衫懒散的我焕然一新，第一次潇洒地登上大剧院台阶。刚一落座，先生拉着我的手叮咛：“改动之处若有欠妥，你要提提



徐进先生著作书影

意见噢!”先生自己掏钱买票请我看戏,还让我提意见,诚惶诚恐!

那夜,我扶着先生走出大剧院,回首望,泱泱大气的大剧院通透透亮,不由心潮起伏。先生笑问:“什么时候你的戏也能进大剧院演出?”我受宠若惊,默默立言,不负恩师之望!

而后,由先生提议,请国家一级编剧薛允璜和我合作共同改写我原创的剧本《虞美人》。2006年3月25日,上海越剧院单仰萍及浙江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吴凤花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董柯娣联袂主演的《虞美人》在上海大剧院隆重上演。那天先生因有约而未能前来观剧,但他一下午和我接连通了几个电话。我知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他手把手教出的学生其作品正式如他所愿登上了上海最辉煌的舞台。第二天一早我赶往恩师府上,师娘悄悄对我说:“他昨天晚上高兴了,多喝了几口黄酒,还未睡醒呢!”

先生这十几年将心思全放在我身上。他一直在为我寻找合适题材,并数次将其尚未公开演出和发表的剧本《少年白居易》《沙漠王子后传》等让我去修改,并对我讲:“越剧《天雨花》后半场有谬误,至今没人去修改。我构思了一个名为《七省巡按》的戏,你去大胆写,我为你把关。”我深深感谢不拘一格、提携后生的好恩师。

2008年7月,我忽然接到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老师来电邀我前往先生府上。原来范瑞娟老师是经我的恩师徐进先生介绍,请我修改1954年她在怀仁堂演出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看的神话越剧《劈山救母》(徐进、弘英编剧)。她想让范派传人重新演绎这出名剧,并希望我能按照徐进先生和她的要求删去《二堂放子》一折。徐进先生让我去上海图书馆查阅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北京报刊对越剧《劈山救母》提出的意见。二位老艺术家再三叮咛,一定要按剧名著重写好劈山救母。剧本修改二稿后,得到老艺术家的认

可。新版神话越剧《劈山救母》收录于徐进先生剧作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书。

2010年1月5日,先生召我去府上商议,并指定我为他编辑由他亲自选定的书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徐进越剧作品选集》这本书,我诚惶诚恐,不敢懈怠!整整五个月在恩师的指导下赴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参阅上海越剧院收藏的徐进先生手稿和复印件,查阅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各大报刊、走访和徐进先生曾共事过的老艺术家和同事。耄耋之年的先生和我反复商议后,一起选剧本、觅剧照,确定十部完整作品和十折小戏为主体,另选他的部分文章和其他人写的文章为副,构筑成全书内容。

先生一旦投入对往事的回忆,其认真的模样、憨态的笑容常令我忍俊不禁。为了确认他早期的某部作品的真伪和首演的演员,在师娘的帮助下,失聪的他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听我讲后,再回想确认……例如由尹桂芳、王文娟、张桂凤、张云霞等于1948年7月12日上演的《陆文龙》,他一度偏执地说:“王文娟没有和尹桂芳搭挡过。”直到几天后我将从上海图书馆复印的申报广告给他看,终于想起此剧是他为尹桂芳和王文娟所写。后因王文娟下一档期要和徐玉兰合作,在连连爆场的情况下不得不停演,并在报上连发向观众致歉公告!

在编辑先生这本书的日子里,只要提到某个人,先生总会给我讲:“某某人如何如何好,某人在舞台上身段如何漂亮,唱腔如何好听……”在他的心目中每个人的人品都是优良的。有天,我俩聊到电影《舞台姐妹》先生讲:“我和谢晋都是1923年11月出生的,只是相差几天。我俩都善饮、且都爱绍兴黄酒。我和他都喜欢具有诗情画意的作品。大概我俩都是江南水乡人,所以二人的戏都倾向写女子。《舞台姐妹》他当导演、我为编剧,让我和谢晋同享荣誉、又共承灾难!”他还告诉我:“文革中我和谢晋——同挂牌挨批,只要有人拳脚冲我而来,谢晋就会大叫‘《舞台姐妹》是我让徐进写的,要打就打我!’这样坦荡荡的君子真是戏文中的人。而今谢晋已经安安静静地躺在福寿园,将来我如有缘和他再居一处谈今论古。”

先生的一句戏言如此不可思议、又如此快成了现实?!痛哉!哀哉!至今,我眼前依然晃动他穿着洁白的圆领汗衫、宽大的短裤,摇着纸扇(他夏天不爱用空调电扇)和我一遍遍核对每一篇稿子……

值得安慰的是在2010年十月上旬的那几天的长假里,他在新装修好的新房子里,整日捧着刚出版且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看啊看……

那是先生的一生结晶!

香火长盛

■ 陈叙吟

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地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丘。

——李宗盛《山丘》

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四面都被大山堵住，密不透风，连一丝希望也不给人留下。四座大山并没有让我感到巍峨或是雄壮，只会让我感到压抑和窒息。就如同我肩上的命运，哪怕用尽全力也撬不开任何一丝缝隙。山间常年弥漫着一万吨水汽，潮湿而又厚重，像永远揩不尽鼻涕的小孩，令人厌恶。

小城中有一条公路，路的尽头与天空的蓝色融为一体。而天空无限延伸，蓝中却夹杂了灰——公路上的尘土纷纷扬扬。过年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从公路那边回来。我不知道公路那头是什么，但我向往着，哪怕只是一抹尘土。我太想逃离了，逃离贫瘠且无能的小城。

我和禾都喜欢在周末沿着长长的公路散步，直到黄昏的尾声湿漉漉地铺满面孔——在别人异样的目光中。别人经常会在背后嘀嘀咕咕：“这俩傻子怕不是脑子有病吧，一整天就知道沿着个公路走，这破公路有啥好看的？”只有我和禾知道，公路的那一头是闪着光的，只不过很远很远，远到只有我们才能看见。

有一天，我和禾照常走在公路旁。公路旁的荒地变成了荒草地，我在上面一遍遍地走，企图踩死那些野性的执念。我并未探究这一切，我拙劣模仿，应时而变，我挣扎着改变，却不知该变成谁。

我停了下来。

不远处，我看见一堵红砖墙，上面一个大大的“拆”字炽烈的激昂的红。

我开始期待离去后荒地的黄昏——吊诡而又生机勃勃，冒出绿油油的爬山虎，肆意妄为，和红砖墙上的一脉相承。

此时，我和禾正站在公路边的书店前，这是小城中唯一的书店。它的左边则是一座寺庙。科学与宗教的结合，倒也是耐人寻味。书店的牌子由于长年累月地冲刷，早已变得模糊不堪，只能依稀辨得“兴旺书店”几个字，其余的便再也看不清了。书店后是一条河流，说是河，却辨别不出颜色，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构成五彩斑斓的黑。河面上漂浮着肮脏的烟头和几张小广告，它们不断绝地流动，仿佛有人不断绝地叹息。

书店老板躺在一张躺椅上，躲在巨大的桌子后面。听见有脚步声，他



作者简介：陈叙吟，2009年4月出生，舟山普陀人。现就读于慈溪市胜山初级中学。多篇读书征文在慈溪市获奖。

抬起眼皮微微看了看，很快又重新闭上眼。书店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烟草味，我皱了皱眉头，和禾一起走了进去。

我们径直走到最后一排的书架前，我可以找到东野圭吾，却找不到普鲁斯特。我的眼里划过深深的无奈。突然，我感觉后背被人拍了拍，是禾。“你在想什么？”我望着禾，笑了：“以后，我要出去，一起吧。”“好。”禾只是轻轻说了一个字。我望着她，她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却欲言又止。良久，她叹了口气。

我终于等到了我的离开，同时出去的，还有禾。

那天，我们出去时乘的是辆面包车，破旧的车门上满是斑驳的划痕。一扇车窗已然脱落，原本安置车窗的缝隙里充斥着雨水与污垢，像是意外闯入另一个世界，显得突兀而肮脏。和我眼中的兴奋和欲望形成强烈的对比。可它们又真的不一样吗？不，它们一样。当光鲜亮丽的外表被揭开的时候，人性最深处的虚伪和贪婪，比它还要肮脏。

那天，车开得飞快，可我还是嫌慢，不时有风卷着尘土从车窗的缝隙里刮进来，但浇不灭我的渴望。转头去看禾，她已经睡着了，脸上有着几丝疲惫。

不知不觉中我也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经暗了，秋天的枝丫与天空飞速划过车窗，从暗蓝的浅灰直到彻底模糊。感觉昏昏沉沉，无力感沉淀，如同沿路墨色的重重山峦。我突然开始焦灼不安，带着对未知的恐慌。我像是不小心闯进树洞，发现了秘密，却分不清对与错。

转学的学校不算好，也不算坏，但它让我感到了自卑。我浑身上下都透着“格格不入”四个字。

英语课上，英语老师的嘴一张一合，同学们的嘴也跟着一张一合，但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教室里昏黄的光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即将溺死在蜂蜜里的虫子。周围的空气变得浓稠，中央空调不厌其烦地吹出均匀的冷风，同学的回答渐渐同化，所有人都成了演技拙劣的演员。

转学过来后，我才知道，原来东野圭吾的书是有精装版的；一双鞋子是可以卖到一万多的；凌晨的马路上是依旧灯火通明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渺小如尘埃。我开始想念我小小的城，这种想念隐秘而罪恶，它意味着我向过去妥协。

有一天，我和禾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她就住在对门，一个破旧的巷子里。巷子的天空被栋高耸大楼遮住。仅留下一丝金线，细细洒下，像条有形的界限。夕阳还未垂落，高楼上的几百扇落地窗便绽放出

灯光，让这小巷显得更加昏暗。

半晌，我轻轻开口：“我想回去。”禾“呵”了一声，我转过头去看她，但她的脸罩在了阳光里，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回不去的。”是啊，回不去的。夕阳在远方坠落，浪潮在堤岸破碎，统统不能倒回原点。我低低地笑了，笑声里是说不清的疲惫。

过年了。

我终于可以回去了。十分讽刺的是，说这句话的人，不久前抓住每一个机会拼命离开。我不知道我应该感谢命运的馈赠，还是痛恨自己的懦弱。

想这些的时候，我正坐在回家的车上。是的，我终于肯把它称之为我的“家”，但我还是憋着一肚子的没由来的、忿忿的、委屈的气，我不知道我在恨什么，也不知道我该恨谁。

窗外的景色一片又一片的掠过，令人昏昏欲睡。

“嘎吱——”车停了。

我抬起头，向外张望。依旧是这片荒草地，但此时此刻却美好得令我有潸然泪下的冲动，仿佛神明重新掌管这人世间。

我曾以为抓住未来就像“1+1=2”一样简单，如此自命不凡。可我的生活不过是淘米水上的浮灰。我就是这荒地上的一堵红砖墙，怠情的无力的红，孤独矗立于此，等待粗砺的水泥流露伤疤，“拆”字再加一个圈。

我自嘲地笑了。

年很快就过完了。

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想回去，我只想永远待在我的小城里，我永远都在逃离，似乎这样就可以永远埋葬我的懦弱与自命不凡。

离开的前一天，我和禾去公路边散步不久，走到了那座寺庙前。鬼使神差地，我拉了禾进去。

令人惊讶的是，寺庙外面看，破烂不堪，张牙舞爪的蜘蛛网铺天盖地，仿佛错杂横生的恶念。可一堵墙好像分割出了两个世界，寺庙内部倒是宏伟而大气。

我和禾沿着古刹的长廊缓慢游荡，听着脚步踏过青石板时细碎的声音。由于天空的云不断漂浮，透过的光线也随之移动，照亮着一寸又一寸的空间。树影映在瓦砖上，随着冷冽的秋风微微晃动。

寺庙因人的信仰而存在，它不动，就静静矗立在那里，接受着无数人隐秘的心事夙愿。悠悠的白烟，夹杂着一代又一代人虔诚的祷告，被风一左一右地拉扯着，逐渐上升，再消散，笼罩一方天空，有着近乎庄严的肃意。

禾突然开口：“你看，香炉里面一排排的香火闪烁着火花，摇摇晃晃，却始终长明。这些香火将祷告的心愿带给上苍，之后便期待着我们再度还愿。可是，舛，你又在干什么呢？你永远都在逃离。一路走来，你看见了那么多风景，可你也已经丢失了你自己。”顿了顿，她又说：“舛，香火在等着你还愿，可你还记得你最初的心愿吗？”她的声音很轻，随着烟火渐渐飘散，我愣在了原地。

禾静静地看着我，透过她的眼睛，我看见很多年前，寺庙里，一个小女孩拉着另一个小孩子的衣袖，抬头望着她，笑容纯粹：“以后我要去山那边学习，一起啊。我一定可以勇往直前，克服一切困难哒。”“好。”另一个孩子摸摸她的头，也笑了。“但是，我是不会忘记小城哒。”小女孩想了想，又补上一句，“我爱她，永远。”

那句“我爱她，永远”带着十年前的纯粹，穿越风雪，跨过岁月，砸在十年后的小女孩的心里。我的心脏一阵刺痛。

“她高高在上也好，华丽夺目也好，落魄贫瘠也好，虚无低陋也好，怎样都好。那时的她，好像都还爱她。舛，她是你啊！那个时候的你，不谙世事，却有着冲破一切的勇气和爱与正义，可现在的你呢？”

她是我啊，她是我的城啊，我永远都爱她啊，我永远都要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切啊。

我感觉有水珠滴落在我的手背上，原来不知何时，我已泪流满面。

那一天，在云影闪烁，香火氤氲的寺庙前，小女孩笑眼弯弯，眼含星光。“我爱她，永远。我一定可以勇往直前，克服一切困难哒。”

如今，在云影闪烁、香火氤氲的寺庙前，女孩泪

流满面，泣不成声：“我永远都爱她啊。我永远都要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切啊。”

不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悠扬的钟声，我不清楚是何处的钟声，又为何传来，只知道随着钟声渐近，这方天空好像愈发清明了。

转向两边的大殿，香火长明。最终，我膝盖一松，跪在了垫子上。我不拜佛祖，不拜上天，我只拜我的小城，拜我一路经历的风光，拜那个笑容纯粹的小女孩，拜爱和正义，拜面对一切的勇气。

曾经的向往，厌恶，纯粹，复杂……与此种种，宛如盛大的火花，如此却早已归于沉寂了。

庙里烟火旺盛，众生祈求平安。闭眼是往昔，一年又一年。

开学前我和禾去了长江，江风凛冽，江水浑浊，一去千里。

这时我才知道，中国人所谓的旅行，不过是在不同汗水，不同口音中拥挤。我们奔波在路上，我们眼神坚定，我们如鸟，挥舞翅膀，飞向天空。即使天空没有尽头，我们无法停留。但我不再害怕，不再想逃离，因为我已经有了面对一切的勇气。

原来我曾经向往的远方也是平凡的，也是普通的，也会有哭，也会有笑。但我还是会继续向前走，去见识更多的风景，因为遥远的东西都美丽，因为怀着无限可能的憧憬。

我还会经历无数的风景，有彷徨，有失落，有惊惧，也有绝望。但我依然愿意充满渴求，矢志不渝，并认真感受，无一遗漏。因为，我小小的城，一定在那里，安静沉默，不招不摇。

叶子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联大遗韵

■ 岑昊卿

Q君60岁，教现代汉语已有三十年。

我刚进云师大的时候，听了几位学长学姐的“忠言”，对现代汉语等语言类课程颇感恐惧，说什么句型结构分析难到能让你头发掉光，而我自觉逻辑思维能力不强，面对着刚发下来的厚厚一大本《现代汉语导论》，倍感惶恐。

第一节现代汉语课安排在学校最东南角的一栋大楼里，从寝室走过去少说也得一刻钟。当我气喘吁吁踏进教室，见讲台上坐着个老太太，戴一副茶色墨镜，浅棕色的头发蜷曲着从头上披下来，覆在大红色牛仔衣上。她正在埋头看一刀旧得不成样子的纸。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她三十年教学经验积累下的讲义。我曾经偷偷看过她的讲义，字极小，但极工整，红黄蓝绿黑不同颜色的笔写得密密麻麻。之后，我读到汪曾祺的《闻一多先生上课》，里面说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楚辞的笔记是“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我总是能想起Q君的讲义。

她插进U盘，打开PPT。我趁机低头玩了会手机。一抬头，魂被吓飞——PPT的第一页居然是巨大的Q君自拍大头照。照片本来就大，在屏幕上放大后显得更大。同学们盯着巨大的Q君头像，面面相觑。屏幕上的Q君，也是一副茶色墨镜，虽笑靥如花，可惜皱纹都堆在了一起。我暗地思忖：女人果然是越老越自恋！

第一节课是在自我介绍中度过的。她从自己读西南师范学院说起，讲到去北京参加国家语委办的培训班，遇到了黄伯荣、邢福义等一众语言学大佬，又讲到去福建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班。最后甚至给我们放出

了自己在福建师大研究生班考试的成绩，那发黄的成绩单上几乎没有低于95的分数，那个成绩单确实很老了，可以看出靛蓝色的钢笔字迹，左上角还有一块棕不拉几颜色极度可疑的污渍。Q君说自己虽然学问不高，学术不精，“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习。”她摘下墨镜，我第一次看清她的整张脸，她的额头和下巴很突出，脸又不长，导致鼻子眼睛嘴巴等一众五官都被夹了起来。“毕竟你们都是我的关门弟子啦。”我这才知道，Q君教完我们这届，就退休了。

Q君对待教学极认真，发布作业时，别的现代汉语老师都是以《语音练习》《词汇练习》来命名作业，Q君的作业却与众不同，作业的命名非常规矩：

21级《现代汉语》(1) 练习题(二)——第二章：现代汉语语音

后来上了很多老师的课，再也没有遇到作业命名都这么规范的老师了。

Q君的现代汉语课上得不是很激情，但很扎实，语法分析时总会老实地把很长的句子一五一十抄到黑板上。由于反光，坐在旁边的同学有时会看不清黑板，Q君就尽量把黑板移到一体机的中间来，但是这样一来又会影响我们看PPT。于是Q君每次移黑板，总要不停地跑上跑下——跑到最后一排亲自看过，以确保每个同学都能看清楚。

大一上学期的期末考采取的是开卷考查。为了这次考试，我买了很多版本的现代汉语教材，特别应付语音部分，甚至买了一大本的现代汉语词典，正是在这些“利器”的帮扶下，做起题目来颇感顺畅。我在学习通里交完试卷，见Q君坐在讲台上四处张望。我走上去看分数（因为我们的题都是客观题，上交后系统自动批改出分，呈现在教师机上），她问我认不认识岑昊卿。

“我就是岑昊卿。”我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

而生，会不会我考得太烂，这老太太要找我算账。

“啊呀。”Q君一拍手，直接站了起来，“原来是个男孩子呀，不容易不容易！”

我探过头去看她的手机，发现我考了95分，自我感觉还可以，扭头要走，但Q君拉着我的衣襟还在感慨：

“哎呀哎呀，男孩子语言学能考到这么高真的不容易，真的是人和分数一样高呀！”

我活到现在，第一次听见用身高来比喻分数的。

大一下半学期，现代汉语还是她来负责。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学期的现代汉语多加了一节课，从一个半小时变成了两小时十五分。我们都说这老太太最后一学期就要退休了，一口气两个多小时，能不能坚持下来。

前几个周上课，Q君还处于正常状态，上一个小时休息十五分钟，再上一个小时。随着期末临近，Q君开始焦虑起来，一直说她要上不完了。直到最后一节现代汉语课的前一天晚上，Q君突然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同学们晚上好，明天现代汉语课我将拖堂，特此预告大家，深夜打扰，实感抱歉！”

见过拖堂的，没见过预告拖堂的。我看着手机上的23:45，心里暗想：都快十二点了，这老太太还不睡啊。

第二天，她果然拖堂了。本来下午四点十五就该下课，因为有头天的预告，大家都有了心理准备，想着她拖个十五分钟也就差不多了。四点半左右，有同学整理起东西，想着她大抵快下课了，结果一直到四点四十五，她都还没下课的意思。我已经听得几乎进入半昏迷状态，可是Q君却依然像一个永动机在台上滔滔不绝。估计讲到某个异常困难的知识点，整个人都快亲到黑板上了。Q君有着一乙的普通话证书，同时负责着“普通话训练”的选修课，说话时为了咬准每个字，导致她嘴巴会张得特别开，而我又坐在前几排，此刻看她的舌头像电风扇的扇叶在嘴里急速搅动。我们已经整整坐了三小时了，有些同学开始躁动，可Q君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话筒声音渐稀——都被她用没电了，终于可以下课了吧，谁知她不愧不忙把没电的话筒充上电，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备用话筒——最后一丝希望就此破灭。

当教室里的挂钟指向五点，有同学直接背起书包离开教室，Q君见此也不说话，依然在黑板上写着一层又一层的复句。一直到五点半，有同学开始提醒说：“老师，六点二十您还有选修课要上哟。”Q君微微一笑，从包里拿出一封奶钙饼干和一小包酸豆角

道：“我早就准备好了。”

那时，站在讲台上的Q君，身板笔直，腰杆陡立，自信得像一位天神。

那节课终于在五点四十分下课。我从位置上站起来，因为久坐，大腿上的汗和裤子已经黏到了一起。我给她算了一下，这位还有三天就要退休的副教授，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中间没有任何休息。而接下来，还有三小时等她战斗。

我最后一次见到Q君，就在那日晚上，Q君上完她的选修课，从三校碑前走过，手里捧着一大束鲜花，天边红蓝交错的晚霞逐渐被夜幕覆盖，星斗阑干。

二

古代汉语这门课我们学校大二才开，由T君任教。

T君是浙江大学的博士，研究汉语语音史。他头极圆，上小下大，且一根头发也没有，乍一看像极了一个汤圆。他从来不戴口罩，这让他脸上本应该最凹凸不平的嘴和鼻子都被遮挡起来，使这个汤圆更加光滑圆润。其实，我跟他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交集，直到有一次午觉睡过了头，赶到教室迟到了十分钟。我本想从后门偷偷溜进去，结果一进教室就和他眼神对上了。他的眼睛极小，就像那种老太婆为了吉利在汤圆上点的红点一样，不过他佯装没有看见，还是让我溜进去了。

一下课，他就走过来了，瞪着他老太婆红点眼睛问我为什么迟到，我说我拉肚子拉到起不来，他说那要赶紧去看看，我说好的谢谢老师。估计是研究音韵学研究多了，说话的时候，他脸上那块苹果肌总是跟着凸出来，撑起他的口罩，这与他的汤圆头显得极度不匹配。

T君说完刚要扭头，又突然转回来，说你的口音不像云南本地人，你是北方的吗，我说我是浙江宁波的。他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红点眼睛滴溜溜地闪着光芒：“你们宁波有很多小黄花鱼诶，怎么做都很好吃，咸菜烧也很好吃，煎一下也很好吃。”然后就蹲在我的桌子旁边跟我聊他在浙大读博时吃黄鱼的故事。从那以后，我就叫他“黄鱼”。

“黄鱼”自从知道我来自宁波后，每节课都要让我对着全班同学说方言。他说南部吴音很能体现中古语音的特色。有一日上课，他问我宁波方言里“公鸡”怎么说，我多少年连鸡都没见过了，谁还知道什么公鸡母鸡的。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词就是“小鸡的爹”，因

为我经常听到在形容某件事情需要等很久或者发生的可能性极小时，外婆总会说“等得小鸡的爹叫嘞”。

没想到这“小鸡的爹”一下子就把“黄鱼”整无语了。他努力想从这“小鸡的爹”中寻找一些中古汉语的特点最终失败了，于是他就开始挠头——“黄鱼”一旦遇到讲不出来或者什么尴尬的事情，他就要挠头，人家挠头都是挠后脑勺，他挠额头，右手跟挖河泥一样在额头上疯狂挠，想要极力掩饰尴尬。不过可能是他挖河泥式的挠头方式有什么不可言说的独特功效，最终居然还是用“文读”与“白读”的区别解释了“小鸡的爹”的原理。

到了大二下学期，“黄鱼”给我们班上《尔雅》，他对其中大量反切非常感兴趣，于是就更加频繁地叫我，最多的一次一节课叫了我十七次，把我搞得跟弹簧一样，下课的时候椅子还是冷的。

有一次讲到“家”这个词，《说文解字》里说家是“古牙切”，也就是在中古三十六字母表中是属于见母，读[k]，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又把我叫起来问宁波方言里的“家”怎么读，我说确实是发g的声母，但是我外公名字里的“家”却发jio，这是什么道理。我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回答不出来，果然他的手又折成了挖河泥的形状，不过他这次好像忍住了，再挖下去，汤圆脑袋上的汤圆皮都给他挖烂掉了。他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自己回去想想。

在我的经验中，大学老师的“回去想想”还是个偏义词，“回去”是可能的，“想想”是不可能的。不过第二节课“黄鱼”还没上课就坐到我面前，一脸窃喜地看着我，好像发现美国秘密情报的苏联特工一样，我想这汤圆脑袋莫非发现了什么人类未解之谜。他张嘴就是：“我终于知道你外公的‘家’为什么发‘jio’了。”他的解释是“家”为“佳”之讹，估计和中古汉语声母系统里正齿音中的舌面前音有点关系，我想这小老头倒挺负责挺严谨了，一整个礼拜都在想这事，也亏他的。

不过他在跟我解释完“家”和“佳”的关系后，突然说你的方言好像跟正宗的宁波话有点差异，我说是的，我是慈溪人，说的是临绍小片。

“哦，那你们那里的杨梅是不是种植规模很大。”“黄鱼”一听说是慈溪，一下子肃然起敬，还站了起来，我想我大慈溪帝国评上大城市是不一样了，真的要名扬四海誉满天下了。

我说是的，“黄鱼”又问我你们家有没有种杨梅，我说外婆家原来有一棵种在地界里，只不过好几年前和邻居家吵架时被人砍掉了。“黄鱼”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你们的杨梅泡酒很好喝的，还可以治拉肚子

的。我想你上课的时候挖河泥，说到吃的一张脸笑得能从汤圆变身成馒头，上学期问黄鱼，这学期问杨梅，看来我高低得请你去杭州湾大酒店吃几餐。

“黄鱼”的最后一节课是礼拜五早上，这是他调课的结果。我们班的古代汉语课本来安排在礼拜四，但是礼拜四所有文学院的老师倾巢而出去参加被誉为“屎里挑金”的本科生论文答辩。其他老师们都把学生放掉了，就“黄鱼”还兢兢业业地去教务系统上调了课，我们说估计是因为他老婆在教务处工作的原因，使得他调课格外便捷。

那天“黄鱼”课刚好讲到《尔雅》的《释亲》那一章，《释亲》主要讲的是古人的亲属关系和亲属称谓，于是他就想到了他女儿，他说他女儿在师大附小读书，女儿的班主任还是自己原来的学生，结果每天作业多得跟批发一样。“我都怀疑我女儿不是去上课的，我每天把她送进了批发市场。”“黄鱼”越说越气，本来就圆的汤圆头这次跟煮沸了一样，疯狂地抖动。他说女儿读小学六年，自己陪她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给她写作业，这教育啊……说着说着，“黄鱼”把书往讲台上一扔：“不讲了，教书真没意思，还不如回家去种点葱。”“黄鱼”是山东人，他老家是种葱的，还给我们看过他在葱地里的照片，照片里的“黄鱼”一脸笑意，左边右边分别是两根几近两米的山东大葱，照片上的“黄鱼”就像一双筷子在夹一个汤圆。

不过“黄鱼”终究没有回去种葱。他最后把书放进包里又对我们说了一句话：

“你们真的要好好学习啊，中国的教育能不能改变，都仗诸位了啊。”

三

Z君说，她是一辈子不会教水课的人。

听说Z君的大名，最早是在大一。那个时候，Z君因为一篇写网课与大学生生活的文章，小小地“出圈”了一把，后来《昆明日报》又对Z君进行了一次访谈，聊的是文学阅读与感知力的事。其实，我知道在大学的中文系中，正儿八经的文学文本阅读并不是很有地位。给学生开了跟《辞海》一样厚的书单，自己靠博士论文里面的东西吃一辈子的所谓“文人学者”大有人在。

Z君三十五岁，教外国文学。大二上学期她给我们班上六周课，讲《哈姆雷特》和《浮士德》。我从大一一开始就对外国文学不感兴趣，那个时候喜欢的是周邦彦和姜夔，对外国小说里的那种欧化语言极其反

感，何况《浮士德》这种近乎中世纪经文类的作品，读起来简直就像老太婆吃蟹钳，咬咬咬不下，嚼掉又舍不得。

第一次见到Z君的那天，刚好是十月份昆明降温的日子。Z君穿了一件米黄色的风衣，浑身裹得像一根香蕉。大抵是中小学时期刻在DNA里的习惯吧，老师进来后的教室，自然而然地会在0.01秒中从叙利亚变成寂静岭，因为老师们的耳朵永远是跟声波测量仪一样，他们会用一种渣男怒怼拜金女的语气来证明我们的声音已经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了他遥远的办公室门口，并让他听出了这是自己班的声音而使他含羞带愧脸无光。

可是Z君并没有痴婆一样在讲台上为我们的聒噪而叫骂，反而说了一句：“还没有上课啊，你们可以继续聊天。”站在讲台上的更年期老太见了不少，能让我们继续聊天的倒真没见过。

一旦上课铃响起，Z君就再也不允许我们做与课业无关的任何事情，玩手机在她的课上绝对是绝对不允许的。她说你们想在课堂上玩手机，完全可以选隔壁老师的课。隔壁上课的是个还有一年就要退休的老太，上课特别喜欢讲呈贡菜市场的菜价，交上去的作业分数永远在89到93之间徘徊，让人怀疑她随机抽取一个分数，跟开盲盒似的。

Z君每次上课前，总要先抽我们复述情节，问得很细。讲卡夫卡的《城堡》时，她曾经问过我们书中的K第一次见到城堡的时候，绕着箭塔飞的是什么鸟，全班二十几个人几乎没一个说得出来——谁没事一天到晚看鸟呢。答案是乌鸦，Z君说这是有深意的，捷克语中，乌鸦、穴鸟等词是kafka，也就是“卡夫卡”，这是作者把自己放置到作品中的一种独特手法。Z君说，这学期她为了上课重新阅读时新发现的一个细节。我这才知道，按道理已经是熟得不能再熟的作品，Z君每学期上课前都要重读一遍。这学期我们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与卡夫卡的《城堡》，为了应付她的提问，我竟然写了七万多字的具体梗概，我妈说我每天跟创作长篇小说一样。

复述完情节，Z君就开始讲课。Z君的课虽说是分析细节，可是容量极大，几乎像钱钟书写《管锥编》，每讲一个细节可以连续提到四五本书，从文学到哲学，从社会学到人类学，几乎所有人文社科领域她都有所涉猎，从库切到厄普代克，从福柯到列维纳斯，并且Z君上课从来不避讳任何在封建老太们眼里“难以启齿”的东西，无论是乱伦，还是性虐，都被Z君堂而皇之地搬到她的word上（由于Z君课堂容量实在过大，导致PPT根本没法用，所以她总是直接打开一

个word，当场打字），深挖其中的文学象征。有一次讲《喧哗与骚动》中昆丁与凯蒂的乱伦，Z君从索福克勒斯讲到爱伦坡，讲得我满脑子都是菜市场里卖猪杂的叫声，因为上她的课颇有一种把你的脑子掏出来重新洗一遍再装回去的感觉。

Z君虽然已经入职七年，即将摆脱“青椒”的身份，可是她依然没有评副教授的念头，她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们对职称汲汲以求感到非常不屑。有一回她聊起以前有个老师，年轻时写了本东拼西凑的专著后就“顺理成章”当上了教授，从此以后就不允许他老婆叫他名字了，一定要叫某某教授。有一天，这个教授去唱KTV，在商场的地下车库迷路了，他老婆来找他，叫他名字叫了半天都没人回答，最后突然想起来自己的丈夫已经是伟大教授了，于是就叫了一声某某教授，那个伟大教授一下子就走出来了。我寻思着这教授估计对自己迷路在没什么人的地下车库应该感到挺失落的，以后得想方设法去天安门广场迷路一次，这样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教授了。但是Z君依然很热爱她的工作，她说每次看到你们我都很开心，因为年轻人永远是有希望的。

听别人说，Z君一直在开读书会，请一些学者和最普通的本科生一起，在我们学校的湖边、图书馆的讨论室雅聚。我没有去过，不过我读到过汪曾祺的《晚翠园曲会》，讲了当时西南联大时期，一群老师学生在云南大学西北角相聚，唱点昆曲，《西楼记》《疯僧扫秦》《拾画叫画》啥的，颇有“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之遗风。我觉得当Z君在组织阅读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或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与联大师生们唱《西楼记》《疯僧扫秦》《拾画叫画》大抵是一样风流且自由的。

Z君对工作唯一厌烦的可能就是开会，她每次提到学院里那种“听君一席话，白读十年书”的会议都带有一种还不如去看黄狗咬袋的语气。她在讲到卡夫卡《城堡》中的权力运行时，她告诉我们她原来当大学语文的备课组长时，被教务处叫去开会，那时自己刚刚入职，对开会没有任何经验，就甩着双手啥也不带就去听了。结果到了会议室里，下面的老师们都在奋笔疾书地记录。Z君说：“我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疑惑，上面讲的人自己也不知道在胡诌些什么，我们有什么好记的呢。”然后她没办法，只好从包里掏出一张不知道几个月前学生的请假单，刚巧没带笔，只好拿了根棉签。真的实在装不下去了，她看了一眼旁边的老师究竟在写什么东西，结果那个老师的笔记本上全是数字，问了才知道原来那位同事在算这个月淘宝买了多少钱。Z君说从那以后，开会的时候她再也不做

任何装饰的行为，一旦某些大员开始说“关键问题就是要抓住问题的关键”之类的话时，自己就赶紧逃离，“多待一秒都是对我生命的浪费”。

Z君的最后这节课没讲多少，因为她的书被扫地老头锁在了教师休息室里，不得不给物业打电话让他们来开门。而我们学校的物业是属于那种除了换换垃圾袋以及大白天给草坪浇比刚挖出来的千年古墓还要臭的料以外啥都不会的，于是当那个扫地老头骑着三轮车赶回来开门的时候离下课只剩三十分钟。不过Z君还是没有直接把我们放掉，她知道我们很多同学以后不会再选她的课了，便用汉娜·阿伦特的《人的境况》中所提到的“行为”与“行动”告诫我们，永远要坚持“展现你自己”。

在Z君的带领下，我大二一年读完了《哈姆雷特》《浮士德》《喧哗与骚动》《城堡》，除了《哈姆雷特》还算蟹脚以外，另外三本简直都是要用菜刀背去砸才能吸出肉来的蟹钳，我读得格外痛苦。但是我很感谢Z君，如果没有她的“早课”（我们把Z君的课称为“早课”，因为一点水都没有），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去读歌德，去理福克纳设置的十多条线索。所以我下学期还是选了Z君的选修课，不过听说下学期的课是讲短篇小说了，我大抵是可以吃到蟹黄了。

四

Y君教体育，他的大名，在云南师范大学确实如雷贯耳。我们学校有一本自编的《体育与健康》，羽毛球部分就是他写的。由于他不上本科生的课，很少有人见到过他，简直像个世外高人。虽然我的体育成绩总是没我血压高，依然听过Y君的名字。我们本科生的体育课绝大多数都是体育学院的研究生教的，所以当我看到教务系统里大二下学期的体育课变成了Y任教时，还是颇感震惊的。

那天，我一到羽毛球场，看到两个极大的发球机惊呆了。这种发球机原来是给体育学院的同学训练用的，公共课上很难见到，这次却搬出来用了。我们说：“看来Y君确实是个大人物。”

可Y终究不是“大”人物，他个头不高，顶多一米六十几，头很大，浑身肌肉发达得简直像积木拼起来的，两只手抱在胸前时，那粗短的手臂几乎围不住他的胸肌，远远看过去，就像一瓶我们阳掉时疯狂抢购的布洛芬。Y君跟我们说，他自己就是运动员出身，当年在国家队打了很多年球。

“我可是一级教练。”Y君拿大拇指指着自已，一

脸骄傲的笑使得鱼尾纹在眼角跳动。然后，Y君便向我们介绍那两个巨大的发球机，讲着讲着，又扯向了他当运动员时的“辉煌生涯”。

“那个时候，我二十来岁，又年轻，在江苏队打球，我们经常去外国比赛……”Y君突然摘掉了他的帽子，抓了抓头皮：“现在年纪大了，打不动喽。”他扶着发球机看了一会，重新带上了鸭舌帽。

Y君指着一个键，跟我们说按住这里就是发球。“我请同学上来按一下。”有人自告奋勇，走了上去。Y君就瞬即走到发球孔前面，刚要开口说话，一只球突然从里面飞了出来，“砰”的一声，羽毛球不偏不倚地砸到Y君的额头上，Y君被砸得倒退两步，脑袋上瞬间砸起一个血红的印子。Y君刚要发作，大概想到我们是第一次接触这种发球机，不知者不罪，便摆摆手让他不要再按了。结果那个同学把Y君的摆手理解成了让他重新发一次，又“嘀”一下按下，一只球又发了出去，“啪”一下打到了Y君的胸口，Y君又是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他气冲冲地走到了发球机旁边，把那个乱按的同学轰了下去：

“你们要是再乱按，我就把发球机抬进去，不给你们练了！”

但Y君终究没有把发球机抬进去，依然用这两个砸了他好几下的发球机给我们练了一节课，发球机发出来的球确实猛，打到拍子上都啪啪作响。

临近下课，外面突然滚起了雷声，Y君匆匆跑出去看了一下天色，就招手让我们赶紧下课。那个砸了他好几下的同学在课后跑过去，向他道歉，可Y君哈哈一笑：“没事没事，我当年也这样砸过我的教练呢。”说着便催那个同学快回寝室去，“马上要下雨了。”他便回到了体育馆内，开始搬那两个大家伙。

我听说Y君是冒雨跑回去的。我看《无问西东》，看到电影中西南联大校园中马约翰带着学生在大雨中上体育课的情景，总能联想到Y君在雨中奔跑的模样。

Y君主教羽毛球，因为他会的很多，上课经常“不务正业”，教我们扔实心球，扔标枪，甚至还教我们拳击。他教拳击时，让我们戴上拳击手套去打他。他站在树荫下，一脸自信地说：“你们来打我好了，体育学院的专业同学都打不倒我。”

于是乎，我们班里一个一米八的男生就戴上了拳击手套，摇摇摆摆地走到Y君面前。那个男生也很壮，走到Y君的身边就像布洛芬旁边放了一大瓶七八升的矿泉水。矿泉水男生突然发出一拳，打到Y君的胸膛上，我甚至都闭上了眼睛。这拳要是打到我身上，肋骨高低得给他整下来一排。我听声音就应该知道这个矿泉水男生是要比“体育学院的专业学生”厉

害，因为我睁开眼睛，发现Y君已经躺到了地上。不过很快啊，Y君一个鲤鱼打挺又重新站了起来，努力挤出一些微笑来缓解全班同学想笑又不敢笑一个个憋得跟速冻馄饨一样的状况，而站在Y君后面的几个男生已笑得浑身无力，两只手攀在墙上努力使自己不瘫软在地。

Y君一开始叫我“高个”，虽然我球打得很烂，可我真的整个羽毛球班里最高的，比矿泉水男生还高出几毫米——这是Y君在让我和矿泉水并排站后得出的结论，他称之为“学术调研后的学术结论”——他总是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说：“高个啊高个，你个这么高，球打好一点那就更好了。”

不过后来他就开始叫我“指挥”。因为五一节的时候，我和室友们趁着学校的理发店打折去薅羊毛，一起烫了个头，从那以后我的头发就永远像火山爆发一样，无论用什么办法都压不下去，于是乎只能顶着火山头去上Y君的课。结果那节课，刚好遇上Y君让我们分成两组玩什么游戏，我们组输了，Y君说我们组唱首歌作为小小的惩罚。“让我来选一个指挥，就那个高个吧，你的头发很像那个谁……那个也是个指挥家，叫什么‘饺子’‘饵块’啥的，我从我儿子的书上看到的。”我估计这指挥家应该是小泽征尔，不然还以为是哪个卖饭的。

我在音乐方面有点幼功，便镇定自若地走了上去，两只手在空中比划“指挥”他们唱了首《团结就是力量》，然后镇定自若地回到了队伍里。Y君笑得脸上的肉都垂了下来，就像布洛芬瓶盖上套着的那个小量杯一样。

从那以后，我在羽毛球班里的外号就从“高个”

变成了“指挥”，每次下课前他都要专门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指挥你的头发真的是太翘了。”然后开上他那雪白的大奔，从三校碑门口的那扇门中扬长而去。

Y君十七周就考完试了，他说他知道我们期末复习很痛苦，多留出点时间给我们搞专业课。他说：“我不上课了不是你们就不用锻炼了，体育是一辈子的事情，别以后一个个都当了班主任，学生让你一起去打个篮球打个排球，你只能说我不会，我给你们抱抱衣服吧。”

在云南师范大学的头两年就这么过去了，有的老师走了，有的老师来了，有的老师还在。红烛广场的南面有一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仿制品（真品在老校区），上书：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

有时我会想，能够“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西南联大，当年解散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一幅场景：朱自清先生是怎样脱下他的“一口钟”的，先脱左袖还是右袖；盲目的陈寅恪先生是怎样被别人扶着走出联大校门的，先迈左腿还是右腿。大师们的离去，与我们的Q君、Y君的离去是不是在同样一个星斗阑干的晚上。

那就再见吧，老师们。

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猪猪 (外两章)

徐刚春

(一)

猪猪应该是不回来了。

猪猪是一只猫，一只很普通的灰白相间的狸花猫。来我家的时候是去年5月8日，那时他只有35天大。居于乡下的朋友送来的时候说是小雌猫，我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小雌猫，只是后来去宠物医院打针的时候，才知道是公猫。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喜欢。他顽皮又安静，叛逆又温顺。顽劣的时候，恨不得一刀把他剁成肉酱，温驯的时候，却也甚觉可人。那时候两个女儿正放暑假，所以饲养和带玩都是她们包下来的。家里瞬间多了各种猫玩具和猫食品，而更多的猫玩具和猫食品都源源不断在路上。

两个女儿从小都有十分节俭的习惯。在学校里，为了少花钱，可以吃很差的饭菜，更别说饮料和零食了。但为了这只小猫，她们表现出了十二分的大方，两姐妹经常一起挑选猫的玩具和食物然后抢着买单。

她们从小想养宠物，比如猫比如狗，但因为我觉得养宠物会比较脏，而且也费时费力，更怕影响她们的学习，所以一直没有同意。去年快暑假的时候，一方面是她们都要大学毕业了，另一方面也是各种机缘巧合，所以养了猪猪。

猪猪的名字是女儿们取的，因为她们觉得他很肥，全名是猪咪，平时我们都管叫猪猪。

猪猪初来的时候，胆子很小，躲在马桶后面，死活不肯出来。好不容易东张西望地出来了，但凡我们发出一点声响，他又会迅速窜到马桶后，千呼万唤不出来。

渐渐大了一点之后，猫胆也大了起来，甚至开始与人对抗。为此，我们一家几乎都挨过他的爪子和利齿，然后在骂骂咧咧中都去打了狂犬疫苗。

猫是知道自己犯了错的，所以当他上蹿下跳撞倒

花瓶罐罐的时候，只要人一追他，他就会贴起耳朵狂奔着到处找角落躲。你用手指着他骂，他就故意别转头，当看不见，但明显时不时用眼角余光在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

终于到了猫学爬树的年纪，那天女儿带着他到楼下小区溜达，意外发现他对树发生了兴趣，并第一次尝试着爬到了树上。尽管不高，但那张拼命伸着四只小脚努力抱着树干的照片，还是让女儿发出了欢呼声：“我们家猪猪会上树啦！”

听人说，狸花猫很难驯服，骨子里依然有十分的野性。所以自从他会上树之后，我们都担心会不会有一天，他会叼着小鸟回家。好在这样的惨剧并没有发生，唯一一次叼着生物回家，是一只蝉。那只蝉应该是头天晚上被风雨摧残后落在地上的，猪猪早上出去玩就给叼回来了，当我从他嘴里夺下来扔出去的时候，那只蝉只是翻了几个跟头，然后就无声无息了。

猫应该是很有智商的动物，没多久，他就掌握了另一门技术——开门。跳起来，抱住门把，利用自身重量，迫使门把向下，门就开了。为此，室内所有的门，都被他开过——除了找人出去陪他玩，就是大摇大摆地跳上床，争他的一席之地呼呼大睡。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自从他掌握后，我们的夜晚就没有平静过。都说“夜猫子夜猫子”，可见猫是夜间生物，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开始醒来，然后挨个门去开。由于怕他开门进来会惊吓熟睡中的自己，我们都会在睡前把门反锁。于是，一旦开门失败，他就会孜孜不倦地在门口一直重复这个动作，那门口呼呼喵喵的开门声，吵得人根本无法入睡。不得已，只好起来开门，把他放到门外自己去小区玩。

这时候女儿们都已去读研了，每天都会来轮番询问猫猫的近况。老二称看看猫猫可以让自己蓄力，而老大在英国，那边与这边时差颠倒，她每天学习到深夜才睡，但睡前必须要看一下猫猫的视频，她说，看过猪猪了，就可以心满意足睡觉了。

或许吧，人与人，人与花草，人与动物，都是可以形成一种寄托的。当寄托形成的时候，就会一举一动皆关情。人的一句美言，花草的一抹颜色，动物的一个身影，都能让关情的人得到心灵的安抚和治愈吧。

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下去。

2月27日晚上六时许，在我们回家后，猪猪和往常一样，在家吃完晚饭便开始下楼去小区玩。但这一走，猪猪再也没有回来。

那晚到了晚上十一点多，妻从睡梦里醒来，她推醒我，说猪猪怎么还没回来？愣被叫醒的我，没好气地说：你管他回不回来，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妻没接话，默默地转了个背。到了两点多，妻还没睡，我想那时候她应该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的。她再次叫醒我，说：“我们家猪猪从来不在外面过夜的，每次放出去，到了差不多的时候都是自己会回来然后就会叫门的，这次到这个点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事了？”

我嘴里说着“能出什么事？”但也觉得不太正常，于是就穿了衣服，去小区找了一遍，一直到三点多还是没有任何收获，这才快快回家。天快蒙蒙亮的时候，妻说她好像听到门口有猫猫在叫，然后迅速披衣出去，但过了一会，她转回来，失望又不无担心地说：“没有猪猪，你说他会去哪里呢？”

早上去上班前，妻特意嘱咐我，再去小区找一找。知道我没找到后，她在电话里说：“那你把猫粮和水都放到门口吧，万一猪猪回来，他要吃的。”中午，妻还特意回了一次家，电话里说：“猫粮都在，猫猫没回来！”这个时候，我们都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但又希望晚上回去的时候，猪猪就会等在门口。

奇迹自然没有发生。我们去物业查了监控，监控显示，猪猪在出大楼入户门之前，还在门框的位置站着朝外看了好一会，这才出门，接着左转而去。这是目前我们得到的最后的关于他的影像。我们又查了很多其他角度的监控，但都无功而返。

女儿追问了几次之后，我们终于说了实情：猪猪不见了！

老二沉默了很久，说：“把猪猪的毛毯放门口的鞋柜上吧，外面冷，万一他回来了我们家里又没人，他就可以睡在毛毯上。”

老大说：“猪猪这次在外面遭到社会毒打后，如果以后再也不往外跑了，也算是一件好事！”

我劝慰她们：“猪猪不会有事的，很有可能是被人家抱走了，等以后放出来了，猪猪就会跑回来的！”

这之后，我们在小区群里也发了寻猫启事。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在自己小区甚至附近其他小区去找。但一声声呼唤的“猪猪”，怎么也没换来猪猪的出现。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慢慢地，大家都不怎么说猪猪了。只是门口鞋柜上的那条毛毯，一直都放着。

昨天晚上，女儿打电话过来，说：“再过几天，猪猪失踪就满一个月了，你们把她的猫粮，都分给小区里的流浪猫吃吧！”

挂了电话，妻叹了一口气，问我：“你说，外面这么大的雨，猪猪会不会被淋到？”

我望着黑漆漆的窗外，没有接话。

(二)

昨天，二女儿读研放暑假，我从余姚北站去接的，回来的路上，她又叨念起猪猪。猪猪是她寒假结束去学校后的三四天里失踪的，算到今天，已经失踪了整整半个学年。我说，要么重新养一只吧，这次就不养狸花猫了，老是往外跑才出事，买个真正的宠物猫吧。女儿说要养也等毕业了工作了再养，那才有时间天天管着，我可怕它又失踪了。等了一会，女儿自言自语说，还有一年呢，再等等猪猪吧，也许就回来了。

但我知道，猪猪是不可能回来的了。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它还活着，谁养不重要，吃好吃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还活着，最好是，健康地活着。

猪猪刚失踪不久那会，我们到周边小区也去找过，但终究是没找到。我在业主群里曾悬赏一万元寻猫，结果自然是没结果。有人说，猪猪可能是投奔爱情去了，但猪猪是去过势的，所以爱情与它无关。当时女儿坚持给它去势，就是为了防止他投奔爱情去。如果早知道它会不见，就不应该让它挨那一刀吧？每每想起它术后恢复期难受的样子，总让人同情。

猪猪虽是狸花，但真的很漂亮，或许，用俊朗来形容更好，毕竟它是雄猫。它灰白相间，灰色与白色的比例，各占多少我没测量过，也说不上来，但就是感觉恰到好处。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形容他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我想猪猪毛色的占比，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无论是灰还是白，多一分太多，少一分太少。它两侧上眼睑以上到脑门向后，都是灰色，直到脖子后面，才开始从左侧嵌过来一大块白色。也许是在上天造它时觉得突然进来一大块白色太突兀，于是在这块白色的中间，又描了一小点灰色进行了平衡和呼应。它下眼睑以下过下巴直到胸口乃至前脚，都是白色，白得如云坠雪，白得非常纯粹。而上天在最后一刻感觉这段设计成全白会有失轻佻，于是在猪猪左脚中部，给按了一段灰色，使得轻飘飘的白色顿时有

了些许的稳重感。就这样，灰中有白，白中有灰，有主有次，有正有倚，和谐而好看。以至于猪猪失踪后，因为我在业主群里发了寻猫公告，很多业主给我反应他们看到“猪猪”了，并把他们看到的“猪猪”照片发了上来，我曾反复向他们描述猪猪的美。以前，我以为所有的狸花猫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但随着对邻居们照片的辨认，越来越发现，它们长得各不相同。而无疑，猪猪是最漂亮的，不，是最最俊朗的。

当然，我们怀念猪猪，并不是因为它的俊朗，而是那大半年里朝夕相处从小养到大的过程中，倾注的感情。

人总是这样，拥有的时候不过尔尔，失去之后，才知道相处时的点点滴滴，都会变作思念。在猪猪失踪三个月后的某个夜里，我从梦中醒来，突然就想起它来了。那一夜，我翻看了很多它的旧照片和旧视频，一直翻到天亮。从初来到不见，因为这些影像，一切都很鲜活，甚至记得与之相关时它的每一个动作我的每一句话。只是一切，都已结束。

天气晴朗的夜晚，我常常去小区散步，而小区里，很多流浪猫也是这个时候出动打食，所以我会遇到不同的流浪猫。有人说，见到流浪猫的时候，你赶紧让它捎个话，让失踪的猫猫早点回家，有时候会有奇效。我知道这不科学，但还是好几次忍不住真的给流浪猫说：“猫猫，你有没有看见猪猪？如果你看到它了，告诉它早点回家！”说这话的时候，我很严肃，也很虔诚。我在想，人总归是要有些信仰的，信之则安，仰之则泰。把生命中一切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寄托给冥冥之中，也能给人以治愈。

后来我与妻闲聊的时候说，猪猪不过是一只猫，就已让人如此难过，想想那些小孩被拐走的家庭，真的会痛到无法呼吸吧！她说，你不要再给我提猪猪，一个字也不要提。

网上曾有一个比较热的问题：“曾经拥有”与“从未拥有”哪个更让人遗憾。我想了想，觉得尽管最后都是空白，还是“曾经拥有”更好些吧！至少会有一段美好的回忆，可以让自己一直回头，去看，去想。

曾答应女儿会再写一下猪猪，则以此文，为《猪猪二》吧！

小舅舅

一个很偶然的的机会，与朋友说到了小舅舅，说了没几句，突然就哽咽了。

小舅舅比我年长十余岁，当过兵，听说在一次训练中受了伤，脑子留了后遗症：话多，认死理，屁大的事沉浸在牛角尖里可以想几天几夜。没多久，就退役了。

退役后，做扫路工人。那时候大马路上大多倾倒了无数的小石粒，车辆跑过后，小石粒就会往路的两侧蹦，而路的两侧是用来走路和骑自行车的，有了小石粒自然很不便当，扫路工人就要把这些石粒扫回路中间去。于是车辆一过，石粒就蹦，石粒蹦了，工人就扫，扫完没多久，车辆又过，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算是有了事做。

为什么要在马路上倒石粒？既然小石粒要乱蹦，那不倒不就好了吗。我至今也没想明白。反正那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叫“石子路”，相比泥路，算是高端了不知有多少级。

扫马路绝对是一件苦差事，夏天烈日下，冬天寒风里，加上下雨天什么的，非常考验一个人的体力和意志力。干了没多久，小舅舅就打了退堂鼓，回家务了农。

但是务农挣不了钱，甚至管自己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舅舅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成了家，除了二舅与他同在老家那几间东倒西歪屋里，其他的都散落在离老家十几公里不同的地方。于是他经常会踩着饭点一会东一会西地去“作客”，就能糊上一口。但那时候大家都穷，去得多了，自然也就不受待见了。

那时我还只是十几岁的小孩，与他接触并不多。我与他接触多起来，是我二十五岁之后。当时我刚从舟山回慈溪定居，虽是慈溪人，却在舟山呆了八年，慈溪反而成了人生地不熟的杳冥。那时小舅舅已成了家，生有一个女儿，在一家事业单位做保安。得知我找了一份班上而且以后就长住慈溪了，他十分高兴，不断地搓着手，说道：“这样好这样好，我就说嘛，阿四（我排行第四，亲戚们都叫我阿四）长得一表人材的，怎么可以一直杀鸡杀鸭呢！”杀鸡杀鸭是我在舟山八年的营生，我说：“杀鸡杀鸭其实也不错的，大舅舅就弄得很好，西门头谁不认识他啊！”他说：“大哥哥是做得挺好的，但毕竟只是小生意，你以后一定会做大生意的！”

小舅舅很怕老婆，老婆说一他绝对不会说二。其实小舅舅是很喜欢他老婆的，说话的时候都是老婆长老婆短，很拍马屁的那种。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还是离了婚，孩子跟小舅舅。离婚后的小舅舅，开始变得沉默寡言，经常陷在自己的沉思里。别人叫他一两声，他通常都是听不见的，喊大声了，或者拍他一

下，他才会突然惊醒过来的样子。

小舅舅开始喜欢上了酒，他做保安期间，还叫过我几次一起去喝。那时候对门岗保安的管制大多还是比较松散的，晚饭期间喝点酒不会有人管。我去喝过一次，正是夏天，小舅舅准备了猪耳朵、花生米、还有几个小菜，我和他在门卫室里从日落喝到月出，喝了十多瓶啤酒。那一天他很高兴，说了很多话，具体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就是一直与我“探讨”人生的意义：人因何而生，因何而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我点头附和一下，或者说上几句与他观点相同的话，他就会立马抚掌大笑，然后赶紧给我满酒，与我碰杯一饮而尽。有人进出门卫的时候，他都会起立弯腰，然后笑着介绍：这是我外甥。其实很多人对我是谁都是不感兴趣的，大多礼节性地笑笑就一闪而过，然后他就喜滋滋地坐下来，问我：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

后来过了大约有半年，我搬到了北门外租的一个小房子里。有一天，他把女儿送了过来，说女儿让我照看几天，他有些事要办。小表妹那时候只有五六岁，每天跟屁虫一样的跟着我，应该有三五天吧，他才来接女儿，他给我说，他已经不在那里做保安了。问他那要干嘛去了？他也一脸的茫然，然后冲我笑笑，说先回老家呆一段时间吧。

老家，除了我二舅，还有我外婆在。外婆年事已高，但性格很好。外婆一个人住在最东间，西边两间，是二舅的居所。也就是说，小舅舅在老家其实是没有居所的，他与几个姐姐之间属于同母异父，在普遍不富裕的情况下，打小的时候起，只会摄入不会产出，自然是受白眼的时候多。好不容易长大成人了，成家立业了，结果这次回去，既无家，也无业，除了一米八的个儿，什么也没带回去。他在外婆的那个小房间里，加按了一张竹榻床，铺上被子，算是安顿下来了。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是无力抚养女儿的，所以孩子没多久就送去给了他前妻那里。

我偶尔也会去看望外婆。听外婆说，他整日无所事事，除了有时会去村里谁家看一会麻将，大多时候就在屋西边那条从村南通到村北的泥路上，踢石头。“踢石头？”我有些不解。外婆说：“是的，就是把一颗小石子，从村尾一路踢到村头，再从村头一路踢到村尾。”二舅说：“嘴里还一直念念有词的。”最后大家共同叹气：样个结煞（怎么办呀）。

我问小舅舅，你这一天天踢上踢下在干嘛呀？小舅舅笑了，他的笑容一向天真烂漫，说：“我在练功夫啊，就像降龙十八掌之类的功夫。”我说还是找个工作吧。他就正式起来，认真地看了我一会，说：“难

啊，哪有这么好找的。”我说：找找呗。他说：“是的是的，找找，你也帮我看着点。”然后一转身的工夫，他就去村里小店买了啤酒和几个小菜回来，拉着我一起喝酒。我记得那一天，也就下午四五点，天气很好，太阳还很高，他把一张小桌子从屋内移到了道地上，手脚轻快地又是搬凳子又是放碗筷，一切停当，太阳还没下山。村里人经过的时候就说：“唷，今天有客人啊。”他就乐呵呵地大声说：“阿四在，阿四在。”外婆盛了饭从屋里出来，一边走一边笑骂他：“眯火眼笑个子，样有一趟样个（眉开眼笑的，哪有这样的）。”他也不反对，依旧乐呵呵地说：“娘，你赶紧过来一起吃啊，难得阿四来。”外婆就对我说：“你小舅舅一直说和你最说得来，你看你今天过来把他高兴的。”我一个劲地点头，小舅舅就对我说：你要多来，这里人都听不懂我的话的。你要是不来，我就只好自己和自己说话了。我似乎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踢着石子走路的时候还要念念有词。因为我想到了《射雕英雄传》中左右手互搏的老顽童周伯通。无人陪伴，就只能自娱自乐；无人理解，就只能自言自语。这个或许还能提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我思故我在。

但他的所作所为，在旁人看来，都是“神经出了问题”，加上没有工作，大家对他也就有各种看法。尽管他对任何人都是毕恭毕敬客气有加的样子，但依然得不到很多人的尊重。大家言谈当中，多是不屑和奚落。这让他非常苦恼。有一次他问我，他对别人这么好，为什么他们却对我那么不好。我说：找个工作或许可就不一样了。他说：“我也想找个工作，但是别人一看到我，就不想要我了。”顿了一顿他问我：“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说：“没有，你很好！”确实，在我的眼里，他纯粹、简朴、人畜无害，从无害人之心，有什么不好的呢？他沉默了一下说：“过几天，我去看看医生。”后来听说，他果真去看了医生，也吃了药，但是依然没能让他谋到一份工作。再后来外婆摔了一跤，只能卧床了，他住在外婆那里才突然变得名正言顺起来。他照料外婆，并因此也能光明正大地收取哥哥姐姐们给外婆的生活补助了。

我是二十六岁下半年结婚的。结婚前，照例亲亲眷眷的都是要我去请一遍的。小舅舅那里，也不例外。

听说我要结婚了，他有一瞬间的懵。说：“阿四，你要结婚了啊！”我说是的。他小声地说：那我礼也送不出。我说送什么礼啊，人来就好了啊。他说：那不行的那不行的。

关于他的死讯，是大舅舅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父亲的，说是在余姚的一段铁路上发现的，警方已确定是自杀。事后二舅说，前几天小舅舅

曾问他借三百元，但他那时也没钱，所以没有借给他。他的口气里，百味杂陈，却是理不出一个情绪来。死讯传来的那天，正好是我大婚。

往来熟客每纷纷

周日，忽然想偷个懒，便没有和往常一样起了床就去公司，而是去打了一场羽毛球。

曾经一度痴迷羽毛球，迷到一日三场甚至连午睡都想去球场睡的程度。但后来业余的羽毛球水平得了专业的羽毛球病——肩袖撕裂，虽然经过手术和几年休整已经好了很多，但运动能力多少还是有影响，加上年岁增长体力自然下降，渐渐也没以前那么痴迷了。

今天的这场球，打得还算尽兴，肌肉记忆还在，好些球还是比较精彩。欣欣然别了球场，回家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十一点多，到了“阿豪牛味馆”。阿豪正在灶头，见我进去，笑意灼灼。

“阿豪，面还有么？”

“有！”阿豪点着头，揭开锅盖，开始准备。

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和阿豪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第一次知道阿豪牛味，是在铁兄的朋友圈里。由于离我家不远而我也喜欢牛味，所以没几天就去吃了一次。铁兄知我去了，让我写个东西，我就写了一首词。

西江月

铁兄盛赞阿豪牛味面馆，日前及闲亲尝，果觉风味极佳。铁兄悉之，命余成诗。今得“面白三分雪，葱青一段春”句，忽觉小诗不足渲心头之荡气，乃添两字，发而为词也。

面白三分梅雪，葱青一段烟春。数根牛骨镇香云。试问饥肠怎忍？

阿母堂前帮衬，阿豪灶上殷勤。往来熟客每纷纷。原是八成邻近。

但那次，阿豪并没有收我的钱。实际上，后来好几次去吃，无论是微信还是支付宝，阿豪都没收，这让我很难熬。后来好几次想吃，也是硬压着没去。直到上个月实在压不住了，又去了一次，那次在我付账的时候，阿豪又说不用付了。我说你老不收钱，我怎么来呢？那一次，阿豪收了。我想这也是我今天敢大大方方再来的最大原因。

从成益兄的文章中得知，阿豪以前当过兵，退伍后经商，但遇人不淑，过于相信人，不但没挣到钱，还蚀了本欠了债。后来又去打工，跑美团，做代驾，总之一路比较坎坷。前两年才开了这家面馆。阿豪开面馆，也不是伸手就来的事，而是专程去余姚拜过师的。

我去年心血来潮写《惊鸿》，适逢剧中沈伟与孙大中有酒要喝，就干脆安排到了阿豪牛味馆，算是给阿豪做了个软文广告。铁兄看到，大乐。而另有一个朋友看到，说：“要不是小说，说不定阿豪牛味现在被你害惨了！”我莫名惊说：“怎么就害惨了？”朋友说：“这几天疫情爆发，不是不能堂食了啊？”我大笑：“这个只是昨天写的，又不是昨天发生的。”阿豪看到了，转发了这一集，后来陆陆续续又转发了很多集。我的软文广告有没有给阿豪带来几碗生意我不知道，但阿豪为《惊鸿》增添了不少人气则是铁板钉钉的事。

阿豪把面盛到了大碗里，接着捞炖烂了的牛骨头入碗，我过去自己挟了一大铲的香菜和葱。

阿豪说，我给你搬过去吧。我说不用不用。这当然不用，我自己搬就是了。我给面里放辣酱，阿豪说要不要酱瓜？我说要的。这次是阿豪送来的，一小碟，紫褐色的酱瓜上面，泼着一层明晃晃的香油，我挟了一块，甚为入味。

面色一如既往的粉白，葱色一如既往的青翠，搭在一起，很是勾人食欲。“面白三分梅雪，葱青一段烟春。”这两句，我觉得犹不足传神。我把面用筷子高高地挑起，散发着热量，然后送入口中，不必转味已是满口生香。我突然发现，所有文学性质的文字，或许都可以归结为“无病呻吟”或者直接斥之为“废话”更好。无论你怎么去描述去引申去渲染，此时此刻，没有比“好吃”这两个大白字更传神更一步到位的词。

好吃！

这时又来了一个客人，阿豪与他交流着接下去要做的面条。

店堂里单环着一首歌，声音不大，但足以听清，是最近很红的《一半疯了，一半醉了》。最近这首歌很多人唱，而且基本都红得发紫。“熙熙攘攘这命运的道场，谁曾燃起希望烧一片空旷。多少心的滚烫开不出花香，有梦的人也许最迷茫。”这个声音我不知道是谁的，比苏谭谭的烟嗓清爽一点，比魏佳艺的清爽又烟嗓一点。配这首歌，竟是恰到好处。我问阿豪：“这谁唱的啊，很好听的！”

阿豪说不知道是谁唱的，并找了个版本发给我，我一看来是苏谭谭，就说这声音不像。

（下转第63页）

故乡

虞俊涵

我不喜欢我的故乡。

我缓缓踩下油门，驶出高速收费站，面前是一段熟悉的匝道。“终于回家了……”我心里想着。我从小在这长大，这段下高速的必经之路已经见过不少次了。路旁那段熟悉的绿化带依旧稀稀疏疏的，杂乱的枝条上光秃秃的只有几片发黄的叶子，掩盖不住根部贫瘠的土壤。路段两边是低矮的店面，都是五金店之类的，冲床的声音不绝于耳。从外面往里看，这些店的门大开着却灰扑扑的什么也看不清，好像光也照不进去。

从我记事起，这里好像就没变过。老家熟悉的一切让我的全身放松下来，翻涌而出的安全感盖过了跋涉的疲倦。而这时，另一种厌倦的情绪也油然而生，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样一句话：我不喜欢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并不是很贫穷的地方，市容也不破败。换句话说，其实我的故乡并没有什么特别惹人厌。这里就是一个普通到找不出任何特点的县城。如果有那么几个鲜有的旅游者到来，乍一看到的就是那种轻松随意的生活景象——一条国道像条大动脉贯穿整个县，两边都是些两三层的平房，其大多数把第一层向国道敞开了当店面，做一些勉强能养家糊口的买卖，往上的一两层要不自己住，要不简单装修成公寓租给

外来打工者。

拐进国道旁的支路里往往非常拥挤，路里边可能会有菜市场，可能是饭店汇聚的地方，可能也会有一些娱乐场所。这些小路往往人流不小，本就很窄的路的两边还总停着车，车喇叭声不绝于耳。这些支路的路口会有几个老奶奶拿着把有点岁数的板凳坐着，卖一些带着小土块的苗——她们从来不吆喝，无论春夏秋冬，手上总拿着把蒲扇。十几年过去了，老奶奶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又看上去没换过人似的。一切看上去安稳祥和，人们开着汽车或电瓶车各忙各的，生活节奏不快也不慢。

当然，一个人对自己故乡的了解肯定不同于初来的旅者。

当我回忆我的童年，往往不带喜悦。

那时候，我们这个小地方还没有一栋高楼住几百户人家的小区，大家住的还是小平房，很少有三层以上的房子。村子里的人也很少说自己的村名，甚至还沿用上世纪生产大队的编号。

那时，我住的村里只有一家超市，几乎所有人仍然是去菜市场买菜的，这家超市看上去总要倒闭的样子，不过这是题外话。小学每天放学后，我爸接我上车就带我去菜市场，我对我爸最常去的那个集市记忆深刻。那里没有一丝小说中故乡的味道，菜市场那满是污水的街上，菜秸子散落在地上被行人踩烂，散发着阵阵腐烂的味道。小贩们瞪大眼睛争先恐后地吆喝着。红白蓝交错的劣质塑料布上沾满了黑泥，盖着一个个肮脏的鸡笼子。笼子满是恶臭，鸡都把头从铁笼的空隙里拼命往外伸，撕心裂肺地叫着。到处都是人，穿着被油烟熏黑了的花袄的妇女抱着婴儿与小贩讨价还价，搞不好还要大吵一架，她们怀里的婴儿总是在哇哇大哭，声音交杂在一起很是刺耳。男人们则打着赤膊，挺着一个肚子，弄着几个被脂肪撑变形了的纹身，在某一家店的门口蹲成一排，抽烟喝酒，扯着嗓子吹牛。

后来，我那去过大城市的妈妈，毅然拿着些微薄的积蓄，搬离了那个又老又旧的地方，我也成为了我们那个地方最早一批住进高高居民楼的人。但那些菜市场，深深地扎根在我灰色的童年里，影响了我的灵魂。这是我的故乡给我最初的也是最纯粹的烙印，以至于我偶然回想我无趣的童年时，却只能想起那时街边，石墩子旁一地的烟头，那些赤裸着上身的男人的纹身，还有他们呆滞且原始的眼神。

小时候的我是骑不了自行车的，也不是说我没有

自行车或者身体特别差，只是我那时太好动，是学校出了名的野孩子，爸妈不放心罢了。不过我依然有机会往外跑，实在不行就透过自家车的车窗努力往外看，看外边的世界。

初二时，我终于可以骑着雪藏了六年的自行车出门了。新家那个小区外面的大道又新又宽，还没什么车，我会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和电瓶车竞速，尽量骑得远一点。高二时我又开上了电瓶车，这下我可以不费一点体力到处逛。我沉溺于这想去哪就自己去的感觉，总是一出门就要绕着小县城开一整圈，在每条小路里蹿进蹿出，每次出去，都要用掉电瓶车大半的电量。

后来，我慢慢地就不再那么喜欢出门去了，我依然喜欢这种想走就走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独立与自由。只不过我眼中的故乡开始慢慢改变，这种改变，不是房屋的拆或迁，不是人口的更新换代。这种改变，是像洗了太多次的衣服，浸泡太久，拉扯太多，纤维慢慢断裂散开。我的故乡，慢慢在我眼里散开，变成一条条信息——

这条路是哪一年时翻修过，是把水泥路铺成了柏油路，锯掉了从路口开始数的第几棵大树……

这家店是什么时候开的，本来是一家什么店，又在什么时候换了一个老板，招了哪家倒闭了的饭店的一批员工……

这个地方要拆了，我在几岁时来过，来干什么，是几年的老场所了……

这个烧烤摊是哪一年出现的，每年的价格怎么变化的，在哪一次贪便宜，吃到了不新鲜的食材，最后拉了肚子……

——诸如此类。

所以，现在的我走在街上，很少能看到让我感到好奇的激动的值得驻足的。我的故乡被回忆揉碎，一丝一缕地摆在我面前，像是个破解版的游戏，鼠标移到哪哪就弹出写着通关提示的词条。

这一切让这个地方变得无聊至极。

人是什么时候才有了故乡概念的呢？

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是在深夜，22点发的车。为了省一些票钱，我买了绿皮火车的硬卧，一上车我就感到局促，这种强烈的感觉在二十年左右的往前岁月里从来没有过。不算高的车厢分了上中下铺，上铺和中铺的高度甚至容不得人坐起身来，床铺又很窄，要费很大力气才能翻身。上车后坐立不安的我不知道能干些什么，就马上到铺上早早躺下了，后面的时间里就只能一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车厢里的空气一开始还算清新，后来就变得闷热了。时间不早了，没

会广播里传来了模糊不清的两句话，车厢里便熄了灯。

我躺在黑漆漆的一片里，只看见对铺的手机发出刺眼的光……我只好看向窗外。绿皮火车摇摇晃晃地穿过一个个陌生城市，从千万粒石子上颠簸而过。幽黄的路灯已站在铁轨旁边不知多少年，佝偻着的影子失了声。微弱的月光顺着铁轨抚过山川，身子下面传来大地低怆的声音。我盯向上铺床板那杂乱的花纹。不知哪里吹来气味复杂难闻的风，火车脏又旧的地面上，散落了一地瓜子壳。

人们开始昏睡，万幸的是没有呼噜声。我想着那个陌生的城市和无法预知的明天，失眠又有点加重了。而此时我第一次想起我的故乡，我发现我的故乡像极了我那躺在床上昏昏打盹的父亲，让人感到熟悉、感到厌倦，离得远了又很思念。

后来，我匆匆忙忙参加完活动就回去了，本来打算顺便游玩一番的计划莫名地被自己取消了。顺口一提，那个城市很有生机，走出酒店满耳都是人声、鸟鸣，我很喜欢，不过我明白这种喜欢只不过是我不了解而喜欢罢了。

车子拐了最后一个弯，开进那条印满我自行车辙的大道，我住的小区已隐约可见了。这个小区现在已住满了人。天色才刚黑了一些，半栋楼的灯就已亮起来。我依然记得我仍在念小学的年纪里，也是刚刚入住的时候，大多户人家还没入住，楼上楼下总有装修声，穿过天花板和地板传到我家里，抹去了“家”该有的人情味。我的房间里还一股甲醛的气息，好几年才散发干净。晚上出去散步，整栋楼像是只住我自己一家，只能看到高楼阳台上锯铁条时忽闪忽闪的强光和偶尔飞溅到高空中的火星。

我还想起我最热烈的年纪，暑假时却因糟糕的成绩不得不每天待在小巷子深处的补习班里。那时补习结束后，我的父母没时间来接我回家，便叫了个蹬黄包车的老师傅，每天准时来接我回家。这条回家的路要走完故乡最老的一条街，一直到还在建设的新区。我坐着老态龙钟的黄包车穿过树荫包裹下的小路，七月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穿过，细碎的光斑撒了一地。蹬车的师傅头发稀疏斑白，脸上深刻的皱纹让他看上去很慈眉善目，年纪大到腰已直不起来了，佝偻着身子断断续续地敲着铃铛。一整条路拥挤又熟悉，街两边的声音很嘈杂，又好像来自很远的远方，闭上眼睛听起来，像极了那个菜市场。

身边的一切变或是不变，太多的思绪一下子搅得我心神不宁。我刚升起来的归宿感再次被盖过。

我不喜欢我的故乡。

母亲的新鞋

■ 应爱卿

母亲做了一辈子的鞋。

母亲九岁时，我的外婆因病去世了。留下五个子女，大舅二十岁，在部队当兵，二舅十八岁，三舅十六岁，我母亲九岁，还有七岁的四舅，和四岁的小舅。母亲成了家里唯一的女人，必须要担当起家里的烧火做饭洗衣和所有的缝缝补补。我的外公带领二舅三舅起早贪黑，砍柴卖柴，艰难维持一家生计。母亲小小年纪除了洗衣烧饭，看护两个弟弟，还要做外公和舅舅上山的草鞋，还要学会补衣补袜。寒冬来临，看着两个年幼的弟弟满手满脚都是冻疮。母亲十二岁时为小舅做了第一双棉鞋。母亲说这第一双鞋是隔壁阿咪婆婆手把手教的。尽管鞋底纳得不够硬，不够挺，上的鞋帮也是有点歪歪扭扭，但是经过三天的努力，终于做出了一双能暖和小舅小脚的棉鞋。母亲说，六十多年前小舅穿上新鞋时对着她说的模样如同眼前，“阿姐，你做的鞋和阿姆做的一样暖和。”母亲说，望着拖着鼻涕的弟弟，露着微笑，双脚踮着脚走路，不舍得下地的可爱模样，她那双满是针刺伤和裂开口子的手忽然感觉不怎么疼了。

从此做鞋再也没有离开母亲的日常。一做就是六十年。给外公舅舅们做，给我的父亲做，给我们兄妹做，给亲朋好友做。只要农忙中空闲下来，她的手里随时随地带着需要纳的鞋底，见缝插针纳鞋底，家里的旧衣破布从来都没有扔掉的，都是母亲做鞋的辅料。在夜深人静时，在煤油灯下，设计着鞋样款式。一双双坚实又好看的鞋，穿在大大小小的脚上。

我小时候穿的布鞋，在我们村子里是款式最好看的，是邻家女孩最羡慕的。母亲的做工极其精细，鞋底纳得精密硬直，针眼线路针针笔直，鞋面的布料颜色搭配新颖，鞋子的式样又与别人不一样。女孩子的鞋，母亲总是用颜色亮丽的布料，红绿的格子呢，灯芯绒等。母亲为我做过两节头鞋、方扣鞋、船鞋、松

紧鞋、搭襻鞋、河蚌棉鞋、筒管棉鞋……我在母亲不同的鞋码里渐渐长大。

母亲为我做鞋一直做到我在医院工作，她怕我上夜班脚冷，做了厚厚的棉花絮河蚌棉鞋，鞋面是紫红色的灯芯绒，黑色滚口条，怕医院拖地的消毒水沾湿了鞋底，特意去钉上鞋桩。后来感觉钉上鞋桩感到笨重，走路不轻松，做好了鞋面，送到鞋制店，用了轻便又不湿底的橡胶底。每年一双，鞋面每年换颜色，大红的呢，紫红的呢，藏青的呢，格子呢，总让我在冬天有一双暖脚又合脚的棉鞋。

日子过得真快，我的孩子从呱呱落地，到跨步飞奔，母亲从老虎头鞋做起，绒线鞋，单鞋，棉鞋，一直到上学，儿子喜欢穿旅游鞋，不再喜欢穿她做的布鞋，母亲才慢慢停下做鞋的节奏。这十几年里，母亲的视力也渐渐减退了，慢慢地把做布鞋转到编织婴儿毛线鞋，她送给左邻右舍，送给亲戚眷眷，甚至是不相熟悉的路人。只要人家喜欢，向她讨要，她必定慷慨赠送。当她把一双双小巧玲珑的小鞋捧在手里，她总是疼爱有加，如同捧着一个可爱的宝宝，眼里露出无限的慈爱和温柔。如同看着小时候的四舅小舅，如同看着我那顽皮可爱的大头儿子。

自从去年新冠后，母亲视力又减弱了许多，母亲说：“我趁着在太阳下，还能编织几双，我给你准备几双毛线小鞋，将来你的孙子孙女可以穿穿，给我孙子的小孩也准备几双”。母亲一共编织了八双。两双大红，两双枣红，两双绿色，两双黄色。配料是其他颜色的毛线，红绿相间，红黄相间，钉上眼睛一样的小纽扣，或是留一簇绒线做胡子，钩几针木耳边，形态各异，憨态可爱，让人爱不释手。这些适合三到六个月婴儿穿的小鞋，我想象着我的孙儿孙女睡在摇篮，穿着太太做的鞋，蹬着脚，舞着手，传来一阵阵格格的笑声。

瓦窑头， 又在燃烧什么

■ 陆建立

瓦窑头最近很火红。

瓦窑头在慈溪鸣鹤古镇的南隅，属于双湖村的一个自然村，有一座杜湖书楼。因为杜湖风光，书楼墨韵，再一次成了网红，连新华社也在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浙江慈溪：“千万工程”优胜县的“美丽蝶变”。

这是由书法家翁金豪精心打造的书楼，在双湖村上弯路83号。他是我的好友。因书院东临杜湖，屋前是休闲开放区域，近湖的树下面有两顶户外遮阳伞，伞下配有茶桌、座椅，中间一块不大的绿地，那是草坪铺成。一架古筝，在一袭玫红长裙女子纤纤的手拍下，美妙的旋律让人心旷神怡；边上穿旗袍的女人们也秀起了服装秀。那一排瓷缸上的荷叶，在湖边散发着淡淡的芬芳。这里，现在已成了游客们打卡拍照的好景致。大家坐着，边喝茶边聊天，望东南，远处的翠屏山，青山如黛，湖面碧波荡漾，湖中的几个小岛隐隐绰绰地，呈现在眼前，感受着初夏的凉爽，享受着江南水乡独有的温柔缱绻。书院二楼，悬挂着主人

书写的或收藏的作品，楼梯旁的书架，整齐排列着许多中外名著、地方文献、以及一叠叠文联的《杜湖》文学期刊。你来时肯定会被房间里浓浓的书卷气所陶醉。坐在临窗茶桌前，几盘茶果，一壶香茶，杜湖的烟波浩渺和书楼的诗意气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仙境鸣鹤，在杜湖之畔，展开了一幅乡村浪漫的画卷。

双湖村确实是块福地，因在杜湖、白洋湖之间，山水相依，犹如一块魅宝，嵌在鸣鹤的仙境里。杜、白两湖形成于汉光武帝初年，距今将近二千年历史，这又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的核心区，从南到北，分布着三个自然村，生活着世代烧窑的瓦窑头人、三面环山的翁家山岙人、晒盐卖盐的盐仓人，现在村庄合并后叫双湖村。一条千年历史的古运河，成了与鸣兴村的分界线，双湖在南，鸣兴在北，两村当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湖村曾获浙江省美丽宜居村、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浙江省3A景区村等荣誉。

不说鸣鹤曾是北宋时的古盐场，或与唐代大文学

母亲一辈子做鞋，真正为自己做的鞋很少。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穿皮鞋旅游鞋的年代，母亲穿的好鞋子极少。她七十岁生日时，我给她买了一双奥康棉皮鞋，她知道价格五百多，心疼了好长时间，说下次坚决不要买这么贵的鞋子给她，新皮鞋也一直不舍得穿，这两年我再三劝说，再不穿，皮质老化了，就要报废扔掉了，她才出门访客穿几次，平日里穿的还是地摊里买的，十几元二十元的便宜鞋。自从母亲去年脚扭伤后，虽然伤好了，但是每每走路，总是感到伤脚的脚踝特别沉重，遇到阴冷天，酸重更是加重。我

就想着给母亲买一双好鞋。双十一，我在直播间给母亲买了一双斯凯琦女鞋。鞋到了，试试大小刚好，我直接剪掉商标，怕她心疼钱，又喊着要退货。我叫母亲平时就穿这双鞋，上街买菜，散步。穿着穿着，母亲喜欢上了这双新鞋，她说走路时它会自动弹起来，感觉走路不用那么费劲，脚很轻松，也很暖和，脚酸脚重都好像减轻了不少，母亲说这样的好鞋一定很贵吧。我不贵，比起她起早落夜做的每一双鞋子，它可便宜多了。

家柳宗元《虞鸣鹤诔》的种种关系，那虞喜的测天楼、虞世南的诗和书法……他们在中国灿烂的文化史中，已经留下了光辉一页，那都是双湖村里的前世历史。“白湖诗社”的诗人们，生在鸣鹤，喝两湖水，住马头墙老屋，坐船上，聚群吟唱，或饮酒品茶，留下一篇篇描写家乡民俗风情，与杜湖、白洋湖、翠屏山、栲栳山等咏景诗作，世代传唱着。李叔同悲凄的《送别》、陆一飞的鸣鹤系列画中一幅《古镇鸣鹤春意闹》在香港拍卖成功后，轰动了整个世界；余秋雨的《庙宇》，让人们记住了白洋湖畔有座辉煌的金仙寺大庙。

从杜湖湖滨路过来，沿湖中路西去，到了一座山边，这山就是碗瓶山，不大，低低矮矮的，山上植有一棵高耸的树，其实它是棵移动的信号树。湖中路将村庄南北分为上湾、下湾。路南见有一个虞家小院，几间空置的楼屋，门口的竹篱笆栏内，搭了个牌楼，别有一番风情。瓦窑头是一个千年古村，顾名思义，是一个烧瓦窑的地方，以前周边窑炉较多，高耸的烟囱就知道这里有窑场，村民大多做窑工，也靠山里种植杨梅、毛笋为生，世代枕湖而居。《慈溪县志》曾有记载，早在明代，砖瓦窑业集中在杜湖、白洋湖、上林湖一带，尤其在杜湖畔碗瓶山下一带，形成一个专制砖瓦的村落，瓦窑头名称就这么来的。瓦窑头以前是专烧瓦片的小窑，后来改建了慈溪第二砖瓦厂，用轮窑烧红砖，为改善生态环境，现在轮窑拆迁了，只在下湾还留有小窑，成了民间的砖窑博物馆了，双湖村正在努力打造独具农文融合的古村旅游目的地。

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翠屏山四周早有先民活动的轨迹，汉魏时已用瓦片替换掉房上的茅草了。以前房屋顶上的瓦片、板瓦、筒瓦、还有瓦当等，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这里有山有水，燃烧不尽的成堆柴树，集中的窑炉，曾做出各类砖瓦。瓦片青灰色的，铺在屋顶上，先就一排排底面朝上铺好，再在上面一层层覆上去，整齐排列，互为扣盖，当然，还有用于屋脊上的脊瓦等等。

慈溪还是闻名中外的秘色瓷的产地，产品精美绝伦，到了晚唐时才成熟，成了地方特供品供奉朝廷，到了北宋末南宋初却停烧了，而民间造房使用的砖瓦一直没有停息过。在碗瓶山的西面窑场，我也曾去学过做瓦坯，先用脚将泥踩踏，加水，再踩踏，待泥很黏时，挖点泥坯，糊在木制的瓦坯模具筒上，边转边修补黏贴，筑成圆周形的瓦坯，然后将坯筒放在晾晒场地上，向里收缩坯筒，瓦坯们整齐排着晒太阳，略干后，轻轻一拍，分成四块瓦坯，然后装车，拉入依山而建的瓦窑中烧制。瓦匠活真的也不容易，瓦坯制

作得厚薄均匀，更要手脚快捷，一般这活多是计件的。现在想起来，确实也有点意思。

车沿着瓦窑头碗瓶山的上湾路，从北往南，再左转弯行驶，入眼的满是杜湖的湖光水色，掩映着绿树青山，对岸的群山雾罩，那个炊烟袅袅，黑瓦白墙的小山村，大概就是小眠岙村庄了。在停车场停好车，抬头见有幢在建的高楼，陪同的村干部告诉我，说这是瓦窑头旅客服务中心。微风轻拂，心情也愉悦起来。这里原是堆砖泥的场地，以前总是看到湖边泊着挖泥船，现在村里新改建了瓦窑头公园，有亭，有桥，亦有溪坑，花海正开得缤纷绚烂。那天刚好是星期日，在湖畔绿地上，撑起了一顶顶的黑胶天幕帐篷，蛋卷桌上铺满了精致的美食，与三五知己坐在折叠休闲椅上聊聊天，或二三人人家坐在户外垫上，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一览山水，享受自然之风。我数了数，帐篷约有几十顶。在树林下，也有人躺在吊床上，摇晃着，一番享受的样子。沿碗瓶山下居住许多村民，民居错落有致，青瓦白墙，也有石头堆垒成的围墙，充满了恬静、古朴的江南气息，尽显原始的慢生活魅力。

我走在上湾路上，弄堂里，大门口，见到许多老年人坐着在聊天，还有小孩子们嬉笑打闹的声音传来，一会儿来到了最近打卡的网红点，上湾路133号——小春的茶事。小春的茶事是一处私人茶馆，主人进行了一番精心改造，原是出于请朋友喝茶聊天设置的，刚修建好时，没对外营业，我就来过几次，几个朋友一起品茶喝酒，湖边摸点丝螺，外加几盆熟菜，其乐融融也。有时，我来时，他不在，他忙自己的活，这里闭门谢客了，他会悄悄地告诉我，钥匙放在某一块石头下，我们自己去开门，烧水煮茶。今天因要采访，再次相约到他的茶室。在湖边，最醒目的一块白色长方形的牌子，上书“我在瓦窑头等你”，门口的绣球花、雏菊、天蓝鼠尾草等灌木花丛点缀其中，四季花开不断。那天人特多，门口已经坐四五桌，或一对的，或五六人的，他们与山水相伴，多希望时间能停留在这里，看看瓦窑头的云，吹吹瓦窑头的风。

室内一张厚实沉稳的老榆木茶台，那古朴的茶具、茶设，小春已坐在茶台前，忙着与几个朋友沏茶、聊天。他黝黑的脸，短发，戴圆圆的眼镜，下巴上的一束胡子，一看就像一位艺术家。他是一位资深装饰设计师，从业已经二三十年了，他超前的眼光，第一个在瓦窑头开设了茶室，享受这里的山水、天地之精髓。现在，他创意渐起，陆续开设了好几家小春的茶事系列。在上湾路93号，看到了茅草堆中的“飞鸟集”，户外太阳伞下，放一个躺椅，捧一本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喝茶看书，也可大声朗读：“夏

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走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在村办公楼禹皇路北面，又造了意想不到的“兔舍里”，那童话般的草舍里，小鹅在水沟上慢悠悠游，窗前满是飘香的稻穗，或浓浓的油菜花味道，春耕季节，白鹭们在此成群结队，在寻食，好一幅农家喜悦图。小春借杜湖山水美景，成了网红，他用艺术唤醒山水和乡村的灵魂，也成就了双湖乡村旅游的新样板，带动了乡村休闲产业，他也被推荐为观海卫最美乡贤。

在“小春的茶事”喝了茶，聊会天，见夕阳慢慢西下，余晖映射在湖面上，波光粼粼，一群野鸭子漂浮湖面。我眺望蓝色的天空，黛青的山上，隔杂着一堆堆的云朵，像奔跑的羊群，又像飘逝的丝巾。我准备继续往北行走，路上看到修复的围墙，大都用青砖所砌，嵌上灰白的水泥，墙上挂着铁艺藤篮，有吊兰向下垂下。而窗户则用瓦片叠起来，一圈一圈的，呈浪花型，显得精致又特别。

在上湾路上，刚巧碰到卫城的几位书画界大咖，他们叫我去一家叫“富美乡村服务空间”的茶室，近前最醒目的是一棵松树，墙上钉一块牌子，上书“云尚临风”，我看了云里雾里的，不太明白，他们解析说是“云显得千姿百态，因为有风。”好一番诗情画意，顿时涌上心头。主人热情地迎接我们，他是一位儒商，名下有两家企业，主要生产打火机以及插座、机柜、控制台等，业余又是练书法、玩摄影，没几年，成了省级会员，还被推荐担任了卫城书画家协会主席，从此，观海卫书画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他还赞助宁波市书法家协会主办了“鉴古烁今·首届宁波市刻字作品展”，真是一位有钱又有爱心的艺术家。他在杜湖畔瓦窑头，找一间原先做厨房的小屋，进行微改造，这里，就成了文朋诗友、乡贤名士沏茶聊天、挥毫泼墨的交流场所，国内书画界的名流著名画家何水法教授，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冷印社副社长朱关田等，也到此喝茶品茗，看尽这里的好山水，也留下了他们珍贵的墨宝。

再往北，上湾路9号，是瓦窑头人王焕松的“松涧茶室”，他从小生活在湖畔，喝杜湖水长大的，他的一幢三底二楼的私宅，重新装修一番，搭了一间平房，三面装了钢化大玻璃，可以眺望山湖美景。围墙里的小花园，挺拔的翠竹、精致的盆景、嫩绿的草

坪，秋冬午后伞下晒太阳聊天、或夏日坐湖边赏月喝茶，这里生意经常爆满。门口平台上，经常有爱美的女人们，穿上汉服，在此走秀，留下了当代乡村女人的倩影。她们把美图发到抖音平台上，在网上尽现妖娆，也让慕名而来的顾客们恋上了瓦窑头的山山水水。

松涧茶室的后面旁，有一座古庙，庙极小，只有三间屋面，高的小平房、黄墙黑瓦，庙门上挂有一块匾，上书“隔塘庙”三个金粉大字，看起来有点年份了，我不知道这座庙什么时候建造成的？因闭着庙门，也不确定里面供的是哪尊菩萨哪尊佛。据说有千余年历史了，宋时，杜湖西沿岸山脉，瓶窑山一带多墓葬，可能作为祭祀的地方庙宇，也是当时窑工们的心灵依托。

隔塘庙边上有条路，向西，沿路墙上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标语，其实这条路不长，只十几米，就见阶梯，一层一层往上跨，转弯，再往上，就见一溜高耸的围墙，一幢青砖灰墙的建筑耸立眼前。这里以前是瓦窑头小学的位置，并村并校后就改造成村里的乡村图书馆。南墙是古法制瓦的壁画，一整套制瓦技艺十分清晰明朗。因在山上，站在广场上远眺，北面的鸣鹤古镇、杜湖畔临水依依的杨柳，尽收眼底。南面的杜湖上、翠屏山半山腰飘飞着白色的炊烟，似雾，似霾，更似云。云和水一样，无形无态，自由自在。向往自由，钟情山水正是人们融合自然的情怀。真如昔人云：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这里，什么都齐全了。

早见一群人在这里忙碌布展，一排钢管搭起的展板，介绍了双湖村的规划、瓦窑头公园的建设，几个典型知美艺术空间，预告还有小春的一个经验报告会，他如何用艺术唤醒山水和乡村的灵魂，一问，才知道明天这里有个重大活动，浙江省知联会、宁波市知联会主办的“之江同心，校地直通助共富”活动，中国美院、浙江工大、财大、工商大学、宁波大学等高校的教授、专家来此传经送宝，给村里的艺术乡建再添一把火。明天的瓦窑头将会发生什么？我确信，一定会发生什么。

天已暗下来了，湖中路的霓虹灯也亮了起来，瓦窑头的乡村夜生活开始了。月儿呀，你在等候什么呢？向瓦窑头致敬吧！明天你将让位给这里火红的太阳。

『徐家河头阿伯』

■ 桑金伟

早年，我们这一带称呼亲戚，常用“小地名+称谓”的方式：如施家山的老表们称我娘叫“浒山姆嬷”；我称娘的表兄叫“石桥头舅舅”，等等。这种称呼也不错，至少“标出”了亲戚的“经纬度”。

“阿伯”这个称谓在姚北一带很异样。我们称爹的姐妹也叫“阿伯”。而一般称爹的姐妹叫“姑姑”或“姑妈”。于是出现了“男阿伯”和“女阿伯”之混。

我的“徐家河头阿伯”是“女阿伯”。她是我爹的姐姐，今年一百一十多岁。早年她嫁到了浒山西部乡下的“徐家河头”。

现在考证起来，现境的慈溪西部有“徐家河头”小地名至少3个，《慈溪县地名志》和《慈溪县地名志》都收入了两处：一是垫桥江边的小村，原属大云乡，现属周巷镇。一是桃园江头的小村，原属新界乡，现属宗汉街道。我“徐家河头阿伯”处后者。

我很喜欢去“徐家河头阿伯”家，因为她家是河头，河边有水蜻蜓、草木和菜园，玩水特好。但很少去，因为交通实在不便、又是河头相绕，我妈总担心我安全。

“徐家河头阿伯”热心好客，自己经常回浒山，也总希望我们这些城里的“娘家阿侄”去她家作客。她每次来两位兄弟家，从不空手，不是两个鸡蛋、三个粽子，就是一段甘蔗。我的几个亲哥堂兄，似乎总表现出看“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情态。其实“刘姥姥”在乡下也是位懂得人情世故的能人。来时，我的“徐家河头阿伯”总是热情邀我而不辍。

一次终于去成，而且是姑爹用船来接我的，真高兴死我了。我就在浒山北门头上船，取道大古塘河西出，很快到了鸣山堰。那时鸣山堰已有车坝。过坝时出于安全，明智的姑爹叫我上岸等待。只见钢索缠住姑爹的船尾，两边十几位赤身力士用力推动绞盘机。随着绞盘机“嘎嘎”地转动，车船工的号子一阵高过一阵，船也昂起了头，慢慢爬上了堰顶。当船身超出一半越上坝顶时，其重心一下子改变了，船头骤然下垂，“嗖”地蹿了下去，船头几近进水。说时迟那时快，看着船真像要钻入水中，我着实吓了一跳。好在姑爹留在后艄以橹当舵稳掌着船。这种“车”船翻坝的情景我以后再也不曾见过，今很想再见。这大概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到了徐家河头，姑爹喜出望外，那时我还仅十多岁的小孩，却喝不少酒，爽朗的“阿伯”陪我也差点酩酊大醉，看来桑家人酒量都不差。老实和善的姑爹忙前忙后，被“阿伯”“差”得团团转。我“阿伯”在夫家有绝对的“话份”，姑爹只是言听计从，始终是乐呵呵的。

我们一老一小的“酒劲”，引来了近邻的围观，“阿伯”似乎有点一醉

方休的架势。我也首次看到“阿伯”有这样的放松。这次“娘家阿侄”与“阿伯”共“唱堂会”，使“阿伯”脸上有光彩。“阿伯”就是这样爱体面的人。

过去我心里一直有个纳闷未解：为什么我母亲从施家山头的乡下农家，上嫁到浒山城里？而“阿伯”为什么会从浒山城里下嫁到“笏底乡下”的“徐家河头”？上半个疑问可顺利解读：还不是我母亲漂亮，善作女红，我外公又能说会道——如此解读，大家听了都很顺耳。下半个疑问解读可为难了，这不是成心要出“阿伯”的洋相吗？故始终埋在心里。

好在现在“阿伯”一代的后一代也快走完了，能质问我的人少了，且谁都知道我在挖陈年历、实话实说，我不再担心会向我“打棍子”了。

据说“阿伯”是困于大脚，才下嫁到“徐家河头”的，而我的母亲却是小脚。儿时，我妈经常会在我的面前破例地裸露小脚而濯足。依我看女人脚小一点，不难看。然这只是外观的，裸露的小脚着实要比大脚丑陋和悲伤，不是有说：“一双小脚，一缸眼泪”嘛。

我爷爷从“小后生”时离开祖籍周巷到宁波“学生意”，学成后择地浒山开店，自己“做生意”。家境殷实而开明。我堂姐回忆说，“阿伯”怕缠脚，爷爷也就从了，于是“阿伯”成了大脚。

现在考证，“阿伯”成大脚是符合当年潮流的。据载：清朝立国后曾禁止缠足，当时清政府之禁止妇女缠足是与男子剃发令一样，意在用满洲习俗同化汉人习俗，从而加强统治，但当他们发现汉族女子缠足对清政府统治并无害，也就不再严格执行了。

太平天国时曾发生过一次禁止缠足的实践活动，但结局可想而知。清朝末年又掀起了反对缠足、崇尚天足的运动，这是由一批维新志士发起的。清朝推翻后，孙中山正式下令禁止缠足。到了“五四”时期，缠足更成为各派革命运动和激进分子讨伐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缠足恶习才被真正废止掉。

任何政策从颁布到有效执行都有个传导过程，到我娘和“阿伯”婚嫁时，乡镇上小脚之风仍在沿袭。没成小脚的“阿伯”，不好嫁是实在的。

其实“不好嫁”此话说得不对。事实是，到后来，娘和“阿伯”都命运反转。

据《浙江省慈溪市商业志》中的“大事记”（P1）载：“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一日，（余姚）县商会浒山事务所正式成立，主任金子樵，副主任蒋孟英、桑寅生。”

桑寅生是我爹，那时他有些产业，姚北一带走得转，也为侄甥们谋过职。但是没过几年我爹染病亡故，抛下大小子女“一套”六人，最小的我仅五个月，家道中落。母亲受刺激而发病，从三十六岁至终，从一守寡，恪守妇道。我母亲抚养子女含辛茹苦，社会上忍辱负重，求职时任劳任怨，是少有的坚强女人，可命运多舛。

而“徐家河头阿伯”福气很好，姑爹体健人乐，勤劳务农一生，陪伴“阿伯”白头偕老。他们养育了三子：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会计、解放军军官和大学生。这样的家境在当年的农村是不多的。

历史总会开些玩笑，也会重复，福气也会轮着转，让人难以预料。

（上接第55页）

于是阿豪再找，但找来找去找不到。他说他在放的版本是一个节目主播放的，并把这个主播的节目链接发给了我。

阿豪的母亲从里间出来，我叫了一声阿姨，阿姨一边收拾着其他桌子，一边和蔼地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

阿豪伸了个懒腰，说：“脖子有点落枕！”我这时才发现他的头果然有点歪，我说这得好几天，阿豪说三四天要的吧！

面吃完了，连汤都没剩，我起身付了账。我说你脖子贴个伤膏吧！阿豪转了个身，指指脖子侧后，说

你看，我贴了一个，也奇怪了，这里原来是痛点，现在这里是不痛了，但下去一点的地方却在痛了。我说这种痛吧，要么不起，起了就总得有个过程。阿豪说：是的是的。

于是握手道别，外面已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穿过宽宽的马路，上了自己的车，随手打开阿豪发给我的节目链接，向公司行去。

车厢里响起“一半疯了一半算了”的前奏，接着，响起主播低低的引白：“嗨，我是主播有声的小鹿……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没有不老的时光，能折腾的时候，就别让自己闲着。不管生活怎样，总有一道属于你的明媚阳光。……”

达蓬山下翰墨缘

■ 马华林

2023年12月5日，中国农民书法馆主任、宁波市十佳书画才艺企业家黄彭新的个人书法展在宁波美术馆揭幕。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能将自己的作品亮相于宁波书画艺术的最高殿堂，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黄彭新出生在解放战争硝烟弥漫的1947年，比我年长二岁。他一直称我为“老师”，我习惯于叫他“老黄”。老黄的家在慈溪最东部的达蓬山下。达蓬山是秦时徐福东渡瀛州的启航地，1954年之前还属镇海县，距宁波城区约三四十里，而离其之治所浒山却有足有一小时的车程。

老黄的父祖辈有着良好的文化传承，因着书香门第的家境熏染，老黄在少儿时代就已喜欢写字画画。在数十年的黄金岁月中，因奔波于企业的生存发展，使其无暇顾及书画艺术。待年逾花甲，由他打造的远东灯具已驰誉大江南北，企业掌舵又承继有人，便重拾儿时爱好，倾心于汉隶的研习。凭着优越的天赋和悟性，不久便被推举为镇书画协会主席。

那日下午，老黄的书法展开幕在即，他仍在美术馆前厅忙着接待来宾。见到特地赴甬贺展的我，便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向身边的宁波文艺界领导及朋友们聊起了他和我的交情，说我们相识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说那时的我已是名声不小的偶像，他新装修的客厅需一幅山水，就专程百里去高王请马创作，一个月后用货车将那大画运回家。老黄说，几十年了，只要看见墙上这画就会自然而然想到马老师。

的确，老黄一直没有忘记我。自我一家于1992年迁居浒城后，他曾不时来我处小坐，还几次购藏我的字幅或礼赠友人。领衔镇书画协会后，遇有较重要的

活动，常来电或上门与我商量。老黄为人也谦虚，有时会带来书法习作要我评点。长此以往，我们之间的友情也就非同一般。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我于今最大的一件书法作品竟是完成在老黄那里。

那是2017年草长莺飞的季节，老黄数次来电邀我去他那里度假休闲，说吃住就在达蓬山下窖湖边的雅戈尔大酒店。能在这万顷平湖飞白鹭，一堤嫩柳醉春烟的仙境之地品茶论道，当然是难得的惬意，但我都因一些碎事琐务脱不开身，便对老黄的数度邀约而每每把做客的时日往后推。

眼看春花凋尽盛夏近，老黄有些急了。六月二十九日中午的来电，其诚挚和亟待之情让我实在不好意思再作拖延，况七月一日暑期培训也将开始，如六月三十日仍不能赴行就得待到秋后了，这也实在说不过去。反正手头待做之事无有穷尽，我便索性来了个快刀斩乱麻，答应是出乎寻常的干脆：

“好的，我明天一定去你那里！”

“太好了！太好了！”，听得出，老黄对我的痛快应承十分高兴。

不过，我觉得去老黄那里，可不能仅是为了休闲度假。老黄多年前就曾想看看我创作时的用笔挥毫，只是机缘未凑巧。若能假此做客之便，让他在自己那里亲历一番我的创作，既是示范也是交流，还能为他筹备中的书法艺术馆留下一件特创作品，岂非更有意义？

于是，电话中我又给老黄一个意外：

“明天上午打算在你那里写一幅大字，请你最好今天就让员工搭一个台子”。因为知交，我的要求和语气也就直截了当。

“要搭台？台子搭多大？”老黄有点迷惘。

“我打算写一幅丈六宣的字，现成的写字台太小，如果你那里书桌够的话，最好能拼成十五平方米左右”。因为宣纸的面积已是十平方有余，写的台子自须更大一些。

“噢，搭这么大。好的好的，桌子我这里很多，一点没问题，我要他们马上去搞。”

从老黄浓重的宁波口音中我似乎看到了他的满脸惊喜。

第二天，六月三十日的早上，和风轻拂，丽日朗照，是个好天气。

我要助手陆潇乐取来大号京提及印章纸镇等书写用具，又将两张陈年大宣纸捲成圆筒状塞进小车。那长长的纸卷从副驾座斜着直逼车的后窗玻璃，我坐在后排也得有点避让。八点左右，由小陆驾车沿着329

国道向东直奔达蓬山。九时许，气派不小的远东门面进入视线。

老黄已在楼下迎候。他把我们接进客厅，又是泡茶又是递鲜果。我不想坐下来，我得确保上午有充裕的时间完成创作，便催着抓紧参观工厂。

“别急别急，慢慢来，我已订好酒店客房，你们就安安心心地住几天，字等下午或明天再写吧。”

“不，要在上午写好。中饭后再写效果就会差。明天暑假培训开始，我们今天下午四五点钟无论如何要回去。”我以不容更改的决意要老黄把已订的客房退了，然后由他陪着，像领导下基层视察般的进出车间、观看样品。现代化的生产流程及花式繁多的照明产品让我们觉得新奇，而感受更深的还是远东的文化氛围。园区几幢大楼的重要场所随处可见名家书画和老黄自己的作品，与其说是参观工厂倒不如说是参观展览。我们不时驻足在一些字画前，听老黄介绍作品的来历或是他自己的书写心得。视觉冲击力最大的一幅丈二的国画，不仅占据了大半个墙面，而且从用笔设色到构图作题都能看上一阵。

我告诉老黄，马上要写的那幅字比这墙上的巨画还要大不少。我要潇乐将小车里的宣纸拿到多功能厅。这厅十分宽敞，由多张桌子组合的创作台临近一长排的大玻窗，不用借助电灯，光线足够明亮。大家按我要求将几条毛毡盖住台面，随即将丈六宣纸打开摊上。

“好大的纸啊！”有人发出惊叹。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要看我如何在这白如雪原的舞台上演奏动人心魄的乐章！

榜书重气势，最喜豪放词。苏东坡的惊涛裂岸岳武穆的壮怀激烈比之柳耆卿的无语凝噎李后主的春花秋月用毛笔写来效果绝对要好，不过，那些宋代名词自改革开放以来，应人之需，我写得已难以计数了，往往毛笔下去，毫不陌生的文句形象就会毋须思索地跳出脑海跃然纸上。创作素材假如老生常谈缺少新意，就有可能使作品的书写落入浮滑和浅俗。这是我所不希望的。

那么，选哪位名人的呢？我征询老黄的意见。老黄倾向于写毛泽东的“北国风光”，确实，主席该诗气格之大当代无出其右，在墙上挂一幅《沁园春·雪》自能令人自豪。但我想，老人家“江山多娇还看今朝”这些词句，几十年来早已传遍华夏无人不晓，在我笔下也不知轻车熟路的写过多少次。为使书写反映更好的艺术状态，我建议选主席的其他诗词。

同样是毛泽东的名词“沁园春”，人们对他的《长沙》那首则相对生疏。而且在我看来，“鹰击长空”

“百舸争流”等文辞也很能与企业家们的奋斗精神相匹配。故老黄他们一致赞同写这首《长沙》。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练，在丈六巨纸上作书，于我来说虽是空前，然六合俱臻，自信必成。为保证书时的气韵贯通，我要老黄、小陆协助移拉纸位。

各项准备到位，就待大笔纵横。

排除杂念，心无旁骛。凝视纸面，谋篇布局。只片刻，我即以左手支撑台沿，右手控笔蘸墨，看准落点，俯身向前，以斩钉截铁般的态势在大纸的右上角果断下笔。

未闻耳畔有鸿音，惟有秃颖起摩挲。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随着伟人描绘的壮阔画面以斗大的行楷书逐一呈现，毛笔之挥运如若神助心手双畅，锋颖之驰骋亦是左右逢源上下鼓宕。须臾间，如帚椽毫横扫苍茫大地，银钩铁画欲主沉浮成败。

不消片刻上阙书毕。但见，墨映五色层林尽染，漫江碧透气象万千。于是，携来百侣骏骥奋蹄，峥嵘岁月志凌霄汉。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斗笔翻腾，浪遏飞舟势破天！

正文告成，款识殿后，随着“丁酉之夏 / 录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于徐福东渡启航地 / 达蓬山麓听风轩 / 马华林並记”的水到渠成，丈六创作鸣金收毫。顿时，大厅响起热烈的掌声。巨作以气势磅礴的视觉效果给人以震撼，以雅俗共赏的书体风貌赢得众人的喝彩。

窖湖之滨的会宴上，大家频频举杯祝贺创作的圆满成功！

午后未曾歇息，漫步绿荫似屏的长堤，饱览绮丽如画的风光。踏访全国美丽乡村的典范徐福村，参观老黄高档时尚的书法工作坊，待艺术馆的选址考察结束，回到远东厂区已是天色不早。得抓紧返程沂山了，老黄要我们稍等等，只见他快步走向自己的小车，从后备箱中捧出几刀百元钞，说是意思意思，定要小陆收下。见小陆退不了，只得由我表态：

“老黄，你我之间这么多年的缘份了，今天写这幅字既是表达兄弟情谊，也是对你筹办书法艺术馆的支持。你的心意我领了，钱无论如何不要。”我要小陆坚决将款奉还老黄。

“好！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今天真是辛苦你了，实在太感谢了！这幅墨宝我一定要好好珍藏，世世代代传下去。”

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斜阳的金晖洒在达蓬山的苍松翠竹上，洒在车流如梭的三二九国道上，洒在人们洋溢着愉悦的脸上。

满天星星一颗颗明

徐建立

青山不墨千秋画，流水无弦万古琴。这样看来，只要有了，如如不动的“心静”，便会生出，各美其美的好东西，深入骨髓，直插心灵，犹似雪融化，点点滴滴的，流转全身，荡气回肠，如临胜境。我始终以为，但凡是，没经过润饰，天赋异禀、朴实无华的，那样一种奇妙存在，皆是入流、入格，上得了台面的。无论是大自然中，可触及的山、水、林、田、湖、草、沙、还是红尘中，不可捞摸的心、性、情、思、精、气、神，只要够得着，向上、向好的，皆可列归珍贵一族。仰望星空，那一颗颗闪星，能使人找回，本真的自己。

所有的童年，大多因为无忧无虑的，天真烂漫，容易记得住往事，而且清晰晰。我读小学的时候，每次放学，就会搬出桌子、椅子，放在道地中央，摆出乖乖样，按时完成作业。吃晚饭的时候，不但能得到，父母的表扬，而且大多时候，还能有意外之收获。特别是到了秋季，准会出现一个老者，经我家道地，来串门作客。我只须喊出“公公”，就会收到，白纸包裹的花籽，有鸡冠花籽、夜开花籽、蓖麻籽等，运气好的时候，还有一块饼干，几粒小糖，一包豆酥糖。你是雨露，给点阳光就灿烂；你是土地，给粒种籽，就发芽；你是一颗星星，给你晴空夜幕，就闪亮。现在想来，简单就是体面。有点小捣鼓，又有点小收获；有小努力，就有些小欣喜；有个小设想，就跟紧小落实，有一个小期待，其实，已经是一种上天的眷顾了。

到了读高三时候，空想的成份就少了，就该知晓家底了。1986年秋分前的一个凌晨，“寅卯不透光”，欲晓未晓，雾气笼罩。抑或是因为昼热夜凉的缘故，为避开“秋老虎”的炎热骚扰，素向勤快的父亲已早

早起来，习惯性地扛起刮子，带着草刀，奔赴我家屋后，千米之外的一块一亩三分的承包田，下地锄草、削地、施肥干农活去了。那年头的秋季，承包田栽种六谷（玉米）、粟、花生和小白菜居多。那处承包田我也曾经去过无数次，多半是为父亲送烟提水，或者放学后，去迎接父亲收工，帮着拿回农具。承包田我家有三处，近村的有两处，这一处一亩三分的承包田，位于村庄东北角的边上，从我家出发，要弯弯绕绕、星零轰隆地走过五六十户家门口的弄道，出离了村庄，还须踏进村外的一条七八百米的小田埂，田埂两端长满八九公分高密织的杂草，有牛筋草、车前草、马齿笕、狗尾巴草、狼尾巴草、棒头草，六月菊、绒毛寥、蒺藜草等，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草，中间才空出一条许多村民踏跳出来的平实溜光的小田埂路。那些杂草，别看它们熊熊一窝地平推趴在田埂两边，你如果真的有心想去揪拔它，不费些大点的力道，休想轻巧地撕扯下几条茎枝来，至于深深扎进泥土里的杂草根，你非得用铁耙掏，草刀掘不可。轻慢漠视杂草，有时也会使人刺皮、过敏、中毒、甚而至于流血。杂草紧排密布，不细看，俨然是走进了植物园中，虽然长势不高，但它们互相犬牙交错，见缝插针，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默默争护着这道田埂，防止中道泥土的流失。杂草丛中也间有开着红花的刺猛草（大蓟、小蓟），边镶白细条内盘黄芯圈的一年蓬（太阳花），也有与之类似的鬼针草、开蓝花球的蓝刺头，风一吹会飘絮的蒲公英等，有这些排排坚实的绿草屏障衬映，劲草蛮花，煞是好看。

父亲一早忙生产去了，母亲也跟着起来了，她烧开了水，准备为父亲送水。在我家门前有一个宽阔的道地，足有八九米长，三间老屋面的十来米宽度，形成了上百平方的“金黄道地”，老屋右边是一条新修南北向的机耕路，左边即是东边，连着邻居的道地，他们的可没有那样大开了，里边住着十二户人家，出进均系经过我家门口的道地及机耕路。当母亲灌装好白开水，提着瓷壶出家门，急匆匆转到机耕路转弯处的时候，踢着了一堆鼓起的长包，隐隐约约地感觉地上有一个棉布袋，弯腰捡拾，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百多张花绿花绿的、簇新的拾元、伍元、贰元面额的钞票，回家开灯清点，足足700元，母亲倒是头一次见集齐这么多数目的一笔巨款，惊喜、忙慌情急凑到了一块，母亲一时也没了主意，寻思着等与父亲商量之后，再来做个断然决定。

母亲疾步穿过村中道路，奔踏田埂，来到村东北我家田地，把一路上的事情原委告诉了父亲，父亲也没有多想，当即要母亲返回原地等候失主认领。父亲

说，我家虽然有三个儿子，经济困难，手头紧，但这个钱我们不能捡了就收，失主现在肯定已经焦急万分。母亲也同意父亲的说法。母亲回到家里，敞开门坐等失主返回认领。过了一个半时辰，母亲听人家说，村东北有个叫“尧晓瓮豆腐髻”的人丢了一大笔钱，其小舅子近日要结婚办喜酒。小舅子是“长华老三”，他家就在我家东面进去第七户。他在平日里话语不多，也亲切地称母亲“南头妈妈”。母亲听说后，主动地再次去了一趟村东北，而“尧晓瓮豆腐髻”坚持说自己丢了800元。母亲脑门“嗡嗡”作响，委屈冤枉一股袭来，好事？坏事？羞辱事？小人？好人？阿修罗？母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没有锋芒，剩下的仅是善仁的羽毛，最后，反正钱是主动上门奉还了，事情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不管怎么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后来的后来，好心的邻居在我跟前说，你家母亲会长寿！

厚道，其实是最大的精明。一晃三十七年过去了，我家的老房子已列入宁波市前湾新区南金融港西侧地块内，“拆旧家、建新家、幸福千万家”，面临“旋风式”搬迁改造。现在想来，母亲现居住的房子，我们这里叫高平屋，也没有拉平顶的那种，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接地气的一层生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叫“吃停一楼，生活自由”。如今真的要故土分离，心里难免有些不好受，我想到了母亲的愁，提议母亲搬过来，住在我家单门独院的小院里，年迈的母亲居然一扫往日的愁容，笑逐颜开，欣然答应了我。看着八十多岁精神矍铄的母亲，我想到了普通人的阴阳五行：“木”主仁、“火”主礼、“土”主信、“金”主义、“水”主智。我翻看了母亲的五行，母亲出生日的五行属“水”，金生水，水生木。母亲是壬午年的马，晚上壬戌时出生的，地支形成寅午戌三合火局，有强木根，故也是仁寿。有了念想，吃了三十年的素斋饭，直到住我这边，要订购日间照料的老人餐，才开了荤口。用膳荤素搭配，才能养好坚实的身体。母亲有了好气色，脚轻了，手健了，头不眩了，心情好了许多。

老父亲爱钻研，非常聪明务实，上了两个月夜校，就会识字，拨算盘，做生产队的会计了，除了日常农事，还喜欢打鱼捞蟹，看天吃饭，靠地取食，挖呀挖呀，起早贪黑，风餐露宿的，他不喜欢咪一口酒，终于染上风寒，加上生活的重压，二000年就离开了我们。母亲会兜售，对农副产品的推销，那也是一把好手，对人也大度，只要是在手的东西，总能卖得出去。

就论论这次老家的拆迁吧。上了岁数的老母亲，也不肯过清闲的日子。除了念佛信道，还帮村庄的邻

里乡亲做杂事，她对那些丢了魂、失了魄的人叫回“魂魄”，是一大绝手。说起来也真是有些诡异，只要一经过母亲的手，拉拉耳朵，拍拍胸脯，然后自话自说一番，发烧的人儿过了一会，就不发烧了，头晕目眩的人过了片刻，感觉舒服多了，虽然上我老家屋子找母亲的人，也是间歇性的，但前前后后细数起来，人数也真不少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来时恍惚兮兮，出去神采唤醒。

2022年11月，政府动迁公告在村口终于张贴出来了，涉及225户，占全村的四分之一，地块面积60亩（包括农村承包地），政府拨付资金11.8亿元。拆迁办分了四组，我老家所在的地块归二组管。二组共有58户，也差不多占四分之一，而且大多为15年内新造的，设计新颖，样式现代、装潢时尚，即使土建加地块都在二三百万元上下。就母亲的老房子属于有碍观瞻序列的，但母亲的精神却比邻家富有。

看家护院，本来就是农户的真功夫。东家老邻舍小张，新筑了能喷水的假山，隔路西边的小金，在后院里搭了一座饭后溜步的石桥，南边连着道地的小叶，在围墙旁边四周加栽了几棵大树，北边的小王把房屋墙面重新漆上了新漆。建设新家园，不忘旧家居，新农户对自己家园的眷眷依恋和浓浓情怀，在短短几天里竟然熏染开来了。因为工作忙碌，我有好几天没来看母亲，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平时只顾低头在家忙活忘记打招呼的机床工小童，开始给你打招呼了；以往话语不多的“蛋和尚”，也显得特别亲切起来，要给你聊上一会。村上的活神仙“好话阿娟”给你递上一支香烟过来。整个动迁片区的人仿佛活络了好多。夜色的灯更明，路更洁，眼目更亮，笑声也多了起来，我恍惚看得见花的香气更是在飘逸跳跃。几天不来，我都差不多认不得了原样，禁不住快颤了自己的头颅，拧了拧自己的胳膊。

在年底春节前为母亲腾出房子，重新布置了居室。母亲也明事理，教育我们不能阻挠政府的工作，她在政府集中面签的前一个月，自觉搬到新居，二组所在的邻里知道母亲搬走的消息，纷纷主动要求提前面签，一下子带动了30多户，使二组动迁进度提高到87%，一时掀起了小高潮，打消了许多人观望拖沓、等待投机要价的心理。

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到今年六月底的时候，八个月动迁顺利结尾，马上就要腾空拆除，移交地块了，700多村民，自觉自愿撤离故土，无怨无悔。

我注视着母亲慈祥的脸，想到的是“只要有新的日出，就会有新的希望”。

大丰， 风华正茂

张巧慧 潘玉毅

这可能是亚运会历史上最高大的火炬手，数字火炬人高举着火炬，脚踩星光，踏着钱江潮水，跨过钱江新城，跨过了体育场，来到亚运会点火现场，向场内招手，同时主火炬塔打开。这可能是亚运会历史上最能藏的一个主火炬（塔），在五万人的注视下，一开始安静得就像普通的舞美装置，像一组祥云卧在那里，像一层叠一层卷曲着的波涛。不料，十九根弯曲的火炬塔舒展开，波浪翻滚，像生命一样灵巧、准时、无误，机械艺术展示了力量与韧性。不锈钢波纹板，流光溢彩，如同层层波涛粼粼发光。

采用数实结合的点火方式，是本届亚运会的创新之举，也是数字经济和文旅体融合的高科技之举。早在10月前，人人争当火炬手的预热就已经火遍了神州大地。通过官方小程序，智能亚运一站通，世界各地超过1亿的数字火炬手助力亚运，参与了杭州亚运会的点火仪式。

大莲花外，是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八月的钱塘江正是潮汛期，波涛舒卷，大浪拍岸。“钱江潮涌自天来”“弄潮儿向涛头立”，钱江秋涛闻名于国内外，涌动的钱江潮，是奔腾的，是翻动的。传统的火炬装置是静态的，如何让钱江潮涌起来呢？

火炬塔的设计制作来自于大丰实业，执行董事丰嘉隆介绍，“钱塘潮涌”主火炬塔用仿生学原理来呈现潮涌形态，十九根火炬柱可以看成骨骼，用上精密技术，完成火炬柱从完全圆形到直线的流畅转换。主火炬塔还拥有超强的智慧大脑控制系统，确保点火前后全过程的智能化管理和监测。另外还配备了三套同步控制系统，一旦发生故障，毫秒级的速度无缝切换，确保万无一失。

“毫秒级”，这是什么概念？一个人正常呼吸一次三至五秒左右，而它在呼吸的五千分之一至三千分之一的间。火炬柱那么细又那么长，正常的运动伸展保持不晃动已属不易，还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精准运动，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大丰的三十多名研发设计人员从2021年10月领到这项任务之日起，前后用了近两年时间，历经上百次的磋商和修改，才确定最终方案，投入生产。而今这组最能藏的火炬塔直立起来，如同钱塘江涌动的潮头。

手持“薪火”的巨型数字火炬手，跑进点火现场时，屏幕上的数字还在不断滚动，无数热情的观众和体育爱好者加入进来。宁波运动员汪顺与“数字火炬手”，和亿万观众一起点燃主火炬塔，炽热火焰自“潮头”喷薄而出，顷刻间就把主火炬点燃，同时也点燃了一个“数实融合”新时代。

掌声和欢呼声，潮水般，从大莲花涌出来。

场外所有在直播镜头前的观众，也响起欢呼和惊叹。无数个电视屏幕，无数个移动手机，无数个ipad屏幕，大江南北，亚洲各地，无数双眼睛，见证了数字中国数字浙江的魅力。

大丰实业与亚运会的缘分已经整整13年。2010年，大丰第一次与亚运会牵手，承建了广州亚运会6个场馆的核心装备制造与服务。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杭州8分钟”又让大丰大放异彩。中国代表团派出八百多名运动员，参与多个项目的角逐，以雄厚实力赢得了荣耀。中国的文化和智能制造，也赢得了掌声。

闭幕式上，杭州正式“接棒”，亚运会进入“杭州时间”。根据导演团队的创意，希望在空中用可平移可升降的“智能屏”。大丰承接了这个任务。大丰在体育场中间安装了五个机械臂，带动十三块屏幕自由舞动。机械臂高二十多米重达一百多吨，利用仿人体工程学，有54个关节，举着大屏往上翻时就像人的手指，甚至比手指还灵活。

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闭幕式那天下起倾盆大雨。汉语的形容性很强大，倾盆大雨就像是雨水从天上倒下来一样。雅加达靠近赤道边缘，温度高，大雨下了两三个小时，体育场中心已经积水。一脚踩下去鞋子一半全是水。现场运动员和观众都穿雨衣撑雨伞，还是湿漉漉的。主场其他节目表演时，都有人帮忙撑伞挡雨，演员才能唱出歌来，否则雨水哗啦啦下来，根本无法演唱，话筒和麦克风也会失灵。

现场大丰的工作人员全都心吊在嗓子眼上，机械臂是非常精密的东西，还有屏幕，还有各种线路，各种感应的装置，成千上万个精密仪器淋在大雨中。如此复杂的结构，确保它不出纰漏，堪称惊心动魄。在国内试制时也是台风季，碰到下雨，每次用防水布遮挡起来。雨止了再正常运作，当时也想到若在雅加达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不可能在万众瞩目的体育馆盖油布，所以大丰在所有关键环节全部做防水处理，关键部件备用驱动，能即时同步。

从设计的细节，到制作的一枚螺帽，从组装的一个环扣，到折叠运输、安装呈现等，每个细节面面俱到。设计制作团队和安装保障团队相互配合，定制特定尺寸的集装箱，将设备折叠后装到箱子里面，整体运输到现场再展开直接安装，为了移动方便，还给机械臂设计安装了四轮运动车。

保障团队去了30多人，包括董事长丰华和执行董事丰嘉隆。丰华做事认真严谨，日常就连推广文稿他

也亲自把关，从行文到标点，不许它存有一丝错漏。到达雅加达现场后，他多次检查审核设备进展和状态，叮嘱各个环节全面检查排查一切潜在隐患，确保演出万无一失。

等到“杭州8分钟”上演时，大雨渐小。升起于高台的杭州女孩，从良渚的陶罐中缓缓倒出一壶水，水流出来，从智能舞屏流下来，变成微波粼粼的西湖。明月升起来，三潭印月倒印在波光上，那一刻，雅加达的体育场整个演绎成江南的西湖。现代的声光电与中国古老经典音乐“春江花月夜”的交织下，智能屏幕展示西湖十景图。交响乐的基础上融入电子乐的手法及音色，突出传统与现代时尚相存并蓄。随着青年明星团队的欢歌劲舞带来时尚，十三块舞屏也随着节奏激情劲舞，动作细腻、流畅，韵律感十足。人工智能与工业机械完美融合，古老底蕴与现代杭州呈现在全亚洲观众面前。那一夜与第二天，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杭州8分钟”在雅加达的惊艳呈现。

一场惊艳必须得以另一场惊艳去呼应。从雅加达班师回来，大丰迅速进入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的准备。作为杭州亚运会演艺装备及服务官方供应商，大丰除了肩负主火炬塔的设计与制造使命，还承担着为本届亚运会36个场馆提供核心装备和解决方案的任务。

某种意义上来说，大丰对于亚运会的热衷，也是中国特别是浙江许多企业对于这场亚洲体育盛会态度的一个缩影。自1990年中国首次举办亚运会以来，这项赛事已经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此次第十九届亚运会在杭州举办，作为东道主省份，浙江更是汇聚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力量，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城市形象提升，倾情投入，做足了准备。与之相应，浙里人为举办亚运会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准备，以及浙江企业所展现出来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准也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和瞩目。据悉，本届亚运会赞助企业共176家，来自浙江的企业107家，占比60.7%。同时，特许生产企业64家，其中浙江的企业46家，占比高达71%。可以说，从亚运会筹备到落幕，从亚运场馆、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的建设改造，到公共服务的改善升级，背后都有浙商浙企的身影。

“智能”办赛，这在亚运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作为协办城市，宁波也是国内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行者。从亚运火炬“薪火”到主火炬塔“钱江潮涌”；从全省首个为体育赛事打造的灯塔气象站、风廓线雷达、闪电定位仪“三管齐下”做好“百米级、分钟级”风场气象服务到可为场馆应急供电5小时的巨型移动充电宝；从黑科技守护“北纬30°最美海岸线”到打造亚

运智能驾驶体验专线；从无轨迹功能训练器材到“无感知、非接触”移动检查站、绿化喷淋灌溉、360度全景摄像机系统，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竞技场到创新之都，透过“智能亚运”可以看到，宁波正在数字化智能化方向上衔枚疾进。

大丰实业是致力于打造集文体旅创新科技和文体旅赋能于一体的平台型企业。于1991年成立，最初从电视台、电教馆的接插件起步。1993年至1996年，公司抓住我国电视产业发展机遇，业务转向组合玻璃舞台、公共座椅等影视设备。逐步发展为智能舞台、座椅看台、灯光、音响等文体产业整体集成方案解决商。适逢其时，近二三十年间体育场馆建设如雨后春笋。每一场国际国内大赛都是大丰实业大显身手的时机。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举办给大丰提供了宝贵契机。大丰在雅典设置机构，并邀请雅典承建方代表赴大丰考察，瞅准时机参与雅典奥运会基建项目的国际投标竞争，脱颖而出承揽了雅典奥运会奥林匹克举重馆、和平友谊体育馆等七个工程项目。大丰也因此成为唯一一家直接参与雅典奥运场馆建设的中国企业。之后大丰先后成立体育设备公司、舞台设计研究院、大丰维保公司等，成为文体设施整体集成供应商。2017年，大丰实业在上海主板上市。同年开始向内容创意与运营领域转型。作为全球领先的文体产业整体集成方案解决商，大丰实业手握200多项发明专利，自1999年将主业扩展到舞台机械工程以来，累计承揽了数百项国内外的大工程，已为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打造了5000多个经典项目，国内的优秀案例更是不胜枚举，譬如连续25年创制央视春晚的舞台系统，还曾为北京奥运会和冬奥会、上海世博会、G20峰会、金砖峰会、世界杯足球赛等量身定制方案，为其提供核心技术装备与服务。此时，它的身份早就从文体行业的普通参赛选手变成了“领跑者”。目前，大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舞台机械研发生产基地，在国内中高端市场的占有率超过60%，产品入驻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会堂和剧院。

在大丰余姚公司五楼展厅，随着工作人员按下控制键，舞台好像活了一样，从地面缓缓升起，旋即，伴随着音乐声响，前后左右有序移动；有央视舞台的等比例还原，也有轨道交通宁波2号线车厢的实景模拟……这里面处处透着神奇，哪怕一把看似普通的剧院座椅也能令人大开眼界：因为这张座椅融合了十几项研发专利，遇火不会燃烧，只会碳化；座椅下方的

送风口将风速严格控制在0.15米/秒，不仅能够保持安静，还能将风之于人的体感调到最佳舒适状态……

在西侧的车间里，展陈着几个大型舞台的内部升降机构，以供顾客对比。较之国际上常用的法国刚性链和加拿大大螺旋，大丰研发的柔性齿条，有更精确的导向，更低的噪音，还有更稳定的性能。虽然是周六，依然有工人在劳作。一楼的交付中心，有几个年轻人在加班，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奖励通报。对于我们的介入，他们并没有表示惊讶，依旧低头工作。

第一次参与央视春晚舞台制作是1998年。前一年香港正式回归，当年的除夕，一曲《相约一九九八》红遍全国，大丰为央视春晚打造了一个圆形升降舞台，从此开始了和央视长达二十五年的春晚合作。

2005年，北京。

中央电视台电视文化中心舞台机械项目国际招投标。

这个项目，是央视请国外的设计师设计的，落地工程进行国际竞标，国内和国际上一些有资历的公司都来参与。大丰实业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严华锋有丰富的国外工作经历和自己独特的想法，按照建筑设计师的思路出一套深化方案，并分析以设计师的思路会是什么样的效果，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不确定的安全隐患。

最初设计的方案中，椅子先是藏在地下，然后一个一个展开翻上来。这种效果可以实现，但投入非常庞大，每一个座椅都要单独控制，都需要一个支撑点，工序复杂同时也影响使用年限，风险也倍增。万一其中一把椅子出现问题，整个都停了。大丰设计团队将升降台设计制作成双层，通过气垫台车把椅子藏在夹层中整排往外翻，降低了风险层级，座椅运动机构也做了优化。

大丰非常用心。大丰动画设计师谢志辉花了整整15天时间不但将国外设计师思路方案以三维动画的形式做出来，同时也将总工严华锋设计的优化方案，用三维动画呈现出来。在招标现场展示，设计师看了以后连声称赞，他没想到他的设计方案能在国内以三维动画这种直观的形式，把所有原理和内部机构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并且还做了优化。设计师非常认可，大丰在这次国际竞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这个项目。自此大丰跻身国际一流舞台设计研发企业行列。大丰创始人丰国勋回来就夸动画设计师谢志辉立了大功。说起谢志辉到大丰已经二十多年。那年他才读大三，去人才招聘市场了解就业情况，就被大丰总工看中了，不由分说要把人才留住。谢志辉在读大四时就开始拿大丰的工资，一边读书一边拿工资，提前拿了一

年。因为大丰对人才的重视，谢志辉的青春就献给了大丰。

作为春晚的最佳拍档，大丰不断创新。最具突破性的发生在2012年。那一年，大丰设计制作的304个高速、高精度、低噪音升降台被应用在央视舞台。在舞台操控指挥中心，只需按下按钮，304个舞台机械便可瞬间呈现预定图案。盘旋于山脊之上的雄奇险峻的长城，被白雪覆盖下的山川，鸥鸟齐飞波涛汹涌的海面，还有那喜庆的灯笼，静谧的荷塘，豪迈的大漠，婉约的江南……纷纷自画面中扑出，朝着人的眼眸奔来，当年春晚，惊艳了全国观众，大家称之为“会跳舞的舞台”。

2013年春晚，新增了升降云梯、车台和万向车台，将天梯与影像技术结合，在舞台上真实再现中国宇航员从天而降的情景。2014年春晚，五块LED大屏连着多动作机械臂，演绎出无数变化，像极紧握巨盾的变形金刚。这一技术，为雅加达亚运会接旗仪式上的多自由度“智能舞屏”作了技术铺垫。2017年，同心五环成为一大亮点。2020年，三层立体舞台首次登场，营造出360度环绕式景观。2021年的春晚采用云传播、云互动。2022年巨幕穹顶设计使观众席与主舞台浑然一体，呈现出无限延伸的视觉效果。实现实景演出与虚拟空间的无缝对接，模糊了虚实的边界，让演员在两个时空自由穿梭，打造出天马行空的沉浸式空间。

在25年默契的合作背后，是大丰实业设计研究团队和保障团队的专业、敬业。每年春晚任务重、时间紧，从六七月份开始和春晚导演组对接创意方案，到最终落地安装完成环节，中间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真正留给大丰生产和安装设备的时间常常不到三个月，但无论是设计制作安装，还是调试和磨合，每一个环节都轻忽不得，极为考验企业的实力和员工的能力和态度。特别是除夕之前那一个月，节目的排练从早到晚连轴转，大丰的保障团队需要全程跟踪，演员排练结束后还要调试设备、检修机器。每天忙完通常已是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有时实在困得不行了，就两把椅子并排一放，倒头便睡。

有一年，一个演员在表演歌舞类节目时，道具不小心掉落在升降台下的控制设备上，致使设备无法快速运行。现场的导演团队和主持人全都捏了一把冷汗。好在紧随其后的是一个语言类节目，几乎用不到升降台，大丰团队三下五除二，仅用一分钟就将设备更换完毕。每年春晚的零点倒计时，就像是舞台的聚光灯所照之处，备受瞩目。有一年春晚，因某个节目的演员与观众互动时间过长导致超时，为了不影响零点

仪式的进行，需要临时将零点前的一个节目调到零点之后表演，看似只调了一个顺序，实则由于节目时长不一样，舞台设计、节目与节目之间的衔接串联都必须相应调整。好在大丰团队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最终顺利过关，有惊无险。

零点的钟声响起，所有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所有的有惊无险，背后都是千锤百炼的积淀。

在大丰发展历程展厅中，可以看到陈旧的公章，铁锈中有历史的斑点；有多年来的营业执照，法人从创始人丰国勋变更为丰华，家族代际的传承；有泛黄的大丰月报，记录了大丰人的生动的创业与喜怒哀乐；有工程承包合同书，有产品购销合同书，有订货单，从几千到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百万、千万……记录了公司的发展业绩；有公司架构图，有宣传册，有员工手册和手写的员工一览表，从几十个员工到几千个员工，每一个文字都是一滴大丰人的汗水；有企业更名、迁址的申请，有公司股份制（扩股）试行讨论稿……几个红锈的接插件，大丰经典剧院座椅YH-9600诞生，吊杆控制台，各个项目场馆的模型，第一份出海合同英文版的签字，典型一带一路集中项目菲律宾Kingdome多功能综艺馆……有奖杯，有证书，有感谢信，记录了大丰的历程。

近几年政策推动文化数字化与数字艺术发展力度较大。从2020年提出“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1年将文化数字化战略写入“十四五”规划，我国将培育100个以上数字艺术体验场景、建设200个以上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在重点领域和场景扩大提升数字艺术展示产品应用，未来数字艺术市场空间将更加广阔。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大丰的成功与国家的改革之风息息相关。当然大丰无可避免地会有失败的案例，无锡拈花湾的拈花一笑，就是反复失败改进的成功例子，也是文化产业和数艺科技融合的杰作。

拈花一笑取自佛教中佛祖拈花一笑的典故，莲花山水，灵山胜会。我自拈花笑，清风徐自来。无锡的这个小镇以拈花为名，镇上景观皆带东方禅意。拈花一笑大型动态艺术雕塑也是禅意美感。

随着轻扬的弦乐，八组缀满花瓣的柱子随着变幻着颜色和姿态，时开时合，每一个花瓣都可以自如地翻转。头戴蓑笠的僧人，甩动黄色的衣袖，二十米高的八根花柱最后合成一个拈花的释迦摩尼，六百架无人机在夜空时而组成笑容，时而组成云朵，时而组成僧人的斗笠，时而变幻出一支金色波罗花，一笑花

开，一笑在，无锡的拈花湾。为你花开满城，数艺科技带来的美轮美奂的空灵意境。

国际首创的空间曲线立柱制作技术，30万个零部件；复杂的空间控制技术，一根柱子里面包含机械、控制、灯光等的各类传输信号。这么精美的东西，这么高，又是在户外，而且是在水里面。试制七八次全是失败的，到第九次才做成了。

2023年8月23日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发布了《关于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拟入选项目名单的公示》，无锡拈花湾的《拈花一笑》榜上有名。

在大丰的展厅中，陈列着一份合同，第一份文商旅综合体数以科技项目海口国际免税城合同。2021年11月，大丰公司中标中免集团海口国际免税城主题中庭施工项目，2022年10月对外开放。中免海口国际免税城主题中庭项目顺利完成，是大丰公司在文旅新消费场景的重大突破。科技数艺，文商旅的融合，充满现代感和想象力的《天际秘林》主题中庭，呈现出时尚而变幻莫测流光溢彩的后现代美学，也为下一步《流浪地球》主题公园的打造作了积淀。

海口国际免税城内的大型主题中庭聘请五次获得过奥斯卡奖的电影特效大师理查德·泰勒带领的WE-TA工作室负责创意。在此基础上，大丰数艺科技团队深化落地。“天际秘林”让一座科幻沉浸森林拔地而起，如通天之树鼎立中庭；由近四千个演艺幻彩灯球组成的“光明树”散发规律自由的光芒；三棵造型各异的“地面树”，与十余项设计一起缔造绚丽的沉浸式互动空间。

在海口国际免税城，“逛商场”被赋予潘多拉星球历险般的奇幻色彩与全新意义，你是在购物，又是在参观和参演；你似在观演，又不误逛街购物。穿梭在流动的剧情中，置身于想象外的奇遇世界，一个童话中的梦幻海南，一次新型商业模式的探索，将免税购物之旅变成一场文旅飨宴，带领消费者遨游穿梭于绮丽幻境之中。“奇妙的是，当你靠近，艺术雕塑装置会根据你的状态互动，有时会变成与你的衣服同色系，有着会伴随情节演绎实时与你光影互动。”

如果去海南而没有逛国际免税城，那是不完整的海南之旅。

项目落成后，得到了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的高度赞赏。希普金斯访华期间邀请大丰出席其招待晚宴。自此大丰开启了与全球顶尖创意团队深度合作的全球化创意产业开拓征程。

沉浸式演艺打破了传统观演形式，与观众形成互

动体验。《又见平遥》于2013年问世，拉开沉浸式实景演艺的序幕。政策支持是推动我国沉浸产业发展的催化剂。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其中对于沉浸式旅游业态有重点提及，推动沉浸产业快速发展。根据《“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我国将支持景区景点、主题公园、园区街区等，运用文化资源建成100个以上沉浸式体验项目，鼓励沉浸式体验与城市综合体、公共空间、旅游景区等相结合。

大丰在文化产业和数艺科技领域积累了大量资源和人才，工程类已做到行业顶级。公司切入演出创作环节，向上游核心环节延伸，往下游后期运营管理，实现全产业链打通。在《今夕共西溪》的打造中，公司的文体装备、数艺科技均参与其中。2021年8月31日，浙江省省委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打造“宋韵传世工程”，江南的精致，山水的典雅，西溪的闲逸，深有宋韵遗风。大丰实业丰华董事长牵头策划、投资、制作、落地并投入运营，打造了一台沉浸式实景演出。

以西溪为背景，为天然舞台，演绎了南宋一则悲壮又悱恻的故事。

建炎三年，洪皓出使金国，被扣留15年之久，风霜雪雨备尝艰辛，人称“宋之苏武”，后封魏国忠宣公，赐第钱塘西湖葛岭，赐田西溪。有八百年“钱塘望族”之说，《今夕共西溪》追溯西溪洪氏家族的历史文脉，以西溪实景为舞台，讲述洪皓出使金国，以文止战的故事；妻子沈氏留守家中，秉持家训、教子有方；借助电影平行蒙太奇的叙事方式分为南北线，以夫妻二人的不同视角来共同演绎出同一个故事，整场大戏，人们置身于实景之中，不时有古装的女子持灯引路，仿佛踏上溯古之路。绿水潺潺，光影流转，还是千年前的山，还是千年前的水，舞姿婆娑，聚散依依，还是千年前的情怀……西溪的山水，是天然的舞台，历史和时间也是。夫妻二人在家国情怀下相望相恋的一段伟大而又浪漫的故事，一别之后，只见书信不见人。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一段宋词，两段人生，无数人的人生缩影，有过相逢相遇相知相恋，有过分离分别分散两地；有过欢愉欢欣欢聚灯火满市井，有过悲伤悲痛悲凉飞雪漫胡天。360度旋转古建观众席，透视多面屏矩阵，机械飞行仿生装置，升降月亮，花海，云朵，投影，全息全空间多媒体装置，空灵的哀而不伤的宋代气韵。一只白鹭飞过，另一只白鹭跟着飞过，翅尖掠过水面，层层涟漪递过来，落下的白羽，递到了指尖。今夕何夕，何日白头共西溪。

《今夕共西溪》不再是设备与科技，而是提升到了

文化和审美。去透视一个企业的内涵与灵魂。

现代音乐带着某种煽情。若是结合江南民谣元素，或许会更显朴真。

最初，我是在朋友圈看到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青瓷屏扇，惊艳莫名。后来才知道是中国美院的王澍教授设计的。版本馆又称“文润阁”，王澍教授用了宋式美学的“掩映之美”。在文润阁南北两侧，可以看到一扇扇高十余米的青瓷屏扇，屏扇均为智能电脑数控，是国内首次应用的技术，在层叠变化中塑造深邃优雅的视觉感受，也是馆中的点睛之处。

241 槿，每一扇屏扇门可以呈现任意不同的角度，整体既可以排成一面平铺的屏风，又可以呈现为折扇式屏风。一扇扇青瓷屏扇，以龙泉青瓷入屏，淡淡青绿色，纤秀、温润。

这样一扇门重达三四吨，王澍要求机械尽量少，只看到门，相互之间缝隙很小，青瓷易碎，国外和国内的团队没有一个能达到理想的方案：有的能做出来，却无法达到任意角度转动；有团队提供了设计方案和报价，一扇门就是十几万美金。有人跟王澍教授建议去大丰看看。了解了设计的要求之后，大丰的设计团队在一周之内就出了方案，不到一个月就出样品，价格还比其他报价低好几倍。王澍教授团队十分钟意。

2022年7月23日上午，中国国家版本馆在北京、广州、杭州、西安四地同步举行落成典礼宣布揭牌。杭州国家版本馆以“现代宋韵”为定位，从宋代园林山水画中提炼宋朝建筑特色与宋式美学风韵，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精品传世工程。承揽杭州国家版本馆智能屏扇系统之外，大丰还负责了水榭升降装置、大观阁平移装置及主馆报告厅集成系统。

从远处看，一排青绿入眼，好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千里江山图》，黛色的屋顶，木质的飞檐斗拱，青色的屏门，倒映在水中，掩映成趣。光影明暗，从青瓷门上移过，温润的反光，晨曦暮色，收于画中。

文化，审美，在大丰的作品中凸显出来。

中江边上，丰山为屏。除了余姚，大丰实业还在杭州和上海设有分部。

听丰华谈公司的发展史。时间静下来，整排开放式的落地窗，窗外是青山。窗前精致的山水景观设置，窗外是秀色入怀。

大丰初创时，主营电源接插件、配电箱一些小产品，还有铝合金的灯架，灯箱之类，创始人丰国勋取名为余姚市视听器材厂，后改成余姚电影电视设备有

限公司。余姚另有一些小厂，生产同类型产品，有的叫余姚市电影电视设备总公司，有的叫总厂，名字雷同。那时资讯不发达，外地只知余姚有个厂专门做这类产品，造成业务单子被他人抢占，甚至还发生货款被他人误收。某次丰国勋与丰华去北京参加展览会，对方公司老总姓关，公司取名叫大关。于是受了启发，改叫大丰，也寓意着丰收。

说起大丰的logo，也来自于一次出差途中父子俩的即兴灵感。那时丰华还在读大学，随父亲丰国勋出差去深圳东方印刷厂制作公司的宣传册。在上飞机后，两人想到宣传册设计好了，但没有公司的logo，当时也不叫logo，相当于公司的标识。父子俩在宁波飞深圳的途中画了几稿，以“F”为基本元素进行变形，五个“F”暗含着当时工厂五项主要业务。待下飞机上已成初稿，到了深圳的旅馆之后，又做了些加工，算正式定稿。

丰华接管大丰之后，拓展了产业链，致力公司上市，并在轨道交通等方面做了开拓。2008年的欧债危机波及中国，丰华看到周边不少大企业都遭遇困境，比如绍兴的纺织企业。但余姚有一家公司富达电器，平时挺低调，运营却很好。了解到是上市公司，银行愿意放贷支持，而其他公司甚至都拿不到救命钱。当时大丰规模不大，效益还算不错，居安思危，丰华想可能是上市公司的平台不一样，抗风险能力不一样，想着推进公司去上市。2009年的1月20号，大丰召开一年一度股东会，丰华提到要发起公司去上市，二十多位股东都很兴奋，隔日就写了承诺书，保证上市之后三年之内不减持，大家共进退。

2017年4月20日，大丰实业在上海顺利上市。九十九个月，九九归一，至今丰华还保留着2017年3月2日杭州到北京前往北京证监会的车票。

谈到本次亚运会，丰华认为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成为了亚运会的官方供应商。杭州亚组委对大丰给予了很大的支持。2022年5月6日，大丰成为杭州2022年第十九届亚运会官方供应商发布会在杭州举行，当天的签约仪式，亚组委所有部门的部长都来了。亚运会期间，亚组委包括杭州市外办和浙江省外办，也组织联络了三十二国家的代表团，到大丰公司来参观交流访问，都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为大丰文化或者是文体类产业的出海，奠定很好的基础。

我国一向重视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合作，沿线国家的发展为我国建筑类企业和设备制造类企业带来广阔发展空间，文体装备出口与场馆建设业务趁势扬帆，为文化输出搭建桥梁，

可说是利己利彼。根据商务部相关资料显示，2022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中，一带一路国家新签合同额1296亿美元，占比达到51.2%，截至2023年1月6日，我国已和1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合作文件。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基建是最主要发展方向，由于基建建设周期长、收益低、资金压力大，民营企业大多选择不做或跟随央企出海。大丰依托在国内ToG端的文体装备行业多年口碑，获得央企信任，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业务上与央企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大丰实业布局多年。随着海外业务经验不断丰富，公司已逐步开始自行拓展海外业务。本次亚运会也为大丰带来好的口碑和更多的国际合作平台。在一带一路合作和文化或文体装备的出海会有很大的预期。下星期商务部会派人来看大丰有什么需求，一带一路办公室也可能跟大丰来对接。

丰华说：我们可以整合其他资源一起去做。比如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将承办下一届亚运会，已联系大丰进行咨询，大丰马上要派人去对接。比如乌兹别克斯坦要举办亚洲青年运动会，他们组委会来咨询大丰，也来咨询过杭州亚洲委员会。乌兹别克斯坦还有2030年远景规划，要建一堆大剧院、文化中心、体育场体育馆。中东地区的沙特、阿联酋，要大力发展电竞产业。目前国内最标准的两个电竞场馆——杭州的亚运会的电竞馆和西安曲江的电竞中心，都是大丰打造的。今年的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表演项目的身份正式成为比赛项目，一向被人们称作不务正业的“打游戏”也成了一项为国争光的运动。杭州四千人的电竞中心里面所有的集成、灯光音视频、座椅，包括赛事的电竞时的转播录播的系统，都由大丰承接，他们借此项目建立电竞场馆的专业行业标准。沙特做电竞场馆，想从电竞延伸到人工智能产业去，以国家的角度去做这个产业。

这届亚运会，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理念融入举办亚运会的全过程。其中有很多优势，一个大型赛事其实就是关乎城市经营和城市建设，杭州亚运会的成功范本可进一步推广。我们可以把很多中国的好企业，好的合作伙伴一起组团出海。

当丰华说到组团出海的时候，我多看了他几眼。竞争与合作，大局观与共赢，一个新时代企业家的睿智与格局，使得温文平和的他具有某种光环。

竟不禁想到前几日刚见过的雅戈尔董事长李如成。也是平静自然的语气，也是低调沉稳的个性，自然的把一个行业的使命感放在自己肩上。一位五零

后，一位七零后，浙商甬商的精神具有某种同一性。

大丰的发展，正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到这个阶段，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以及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播的必要，文体旅迎来一个发展的好时代。文体旅出海也是文化自信的一部分。

丰华描述着他心中的远景，通过高科技的文化设备文化科技的出海来传播文化，首先让人家有体验感，感受到好看好玩，同时把中国文化带出去，这样效果会非常好。比如说以后把《山海经》带出去。

我饶有兴致地琢磨着丰华说的《山海经》，这是我很喜欢的远古文化百科全书，被誉为上古三大奇书之一。丰沛的想象力，天地洪荒、奇珍异兽、光怪陆离，荒诞不经，来自民间的生命力和创世纪的神话传说。在丰华办公室，办公桌背后的长城，对面的山水风景，皆流露出风水画的痕迹。这位七零初的企业家，他的气质中有一半来自于宁波的民间，有一半来自于与国际对话。

大丰实业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春晚25年，见证了赵本山以二人转等乡土气息的曲艺形式和幽默风趣的小品连续21次亮相春晚之后，被新兴的文艺形式所更替。近年来春晚中传统文化和中国式审美元素的增加，比如2023年春晚以“花”为主题符号，在舞美设计上暗含“满庭芳”的理念。满庭芳，原为词牌名，取自柳宗元的诗句“满庭芳草积”。那晚的演播大厅，顶部的艺术装置也由四瓣花结构衍生重构而成，据说创意取材自距今6000年至4800年前的庙底沟彩陶标志性的“花瓣纹”，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即华夏民族）得名的由来。在歌曲舞蹈里也融入了很多“满庭芳”的元素，那首用古典色卡打开的《满庭芳·国色》，会齐42种颜色名，既是根植于中华文明的美学创造，又绽放着现代设计理念的创新呈现。

又如2022年的《只此青绿》。朱唇、远山眉、山峰发髻、青绿长裙……央视虎年春晚，源自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选段“青绿”一出场，从社交媒体到微信朋友圈，都迅速被刷屏。穿越千年，诗画舞蹈间，一场中式审美的盛宴。更多观众被宋代艺术之美击中。大丰的数字技术助力时空交错的叙事呈现，我们来到千年前王希孟即将完稿之时，舞绘之美，循着“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的篇章纲目，进入王希孟的绘画世界。锦绣河山……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只此青绿》正在慈溪保利大剧院演出，已演了两场，几乎满场。孟庆旸和演员们一起返场谢幕了四次，掌声还不肯停下来。如今不缺观众，缺的是好作品。这个好，不再停留在让人哭或让人笑的层面。

河南卫视2021因《唐宫夜宴》《敦煌飞跃》《洛神水赋》等策划火爆出圈，元宵奇妙夜、清明奇妙夜、端午奇妙夜等中国节日系列，年轻观众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我们看到主流媒体对文化的定位越来越“文”与“美”，从中国当下民间的娱乐元素转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人高度。

不是高低之分。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娱乐背后，还有思考、触动与唤醒。

在大丰展厅的企业文化板块，价值观一栏是：诚恳做人，踏实做事。企业创办理念中，丰华说：企业首先是个盈利组织，企业若不赚钱那就活不下去了。但企业更要注重创新，创新是永恒的事情。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组织的创新、文化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创新是永恒的。丰华并没有虚以委蛇地说些套路，或高调地谈些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他在保障企业生存的前提下致力于创新，恰恰体现出大丰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诚恳与踏实。

对于创新，丰华和更年轻的一代执行董事丰嘉隆有着一致性。新生代的浙商甬商，早已不只局限在当地耕耘。他们带着新时代的基因，放眼全球市场，不只守业，更要“产业升级”。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这些拥有海外经历的新一代青年浙商们，更希望将新时代的所见所得，与自身的产业结合在一起，更注重研发和新技术的投入，将企业往高端的数字化、互联网方向发展。

新科技革命席卷世界，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经济也进入到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阶段。丰嘉隆坦言，“对于大丰来说，我们观察到，如今全国的省、市乃至县，建设了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公共文化建筑，却没有内容和运营能力去盘活这些设施。这是企业到我这一辈，所要做的最重要的抉择：就是将大丰从一个高端制造业逐渐转型成为一家软硬兼修，拥有场馆运营服务和新媒体等内容孵化能力的

综合型平台公司。”

《今夕共西溪》的项目运营，是由丰嘉隆带领的下属团队执行。除了打造“今夕系列”的剧目原创和实景演出，大丰近年来也在打造属于自己的院线。百度一下中国有名的院线，国企里剧院院线有中演和保利，民营院线就是大丰文化。

大丰文化为中国院线注入了民营的活力。新剧院、新剧目，2019年浙江演艺集团正式牵手大丰文化。我跟上海越剧院、沪剧院院长吴巍共同参加著名戏剧家徐进百年诞辰活动时，他就提到12月中旬要来杭州大丰演出。

丰嘉隆收购了《流浪地球》的版权，在剧目原创和主题公园打造上，做出新的探索。丰嘉隆从小学毕业就在国外求学，国外的所见所得，年轻人对于内容和文化符号的消费需求，与中国演艺市场和消费场景结合起来，带领大丰打造出更高水准的文化全产业链生态，铸造文体产业的新名片。这是丰嘉隆的展望，也是新生代对于未来的梦想。我想象了一下流浪地球的剧目，以及可能的主题公园，科幻，人类文明，星系，宇宙空间站，地下城，毁灭，拯救和重生。这是一个与《只此青绿》《今夕共西溪》完全不同的审美元素，也是一个与《山海经》完全不同的装备，却又有同样创世纪的魔力与拯救人类文明的英雄主义。

“全球化的今天，团结合作才能共赢。特别是海外市场，我们更需要奉行梯子原则，更加重视合作共赢，在竞争中互帮互助，在广阔的市场上携手并进。”

这是大丰高层在创业理念上的一脉相承和迭代升级。年轻一代企业家在成长。望着镜头下温和得体的丰嘉隆，早熟于同龄人的沉稳低调，九零后的魔力矩阵已经开启，不论他们日后走向何方，此刻，他们背后都有着一轮东方日出的光芒。

我想丰嘉隆办公室里的作品，肯定不会是风水画吧。

专访诗人陈德根

■ 陈 亮



陈德根，布依族，贵州平塘人，客居浙江宁波。作品发表于《诗刊》《诗探索》《星星》《民族文学》等，入选《中国年度诗歌》《浙江散文精选》等选本，出版诗集《家族简史》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参加过诗刊社第29届青春诗会。

1、你是从哪一年开始诗歌写作的？最早激发你写诗的灵感是什么？

我起初以散文写作为主。开始动笔写诗的时间是2004年，那个阶段的诗歌都发表在老家的《平塘报》，那是一份对开四版小报，每周一期。那份报纸也是县内文学爱好者的习作发表的一个主要平台，通过发表，县内作者逐渐熟识，进行了更加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联系。

激发我写诗的原因是我钟情于诗歌的形态美和表达上的克制。

之后在一所乡村学校当代课教师，无缘无故停止了诗歌写作。

直到2006年到浙江打工，我重新开始写诗歌，受触动的有两方面的因素：诗歌论坛的兴起，我们住的超市二楼经营着一家黑网吧，只要不加班，我隔三岔五会去上网，以逛论坛为主，也发帖、跟帖。逐渐认识了一些诗人，跟那些诗人学会了不少写诗方面的知识，对诗歌的认知也有了明显提升，对诗歌写作有了自己的见解、看法和目标。

2、请选择2—3位对你的诗歌创作最有影响的古今中外诗人或艺术家。

智利诗人聂鲁达，波兰作家辛波斯卡，爱尔兰诗



2010年，
在徐志摩故居

人叶芝，这三位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诗人。在写作的每个阶段，我唯一坚持的是反复阅读他们的作品，感悟他们的感受。他们写下的句子像金子般那样闪光，令人着迷。

3、请提供你自写作以来的10首代表作题目，并注明写作年代。

我至今还没写出自己的代表作。希望以后能写出更好的诗歌。所罗列的这些都是自己比较喜欢的。

旧时光 (2008)
 与亲人书 (组诗) (2010)
 这种遥远, 让我无处可去 (2011)
 抒怀诗 (2012)
 拜访一个比你孤独的人 (2014)
 步行街 (2015)
 在旷野接受赞美 (2022)
 散步 (2022)
 江边闲坐 (2023)
 火车站 (2023)

4、你写诗一挥而就, 还是反复修改, 还是有其他写作方式?

我写诗有一挥而就, 也有拖沓, 但都喜欢反复修改。写好了, 过一段时间再去阅读, 再进行修改, 大部分会直接放弃, 只有少数会认为修改成功留存下来。

我遵从于诗歌的偶然性, 诗歌不像其它体裁, 坐下来思考一番就能动笔。但是很矛盾, 我经常会感到遗憾, 与不少美好的句子擦肩而过, 而我没有把它们记下来。



2013年青春诗会

5、你如何看待生活、职业与你诗歌写作的关系?

我喜欢我长期生活的江南小镇, 它有适度喧嚣的街道, 它像一个生活在乡间的绅士, 彬彬有礼、慢条斯理; 它有辽阔而肥沃的田野, 疯长着我周末时挖不尽的野菜; 有绵延而母性十足的江岸, 我曾溯源去过它的上游, 那里是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的职业与我的文学创作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



2017年, 台湾, 两岸青年文学论坛

系, 我努力地平衡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 身边的熟人和同事并不知道我居然写了那么多年的诗歌。工作回报给我的很多, 显而易见的是让我活得体面, 让我学会处理人际关系。

生活和职业对我的影响是缓慢而深刻的, 这符合我的性格。我好奇心强但我却能恰到好处地抑制它, 这种秉性的优点和它的缺点一样突出, 使我在长达十余年从事类似的岗位而不至于厌倦到想逃离。

我尽量使内心丰盈, 使生活丰富, 并以此抵消现实的无奈和职业的枯燥。

6、你关注诗歌评论文章吗? 你写诗歌评点、评论和研究文章吗?

我很少关注诗歌评论文章, 但我比较关注诗人写的散文、随笔、小说。我写过几篇与诗歌有关的读后感, 算不上评论。

7、你如何评价现在的中国诗坛?

我常常羡慕新生代的诗人们所处的环境, 物质的丰富, 获取信息的便捷, 图书馆、网络渠道提供的学习条件, 使他们起点高、视野广阔, 技术娴熟。

当下认真写诗的人也很多, 在阅读过程中, 不时也能遇到好诗, 这是让人欣慰的事情。

遇见好诗, 遇见志同道合的诗人, 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8、请写出你认为最重要的三个诗歌写作要素。

对词语、生活、生命的敬畏。如果做不到, 无异于写作过程丧失语言功能。

(转自《诗探索》)

赞美诗 (组诗)

陈德根

在林中

雾长出翅膀
充满了想象力
梦幻般的楼群
坐落在林中
我的飞禽走兽邻居
都沉默寡言
所有的房门都紧闭

所有的想象
在雾里实现
我们都不用倾诉和接受
静悄悄地坐着

等雾散开
等暂时忘却的
一件一件回来

等雾散开
柔软的雨珠
挂在你发梢
我们都不忍擦去啊
如同面对年少时
写在老屋墙上的字

新年的第一首诗

想起以前刚从地里回来，我欣慰
不已，我用所有劳累
开垦荒地，种下了粮食和蔬菜

想起以前刚到异乡，我忍住

困顿。我用所有艰辛
终于通过面试官考核
得到一份好工作

除夕夜，我风雨兼程
赶到老父亲家中

鞭炮声
孩童们
把惊喜和热情给我

草垛在雪中隆起
水井冒着热气
每个脚印
都找到了一条路

我欣喜：有父亲在
不再想什么
什么就慢慢遗忘

我欣喜：雪花落向
什么，什么就被接纳

在乡下

我叫不出名字的鸟飞出
林中的巢
我抡起锄头劳作

鲤鱼一遍遍数着气泡
水草轻晃我的船……

柳枝懂得它们的快乐

我的锄头长出翅膀

掌握了语言
与我达成共识
与蚯蚓和枯叶交谈

那些鸟尝试与我交流
它们蹲在旁边
耐心等待我的回答

在旷野接受赞美

两只鸟交颈低语
它们时而为对方梳理羽毛
之后同时轻轻
落在一丛野玫瑰上

坐在旁边的我们
像刚完工的雕塑

我们被恩爱加持
被喜悦感染

我们像雕塑，认真地
接受两只鸟
长时间的端详和赞美

江边闲坐

一艘闲置的船，它的孤独
比我突出。枯草缠绕
它的挣扎无济于事
仿佛千万双目光注视
无数的我进入人群

我们的交谈也无济于事
词语之间密不透风
但这是最好的选择

一只鸟面对茫茫水面的镇定
并非来自习惯
恰如，我满腹心事
却在人群中与你们大声
分享我喜悦

而那只鸟孤零零，无动于衷地
看着晨雾遮住面前的一切

仿佛遮住这一切的
不是雾，是它的目光

赞美诗

两只燕子叼来毛发、布条和树枝
它们惊叹：终于有家了

一棵枣树终于把枝丫伸出院子
它惊叹：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妻子又收养了一只流浪狗
它惊叹：亡命天涯的日子结束了

朋友去儿童福利院送温暖
孤儿们惊叹：阿姨买的糖特别甜

一架飞机从城市上空掠过
太快了，朋友告诉一个盲孤儿
那是杭州飞北京的航班

有一些爱，细微、琐碎
但没有一点是多余的

深山音乐会

鸟类纷纷开始表演
在森林大舞台

在树梢
在蕨科植物上
在溪流旁
在顽石上

鹰没有带来危险
啄木鸟一个劲地问候
画眉精通各种唱法
锦鸡将美声唱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斑鸠一曲又一曲不停地唱
喜鹊的民族唱法压轴

乌鸦一直在喝彩

我们坐在树桩上
专注而庄重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评委
认真倾听
默默打分

一把二胡坐在我膝头

风和云朵
高山和流水
热切地重逢

琴筒里，游动
一条斑斓的蛇
它有一副好嗓子
有修长的手指
时而耳语、啜泣、跋扈
时而慢慢抚平一本曲谱

它疲惫时，轻轻地
坐在我膝头
像一个多年知己

落日下的村庄越来越矮小 ——写给晚年的自己

恍然觉察，住了
大半辈子的小巷那么宽敞
院子里的旧物
竟然如此亲切

五塘河水倒映着烟雨
和亲切无比的民居
人们不停地从身边走过

长长的江岸
缓缓穿越
无边田野

人们把金黄的稻草堆垒起来……
落日下的村庄

和我一样，一脸满足、慈祥

城北记

我和爱人，孩子共进晚餐
雨顺着屋檐，落下来
我们种在瓦罐里的鱼腥草
发着微光

路灯也发着微光
小区年老的保安在门卫室打盹
他的对讲机发着微光

房舍和街道发着微光
云朵发着微光

雨声发着微光
落在我们身旁

脸上发着微光的我们
坐在发着微光的院子里

和父亲一起散步

人工湖边新栽的柳树
紧挨着老柳树
周围安静下来的时候
它们轻声交谈

老麻雀叼着食物
往返于它们的巢
幼鸟叽叽喳喳
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年幼的孩子
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

风冲着电线的样子
如同我扶着父亲走路的样子

我扶着父亲
我像一棵新柳树
紧挨着他，我们慢慢地走向那些
轻声细语交谈的柳树

周笑诗选

■ 周 笑

冬日凌晨五点

你若有幸在此刻，自然醒来
定能感受到
世界恍若初开般的静谧。
你会惊讶地发现，就连细尘
也在深睡
如婴儿般，安置在小床。

占据任何天远地阔的两样事物
毋需任何方式，迅速抵达。
空间在此刻，占领广袤无垠
亲密却自由缩放，接近零。

最该做的是，捎一支笔
飞向某片树梢，记录林间
两只鸟无知的密语。

冬日爱情

清晨大雾来得深沉
像极了爱情初始模样
看不清几十米外路
却不代表无方向可寻

这个季节外表收敛
内里恰似雪国温泉
藏于晶莹的肌肤下
焕发温润柔情

爱情，也许并不需要
时刻轰轰烈烈。能偶尔
触碰到彼此的影子
就产生了刹那的交融

期待

身体里交织复杂线索
顺藤，窥见她隐约轮廓。
似海水涨潮般热烈
红着脸碰撞礁石
弄不清该前进，还是撤退
落寞，恐慌降临

同样起落，冲突
在与心仪之人相见
犹豫以何种身姿
张扬亦或沉静。

最妥帖，叫上画师
描摹一段相会图：静态女子
眼神热烈，喉咙与下巴
压低。抑制住
胸中，打结的
缠绕之句

离别，太阳最撕心
怎能学会，忍住眼泪。
转角，忧伤的烦扰
吞噬所有骄傲脸庞
大女人背影
秒变，黏人小妖精

预演过忐忑，他们是否还能
回到那两个字

打碎为诗

羞于启齿的小词，借着酒精麻醉
越过禁区。成为穿透力十足的热汽



作者简介：周笑，80后，浙江慈溪人。从事贸易工作。诗作散见于纸刊《浙江诗人》《神州诗歌报》和慈溪作家、桃花源间等网络平台。

渗透一块潜意识异地。

边界被打破，骄阳
烤得它身子滚烫，无处躲藏。
水，泼出去摊在地
墙角的猫看懂一切，佯装闭紧黑眼

用绳捆住扩张，为心撑遮蔽之伞。
一人还是两人，一群甚至无数
也别想消除孤独。那就低下头
停止攀缘。回到海平线

捡起碎片，拼凑。
一点点组合，接近无损
完好的玻璃球
红着脸，不再写诗。

回归

允许今日不写诗，学佩索阿
只感受，不思索
深谷，天净，溪水
回到熟悉，清新的场域

接收天外洁净之风
田野，枯枝，冬树
回到原始，野生的旷地
感应纯真原初气息

把自己放归山林
做回孩子，无需穿过
汹涌的人潮。自然万物
宠着她。

托斯卡纳艳阳下

月亮穿过天秤座，种下向日葵
葡萄卷须埋在土里，生根发芽
不时改变一下生活方式
思想便会深邃加多

历史顶层的一小块山坡上，
星星点灯。

橘黄色百合入神望着，石墙，玫瑰园
鼠尾草，以及薰衣草围成的篱笆
画眉鸟在空中洒下种子
拓展领地。

古老的地方，时空交错
景色，找不到时间的入口
一呼，一吸
融入万物生长的节奏。

任何你付出心血的打理
都是自我的延伸。
它兀自站着，
静看光影流转，气候变迁。

老时光

走过旧城的拱石桥，老时光
穿过冬日暖阳倾泻胸前
身体每一寸肌肤复苏，扩张
熨帖在内里的绵密记忆

就这样回去了，一眼踏入
高龄古镇。那里静卧古朴大树
葱葱郁郁抚摸青石板
发出微弱的喘息，越穿千年。
屏蔽一啾鸟鸣，静谧的耳旁
幻觉般响动流水缠绵

小溪边可曾站着娇小姑娘
撑开花伞。翘首期盼
一个亘古喻言，悄然落在肩头
洒下歌谣，金蝶飞舞
逐一片朦胧的未来稻田。

孤独会张望

夜幕一笼罩，不安降临
初起的霓虹交织车尾灯
也挽留不住，白昼最后一丝气力
焦灼升起。没有退路

穿过透明身体，直窜到唇边
找不着安稳的倾听之耳
退缩在嘴角。

孤独是个夜行人，他
望向黑夜，黑夜又转头
望向别处。

天公子

公子回到二零年的白月窗
青葱小岁月，放流激情
霹雳舞，小吉他
领带挨着烟，装不下深沉
运动鞋，黑墨镜
躁动跳跃无畏眼眉
响指飞扬外天，气若宏

公子来到二零年的明月楼
展歌喉，或静水无声坐
全无一页修饰
姿态，尽显山河稳重

可曾怀抱旧岁月
可曾息叹光阴逝
握不紧沙作响的沙漏，那
就此宽心。立在闪光
与落寞里的她
贴着他，看千里日落

火炉会变身

让大脑中燃烧的小火炉
熄灭，站在十米开外

星星略微疲倦
我的眼帘也是

喧闹过后归于寂静
该睡个饱觉，不做梦那种

身旁的暖火炉
不熄灭——

一岁早安 (组诗)

■ 娄展垠

一岁早安

是我岁末的最爱，是我年初的最爱
给你一岁早安

寻觅过年的香味，控制留存的烛光
你像被窝一样服帖，我仰抱着想念
被晚安的风祥和地吹到黎明

江水笑我的独步、红楼、桃花
给你的早安鲜艳着
你是我的唯一唯美的爱了

捞起萍莲草，莲字念得像古筝声
害怕被风吹走你的声音，哪怕一丝丝

像含在嘴的早餐去喜欢
吞咽你右于温热的爱情线

更远的远方是南迦巴瓦峰

从结巴村到鲁朗林海观景台
到达不了的山峰是更远的远方

常说到达了的仅是眼光而已
更远的远方是南迦巴瓦峰

选择唯美的目标
不能抵达是一种现实

除非连内心也不存在的那些冰雪

南迦巴瓦峰将我的眼光提升至高海拔
去望纯蓝峡谷的一缕云絮

过羊卓雍错

圣山融化的雪水灌满羊卓雍错
狭路的弯曲是凹地大谷向着深蓝的弯曲
我可以随处打捞淡蓝

不是什么湖水都可以降临尘埃
我像羊卓雍错的蓝，宁愿在高原堰塞纯洁的自己

在天蓝和水蓝之间一会儿隔着翻滚的浮云
一会儿隔着淅沥的雨
我凝视的蓝在冰川上只披挂了一阵子

顺着雅鲁藏布江，像山峰一样到达蓝天了
这不是我的追求
我的终极追求是回到平原继续仰望山峰

高原蓝

我挂着丝巾的蓝，合掌于雪峰稀薄的空气
将祈福的高原蓝跪给玛尼堆

这也是藏羚羊瞭望米拉山口的蓝

西边拉萨的蓝寒冷干燥

东边林芝的蓝温暖潮湿
牦牛群喜欢的领地的蓝被划分开了

我撞见工布江达县清静
神灵缝接的经幡蓝一路给了我安慰

当碧霄的蓝低落了背后的戈壁
自己巅峰的蓝只怕浪费
爱情可以改变天空的蓝色

云朵的蓝，捧在手心是留不住的
用收集的高原蓝喂养尼洋河

背负

长望着西方忘掉了尘埃的雪峰
被白马背负的花朵只有你

连晴少雨，悬崖石刻被绿洲擦亮了
你是唤醒沙滩的花朵

倩影不断斜长，叩跪着转身的大峡谷
披肩发垂钓背后的雅鲁藏布江

我甘愿被专陪游客拍照的黑牦牛欺骗
也要像你浅笑笙歌在流水尽头

手指做出了惹人喜爱的动作
被落日背负的花朵只有你

民宿设计

东边，是最喜欢的几千步的纯蓝色
像溪流之上的青花瓷

拾级而上，进入南园的一亩菜地
游泳池，阳光穿透休闲房
错落有致的原生樟林，小树屋

斜阳西下，像白日梦绽放
旗袍、花朵、绿叶相掩
小红书视频，绰约地走出春天

北边，围着一圈竹篱
美感十足的落地窗遮住一些山水
神秘的帐篷，让爱去度假

桂花

黎明改变不了的黑色在车顶横凸着
露珠不会增加桂树的重量

桂花在停车位，凋谢一地心扉
进逼着散漫的、透彻的雾气

宁可孤独地枯干
也不让路人看见它离开母枝时的容颜

本来抓住花芽抽发的任意一次机会
都将带给花园美好的生机
却发现被狭小的叶腋耽误了

然后掉落，即将被我的汽车带走
像静候运载原初的想念

晚秋簇拥着许多相同浓度的清香
奔驰百里，远溢千里

边弹边看

唯一的意念分散在修长的指尖
潮水冲动了十个甲片
弹奏着春江花月夜不变的事物

桃花插满了古筝旁边的青花瓷
余光躲过泄密的山水

高音鼓动着臀形星空般的根雕凳子
树髓雪藏几十年的月白
湍急的大江倾泻于这原木纹理
释放着渔火的张力

左一拨，右一拨，低音甘愿沉迷
左一桨，右一桨，摇晃昏厥
另一侧轻舟划过了高楼

一只鸟停在木桩上

(组诗)

陈早挺

就像树叶在季节里失踪

仿佛一夜之间被剃光了头
瘦骨嶙峋的手
伸出天空的呐喊
雪还在遥远的路途
谁也逃不掉
就像树叶在季节里失踪

鸟的脚印刻在雪地

路被尽头吃掉
远方。抽象成一个虚拟词
谁还在默默无闻
低头的姿势
鸟的脚印刻在雪地

总是可怕的准点

总是可怕的准点
地铁驶入生活的轨道
承载的黑暗
深入大地腹部
一个人在车厢里的打盹
忘不掉阳光下的晕眩
就像无常的开始

晚饭后

原来的一桌菜
基本上光盘了
酒杯也空了
碗里不剩一粒米饭
酒足饭饱后
一家人还坐在一起
开始嗑瓜子
他们的聊天
带着瓜子肉的香味

现实一种

十一月反常的天气
水温升高 蚊子出没
心事没有着落
一次冲动的发言
换来半夜转辗反侧
那么，让花重新开放吧
给自然一次修复的机会

墙壁上的壁虎

趴在墙壁上的壁虎
在我多次的寻找里

她的用力
打开内心的柔软
雨水漫开来
仿佛是无边的忧伤

一只飞进手机镜头的鸟

一对鸟的翅膀
可以丈量多宽的天地

此刻，它飞进手机的镜头
在照片里再次扇动翅膀

在目光的对视中
它飞出了照片的框框

一只鸟停在木桩上

一根木桩
横空出世般
立在东钱湖的湖面上

湖面的宽广
让木桩更加孤独无依

一只不显小的鸟
收拢自己的翅膀
她从湖面的哪个方向
飞过来。又要
飞向哪里？

我们不知道
木桩也不知道
不知道鸟
是否知道

此刻，这只鸟
就停在木桩上

停在木桩上的鸟
原先孤零的木桩
它们知道互相依靠

方益诗歌近作

■ 方 益

杜白两湖绝句(之三)

平生万事费韶华，今傍湖山暂作家。
待到春来寒去日，身前但见一庭花。

海气山容别有天，两湖春事最堪怜。
东君稍作停留后，千万繁花在眼前。

惯知世路满风尘，愁病经年已著身。
舣棹烟波谁与问，半湖烟雨半湖春。

村巷幽深一径斜，河边旧馆是谁家。
闲来欲忘尘中味，典却春衫又买茶。

生来放荡不羁身，疏懒经年复一春。
今作轻舟湖上客，且餐山色与来人。

闲来舣处此湖边，春去春生未记年。
今日暂抛身外事，与君小坐煮茶烟。

两湖风物付樽前，俗虑尘怀已作烟。
舟中忽忆初来日，曾著春衫正少年。

两湖烟雨一山春，花色经年未可尘。
世事沉浮谁与问，两湖烟雨一山春。

心向湖山与海涯，闲来杖策访君家。
庭前一介伤春客，正惜梅花与雪花。

一湖烟雨一湖春，年来花事与谁陈。

底问山前新旧物，未知当下属何人。

身经歧路渐知难，事业诗书两未安。
眼底樽前来往客，何妨袖手此中看。

幸作湖山未老身，亭前风物属何人。
当时一片萧条处，又见新春吊旧春。

平生意气似当初，性拙谋身总未如。
今作湖山孤棹客，囊中犹有未成书。

湖中小艇寄生涯，看惯春来向物华。
今日闲游经眼处，青山几簇著梅花。

岁月无端去若驰，风尘惯向鬓边丝。
年来万事蹉跎去，唯剩湖山似旧时。

不作文谈作妄谈，春来小宴酒初酣。
山前也有裁诗客，未学陶庵与定庵。

今别尘嚣到此宁，风雨连宵未得晴。
东君但报春来后，十里湖山渐有青。

经年病骨尚堪支，顺逆从来只一时。
春到梅花经眼后，心中残句未成诗。

题梅花十六首

性来疏淡未同群，下有琼枝上有云。
时事经年浑似旧，龙绡一片寄春君。

今在湖山未在家，琼英万片挾春华。
此生何计工余事，既恋诗书也恋花。

郊游何必计归骖，事业诗书两未耽。
小萼才知春信近，梅花与雪作江南。

隔江春信未来迟，万片龙绡已著枝。
但觉湖山风色好，雪时更胜有晴时。

风尘万里未归家，踏遍湖山与海崖。
自问平生成底事，此心元是许梅花。

曾将诗酒作生涯，今近中年鬓已华。
莫道平生无所好，此心唯是爱梅花。

方近中年鬓渐华，惯尝人事未堪嗟。
山中但见春来处，俱是梅花与雪花。

年来节物靠春工，清骨疏狂自不同。
今番雪霁初晴日，还看南枝几萼红。

生计年来未得游，但将诗酒付扁舟。
湖山归日逢春雪，且与梅花共白头。

冰魂抱雪一枝斜，此日樽前感岁华。
物始今朝春几许，七分诗意在梅花。

梅花一点雪中开，春色经年去复来。
香嫩骨清标格在，浑如姑射下瑶台。

今来风雪扫浮尘，万簇琼英已傍身。
料是东君偏有意，山中别是一般春。

未著铅华未著妆，一身冰骨自生香。
经年每见题诗客，俱把寒梅入雅章。

未占烟云未占风，孤芳不与众芳同。
湖边梅色山中雪，似在春来一梦中。

梅花未肯负芳时，十里春山尽入诗。

蕊出寒梢香彻骨，此情唯与白云知。

山屏晴雪共茫茫，俱换三吴旧日妆。
今向梅花抬醉眼，春风过处自生香。

题保国寺五首

丛林阒寂别嚣尘，皇汉张家是旧身。
今作佛门清净地，山中但见四时春。

古刹浑无一点尘，张公旧宅是前身。
禅林未起萧条意，山色冬来也似春。

迎招社客葺池台，四色莲花着意栽。
挂锡缁衣今尽去，山中只有白云来。

未闻鱼鼓未闻钟，欲别尘嚣入此中。
山上瞿昙今不在，徒留明月伴清风。

曾聚山僧为众生，青灯旧卷有禅成。
丛林万象今空寂，谁忆当年理佛声。

题香山教寺五首

古刹湖边屡受封，云僧杖锡此中逢。
向来山色如春日，池水澄明翠竹丰。

古刹山中倚翠微，参差老树几相围。
今番暂避嚣尘外，来此兴酣载月归。

千古丛林出世尘，香风佛火见禅身。
湖山未起萧寒意，待与梨花一共春。

寺经千古岂如烟？小隐湖山未记年。
我舒襟抱今到此，且同云月共参禅。

参差轩宇似游龙，潜隐疏林竹海中。
闲日每辞尘俗事，时陪云月与清风。

徐嵩诗词选

■ 徐 嵩

忆童年时某日向晚

青红点径晚云斜，沽酒髻年戴野花。
划地苹风排稻穗，炊烟袅娜近田家。

赋人间有味是清欢得人字

小院风疏月近人，狸奴伺鼠伏芳茵。
烟鬟已殢梅花雾，玉指犹凉兽鼎银。
曲绕苔阶操绿绮，毫铺楮练画青筠。
酣眠一宿平慵倦，宝篆惟余寂寞尘。

赋癸卯年七夕

光阴徒荏苒，节令近中元。
暝晦临仙界，滂沱响阊门。
时惊九霄鹤，顿慊一双鸳。
帝子停机杼，牛郎拭泪痕。
击更星汉落，摇橹绮宫奔。
尘世痴儿女，凭栏枉断魂。

赠别

江南何所有？蓼溆与芦汀。
断雁嘶残日，村醅酹短亭。

旧年古寺之行

宿昔清明日，相携古寺行。
野隄悬白练，苔砌点丹英。
雨细岚烟重，林幽燕鹊惊。
山房无肉醢，洗手作菹羹。

王昭君

昭阳殿外柝声残，宛转蛾眉倚玉栏。
前日中官传圣令，从今故土隔千峦。



作者简介：徐嵩，浙江慈溪人。宁波市作协会员、宁波市女书法家会员、慈溪市美协会员。

连天白草长云蔽，匝地金鞍霞旆曳。
泪湿琵琶曲不成，如钩冷月牵衣袂。

穹庐为室酪为浆，十数中秋伴雪霜。
朔北笼沙青冢寂，寒鸦啼血吊斜阳。

月夜赏桂

风叶鸣廊高绣户，冰轮斜辗蜡灯寒。
绿云染袂偎朱槛，金粟辞枝落玉栏。
吟咏骚人鬓丝白，逡巡素女锦衣单。
长歌一阙悲萧瑟，飒飒秋声岁已阑。

点绛唇·山居

石径柴扉，日高树影遮山户。野芜飞絮，人在花间住。

一霎阴霾，点点芭蕉雨。闻箫鼓，漫随云去，半晌中庭伫。

行香子·访山杏花

云锁层峦，风散岚烟。石阶幽、乱撒苔钱。披枝拨叶，舟渡清湍。见木如幢，峰如剑，草如毡。

轻红微湿，漫点荒阡。踟蹰间、似解朱弦。山人沉醉，终日流连。但一张琴，一壶酒，一宵欢。

满庭芳·红楼梦

夜雨潇潇，银灯灼灼，独倚修竹回廊。泪沾鲛帕，红透两腮香。纸上新痕旧迹，劳牵挂、吁短嗟长。平生恨，楚腰日减，涕泣损严妆。

惊惶，高厦圯，魂归幻境，身寄他乡。更徒跣无稽，天地苍茫。自古情深不寿，可笑那，纨绔膏粱。从来是，肠肥脑满，谁解恁痴狂。

钗头凤·宴饮

秋声至，蘋花敞，蓼汀波静风烟翠。霓虹烁，垂帘幕，饕餮堆案，画堂丹阁。酌！酌！酌！

银河坠，嘉宾醉，醖醖犹把芳醇递。冰轮落，闻霜柝，今宵离去，白云丘壑。莫！莫！莫！

青玉案·秋愁

小楼欢聚新停盏，竹萧飒、灯窗晚。月皎风清人已倦，芭蕉阴动，珍珠帘乱，西壁寒虫叹。

侵晨疏雨滋苔藓，碧帐垂烟锦衾软。晓月应知幽梦断，一屏透迳，半宵缱绻，寄语南飞雁。

菩萨蛮·逆旅

萧萧芦荻遮山户，烟栖樵径凝新露。浊酒疗愁肠，更阑孤帐凉。

频敲衾枕乱，垂野云河远。负笈入熏微，几声村舍鸡。

如梦令·闲居

小院疏枝铺砌，霄汉冰蟾初至。西壁夜蛩鸣，聒扰一帘风碎。沉醉，沉醉，陶瓮浊醪新启。

西江月·怀人

芍药花残春尽，庭阶香乱蜂飞。恹恹镇日蹙双眉，绣户深扃浓翠。

菱镜朱颜偷换，蜡灯红泪频垂。东风不解妾愁思，寄字归鸿锦鲤。

忆江南·昔年偶过西湖畔某旧宅

流霞倦，黄叶坠苹汀。野岸波平栖白鹭，烟郊风浅卧空庭。蕉展旧朱椽。

罗幕弹，闲雀乱丛惊。昔日骚人吟玉砌，今宵羁客拊残屏。归雁破青冥。

相见欢·赠别

西楼雨脚栖迟，浥帘帷。蕉叶才舒萍苳满莲池。停卮酒，眺烟柳，起徘徊。此去关山迢递莫相疑。

许雪松诗词近作

许雪松

闲忆杭州(组诗)

天竺山中

天竺峰前翠羽新，野溪蔓草少游人。
晴光绕竹山门外，照我眸中一点真。

月夜遥思

昨日闻莺柳浪中，今宵欹枕小楼东。
帘前一地清凉月，吹作西湖水殿风。

泛舟西湖

山剪斜阳浪剪风。波心一点似飞鸿。
笛声隐约穿云去，人在轻舟绿水中。

夜游西湖之一(新韵)

一船灯火小风吹，水面银花照影回。
最是西湖初六夜，相思如豆月如眉。

夜游西湖之二

东风吹我到游船，月在湖中客在天。
天上有花开不尽，人间无梦几多年。

浴鹄湾之一

霁虹卧水水连天，春草无声斗绿烟。
有鸟飞来湖上立，三分自在七分禅。

浴鹄湾之二

最爱清波卷碧云，小鱼嬉戏乱粼纹。
何如拂袖乘舟去，又载西湖一段春。

西湖边观展

湖山一角为君开，风物风光扑面来。
落笔千年情可鉴，碧波依旧绕城隈。
(展名：湖山胜揽·宋韵江南书画艺术)

船过断桥

一湖春水漫堤沙，细雨飞濛舟自斜。
谁共行人来复去，绿杨阴里碧桃花。

曲院风荷赏樱

一声啼鸪过桥东，晴锁烟光雨怯风。
惆怅春来花亦卷，锦霞飞落碧波中。

与闺蜜同游乌龟潭

柳莺啼破碧潭幽，樱雪飞飞逐客舟。
春色但随流水去，春花吹白少年头。

徒步茅家埠

鸟声清越橹声柔，数笔山痕淡淡愁。
且向春风坡上走，桃花眷眷野花浮。

过浴鹄湾子久草堂

飞虹廊外淡疏烟，子久堂前笔墨闲。
穀皱波纹如小篆，待君来写富春山。
(子久草堂乃黄公望稳居之所)

浣溪沙·山上看杜鹃花

一路春风四月天。行穿野道鸟关关。抬头丹火欲

生烟。

千树流霞晴照里，几枝摇影远峰前。看花人在白云边。

浣溪沙·慈城走马楼对岸赏梅

走马楼边翠袖挥。绕湖花影镜中飞。春风并坐暖云微。

万点暗香吹雪去，满山清气拂衣来。思君心绪乱如梅。

浣溪沙·秋游并记相识三年

绿未凋零红未羞，揽光照影此中游。九溪烟树共风流。

当下低眉犹一诺，人间弹指忽三秋。菊花天气小温柔。

临江仙·从前慢

小翅轻翻栖梦，桔梢风暖香吹。篱笆庭院蝶双飞。一年秋色好，相见莫相违。

记得从前真慢，清晨露也微微。有时花下久徘徊。心如天上月，月是那人眉。

临江仙·中秋寄女友

露点青梅酸爽，人逢佳节闲悠。东邻墙上竹篱幽。从前多意气，当下有温柔。

光影几回弹指，浮生细数风流。醉看人世醒看愁。今朝花树下，一坐到中秋。

临江仙·小雪梦后感

昨夜檐声连晓，朦胧枕上参差。清寒天气雨沙。已闻冰雪意，空坐等梅花。

曾记那时年少，江南江北云霞。醒来无物可风

华。青春弹指去，吹梦到天涯。

临江仙·次韵友人《梅》

瑟瑟北风吹雁去，千山共入寒冬。翠屏飞雪映轻红。暗香疏影里，横笛到春浓。

借得梅花冰魄气，和光和月从容。一身诗意与君同。相倾长短句，寄与碧霄中。

临江仙·国清寺

一境山川胜绝，千年风物长春。清幽无量翠微新。石龙抛雨线，高塔沐朝曦。

花落殿前不扫，僧归衣上无尘。光阴如海贮天真。云烟常过眼，经卷未缠身。

西江月·也题阿豪牛骨面

牛骨七分豪气，面条三两温柔。小葱几粒涤清愁。且把汁儿吸透。

任我呼朋唤友，看他明月楼头。旋生旋灭足风流。怎敌碗中宇宙。

鹧鸪天·秋夜怀人

今夜相思大于舟。韶光在手不堪留。曾经心上诗和酒，都作眉间爱与忧。

东海望，白云愁。那人又隔一重秋。前尘历历皆春梦，各向人寰各白头。

鹧鸪天·赠友家小女千千

见我飞奔语璨然。拈花捉笔步人寰。明光海月交相映，云鹤风鹏两自翩。

摩万物，惜时间。大千世界小千千。轻轻一抱深深默，只此温柔刻永年。

征爸启事

李道一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最近靠山乡梨花村里爆出了一则新闻，村口公告栏里贴出了一则《征爸启事》。白纸黑字赫然写道：“本人钱三乐，绰号剃头阿三，残疾。自幼丧父，缺失父爱。靠慈母养育成人。今慈母病逝。无人陪伴，倍感寂寞孤单，为弥补父爱，特向社会征爸一名，个不论高矮胖瘦，人不在乎贫富贵贱，只要心地善良、身体健康即可，愿侍奉左右，颐养天年”。新闻一出，村民议论纷纷。近年来，很多小青年看见老人像躲瘟疫似的，避还来不及呢，只听说有征婚征妻的，征爸的倒没听说过。这剃头阿三脑子搭牢了？大家知道的这位剃头阿三是个苦命人，4岁时没了父亲，患了小儿麻痹症，落下了一条跛腿，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后来学了一门剃头的手艺，以剃头为生。但剃头阿三心地很好，只是他自己也穷得响叮当，光棍一个，他怎还敢征爸？把人家的棺材往自己家里抬呢？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但议论归议论。故事还得讲下去。俗话说，竖起招兵旗，必有吃粮人。第三天下午，竟然就有人打进来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自称叫石荣光的老人，今年68岁。老伴早年过世，只有一个儿子现在深圳打工并已成家，很少回来。现靠侄女照料，身板还算硬朗。他嫌自家单独生活，很想有个伴一起生活，愿意过来试试。但他有一个要求，试用期三个月，如不满意，则立马走人。剃头阿三满口答应。第二天下午，那位姓石的老人果然在他的侄女秀兰的陪同下来到村里，看热闹的乡亲把阿三的两间土屋围了个水泄不通。剃头阿三端茶递烟，忙得不亦乐乎。那老人平头，方盘脸。头发已花白。人倒也挺直爽，双手胸前一拱，向大伙儿说：乡亲们，我叫石荣光，绰号石大炮。是个直性子，今天承蒙阿三抬举，来认这门亲，不图啥，只图有个伴而已，今后还望大家多多包涵。话音刚落，掌声四起。在众人的笑声中，剃头阿三向石爷爷恭恭敬敬行了父子礼。秀兰向石爷爷前后交代

一番后挥泪回去。从此，石爷爷便在剃头阿三处安家来。

阿三没有食言，他把老人安排在正房，自己在旁边搭张小床。为的是老人有点事能随时叫得应。他本来就是勤快人，有了老人后，就忙得更加不可开交。像平时一样，早早起床，做好早餐，陪着老人吃毕，收拾好碗筷，然后摇着那辆残疾车串家挨户去替人理发，只是收工要比平时早些，因为要回来给老人煮晚饭。石老人也不闲着。在院子里拔草去石，开了一小块土地种上茄子，大蒜洋葱之类蔬菜，还养了一对小鸡，家里顿时有了生气。等阿三回来，上灶做菜烧饭，拖地抹桌，不一刻功夫，饭熟菜香，父子边吃边聊。有说有笑，其乐融融。而石爷爷的侄女秀兰，也挺孝顺，三头两天的过来帮忙做些浆浆洗洗缝缝补补的家务活。阿三也很有礼貌，一口一个秀兰妹妹，叫得秀兰挺不好意思的。这一切，石爷爷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这天晚上，吃了晚饭，两人闲聊。老人问起阿三：这些年来，为什么不开个固定的剃头店呢？这样可以减少出门的辛苦啊。阿三说，不是不想开，主要是因为近年来社会上传统的剃头匠少了，而找他剃头的大都是老年人，有些老人腿脚不便，他每天摇着残疾车上门服务就可以方便些。虽然苦了点，但心里踏实。石爷爷听了，连连点头。但他提议，从长远说，还是设个固定店铺好，这样可以扩大营业，吸引更多顾客，增加收入。为照顾那些腿脚不便的老顾客，每星期可安排一两天时间上门服务，这样就可以一举两得。可话这么说，阿三又犯了愁。因为这开店不是小事，要租房要装修毕竟要花不少钱。阿三虽有点积蓄，但远远还不够。石爷爷二话没说，抖抖索索地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三层外三层，竟是一叠钞票：“给，这是我平时积攒的退休金，不多不少，一共是二万五千元，先用着。”阿三哪里肯收，两人正推推搡搡，正好秀兰来了，问明了原委，

便出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就当你向石爷爷借的款好了，以后赚回来还给他不就行了吗？”听秀兰说得有情有理，阿三这才没有坚持。看阿三很忙，秀兰又自告奋勇说，自己有个做包工头的堂兄弟，请他来合计合计，把这租房装修的事给揽了下来。说干就干，第二天，秀兰把他的堂兄弟找来，买水泥、铺地坪，秀兰跑前跑后的忙，石爷爷帮着，不到一个月，就把小小理发铺给搞起来了，窗明几净，摆了一把转椅，要说多舒适就有多舒适。秀兰心巧，还备了一排长椅子，订了一份《故事会》杂志，让等候理发的顾客可以解无聊。石爷爷还请人写了一块木匾，上书《阿三理发店》，挂在门上。嗨，还别说，这小店开起来后，竟成了村子里的一道风景线。人们有事没事，总爱来这里聊聊天，灵灵市面。再加上阿三服务态度好，收费又实惠，生意像掉进开水里的温度计，“刷刷”的火爆起来了。过年节的时候，店里忙，石爷爷和秀兰没事，也会来店里前前后后帮忙，剃头阿三嘴巴笑得像敲开的木鱼。

不料天有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一天不知怎么的，石爷爷受了点伤寒，竟上吐下泻，病得不轻。阿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请来村医疗站的医生，为他打了针服了药。阿三贴出告示，关了两天店门，在家里陪着石爷爷，又是做好吃的，好喝的，又是替他按摩、又是敲背，晚上和衣睡了好几天。秀兰也赶来煎汤熬药，石爷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石爷爷的病也好了。这天晚上，石爷爷郑重其事地对阿三说：“阿三啊，三个月的试用期到了，我明天就要走了。”“啊？你走？上哪去？”“傻孩子，我能上哪？虽然这一段时间你对我

很好，可是我不能耽误你呀！”阿三急得大叫：“这怎么说是耽误我呢，我谢您都谢不完呢！有了您，这才像一个家了呀。”“孩子，我知道你心地好，你说的是真话，可是你年纪也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也该成家了。可有我的拖累，你怎么成家呢？”阿三一听，“扑”地跪到在地：“爸呀，我离不开您呀，不能没有您啊！”“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不能拖累你。”“不，我宁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会放您走，我离不开您，我要侍奉您老一辈子”。“难道你就没有考虑过这成家的事？”“爸，不是我不想，而是没法想啊。我是个剃头匠，又有腿跛，谁会看得上我啊！”不料石爷爷说，“一个人的相貌固然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善良和真诚。别人不敢说，我身边就有一个姑娘看上了你。”“谁？”“秀兰。”“不、不，秀兰怎么会看得上我？”“这是秀兰亲口对我说的，她不在乎你有残疾，她看中你的是善良和孝顺。”“不可能、不可能，就是秀兰同意，她的父母也不会赞同的……”“别人我不敢说，可是秀兰我能打包票——阿三呀，我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实话实说了吧，秀兰不是我的侄女，而是我的亲生女儿。”“啊？！”原来，秀兰高中毕业，去深圳打过工，感情上受过骗，从此后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是她的父亲石爷爷鼓励她要坚强活下去。可怜天下父母心，在看到了剃头阿三的征爸启事后，石爷爷才动了这个脑筋。经过三个月的考察，发现阿三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今天才向阿三摊了牌。阿三惊喜得连连敲自己的脑袋：我这不是在做梦吧？这怎么会是作梦呢？第二天，石爷爷请来了村里的领导，秀兰也到了场，大家一拍即合。半年后，两人就领了大红的结婚证。小夫妻在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后进进了洞房。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

（上接第106）

岑其是个“喜欢做梦”的人，这个“做梦”指的是他常以诗句的表达方式，叙述他乘着梦的翅膀，远赴某处他神往的山水，或者穿越时空拜谒古人，从中获得启迪。现实生活中一时无法实现的心愿，借助于心灵骋游和艺术想象，至少能在脑海中和文字上化为现实。岑其属于敏感型个性的人，偶遇的一个小小细节都会触发他的一番感叹，眼前物事也常常会勾起他的回忆，乃至追溯历史，把想象空间延伸得很远，如同做梦般恍恍惚惚。然而，正是这个不时会陷入“梦境”的禀性，有效拓宽了他的文思境界，也使他的诗

风和画风显得深沉。“千生觉来尘世梦，一念洗尽莲花开。写得云山放鹤去，自画心路踏月来。”（《午夜梦醒有所念》）总是觉得自己与古人的心灵是相通的，自己的诗画承继古意，努力延续古人未竟的创作，这绝非一种虚妄，而是多年来的心灵和艺术修炼所带来的结果。只要通往“梦境”的道路是畅通的，与古人的交流没有停止，对未来始终怀有火热的期冀，他的艺术追求就不会终止，艺术思路不会枯竭，好作品也定会源源不绝。

是为序。

猪食槽

张 广

三星村有一对兄弟，他们分别是谢国庆和谢国富。这两兄弟在村子里并不算很出色，但最近却因为向市博物馆捐赠了一件文物而受到了村民们的赞扬。那么，这件被村民们形容为“不起眼”的文物究竟是什么？据村民们透露，这件文物与北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王安石有着一定的联系。

三星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拥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当地，三星村以历史名村而闻名，其文化价值不可估量。宁波老话“东乡一株菜，西乡一根草”，这里的“菜”指的是雪里蕻，而“草”则是蔺草。古林镇曾经有“万家做席，百家卖席”的说法，而三星村就是属于古林镇的。

在三星村，村民们自豪地讲述了关于王安石的故事。据村民们说，北宋时期，王安石担任过他们村庄的县令。如今，这里的沟沟河河都与王安石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三星村还出土了河姆渡时期的新石器文物。

谢国庆和谢国富这两兄弟在村子里并不算很出色，但因为他们的祖父谢三是一位有点名气的石匠，因此谢家在五里八乡的村民中都算得上是名门望族。谢三凭借着简单的工具如石锤、凿子、撬棍等，能够为人砌护坡、砌地基、砌墙等，甚至还能建桥、造石槽、石碾等。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能在石墙、石柱上雕刻各式花纹图案。谢三之所以技艺高超，那是因为他有一本祖传的秘籍《石匠宝典》。他是一个非常懂得持家过日子的人，经常从外面捡拾各种东西回家。他家里到处都是捡来的石头、木棍、杂物等，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勤‘捡’持家”。

以前修房、建桥梁、刻石碑等，都需要用到石匠。同时石匠还做一些生活用品如石盆、石磨等。如今这些随着科技的进步都被钢筋水泥土取而代之，石质的生活用品因为笨重，也基本被塑料等其它材质取

代。又加之采石、运石，加工原石，雕刻石头，石匠是个苦力活，没人愿意传承。谢国庆的父亲，跟着父亲倒是也学了个七七八八，但后来生意不景气。到谢国庆这一代，干脆就放弃了。一是父亲死得早，二是石匠不挣钱，还有个年幼的弟弟需要自己照顾。

谢国庆初中没毕业，他就开了一家小店，专门经营装修材料。一天，他正在店里装修店面，突然灵机一动，决定从老家带来的猪食槽当作水槽使用。他觉得这样既能利用到它，也可以给小院增添一些特色。

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弟弟，复读了两年，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博物馆上班，也算是铁饭碗，但头脑发热，却自己辞职，回来弄了个贸易公司。

按说，这样两人都还混得可以，村民交口称赞才对。但最近，弟弟偏偏反对哥哥给自己找的嫂子，不同意他们结婚。这么多年没分家，如今却提出分家。

其实家也没什么好分的，大自己10岁的哥哥一把屎一把尿把自己养大，现在自己25岁了，虽说开了公司，但还住在哥哥家。哥哥也同意给他三间宅基地，但要他自己去盖。这在别人看来，也合情合理。

但不知怎么了，弟弟非要自己店里那个养金钱草的猪食槽子。这个猪食槽子，是前几年扒祖屋发现的。老大心想自己也算石匠的后人，但家里如今倒是没有什么石器。就把他洗洗放院里当花盆，养起金钱草了。

如今，弟弟要，那也没什么，就打算给他。但没曾想，准备和自己结婚的赵婷不干了。赵婷说“这个猪食槽就是娶自己的彩礼，有它有我，没它也就休想和我结婚。”

哥哥就回头去和弟弟商量。“猪食槽子，你未来的嫂子要，你看我把你拉扯大也不容易，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东西对你也没什么用，要不我答应你，除了三间宅基地另外给你10万元。”可弟弟偏

偏也不同意，一向又疼爱弟弟的谢国庆可是一个头两个大呀。

事情还要从半年前说起。且说谢国庆的店面装修完成后，他开始接待客户。有一天，一个漂亮的女老板来到了他的店里，希望和他合作。这位女老板名叫赵婷，她是慈城文物贩子赵公民的女儿。赵婷从小耳濡目染，对文物有着一定的了解和兴趣。

这天隐隐约约看到他院角的猪食槽正面好像刻了字。出于职业习惯，她走上前，用手擦掉了槽上的泥土，仔细一看，可不得了，上面果然刻着行书写的“开河书”二字，左下方还竖刻着“王文荆公”四个字”。海曙原来属于鄞县，1047年，王安石从淮南到鄞县上任县令，一路风尘仆仆。7天后，他开始用脚丈量鄞县，体察民情。宁波天一阁，中国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在它的北面，有一片著名的明州碑林。辨认那些因岁月剥蚀而显得有些模糊的字迹，你会发现很多碑文的开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王文荆公”，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

赵婷她认为这是王安石治水赈灾时留下的文物。她立刻认定这个水槽的价值不菲，可以卖到国外，价值至少800万。

为了拉近与谢国庆的关系，赵婷故意与他走得很近，表现出对他的极大兴趣。她提出了一些合作的想法，并主动帮助谢国庆宣传他的店铺。在日常的交往中，赵婷跟谢国庆说，要想娶自己，必须用猪食槽作彩礼，否则休想结婚。

话说北宋27岁的王安石，成为鄞县县令。但当时的东钱湖丧失了灌溉机能，百姓苦不堪言。王安石决定将疏浚东钱湖作为一项重点工程，他实施恢复湖界、加深湖底、围筑堤堰和设置闸闸等措施，动员十万民众投入水利修复。东钱湖得到前所未有的疏浚，确保航行的畅通无阻，解除了鄞县、镇海七乡农民的水旱之苦，重新成为造福于民的“万金湖”。

这件事情在《上杜学士言开河书》有明确记载。在王安石的率领下，各乡民众积极响应，兴起治水热潮。该年全县兴修水利设施达21处，其中最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功绩就是修复东钱湖。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的碑文原本竖立在东钱湖的西北角，但由于朝代更迭，兵荒马乱之间，该碑先被拦腰破坏，一半滚落湖中，陷入淤泥，再无重见天日

的机会。而另外一半，被修路做成了路基，后马路损坏，又被丢弃。直至被石匠谢三捡到，他见石头比较厚重敦实，就开凿成了猪食槽。

猪食槽放在猪圈，当然也没人注意，直至被赵婷发现。

要说谢国富要这个猪食槽，也不是没有原因。你想，谢国富当年是考上过市博物馆的人物，他会文物古玩没有一点敏感性么？当然不会，其实他在哥哥处，有一次正巧遇见赵婷打量猪食槽时，就有了点狐疑。问赵婷，赵婷说在看金钱草。这么漂亮时尚又理性的女性，盯着猪食槽子看，难免不让一个学考古专业的人怀疑。

谢国富拍好照片，找人去看，别人出价80万。这又听说未来的嫂子要，那可不能便宜了她，另外也怕哥哥不明事情真相，稀里糊涂的上当，他自然想把这个弄到自己手上，正好公司也缺钱用。

谢国庆是为难了，一个是自己的同胞兄弟，一个是自己的心上人。给了弟弟，自己没了老婆；给了老婆，眼瞅着弟弟要和自己决裂。他夜里辗转难眠，就不明白为什么弟弟和赵婷都要一个破猪食槽子。这时，他想起了《石匠宝典》。这本传到 he 手上，虽没有发挥过什么价值，但毕竟是上辈遗传下来的，自己也绝对不会丢弃了。他再次打开，其中扉页上写着，“古碑古墓固不可破”。两人都争着要这个，难道这个值钱？

第二天他带着照片，去市博物馆请教专家，专家端详研究了三天，第四天告诉他，这猪食槽子可能不简单，有可能和王安石有关系。第五天，谢国庆二话没说，就把猪食槽子捐赠给了博物馆。

弟弟见到了捐赠证书，也没有说什么，毕竟他最担心的是未来嫂子是个骗子，骗了老实本分的哥哥。而其实赵婷开始还真是想骗走猪食槽子，但后来接触下，感觉赵国庆人值得托付，却担心谢国富生意缺钱会打猪食槽的主意，才坚持要这个做彩礼。现在谢国庆把猪食槽子捐赠给了博物馆，也算找到了它的归宿。赵婷欣然答应嫁给谢国庆了。

三星村因为猪食槽是文物，引来众多文博研学师生及旅游的游客，三星村的村民对谢氏兄弟捐赠文物的事情大加赞赏。

当生物学遇见想象力

——读娄展垠诗集《一岁的早安》

■ 方向明

十多天前，娄展垠老师送来他新出的诗集《一岁的早安》。这是娄老师的第三本诗集。

读诗歌最大的好处是，你尽可以随便翻开一页，自由阅读。娄老师有不少“云游”时写下的诗。他走过草原，仰望过珠穆朗玛，找到了极冷点，找到了极北。我翻到的第一首是《遇见》，前两行诗便将我轻轻叩击了一下：

“桃花托运在连衣裙上被你带到了七月/大风穿透我的深情”

“托运”一词出现在这里，产生一种奇特的陌生感效应。诗人喜欢在诗尾写上日期，看来这并非多余。它可能是给读者的一种暗示。这首诗写于2019年8月11日，从这一天开始，他一直在云游的路上，几乎每天或隔天写一首诗，一直写到8月23日。读这一组诗，我似乎触碰到娄展垠诗歌创作的一些特质了。

我也有在呼伦贝尔旅行的经历，如何将旅行所见所思化为可感可触的形象，需要多方面的条件，照诗人柯平的说法，一是你要对某个情感意念着迷，有强烈的情感冲动；二是要有一个构造完美的文字装置，想象力、语言功力、结构能力等都包含在内。那么，娄老师的诗歌艺术有怎样的特质呢？我想到了两个词：“象征”和“玄思”。

象征，是九叶诗人袁可嘉诗论中的一个关键词，是联结现实与现代诗的重要媒介。象征的运用能够颠覆现实世界的一些客观条件，对事物和逻辑进行主观重组——这些概念，我不展开了，我就举娄老师诗的例子。

有一首《伊敏河边》，我惊喜地读到了“手臂”的意象，这可能是娄展垠的一个创造。手臂，弯曲的手臂，很恰切地将草原上弯曲的伊敏河的形象“重现”了出来，并由此衍生出“牵手”“靠近你的右肩”等形象。

《北极村同行》也是一首很奇妙的诗，妙就妙在诗人以一个“像游船被我牵拉”的意象，把诗写活了。他是说，不是我在旅行，而是我“牵拉”着游船“一分钟都不舍得放松”，黑龙江的水“你追我逐”紧随着我。正如题目所点的，并非我游北极村，是北极村与我“同行”。真是很妙！

每个诗人都会有自己偏爱的意象。我发现娄老师偏爱“民宿”这个意象。我至少读到有六处写到“民宿”，64页《寻找民宿》，43页干脆自己做《民宿设计》，60页《女人是男人的民宿》。126页有“温暖和优雅像民宿凌空于古镇的角落”。

英国诗人艾略特提出“客观对应物”概念，是要找到能使自己情感自由转移的媒介，这叫“客观对应物”。娄老师很好地找到了这样的“对应物”，而这种对应物是娄老师用心寻找的，也是他自己内心的投影，是独属于他的意象——娄氏意象。正像他自己说的，“因为独特，就会孤单；因为无明，也许别人不懂，但以后可能会懂。”

“玄思”，是另一个关键词，袁可嘉先生将其定义为“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与“机智的不时流露”。这种玄思，在娄展垠的诗作里时常闪现。

“一天是一年，是亿秒，甚至是百年”

“美丽捧在我的手里，更加美丽”

“美从手到眼，再到心里，更长”

读娄展垠的诗，有时会遇到一位生物学教师理性的追问。《过格乐木》就有这样的问号：

“如果防护林在真空中全部失活了怎么办

驶过连绵不断的迷雾就清楚了

索性什么都退回去

极寒气候中草原会从头再来”

《海水冲击伟岸最近的一次》里，他说“一个人看着大海像湾里的一滴水融入”，然后他问：“大海究竟深藏着什么/自由泳的哺乳类会不会被赤潮污染”。这是生物学的提问。然后他写道：“潮水在乱石之间不规则地徘徊/以散文体阅读，以诗歌体越过寒冬。”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他很轻松、很自然地在生物学和文学之间进进出出，有时他是生物学教师，有时他是沉默的诗人，两个角色切换自如。而到了诗的结尾，两个角色好像又叠在一起了：“我静坐在这些新生神经的边缘——/从水生到陆生，从未遇见的景点。”

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在旁写下这样的话：生物学专业思维与诗歌的碰撞。这是生物学教师给诗歌的珍贵贡献。

而《病毒的自白书》更宣告了多种知识储备的优势所在。写这首诗是2020年2月7日，那时大多数国人对病毒还完全不了解，而作为生物学教师的诗人，以病毒的口吻写下了这样的“自白”：



《一岁的好早晨》

娄展垠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24年1月出版

“我是敏感，我是简单，没有营养却大量复制/我是地壳运动时降世的火焰//我的使命是控制人类的欲望/如果无法无天地野蛮，不是个体的死亡/而是城市的消失、物种的灭绝”

诗人娄展垠是在提醒人类：要敬畏自然！

讲到这里，我想对在座的“石花”文学社的同学们说几句。打基础的时候，不要过早给自己贴标签。就像造高楼，地基不妨打得宽一些。现在有句话叫“走出舒适圈”，读书也是，专挑容易读的，舒服是舒服，但不利于成长。我们成长过程中，不能全是数字设备、电子产品，不能一味地只看喜欢看的，这样你的视野会非常狭窄。要小心人工智能造成的“信息茧房”，不能被它牵着走。

最后，我们再回到娄老师诗歌文本。其实我讲的只是个人的一种理解，不一定对，还是朗读诗比较好。我想读《杜湖之恋》，想读《等你是我的一种甜蜜生活》，这是最美的爱情诗。因为有点长，留着下次。

我读一下《过羊卓雍错》的最后几句：

“顺着雅鲁藏布江，像山峰一样到达蓝天了

这不是我的追求

我的终极追求是回到平原继续仰望山峰”

然后是诗集最后一篇《赞美日记》的几行：

“美是行动，从原本平常的生活中抽离，存在思想的最高位置。”

“远望，因为心里还有希望。”

不拘一格说娄君

——《一岁之早安》序一

■ 柯 平

受老友之托，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同行的诗集写序，这在我好像是第一次。拖了好些时间，当然也是因为不熟，知人论世、有的放矢那一套不管用了，不知该说些什么。但他的家乡慈溪，无论在本省诗坛，还是在个人的情感世界，都有相当的分量，或许这也是难以推却的原因。老一辈的就不说了，至少新时期以来，那里出了不少有名的诗人，十个指头还数不过来。以诗交友，你来我往，因此自以为对当地的情况很了解，却没想到在鸣鹤山下，杜白二湖边，还“潜伏”着一位叫娄展垠的诗人，而且相当有才情，这从他的作品中很容易看出来。“一种水在奇峰上爱云雾/另一种水在异石下爱青稞。”（《遇见卡定天佛瀑布》）他在西藏旅行途中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而当他回过头来，又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情景：“我望见山腰的稻谷/是一个女子在户外锻炼着的爱情。”（《稻草垛》）这让我想起他的同乡前辈袁可嘉早年的作品，飘忽的神思，诡奇的想象，字句或尚有未稳（即谢默斯·希尼所谓“技巧，如我所定义的，不仅关系到诗人处理文字的方式，他对音步、节奏和语言结构的安排，而且关系到他对生活态度的定义”），但精神上和气质上都有不少相似之处。

这里或许已涉及作为一个诗人的基础问题。我的理解是，拥有奇特的思绪，同时有一架能将这种思绪准确（至少基本准确）记录下来的语言机器，永远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的那些要求，如格局的大小、思想的浅深、结构能力、创新意识，虽然也很重要，但跟想象力一比，不过是毛附于皮。因古人对“诗”这个字的原始解释，就是一个“詘”字，《说文》称：“诗：志也。从言，寺声。古文诗省。”“詘”是“之”的古文，同为汉人的刘照在《释名》里说得很明白：“诗，之也，志之所之也。”后人或许觉得这个“詘”字有点土气，上不了台面，怎么能代表作为文学源头

的伟大的诗呢，因此将它改为“志”，再推出孔子来做代言人，即所谓“诗言志”，从此一锤定音，思想性成为历代衡量诗作水平高低的标准，而它真正的命根子却遭到冷落甚至遗忘。

而“之”是什么意思？就是古代的之江，现称浙江，因这条江非常曲折，只要看看它的字形就清楚了。沿途布满堰闸，千回百转，时宽时窄，形态万千，但始终不屈不挠地汹涌奔腾，东流入海。对此我个人的理解是，通过奇特的想象和新鲜的语言曲折地表达内心的所思所想。这才是诗人的工作本质。仅就这一点而言，娄展垠应该是及格的。虽然他家住浙江入海口，看不到江流曲折行进的情景，却能于无意中践行诗的本义，这也是很难得的。我不清楚他不拘一格、不同流俗的想象力有多少源于天赋、多少得自后天锤炼，但他不羁的思绪、别致的语言，至少能确保他作为一个诗人，创作出来的作品基本是合格的，接下来只是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把诗写得更好呢？对此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有一个说法可供参考。他提出的技术标准有三条：其一是必须对某个情感意念着迷，有强烈的创作冲动；其二得有一个构造完美的文字装置；其三诗中传递的应该是人类的共有经验和情感。以此来衡量作者，第一条应该已经做到了。这本诗集里的作品题材相当个人化，皆是率性而作，有感而吟，其中又有很多写西藏和内蒙古的，倾诉作者对异地风光的迷恋，可知他写诗系情感所积，在心为志，发声为言。第二条所谓装置是关键。想象力、语言功力、结构能力、思想性等都包含在里面了，就看你创作出来的文本质量如何。他前两项都做得不错，后面的或尚有欠缺。

具体而言，就是结构不够严密，让人回味的地方不多。用我喜欢的张大复的话来说，就是“作文如同

岁月流逝 诗心臻纯

——《一岁的早安》序二

■ 赵淑萍

娄展垠老师把作序的任务交给我，我有些不安。他是我母校的老师，当年因为文理科分班，我没有机会听他授课。娄老师为人谦逊随和，他的诗歌别具一格，多次受到名家好评，也得到同人认可。他之所以让我作序，是出于对一个热爱文学的学生的信任和鼓励。

这部诗稿，我读了数遍，越读越有味。他的诗，不是激情澎湃、让人瞬间心动的那一种，而是在内敛的文字中，充满着浪漫的想象、新奇的譬喻和温婉的情思。隐喻、留白通感等手法的运用，使得诗歌朦胧

婉曲，深情绵邈，耐得住咀嚼，耐得住品味。

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创作于2017年5月到2023年4月期间，一共一百零五首。这是他继《种下爱的甜度》以后的又一本诗集，是他获得“池幼章·杜湖文学奖”后的又一次跃进。我很感动，他是一位老师，一位兢兢业业的好老师（曾获市先进工作者等诸多荣誉），在烦琐的教学工作之余，却没有间断写诗。而且，岁月流逝，仍葆有一颗澄净美好的诗心。他的诗歌中，有对异地风光、故乡风物的深深眷念，有对大千世界的感知，有对一花一草的怜惜，有对人间

打鼓，边鼓虽极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几下”。亦如英国小说家西蒙所言，大意谓写作的过程，就是以一根丝线串起珠宝的过程，而珠宝就是平时积累的情感、经验、细节、意象、记载片段等。他的作品，中心传来的鼓声不多，结构感觉更像是堆而不是串。看来需要花力气把那个装置打磨得更精美更耐用才行。第三条其实就是艾略特讲的非个人化问题。当一个诗人在写作时，既要表达个人的真实感受，又要像是在代表他人发言。讲得简单点，就是不能让读者有阅读障碍。作品写的虽是自己的感受，但别人看了觉得你把他心里所想而无力表达的东西写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的了不起。这一条，好像是针对大诗人说的，作者现在就能意识到自然好，一时忙不过来，以后再考虑，应该关系也不大。

或许还需要引用一些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在这本诗集的后半部分，有一些诗的水准明显要低一些，尤其是有关爱情的那些，表述上比较落套，语言质地也有别于原先的生动与畅快。而最后一首《赞美日

记》又写得非常精彩，形式新颖，诗绪也饱满结实，不仅恢复了以前的状态，诗思也渐趋深邃。其中是否有些特殊的原因，诸如出于应酬或为赋新词强说愁，或受持续三年让人情绪低落的疫情的影响，由于不熟，也只能猜测了。反过来，这恰恰又证明了拉金理论的有效性，即如果情绪不饱满，不是非要一吐为快时，最好不要轻易动笔。同时他又强调，以上三条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做到其中一条，就可算是诗人；如果能做到两条，就是合格诗人；如果三条都能做到，就是优秀诗人。在慈溪的新诗史上，有个特殊现象，或许跟当地浓厚的人文底蕴有关。就是本来写得并不大出色，突然就变好了，大约才华和能量都在那里，只是机缘未到，茧壳未破而已。如2015年左右的张巧慧（还有差不多同时的寒寒），2018年左右的飞白，2021年左右的鱼跃，这也是我读了这本诗集以后，所期望于娄君的。

美好情愫的探幽。当我一遍遍读这些诗歌时，我是愉悦且享受的。因为，在他的诗歌中，藏地的天光云影和璀璨星空，江南的灵秀山水和静好古村，都奔涌而来，美不胜收。他是一位生物老师，对事物的刻画却如此细腻而精准，文字极有画面感。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诗中的“颜色”。在《高原蓝》中，开头就引人入胜：“我挂着丝巾的蓝，合掌于雪峰稀薄的空气/将祈福的高原蓝跪给玛尼堆。”利用“蓝”，将丝巾、藏羚羊、米拉山口、经幡、碧霄、峰巅、云朵都串了起来。诗人似乎特别偏爱蓝色，青花瓷蓝、鸢尾花蓝、葫芦花蓝、天蓝、水蓝、深蓝、浅蓝……每一种蓝色的意象不同，其内涵也不同。再看其他的色彩吧：“亭榭之外，我凝望着最红瘦的一树/被白雪捆绑在后花园，像无主的云絮遇见大地的惊喜。”（《梅花》）“斜阳绣红了青藏高原最不平常的荒凉。”（《过嘉措拉山口》）“旗袍、花朵、绿叶相掩/小红书视频，绰约地走出春天。”（《民宿设计》）平常的事物，简单的颜色，寥寥几笔，意境全出。

诗人的诗歌呈现出浓郁的古典婉约的风格。他善于用象征手法，通过具体的物象将内心的意念委婉地表现出来。桃花、樱花、桂花、青瓷、红豆、海棠、古桥、风、月、雪等传统意象频繁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桃花插满了古筝旁边的青花瓷/余光躲过泄密的山水。”（《边弹边看》）桃花、古筝、青花瓷和光的意象组合是多么唯美、风雅。再看《美人醉》：“弹筝在春江之南，飞絮有定，远听无声/同样街杯、卧鱼、醉步/有时婉变徘徊，有时腾越旋转。”

长短错落，富有节奏的美感。我边读边思量，有些诗歌，也许并没有多么深刻的意蕴，但就是莫名地喜欢。也许，这正如清脆的鸟鸣，对人来说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悦耳。让我心生愉悦的就是那空灵缥缈之美，一如《喊雪》《跌落了爱的声音》《一岁的早安》等。

诗歌是浓缩的艺术、语言的精灵，语句的跳跃感是诗歌不同于其他体裁的一个特点。在娄老师的诗里，数行之间就有转折起伏。他在处理宏大和细小、远与近、动和静时，总能找到一个奇妙的交点。对祖国的爱，那是博大的，但是，着落点是一根“芦苇

根”：“在高滩浅槽品尝着芦苇根甜甜的味道/我对祖国的爱长在水里。”（《对祖国的爱长在水里》）写相思的绵长：“桃花托运在连衣裙上被你带到了七月/大风穿透我的深情。”（《遇见》）桃花、连衣裙，多么美妙的物事，却用了“托运”，居然毫无违和感，反觉清新。“绿叶和石碑轻叹悬崖之下的细水长流/这次作别，我听得见桐君山掀动深潭的声音。”（《桐君亭》）绿叶、石碑和水，“轻叹”和“掀动”，柔与刚，轻与重，拟人化和形象化的表达意韵无穷。“我背得出你的脸，一眼望穿春天/默写在樱花上的句子。”（《临河吃茶》）烂漫而短暂的樱花，那是繁盛的春天里最深情的记忆吧？“走一块算一块，无论怎么走过/我依然是长方形的空白。”（《古镇石板》）这“长方形的空白”，填充的是陈年茶楼穿梭的客人，是尘世间匆匆的脚印，但是，最后，时间清空一切，仍归于原点。

数位评论者都曾提到娄老师诗歌的鲜明辨识度。这里仅列举两组诗歌。三年疫情，战“疫”诗铺天盖地，心愿、意志都是一致的，但艺术表达却存在高下。娄老师的战“疫”诗卓尔不群，是深刻的省思，是发自内心的呐喊，是对语词的用心构筑，坚实有力。家乡慈溪正在打造“秘色瓷都”，我本人非常喜欢他的三首写越窑青瓷的诗《莲花镂空尊》《瓜瓞仙人执壶》和《缠枝牡丹纹盘》。“我跪念由上而下的七层莲花瓣/分分钟想起了你，怎么能够秒秒钟舍弃。”“细长的尊颈比肩那稍具纵纹的菩提树茎/原来你持久在我的烟尘里，不为冷却/不为扎根。”青瓷在他的文字中有翠色，有温度，有香味，而且有禅意。当然，他在朦胧婉约的主体风格之外，也有一些清浅明快之作。如《星星》，那种自白是赤子般地坦率透明：“我想你了，咀嚼着碎银状的星星/美好的心情接收在哪儿了？”又如《过甘肃梯田》：“这是我想抵达的地方/像眼睛热爱着的土地/被捏碎在手里，种子依然会萌芽。”直抒胸臆。诗人对诗歌也进行着多种尝试和摸索。

虽说读书时和娄老师失之交臂，但对文字共同的执着和热爱弥补了这一遗憾。阅读诗集，很为母校感到骄傲，同时，也对娄老师执着的追求表示敬意！

诗歌高原的行吟者

——《一岁之早安》序三

林建聪

当我读着这些诗的时候，娄展垠刚从外地“云游”回来。

说他“云游”，是因为他随性出游。一个人，一个背包，路线随机而定，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目的地。对于心中怀揣着诗歌梦想的人来说，远方，天涯，就像是一部未知结局的小说，时时吸引着他进入下一个陌生的腹地。潜伏着的诗性，在江海湖泊、山川平原的朝夕轮回里呼之欲出。

走在路上，那些闪光的画面，随手摁下的大地影像，是庸常日子里的营养液。沉淀后，在某个清晨或黄昏，诗化成笔下跳跃的文字，照见自己的灵魂。

作为勤奋的诗歌写作者，同时他又是生物老师、心理咨询师。老师的严谨，心理咨询师的沉稳，诗人的浪漫随性，这三者居然可以毫无违和地相通。也许恰恰是理性和睿智，激发了他潜在的诗心，让他的诗歌散发出别样的小众之美，内敛中透着一种坚定自我的情感抒发。

他的诗，适合咀嚼、回味。初读，再读，皆有不同的人生况味。

《一岁之早安》是娄展垠出版的第三本诗集。从2010年开始，他一直在不徐不疾地用诗歌记录着身边的一切。草木兴衰，山河浩荡，人间温情，都藏在了他对诗歌的深情里。

从《莲花莲叶》到《种下爱的甜度》，再到现在这本《一岁之早安》，一路读来，他的文字风格和节奏在悄悄变化，但每一本诗集都有着独属于他的语言风格。作为诗人，他一直在思考的路上乐此不疲地前行。

这本诗集，作者没有特意给诗歌分类，而是大致按照创作排序，给了读者清晰的时间节点。

雪是自然界的天使，对于久居江南的人来说，雪是寒天里动人的温暖。这晶莹飘忽的素白，更像是一种意象，成了南方人的心头之好。所以从古到今，雪

一直是文人墨客最钟情的抒发情感的素材。娄展垠在第一本诗集里写过两首关于雪的诗。一首是《雪》，有一节这样写：“万天万地都是同一片雪/万事万物都是同一片雪/我们和诗歌都是同一片雪，我们和爱情都是同一片雪/我们都是同片雪。”

排比的修辞手法，直观明了的文字结构，把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用雪来象征，直抒胸臆，简洁美好。

另一首是《雪还在下》：“雪还在下/梅花凋谢/雪落满需要温暖的花蕊/当冬天的冷艳一点一点覆灭/青春的回忆像雪。”

这一段形象地勾勒了雪落下时的状态和有关雪天的回忆，无须太多的猜想，“雪还在下”就是这首诗清晰的脉络。

作者这本诗集开篇也是写雪，诗风有了明显的转变，诗名《喊雪》：

雪在敲门，声音突然融化，经过雪松
一滴水在敲门，我在渴觉中等你

梅花靠近窗户的气息，和我喊雪的声音
在敲你的第二颗纽扣前的铁门

目光投入脚印将背影点燃
我的眼线消失了，你穿梭着银光闪动

当你抖落袖口的雪
我像山峰紧紧地握住北极的冰凉
击掌之后，如数回归温暖

我毫不在意地在蓝色的沙发上喊你
像喊月光，沾在你臀部的尴尬的雪
坐下冰封已久的洁白

轻扬静谧的雪，不是看，不是听，而是喊。喊雪，看题目就把人带入这场关于雪的场景，品咂喊雪的逸趣。

第一句用了一个很形象的动词“敲门”，“雪在敲门”，拟人化的情景式铺展，使人想起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同样的用词之妙，仿佛能听到诗中传来的叩门声，与下一句“我在渴觉中等你”形成一个互动，借雪喻人，情绪在不动声色中展开。我把“第二颗纽扣前”理解为心脏的位置，喊雪，是传达心灵的感应。风雪夜，屋内人静候屋外人，平静中有焦灼，目光的方向是雪的方向，是归人的方向。然后情随心动，用我山峰般站起的身躯，赶走风雪夜归人携带的寒意，用厚实的双手把温暖传递给对方。从等候到等到，以雪为载体，再就是从心理活动到动作的转换，无不与爱有关。

喊雪，看似是与雪的互娱，却是与爱的互动。作者把日常生活场景和微妙的心理活动之间的碰撞处理得很熨帖。和前两首关于雪的诗相比，这首诗给人的想象空间大了很多，以静衬动，动静结合，读来余味无穷。

南怀瑾先生说过一向话：看花，要将花的精神收到自己的眼神中来；看山水，要将山水的精神收到自己的眼神中来。娄展垠一路看过风景无数，他并不急于在路上言情抒怀，而是充分专注于享受当下的美意，让记忆的脉络延伸到往后的日子，然后重新唤醒当时的诗情，这使他的精神内敛。一个诗人只有在沉淀之后，他的诗才更饱满、更具象。

人在旅途，作者自然不会错过路上那些静默的风景。抵达一个地方，他专挑那些典型的能代表一个地方文化的点，从中一窥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渊源，再用自己的眼睛来解读这些横亘在大地上无法破译的天书。

他到达过珠峰大本营，仰望过珠穆朗玛峰，写下：“大峡谷的阳光顿时将银山变成了金山/迅速折射我入俗的眼光。”“独步登上边防线，不能再跨越/珠峰锁定了全人类对高山的仰望。”

他走过唐古拉山，在纳木错的星空下放飞思绪：“我像仰卧的纳木错晚睡的尘埃和射线/同时容纳你的满天星斗。”

他在卡定天佛瀑布前写下：“我不攀登就明白了：“一种水在奇峰上爱云雾/另一种水在异石下爱青稞。”

他在敦煌的鸣沙山独自臆想，写下这首《登鸣沙山》：

左手是旅行袋，右手是遮阳伞
双肩包，云儿上下的梯子
一步登天，我是平衡陡峭的树干

在荒芜的高度静静地坐一会儿
给厮守花期的玫瑰打个电话
我的世界目前是沙漠，无枝可摘

所取所舍，简洁为沙子
淘金的骆驼增加了滚落的风险
爱神的脚步难以企及悬崖

挣扎着，这是我对俗世最后的征服
沙子热如星火，失去支撑杆
幸好没有美女相伴
因为最终也会臆想独自涅槃了却

登顶的飞尘学会了放弃天空的蓝
火烫中下滑，直至我的内心没有了沙漠
和背后至尊的山水

虽然没有亲临过鸣沙山，但大漠孤烟、驼铃古道的塞外风光，一直让人心驰神往。这首诗表达的意味相对比较封闭、自我，也比较抽象，没有与大众读者建立一个清晰的连接，须细品慢斟。

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双肩包，云儿上下的梯子/一步登天，我是平衡陡峭的树干。”似有“野旷天低树”的画面感。身在大漠，由下向上仰望，会给人一种天地相接的错觉。继而话锋一转，要在那离天很近的地方坐一儿，然后“给厮守花期的玫瑰打个电话/我的世界目前是沙漠，无枝可摘”。这两句如在直线上行走，忽然出现了岔口，思维有点跳跃。但对诗歌的解读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对感情的忠诚，告诉心中的那个她此刻自己所处的环境，玫瑰在厮守花期，而我厮守的却一直是你，外界对我来说只是表象。也可以理解为他的人生取舍的态度：“淘金的骆驼增加了滚落的风险/爱神的脚步难以企及悬崖。”

如果想获取财富，就要承担风险。爱情也一样，想获得，也是要附加风险条件的。所以在取舍之间，要如飞尘一样学会放弃，还内心一片纯净。

广袤的沙漠，使人产生生命从何而来的诘问。此刻的思绪是苍茫辽阔的，也是私密的。最后，在“火烫中下滑，直至我的内心没有了沙漠/和背后至尊的山水”。从鸣沙山顶向下滑落，虽有鸣沙如笙笛般奏响，

但掏空的心已然摒弃所有杂念，如生命的涅槃，回归生命的本性。这里的暗喻很有深意，有驰骋思绪的现场感，也有直击心灵的情感风潮。这样的诗歌语言，无疑是有辨识度的。

看过山川河流，走过荒漠高原，诗人把尘境化为诗境，大自然的生命底蕴喷薄出动人的光泽。

越窑青瓷，散落在上林湖畔的珍珠，它的千峰翠色，让多少人痴迷沉醉。

写青瓷，作者也是不拘一格的。他为青瓷孤品独具匠心的设计、绝美的纹饰赋予新的内涵，打开了读者对于青瓷的眼界。

“一场火灭你，一场火生你/刻画，模印，贴塑/我揉着净土为了纹补遗留的自性和大爱/决定镂空你外在的精美繁饰。”这是他写的《莲花镂空尊》中的一段，细腻地刻画了青瓷脱胎换骨的场景。

“青釉在沸水浴之外单薄且致密/将手工刻花的极品交纳给皇族/珍藏这国宝的女子该做尊贵的皇后。”这是他写的《瓜棱仙人执壶》中的一段。工匠与瓷器之间的渊源、作品的独一无二、珍藏的价值，被以叙事化的艺术形式延展成了故事，并把握住了诗歌语言的节奏感和个性美。

诗歌本身追求用含蓄隐晦的语言，表达一种深远的意境，让读者顺着文字的脉络展开思维。有意的，无意的，理解的，揣摩的，能与作者进行情感交流，是诗歌的魅力所在。

和娄展垠谈起诗歌，他会用“非主流”来形容他当下的诗歌。我的理解是，“非主流”即是小众的，小众的即是个性化的，个性化的东西更具有个人风格，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记得他在第一本诗集里说过，为了保持自己的风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再看别人的诗歌。他希望能回归诗歌的本真，摆脱模仿借鉴的痕迹，找到自己对于诗歌的理解，引起读者的共鸣。

现代诗歌相对于古代诗歌来说，是自由开放的，所以表达方式会有很大的变化空间。但过于直白或者过于晦涩，都难以让人享受阅读所带来的快感。娄展垠对诗歌意象的拿捏、对语境的处理是雅致含蓄的，但含蓄中又给人拨云见日般的清朗之感。

《一岁的早安》是这本诗集的书名，也是收录其中的一首：

是我岁末的最爱，是我年初的最爱
给你一岁的早安

寻觅过年的香味，控制留存的烛光
你像被窝一样服贴，我仰抱着想念
被晚安的风祥和地吹到黎明

江水笑我的独步、红楼、桃花
给你的早安鲜艳着
你是我的唯一唯美的爱了

捞起萍莲草，莲宇念得像弹箏声
害怕被风吹走你的声音，哪怕一丝丝

像含在嘴的早餐去喜欢
吞咽你右手温热的爱情线

初读，给人的感觉是一首爱情诗。每天一声早安，从年初到岁末，是情人爱人之间的幸福蜜语，在彼此的挂牵里享受一种叫思念的东西。作者以它作为诗集的名字，想表达的就不仅仅是情爱了。爱是广义的，这里的最爱，也可以是作者的精神食粮——诗歌。早安类似早餐，精神与物质合一。随着时间的流逝，爱情会慢慢退去热情，诗歌却是情感表达最终的归属地。把诗歌当成自己永恒的恋人，“像含在嘴的早餐去喜欢”，生活才会永远充满热望和激情。

“一岁”即一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日日与诗相遇、相伴，在平凡琐碎的日子里过出诗意来，是作者一生的追求。

诗心，偶得。它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静，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情，是“梧桐叶上三更雨”的愁，是“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悟，是“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悸，是“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的千回百转。娄展垠的诗心，在生活的每一个截面，这里深藏着他的诗情画意，是经岁月历练后虔诚的初心。

在诗歌的高原上，他是少年，是赤子，他让诗歌多了一条生存之道。他的抒写，总有一段会在某个时刻，触动你被尘世灼痛过的心。

诗歌是照见自己的经典

——《一岁之早安》后记

■ 娄展垠

我去寻找自己的眼。《过甘肃梯田》：“土地越来越薄，唯一的希望是长出土豆/这是我想抵达的地方/像眼睛热爱着的土地/被捏碎在手里，种子依然会萌芽。”土地不在于贫瘠，在于还能孕育，诗歌是陌生之眼，是热爱之眼，是可以遇见的自己的眼。

我去寻找自己的眼光。《更远的远方是南迦巴瓦峰》：“常说到达了的仅是眼光而已/更远的远方是南迦巴瓦峰//选择唯美的目标/不能抵达是一种现实/除非连内心也不存在的那些冰雪。”没有光线，就没有视觉。作为个体，也许永远到达不了诗歌的山峰，如果到达山峰的，到达诗歌的，只是一种眼光。

我去看见自己的看见。《纳木错星空》：“我看到你背后的星空，你看到我背后的星空//过尽黑暗，拥抱在一起，才是整个星空/大小，左右，明暗，远近/这样的分别，是因为你闪烁在念青唐古拉山的夜空。”星空各半又同有，你——我的世界，我的眼见。“晶莹剔透，当我眼见属于自己的那一颗/为什么继续盯着会迷失于你背后浩瀚的星际。”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拥有的世界，不存在属于哪一颗诗歌之星，但是诗歌依然和我的星座拥抱。

《赞美日记》：“一无所有，是最好的拥有。万里有云，本源晴空。”西藏之行，我去寻找的诗歌是什么？却寻到了自己的辽阔眼界和本源晴空。

《高原蓝》：“云朵的蓝，捧在手心是留不住的/用收集的高原蓝喂养尼洋河。”蓝，在我来之前已蓝，现在又蓝，但是两种蓝是不同的。这么深爱着的蓝，本质却瞬息万变，蓝拥有空无，此时我做什么？我眼见沿途巨大的高原蓝，臆想让尼洋河成为圣女之子，永久流荡着蓝。这也是诗歌蓝，更是一种自己理想的颜色，诗歌高原同样来自空无。

人用眼看物，眼只是媒介，是用心看。就像人坐在屋内通过窗看屋外之物，把窗比作眼、室内之人比

作心，窗不能看，人能看眼不能看，心才能看，所以才把眼睛叫作“心灵之窗”。

《白云》：“升空了，才能浮现千里的白莲花/你只穿透明装，内在真空/让我外观晴朗的天气//没有彩云可以和你匹配/纯洁无瑕之余，你依然是我抬头看到的被真丝包裹的样子/拨开迷雾的魔力不变。”白云是飞机窗外之物，真空才能纯洁，彩云不能与之匹配。只有用本心去看，才能看清外在。诗歌也是一种外在，外在是内心的投影，或是幻象，用心去看才能拨开诗歌的迷雾。

我去寻找自己的嗅觉。《古典舞》：“撩掌的影子疯长成草，铺到坡顶，铺下去/又铺上对面的高坡，我辽阔起来。”青草味是细胞液内挥发性组分的气味，泥土味是放线菌的代谢产物。“草原是你，每根草都是你/兰花掌撒出蒙古包上翘翘的旷野//唯一的坡度，永久的命题，中心是你/我的虎口接受斜阳的盛大和耀眼。”影子疯长是虚无，想象为草成真实。此时我其实已经嗅到你——诗歌的舞蹈，从时间轴的上下以及对岸的高坡都可以闻到诗歌的气息，经受草原气味的诱导，诗歌是自己气质的古典舞。

我去寻找自己的情意。从哈尔滨的《遇见》：“桃花托运在连衣裙上被你带到了七月/大风穿透我的深情。”经过海拉尔的《伊敏河边》：“你的手臂是最关心的草原弯曲/从江南潜伏到海拉尔的伊敏河，不可能一下子牵手。”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呼伦湖》：“你卷起北方几千公里之内柔美的波浪/从东向西，在长方形里。”

从满洲里到186彩带河、黑山头蒙古包，丘陵高坡吹给我的水都是景点，经过室韦小镇的《临江之南》：“额尔古纳河和马队在我的身旁/这是黄色的雪菊不能再北的江山/我似火焰兰被你的右手攥紧。”到北红村的《黏》：“从未想黏，是凸凹脑皮质的宽阔无际/

触发了苍穹背后的尘埃之苦。”

我沿着湖泊、江河、草原，一路向北到白桦林、蒙古包、小木屋，再到《北极村同行》：“张开双臂，翱翔七星山，谁是我的大雁/北极村朝晖的缺陷部分被涌满。”我找到了极冷点，也找到了最北，遇见了你——诗歌的国度、空的心境，一旦确定了脉络，缘起而生，无景合成有景，去抒写意识的深情。诗歌是一种情感自我，没有实在的自体。本性为空，才能自由，诗歌是自己自在的情意遇见。

我去寻找自己的声音。富春江边的《跌落了爱的声音》：“白茶冲泡桂花，芬芳煮沸已久，只有我懂得千步之后的秋叶飘零/因为跌落了爱的声音。”钱塘江畔的《中秋发我相思》：“要听，因为好听，再听，我已忘了/只听声音，只听嗓子响起秋风，只听大河。”杭州湾区的《赞美日记》：“想风了，听风的声音，和着旋律慢慢把自己唱成仙子。

声音是一种由物体振动所产生的波造成的听觉印象，接近声气。有声有色，声色是一种色，形成声色之前是空，形成之后，空即是色，穿透空气。如果选择在同一个时空去倾听，已经听不到了，因为已经传播出去了。本来就不能眼见的事物，又不存在了，色即是空，色与空交替演进，你——声音仙子，使我产生听觉的振动，诗歌是自己振动自然的声音。

我去寻找自己的味觉。慈溪乡村的《葡萄美人》：“圆滑，甜蜜，紫红我肩膀的是葡萄美人。”最美县城的《一岁的早安》：“江水笑我的独步、红楼、桃花/给你的早安鲜艳着/你是我的唯一唯美的爱了。”慢生活古镇的《情人节》：“餐桌孤单单的，坐满我一个人的雪/十八度的雪花啤酒、碗筷、竹签都专供给雪。”

被广泛接受的基本味道有五种，包括苦、咸、酸、甜以及辣味。舌尖对甜最敏感，舌根对苦最敏感，所以先甜后苦，但更容易被觉察的是你——诗歌的味道，是唯一唯美之爱味，甜蜜又新鲜，但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在情人节的餐桌上，仅仅坐满我一个人的雪。雪和冰类似，白色无味，是水在高空凝结再落下的自然现象，诗歌是自己的真性从天而

降。

我去寻找自己的触觉。浙江绍兴的《鉴湖古道》：“我选择了宫廷屋檐式的牵拉，一只手/往另一只手里栽种了大槐树。”云南玉龙雪山的《喊雪》：“像喊月光，沾在你臀部的尴尬的雪/坐下冰封已久的洁白。”甘肃敦煌的《登鸣沙山》：“挣扎着，这是我对俗世最后的征服/沙子热如星火，失去支撑杆。”

触觉是最大的感觉系统，凡所熟知的感觉都属于触觉的一部分，手掌像土壤，在自己的温暖里长出了大槐树，在神秘的湖边葱郁。但是当触觉丧失或减退，我沾着雪的洁白，对着月光大喊一个人的挣扎。这时出现了你——诗歌的真性，本觉本明之真心，就像雪花从何而来又往何而去，因为它本身就不存在法相，缘聚缘散纯属空性。宇宙自性本来就是空性。诗歌是对自己本真之性的洁白触感。

我去诗歌中去寻找自己的感觉。眼、鼻、舌、耳、身、意，这是六根，由此产生的混沌是六尘，之所以能够清楚地表达是依靠六识，六尘助力六根产生六识，能有效觉醒的肯定少之又少。平常有人喜欢称之为觉悟，因为感官障碍客观存在。我不知道什么是诗歌创作的方法，不知道什么是修辞，因为修辞是一种法门，最高境界的诗歌创作是没有方法的。因此我坚持原创，坚持寻找，坚持判断，坚持去融会贯通，坚持用文字记录心灵。把这些能够抒写的部分权当存在，尽力用六根去察觉，用六尘去探索，用六识去发现。

我更喜欢于不存在中去思索新的存在，与时俱进。因为独特，就会孤单；因为无明，也许别人不懂，但是以后可能会懂。我努力先弄懂自己，这样才能让别人去懂。正如《杜湖之恋》：“湖水向我透明，我向你透明，你奔波而来，是我永久所愿。”真知灼见是否可度一切苦厄？“杜湖的东岸专心读你，西岸为你所懂，你的满意是我的人生。”你——我的满意。诗歌是否能受智慧驱动，直达宇宙真相的彼岸，即本真，明心见性？诗歌是照见自己真性的心灵经典。

《世间风雅》序

童银舫

在洪丕谟先生逝世十八周年之际，慈溪市博物馆将洪夫人姜玉珍老师捐赠的名家书画篆刻作品精选出版，这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现任馆长洪甜女士命我撰序，曾让我为难。一是觉得没资格，二是怕写不好。后来接到姜老师电话，才知叫我写序是她的主意，我只得从命。

洪丕谟先生是慈溪县洪塘人，1940年11月13日生于上海。其父洪洁求曾留学法国，为上海外语学院法语教授，而洪洁求的外祖父就是晚清浙东著名书法家梅调鼎。堪称芝兰有根，醴泉有源。洪先生十九岁拜老中医廖慕韩为师，行医二十载，与海上文人诸如丰子恺、张大壮、沈柔坚、钱君匋、朱屺瞻、周慧珺等成知交。1981年毅然弃医从文，应聘进入华东政法学院从事写作、古文教学和古籍整理工作，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

1984年10月，妻子徐凤妹病逝，让他备尝人生之悲苦。为了寻求解脱，开始了读经礼佛生涯。1986年元月，天赐良缘，他与上海青年女教师姜玉珍结成连理，伉俪情笃，传为佳话。其后平均每年有五六月新著出版，姜玉珍更是他在事业上的助手和合作者，夫妻俩还合著出版了《古代女性世界》《结婚十年》等多部著作，他的写作生涯驶入了“快车道”，在读书界卷起一股“洪氏旋风”。他在学术研究和写作生涯中，无一不究，堪称通人，一生著述百余种，达二千万言。而他的书法，融豪气、清气、逸气、静气、书卷气于一体，人称“洪体”而独步书坛。然天妒奇才，2005年5月22日，洪先生走完了他那绚丽多姿的65年的人生之路。其传已载入《慈溪市志》、新编《宁波市志》和《浙江通志》。

洪丕谟先生生前对家乡充满感情，曾于2002年在慈溪举行“敬乡书画展”，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开幕式上，市长还聘请他为市政府文化顾问。随后，市政府决定筹建洪丕谟书法馆。2004年，洪先生向慈溪市博物馆捐献自己的书法珍品三十幅，印章、著作若干。他去世后，姜老师遵照其遗愿，向家乡捐



《世间风雅：洪丕谟姜玉珍
捐赠名家书画篆刻选》
慈溪市博物馆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3年10月出版

赠了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书法精品七十幅。2008年，百幅书法精品在慈溪市博物馆展出，并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洪丕谟书法精品集》。2012年和2019年，姜老师又捐献洪先生珍藏的名人书画篆刻精品及手稿等，累计捐赠达一千三四百件。这是何等的气度与胸襟，也充分表达了她对洪先生及其家乡的真挚感情和无私奉献。

2019年11月14日，位于慈溪市博物馆新馆的洪丕谟艺术馆开馆，同时常年举办“百尺竿头 坐看云起——洪丕谟先生成就展”，全面展示了洪先生在书画艺术、文学创作、佛学与道教、医学和教育学等诸多领域的成就。

我与洪丕谟先生相识将近二十年，洪先生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和亲人般的温暖。可以这么说，我的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他的教诲和指引。洪先生的书法艺术、学术专著为社会各界所喜爱，所钦佩，他的人品更为大家所仰慕。在他的身上，既有传统知识分子谦恭、正直、知行合一的一面，又有艺术家追求完美、突出个性、不断超越的一面。他的勤勉、豁达、博学 and 卓越的才艺，可谓高山景行。

2021年11月，我将洪先生生前历次赏赐的五十部书稿和三十部校样全部转赠给慈溪市博物馆（洪丕谟艺术馆）永久收藏，以便学者研究。

我们期待洪丕谟艺术馆成为洪丕谟艺术的传播中心和研究基地，这是对洪丕谟先生最好的纪念和回报。

梦里云水，畅怀咏之

——岑其诗集《随风远去的记忆》序

■ 孙 侃

“自笑半生云水间，云水归处心自闲。非梦非醒花沾衣，驾鹤乘风载月还。儒手开篇沧海日，白头举首千山雪。身披翠壁坐林秋，心存廖廓抱江川。”这是岑其的一首题为《梦里云水畅怀咏之》的仿古诗，写于2022年11月11日凌晨2点33分，刚刚一梦醒来之时。已是初冬时节，身处外乡的岑其在疲倦中睡去，又忽地醒来。在非梦非醒中起床，拧开台灯，捻茎冥思，习惯性地纸上书写涂改。他回想着半生艺术和情感经历，体悟自己此时的心态与古人的相通之处，不由得唏嘘不已。作为一位多愁善感的诗人和画家，夜深人静之时，独拥被衾，涌上这样的心绪，触发这样的艺术灵感，是顺理成章的。

从少年时代起，岑其负笈离家，先是遍访名师，尔后又在地多驻扎，沉醉山水，埋首作画，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漫长的艺术和人生追求道路上，岑其究竟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期间又有哪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他的艺术创作和人生奋斗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倘若要细细回忆、一一还原，显然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岑其虽非寡言之人，性情也较豁达，但平时在交往交谈中，极少系统性地忆及少年、青年和中年各个年龄阶段的具体经历、重大事件、让他铭心刻骨的事情，与人聊天，有关艺术创作、古画古诗及古人魅力，新近的创作打算，相对聊得较多，而一旦说起个人历史之类，就会不由自主地岔开话题。并不是他的经历过于平淡，无话可说，更不是他在人生历程中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而只是他并不愿意让个人先前的艰难和眼下的辉煌成为谈话的热点，淡泊是成功后的他一再显露的个性。

好在岑其已经写下这么多诗，仿古诗和自由诗，山水诗和题赠诗，当然还有数量繁多的洋溢着情感的诗作，关于家乡，关于以往，关于爱情，关于孤独，关于对于未来的期待，以及对于衰老的恐惧。近40年的诗歌创作，从未间断，无意间留下了他人生轨迹的

记录，几乎人生每个阶段的起起落落，情感历程中的内心纠缠，在这些诗作中都得以真实地记录。当我们打开他迄今所出版的30多部诗集，在标题中揣摩，在诗行中寻访，甚至在时间落款上分析，即可获知他各个年份、各个阶段的风霜雨雪、酸甜苦辣，以及在桃花流水的日子里，对真情的渴求。一首首诗成了他别样的日记，每晚入睡之前的诗歌创作宛如对当天生活的记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他大量诗歌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作用。

“群山四面合，一城三水分。夕阳布浅红，半岸灯初明。晚风披荷香，新月洗客尘。花枝摇疏影，竹阴栖野禽。”（《南城忆·夜宿》）这首仿古诗写于2022年8月2日晚上21时，岑其在江西南城之时。在南城居住过的他，对这里无疑是熟悉的，但作为一名客人再次前来，傍晚时分独自站在下榻处的露台，静静地环视四周，这份独享却是先前没有的。小城偏居一隅，却有着独特的城廓，群山相合，城被水分，目睹夕阳渐渐沉入西山，半月缓缓上升，他的身心完全沉浸在这异乡的安谧之中，愿意在这充满野趣、清静自在的地方寄托自己的余生。类似这样的心绪充盈在岑其的多首诗作中，并不是他为赋新诗强作愁，而是进入中年后他常有的心态。经受过无数喧嚣的日子，他需要的只是恬静、淡泊的生活，与他的画、他的诗一起，融入一片苍茫无垠的山水。“巴山秋云薄，层林发新红。气清无俗物，身轻心俱空。”（《巴山秋行》）白帝城、婺源、三清山、巫峡、庐山、衡阳、天姥山……2022年的岑其似乎一直在行走中，无论是初次抵达还是再次来临，他都会被这青山绿水所征服，都会被当地的人文历史景观所吸摄，情不自禁地写下行行诗句。他的感叹、伤怀和赞美、期冀都必须与瑰丽神妙的山水景物相融合，才能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

（下转第92页）

读《淡淡集》兼怀钟垚老人

■ 吴铁估

《淡淡集》完成于2009年。钟垚老人2008年7月9日至8月24日在城东茜苑新村居所基本写完《童年琐忆》，作为本书的压卷之作，时年83岁。

盛夏的一天，我刚从晋冀豫访古回来，孤树兄约我，就在钟垚老人曾经的居所109号202室，可以说是他的故居了。哲嗣孤树兄在整理父亲的书籍赠社区图书室，让我挑一些对口的书，还送我老人的遗物，纸砚和他的手书。

钟垚老人我并不陌生。我这个慈溪中学的学生，从初中到高中，怎能不熟悉钟垚先生？读书期间，俞钟垚老师一直在慈中，好像是唯一的图书馆管理员，我心许的俞馆长。知道孤树兄和他的弟弟是钟老的哲嗣那是后来，认识交往孤树也是后来的事。后来读了孤树的散文集《那时候》，对俞老又有了更多的了解。从孤树的朋友圈里又时常看到钟垚老人和夫人在恭和苑的日常。孤树时常“实况转播”，我为老两口的生活情趣和生命意志赞叹，当然也给孤树的一片孝心点赞。父母在，不远游，这位业余摄影家暂歇了脚步，直到给二老送终。

钟垚老人是仙居横溪人。母亲生下七男二女，活下来的只有一大一小，后来小的也都夭亡了，为保全其性命，一生下来就寄养在离家十二三里远的婶婶家。婶婶在娘家又找了奶妈。小钟垚叫婶婶为娘，奶妈为妈，而叫亲生父母为大伯大妈。这颇像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诗人艾青。俞钟垚后来也成了诗人，一个感情澎湃又不外露的诗人。

诗人淡淡。淡淡是俞钟垚的笔名。慈中毕业几十年，有次我受托到已在北二环线的慈溪中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偶尔看到一册旧版的《淡淡诗选》，才知道俞老师还有一个诗人的身份，是一位四十年代就激扬文字的老诗人啊。他读过世家宗族的私塾，有了新式学

校，他辗转读了几个小学，中山小学，螺东小学和完小新生小学，学名宗朝。人总在频繁的迁徙之中。抗战爆发，他读了流亡中的民生初级中学，还在当时中山小学的旧址。他遇上了他的级任名师程元松先生，临写郑板桥，临摹《芥子园画谱》，从此爱上了书和画。学校创办校刊《钟声》，他写了平生第一首诗《月夜》。想到先生教唱抗战歌曲《淡淡江南月》，取“淡淡”两字，从此“淡淡”成了他一生不渝的笔名。这样的少年启蒙，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淡淡先生到老也在写作，几十年日记是不辍的。或许他成不了所谓的作家，但他却一生在写作，除非在特殊时期剥夺了他部分的写作权。因为我知道，他在临终前的几个月里，还在持续写日记。他也终生爱好书法，板桥书法也确实影响了他一生，晚年写出了有根底、有才情的书法作品，虽然也没自称书法家。

读了这篇“琐忆”，会想到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都是年届八十的回首，都用平实冲和的语言，都带着谦抑的情愫。有些篇章段落，看似不华丽，体味起来却是“内美”，隽永。黄宾虹早在中国画中提出“内美”的观念，承续中国传统美学对美的内外二分法，将中国画的内涵分为“内美”和“外美”两大范畴。重“内美”而轻“外美”。他说：“山水乃图自然之性，非剽窃其形。画不写万物之貌，乃传其内涵之神。若以形似为贵，则名山大川，观览不遑，真本具在，何劳图焉？”艺文相通，我想内美也同样在诗里，在散文里。

耄耋之年，回忆六十多年前的山野春秋，记忆还浓郁着，没有淡忘。

“小时家中在此（沈砍头村）附近有田数丘和一间灰炉。灰炉西首有一块十几平方的地头，常年种着金针、南瓜、蒲或更豆等菜蔬，每逢收获季节的早晨前

往采摘。平日田里劳动疲劳时，坐到附近村边树下茉莉花边稍加休息。此时南风徐来，十分舒适。”

“仿佛是六月初六这天正午时分，我站在小门楼口，看着小金田大伯将家中的‘来富’用力抛进门口路边的稻田里，所谓‘六月六，狗洗浴’。围观‘来富’挣扎着逃回田边路上的狼狈情景，笑个不停。”

乡间的山山水水，庄稼田舍，乡间的民情风俗，舞狮耍龙，仙居故乡的画卷一次次展开，佩服俞老的记忆力。

“东鲁雅言诗书执礼，孝悌力田耕读传家。”父母虽没文化，但有言传身教。“吃要吃做要做”，读书人的“我”从小不管水田、旱地各样农活都认真学，不管种水稻、大小麦、六谷、豆类，芋艿等，都初步学会，四季菜蔬无论更豆、瓜类、花生、金针还有茄子等种植，采摘。上山砍柴，下水掬鱼，是书生，又是泥腿子，山伢子，从小培养了他坚韧的个性。母亲又说，做人如做客，要与人为善。母亲信佛，但不迷信。这些都影响了做儿子的为人做事的通达。

读《童年琐忆》，最感染我的，还是真情。文字平实，而世间人情不时潜滋暗长，在跃动。作者出生第三天就离开了出生地西堆村，由大姐抱到婶子家，又到奶妈家。他有三个母亲和父亲。他和奶妈的邻居五婶家的女孩子爱琴姐玩，两个孩子办过家家。后来小钟珪再也找不到了爱琴姐了，原来做了人家的童养媳。七十多年过去探亲回乡，没有忘记这位昔日的玩伴。得了地址写信去，爱琴还活着，由外甥代笔回信：“假如下次再来老家的话，请到我家来玩，我渴望能见到您一面，以叙姐弟之情。”俞老又感恩大姐姐夫，尤其“因儿郎抵半子”的姐夫，丈人家的事就是自己家的事。数次来慈代家看望妻弟。当时还是供给制，有次递上几元钱供他路上零用，谁知却省下交给老丈人，到永康不再乘车，翻山越岭回家。怎能不让人动容！

读了他的《童年琐忆》，接着读了《在东山头的日子里》《难忘的宁波军政干校》《马径——永远留在我的脑海》……

读了一年县立简师，做了一所新建完小的老师，虚龄廿岁就当校长。但求知若渴还不甘心，抗战胜利后第二年的正月初，投考湖湘师范未果，转而投考刚从缙云壶镇迁回慈溪的锦堂师范，二十几天负笈徒步两千多里投学，从此成了锦师的学生，也从此成了慈溪人。那时锦师社团甚多，文艺“季候风”在校园吹拂飘荡。他们的“田园诗社”成立了，淡淡担纲社长。还主动和上海的进步作家通讯，寻求帮助，通信对象有叶圣陶，赵景深，巴人，许广平等等，和民俗

学大家赵景深先生持续书信往来，书艺诗艺，保持了终生的师友情义，更为难得。他们的“读书促进会”成立了，淡淡写了《发刊词》。在当时，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时代，也是向往革命倾向进步的文艺青年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要以朴实的身子，共同来开垦这个园地。使它在祖国寒冷的日子里，接受阳光长出叶子来。”毕业即迎接解放，以学生自治会会长的身份陪同当时慈镇县工委代表叶靳同志进校，向孙世优校长说明形势，交代政策。正是毕业时，参军未果则参加军政校学习，结业后进了甬江日报社，之后，要求深入农村，被派到镇海庄桥马径村，那时为中共慈溪县委所在地，开展农村群众文艺，半年左右到了庄桥区公所。1954年慈溪县域调整，被组织安排到观城区委工作。1956年3月到了慈溪报社。在慈溪报社，“每期我除编写一个版面文章外，负责各版文章的修辞以及排版。”工作忙，仙居路途遥远若蜀道之难，姐夫来信催他看望大伯（亲生父亲）而不得，却料第二年收到来信，大伯已离开人世。他集采写编务于一身。1957年采访庄桥英烈，走进烈士家中，写出了长篇通讯《中华好儿女——蒋子瑛》（收入在《淡淡集》）。1961年2月，报社因故解散，前后分到几所乡校，默默无闻。蒙县老领导关顾，调入慈溪中学，他钟珪，钟情于书籍，以他的心志，以一己之力管理图书馆（当然也招募过学生充当小图书管理员）直至退休。二十岁就做了小学校长，再读师范血气方刚，文学社团的主将，解放了，跟党走。报社，宣教，对文艺终生的热情，解放后写了许多说唱剧本。后来就在中学图书馆补书买书供书读书。暮年上娱，书画阅读娱情自乐，停不下的诗笔，不辍的日记。朋友圈里，孤树兄要老父亲封笔的时候，我有不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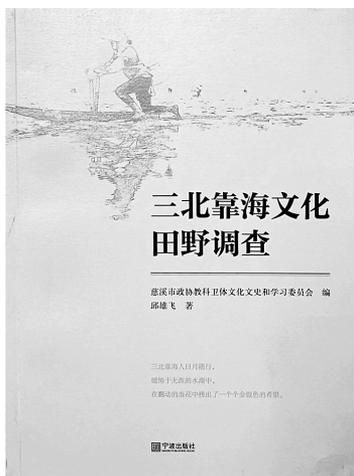
读《淡淡集》，自然想到孤树俞白桦的《那时候》。书中提到的人事，地名——西堆，桥亭，俞店，横溪，溪头，羊草山，两书可对读，互为照应。这也是一件人生美事吧。俞钟珪《淡淡集》、俞白桦《那时候》，还有俞丹桦《我在1977》，都读了。都记实，文字都平实而生动，不矫情，不造作，有文学的，又有时代的价值，可谓文献。为文当如是。“文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一家三俞，仿佛三苏（三俞也都是摄影家，这是题外话了）。

书到手上，置床头，读不止一回，总难下笔。该有个交代了。谈不上《淡淡集》的书评，就算导读和一种梳理吧。先生辞世周年有余了，书也出版将近十五年，也是对传主和作者，一个读书人，老诗人和老报人的景仰和缅怀。

亲力亲为 百科全书 (外一篇)

——读《三北靠海文化田野调查》

俞士强



《三北靠海文化田野调查》

邱雄飞 著

宁波出版社

2021年8月第一版

我自幼生活在横河半山区，夹山夹水、夹稻夹棉、在山吃山。对苍茫的大海陌生而好奇，到18岁读大学时才真正看到大海。虽平时吃点海鲜，但对邱雄飞先生所著的《三北靠海文化田野调查》中描述的“靠海文化”更是闻所未闻。读罢《三北靠海文化田野调查》一书，才真真切切知晓“向海而生、靠海吃海”的博大精深。

亲力亲为。《三北靠海文化田野调查》的素材，与众不同的是不是仅凭遍走乡野采访得来、凭文献资料写就，而有作者邱雄飞先生的亲身体验。邱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龙山人，而龙山是著名的脍炙人口的黄泥螺之乡。他在青少年时代是“涛头立”的弄潮儿，风里来浪里去，向大海“讨生活”，甘苦寸心知。故他对驾船布网、出海捕鱼、滩涂捡捞显得娴熟，对潮起又潮落富有经验，笔下的海鲜“活灵活现”，开渔、谢洋等渔文化绘声绘色。

百科全书。《三北靠海文化田野调查》不局限于海滩海鲜，而是全方位、百科全书式的。它涉及海洋环境、水产资源、传统渔具、潮涂捕捞、浅海捕捞、人工养殖、产品营销，还有渔人生态、渔家习俗、海地文脉，从渔民头上三把刀：鱼行、风暴和海盗写到如今的生活无虑、出海安全有保障，从古到今，从自然到人文，从物质到非遗，包罗万象，三北地域特色明显，且语言平实通俗，并配有上百幅源自真实生活的图片，图文并茂，让人耳目一新。

还散发着油墨香的《三北靠海文化田野调查》，贴近生活，放歌大海，写渔民百姓故事，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下倡导让本土渔文化“游”入课堂，《三北靠海文化田野调查》不失为一本好的有价值的乡土教材。

石街与石堰街

——谈长篇小说《雾与石》的环境描写

评小说，离不开人物、情节和环境。而环境起着突出主题、渲染气氛、推动情节发展等作用。环境又分社会、自然环境。长篇小说《雾与石》依托的是明朝中晚期朝纲腐败、海禁与反海禁、低价进高价出的官盐

与百姓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贩卖私盐、江南官商一体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重赋造成生灵涂炭的社会大环境，具体刻画的是以“石街”为代表的俗称浙东姚北一带的社会、自然环境。

一方水土一方人。姚北地处江南浙东沿海，民风开化早。而小说浓墨重彩写到的石街，与吾辈记忆中的“石堰街”有许多相似之处，与文人笔下相一致。

石堰街又称堰头、石堰头，分上街头、下街头和南堰头，居狭长的姚北平原，滔滔姚江支流——东横河江流经，距余姚城约10公里。姚江大闸（上世纪50年代初建成）未建时，每年海水倒灌到石堰闸才停滞。石堰街南边是翠屏山区，北靠庵东盐区，周边是稻区、棉乡，又建有堰闸，南来北往，水陆交通便利。在农耕社会，是盐区、棉区、稻区、山区、城区的交汇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唐宋元到明清，与“龙头场”“鸣鹤场”齐名的“石堰场”盛极一时，方圆百里百姓来此销盐购盐。新浦一带盐区也属石堰场管辖。1911年后石堰场改称余姚场。后随着滩涂北移，风光不再。1916年石堰场管理机构迁至庵东。

小说描写的商铺林立的九廊柱街、热闹的河埠头、秀丽的琉璃（流亭）山，在四五十年前的石堰街都能找到影子。小说描写的“堰坝足有十来米长，最南边是窄窄的拔坝，中间一座九柱廊桥，桥下的节水坝挂着一道水帘，常年哗哗作响”这一场景，对曾在那里生活过的读者来说感同身受，觉得形象、逼真、典型。

三皇五帝之一的虞舜曾隐居在石堰耕稼，至今留有纪念他的虞山庙。石堰街附近的客星山出过东汉高士严子陵。南宋大诗人陆游盛赞过石堰的旖旎风光。陆游《游石堰村》诗云：木落山不蔽，水缩洲自献。寒日晚更明，村巷曲折见。小妇鸣机杼，童子陈笔砚。农家虽苦贫，终胜异乡县。《雾与石》所描绘的田园牧歌式的“石街”：“山岙里一股清泉溅出，到了断崖，垂成瀑布，奔泻而下。”“积雪的远峰，金色的山峦，疏朗的树木，清亮的水潭，几处炊烟，几声犬吠……”“清晨，山抹柔蓝，水泛冷波”，与陆游笔下的“石堰村”相媲美。“海里人鬼似的在堰坝对面的巷子里游荡，一群孩子尾随而来，嬉闹着朝他们丢石头：

‘灶丁苦，灶丁穷，熬波又淋卤……’”，这小说描写的底层百姓生活困苦的社会现状又与“石街”自然美景形成巨大反差。

小说不是历史，但读者常把小说当历史看。小说描写的“倭寇侵扰余姚，适逢大雨，沿路劫掠，十室九空”这一惨像，“眉山西南黄沙湖一带山贼闹得厉害，一个月内劫了六七个商队”令人心悸，则与《横河镇志》记载吻合：明嘉靖34年（1555年）倭寇入侵，所至之处，鸡犬不存。《横河镇志》还记载“成化十二年（1476年）涝灾，淹没石堰盐场官盐数十万引（一小引200市斤，一大引400市斤）”“万历24年（1596年）秋大水伤稼，民多淹死”。这与小说写到的“最初八石粮食换一引盐，现在一般五石，碰到粮食歉收的年份，一石二石的价格都有”一致，也与张嵒的《明朝原来是这样》反映的明朝中晚期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相呼应。小说可谓是真实历史的再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恩格斯所说的“这个”。小说依托的总要与那年那月的社会大环境合拍。不至于暗无天日写成阳光灿烂，向阳而生写成风雨如晦。否则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

开国领袖毛主席曾说过“看明史最让人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两个皇帝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外，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长篇小说《雾与石》刻画的是中晚明“尽做坏事”皇帝当朝时的朝政。小说中的官商林家与世交伍家在动荡复杂的局势中，从生存到毁灭，铁与血、权与谋交织，壮志难酬，苍凉、愤懑。但更引发读者思考，每个人在历史大潮中很难独善其身，个人、家族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国兴民族兴才能个人兴家族兴。要珍惜新时代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担当有为，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这也是看了小说《雾与石》后的一大体会。

有道是兴一国先兴一国之小说，小说其实是“大说”。愿有更多的像《雾与石》这样有哲理有文采有底蕴的长篇小说奉献给读者，并期待有续集问世，拍成电影、电视剧，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宏伟目标鼓与呼！

考驾照的日子

■ 胡跃岗（贵德）

闲来无事翻手机，偶尔在快手上看见了我十二年前的校友，驾校的校友，网名叫小猫咪。

她和男朋友用视频方式记录残疾人的日常生活。看着他们烧菜做饭、喂猪喂鸡、洗衣扫地的艰难而快乐的片段，便想起了十二年前考驾照的几个月生活。

2012年，也就是国家允许残疾人考驾照的第二年，我县7名残疾人在县残联的牵头下，去西宁学车考驾照。

三月，天气乍暖还寒，驾校位于城东区的一个山里。当时很少去西宁，说不上那个地方的名字，听别人说是在西宁屠宰厂附近。驾校的车把我们从小站接到学校，教练把我们领到了宿舍。

宿舍很简单，六个单人床，一个桌子。

把包扔到床上，看了一眼床，铺了一个老旧的腈纶毯，堆在一起的被子看不出是啥颜色，顺手摸了一下，似乎只是一个空皮。我拉开一看，里面的棉絮在脚头一边缩成一疙瘩，上半截只是空被套。

我嘴边唔嘟了一声，这个被子怎么盖啊。旁边的教练听到了，他说，受不了苦的人就回家去享福。

我们都是从苦难中长大的人。教练带我们熟悉了餐厅，自来水房和厕所。从厕所回来后，我们七个人当中的三个就打了退堂鼓，他们的弯曲不了的腿关节没办法在旱厕里蹲下来方便。只好在第二天回家，等待驾校的设施得到改善后再学。

我们的同伴里有一个藏族汉子，他带了一个煮熟的羊腿，打算吃一个星期。但是他上不成厕所。那天晚上，他把羊腿拿出来撕开，让我们吃完。他说，弟兄们，你们就好好学，早日把车开上，把我拉上了到处转个。

第二天早上，我们剩下的四个人把他们目送出大门后，就走进训练场，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学车经历。

教练指着远处的一辆白色的车说，今天上午你们的课是洗车，下班的时候我来验收，如果没洗干净，下午接着洗。

我走近教练车跟前时，发现有一个姑娘趴在车边，她没有双腿，手里拿着一个木头做的抹泥刀一样的支撑物，趴着走路。腿子稍微好一点的两个人去提水了，剩下的几个人拿着抹布开始擦车。看着她蜷曲在地上擦车的样子，我说，你再别擦了，我们人多着。她很感激地看了我一眼，说，没事。继续擦着车轮。

比起她，我感觉自己幸运多了。起码还能拄着拐杖走路。那个根本就铺不开且散发着说不清的味道的被子算不上是一个困难了。

但是，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中午回宿舍的路上，有三只鹅一直跟在我们的后面，不经意间，有一只突然扑到同伴的后背上，不停地拍打着翅膀，一次次攻击，几乎把同伴扑倒。我们几个人围上去拿拐杖驱赶，终于把鹅赶跑了。

人落魄了，一个小小的鹅也会趁机来欺负。

那天晚上，其他宿舍的人都凑到我们的房子里，相互做了介绍，我知道了那个姑娘叫建英，家在湟中多巴，先天性没有双脚，靠膝盖和双手爬行。

在我们的校友当中，还有一个回族老人，大家都叫他阿爸。他来自海西都兰县，开着一辆长安小汽车。虽然没有驾照，但已经是开八年车的老司机，他因为车祸失去了双腿，开车的时候靠别人把他的轮椅推到车门跟前，他抓住方向盘扒上去，然后别人把轮椅放到后备箱里，他就上路了。他就靠那辆车拉人挣钱养活自己。

我们很羡慕这个阿爸，我们还不知道驾校的位置的时候，他把西宁市的街道巷巷掌握得一清二楚。有个周日休息的时候，他把我们几个人拉到南山公园，求情门卫连车带人放行后，把公园内的每一个景点都跑遍了。

因为交通规则要求越来越严格，他这样的残疾人也必须持证上路，他因为没有文化，电脑上的考试考了三年，还是没考过去。他一直在坚持。大概五年以后，他的一个同伴也是我的校友来贵德，我们见面了。他说阿爸去世了。

我想起了他拉着我们在车道上“压大饼”的情景。

寒冷而艰难的十天学习终于结束了。分别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坐着一个大通县的学友的三轮车，逛了半截西宁城，我请大家吃了一个大盘鸡。

回到驾校后，她爬进宿舍给我说，你多保重，我们下次见。

第二次走进驾校是春暖花开的四月，虽然西宁的四月没有贵德那般花红柳绿，但是天气一天天暖和了，偶尔也能在墙角处看到一根半根绿草了。

因为一部分人挂科的缘故没来学习，原本中午和晚上做饭的大灶改成每天中午只做一顿饭。驾校在山里，要想去城区，还要走一段山路，我们都没有那个本事，晚饭和早上只能是方便面凑合了。

没过几天，驾校里又停水了，泡面的开水没有了，只能是矿泉水就北京方便面，这个小包装的方便面可以揉碎了干吃。吃到一闻见方便面的味道就想吐

的时候，她爬到我们宿舍门口，说她们用奶粉熬了奶茶，让我过去喝。

这时候，我们贵德的校友只有我和家在贺尔加的一个回族小伙子，他每天中午走上差不多两里的路到屠宰厂的清真食堂里吃一碗加面干拌，然后就坚持到第二天的中午。我给他打了个招呼，就去了隔壁宿舍。

她和另外一个叫玉梅的女孩在宿舍里，她们给我倒了一碗奶茶，拿出从家里带过来的馍馍让我吃。

在家里，我不喜欢喝牛奶吃糌粑，好像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那一碗奶茶的醇香，这辈子都记忆犹新。

白天是千篇一律的倒库、侧方停车以及上坡起步，晚上是大家的闲聊和大通人出口成章的“花儿”。

日子的美好如春天的花蕾，在驾校次第绽放。

快要结束第二次学习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去上厕所。出来没走几步，一条狼狗从远处扑了过来，我脑子轰的一声，头发都竖起来了。就在狼狗离我三米远的时候，我一下子瘫倒了，千钧一发之际，又下意识的举起拐杖，像一杆枪一样指向狗，狗也有点措手不及，一下子停住了脚步。这时候，又有一只狗从远处扑了过来，我又调转拐杖指向它。两只狗就站在原地大声狂吠，却不敢上前。

就这样对峙了大概十分钟时间，一个清洁工远远看到了这一幕，把养狗人喊过来，才把狗带走。

清洁工阿姨问我没事吧，我牙关抖得说不出话，只是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

我给同伴们说，我再不想学了。有些人劝我留下，有些人说，不学也罢，半辈子不是照样过来了吗。这时候，她爬到我跟前，说，你比起我们这些人强多了，起码能站着走路。这么点挫折就把你吓趴了吗？

我坚持了下来。六月份顺利通过路考，得到驾照能在半个月拿到的消息后，就买上了陪伴了我十二年的小轿车。

后来，每当遇到难处，心灰意冷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出现这个趴着走路的女孩，还有一个拄着双拐勉强走路的一个叫玉梅的姑娘。

这几天突然在快手上看见了她，觉得无比亲切。看到她背着背篋顺梯子去房顶上背玉米，或者坐在窗口用绳子往上吊洋芋的视频的时候，手心里渗出了汗。

日子过得很艰难，但他们很快乐，饿了就烧拉面，馋了就去鸡窝里刨鸡蛋，车胎漏气了就摆开工具一起粘，闲了就看看花浇浇水。

看着他们满腿的泥土，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你们要好好的。

大家都要好好的。